

郎潜纪闻二笔 清 陈康祺

序

陈君钧堂，以名进士为郎官，闭门不狎时流，著书逾百卷。已而改知县来苏，首梓《郎潜纪闻》十四卷，于中外政治，当代典章，人事奇怪，条才寒而件摭焉，盖史部载纪类也。今年又梓《燕下乡脞录》十六卷。燕下乡者，辽地名，君京邸近之，故名书。读之，犹初志也。余喟然曰：此漆园所称宋人者与有不龟手之药而乡光，则何邪？今之学者，操不律效程朱语录，空言满纸，顷刻尺许厚，猎盛名，攀高位，或妄希两庀豚，岂不甚便。然而问九经七纬，百家诸子，瞠目不能对一语，亦尝慙乎否也！夫程朱大贤人也，人即至不肖，有不趣向者谁与。然而效程朱者，果程朱矣乎？夫天下不皆大贤，毋宁多读书，多识故事，犹胜于绚虚美、绌实用者也。然而人多舍此而就彼，将毋画仙鬼易、画人物难乎。余辱与士大夫游，窃疑博通者之少，即有矣，辄姗笑丛焉。传曰：越人美羸蚌而简太牢，鄙夫乐咋而怪韶，然邪非邪？夫君书不必贤于人人，然而指称确，征引富，如泰山之云，潼沚翁蔚荟，日出而不已也。如郁人贡百草之华，十叶为贯，百二十贯为筑，鬻之焦中而芬芳条达也。视枵腹而操不律，奚止钩铢之差耳哉？夫脞之为言，细碎也，著书如君，而奚细碎之有邪？夫君多读书、多识故事而以著书，而曾不获猎盛名、攀高位，而又何说邪？光绪七年岁在辛巳冬十一月，归安杨岷撰。

○跋繇士先生刊其所著《燕下乡脞录》，辱命崇敬校讎，事竣，乃跋其后曰：自南董不作，载籍多诬，唐、宋以来，是非夺于爱憎，功罪淆于恩怨，前代名人言之详矣。本朝列圣代嬗，公道大明，四库所录御制各书，皆折衷群言，垂宪百世。则凡纪录之家，秉笔之士，宜如何恪秉圣裁，务归至当。乃以崇敬所闻，有不尽然者。我朝崇尚理学，程、朱、陆、王，并行不废。乃孙承泽以方回之重台，拾陈建之旧唾，丑诋姚江，自命卫道，其人不足重也。陆清献沉潜理窟，冠冕群儒，亦复坚持门户，附和同声；谓明之亡，不亡于流贼，而亡于阳明。此等议论，其可据乎？国史馆纂修列传，于臣僚功过，两不相掩，所以存直道也。而私家撰述，犹不喻此意，传状事实，类多掩饰。如张清恪、谢济世之狱，张文端、孙文定皆以奉命往勘，瞻徇失实，得罪清议，乃煌煌大传，见于名人文集中，不一而足。直若一代名臣，绝无瑕玷者，此等纪载，其可信乎？乾隆中，川楚用兵，高宗首赏胡世显之不欺，以风动天下；而积习相沿，深根莫拔。罗壮勇之擒熊老八，参将陈弼攘其功，《圣武记》记之。石三保、聂人杰之事，诬罔朝廷，李忠毅不为，《啸亭杂录》记之。咸丰中，上海之乱，首逆周立春等皆报擒斩；而近人笔记，有谓诸逆多不死，且有商于外洋者。推此以言，中外章奏，亦有未可尽信者矣。不特此也，康熙大科得

人最盛，学问经济，照耀千古，继之者乾隆丙辰也。是科征士中，全庶常祖望，远绍深宁，近衍南雷，融贯朱、陆，靡所偏倚，其学近于汤文正。桑主事调元，传余山劳氏之学，恪守师承，宗主洛闽，其学近于陆清献。二公其眉目也，庶常之不与试，或谓张文和以其负气故之，然主事亦未取。余若顾栋高、徐文靖、程廷祚、沈彤、牛运震、任瑗、陈黄中、沈炳震、王文清诸公，皆淹通经史绩学之士；若厉鹗、胡天游、刘大魁、沈德潜、万光泰、李锴、张庚、黄之隽诸公，文章诗赋，亦堪方驾古人；若裘文达、方恪敏、曹文恪、金德瑛、钱载诸公，尤卓然不愧名臣。当时二百余人，大半经桐城、临川两侍郎月旦，然后登诸荐牒，故其中博学笃行之士，几居什九。设令碧海遗珠，尽收珊网，岂非一朝盛事？乃张文和以旧臣当国，与方、李二公所学异趋，适奉命主试，事遂假慎重之名，苛绳隘取，以呈御览。两侍郎所举，一士不登，名流获隽者，仅齐召南、杭世骏辈数人；士林咸失所望，文和之咎大矣。然前人未有言之者，何欤？是书与前笔，皆掌故渊藪，采摭之勤，网罗之富，所不待言。至于阐扬幽滞，考证得失，并存数说，不徇一家；则知几《史通》病其舛驳，《容斋随笔》逊此精详矣。又其论断所施，和平严正，无一孔迂腐之见，以辅翼名教为宗。昔人嫌河间五笔，以鸿才硕学，评鹭鬼狐，有乖立言垂教之旨。如先生是书，复何憾乎？

光绪壬午春，弟子郑崇敬谨识于暨阳官舍之燕喜堂。

●卷一◎本朝肇基王业我朝以明神宗四十四年丙辰，太祖皇帝始俯顺诸贝勒大臣恭上尊号，建元天命。太宗嗣位，建元天聪。天聪九年，以收服察哈尔全部，获历代传国玉玺。明年四月，始建国号曰大清，改元崇德。国人初尊太祖为聪睿贝勒，至天命九年，恭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。太宗崇德元年，群臣恭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。昔成周幽岐创业，太王、王季，犹待追崇，不若圣朝天造经纶，戡乱攻昧，当洪基亾建之初，已赫然有抚中国、子万民气象也。

◎太宗伐明天聪三年，太宗以明国屡背盟誓，亲统大兵征之。入洪山口，克遵化城，遂由蓟州进规燕京，驻营城北土城关之东，复移驻南海子，距关厢仅二里。诸贝勒请攻城，太宗谕曰：“朕仰承天眷，攻城必克，所虑者倘失我一二良将，即得百城亦不足喜。”遂止弗攻。圣人智勇天锡，犹审几遵养如此，唐之太宗、宋之艺祖，瞠乎后矣。

◎本朝开国方略（九则）

天命十一年，设八旗大臣。天聪二年，定文馆职司；五年设六部；六年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之例；八年定八旗职官名；十年更定内三院。崇德元年，定内院官制，设都察院；二年设八旗议政大臣；三年设理藩院，定部院制；八年设

礼部、蒙古理事官。此我朝澄叙官仪之始。

太祖乙卯年定八旗军制。太宗天聪三年三月，定军令于外藩；八月，定行军赏罚例；五年，定出征军制。崇德八年，定军律。此我朝整敕戎行之始。

天命五年六月，设纳言之木于门外。天聪五年，令贝勒大臣尽言直谏。此我朝下诏求言之始。

天命二年，令详慎讼狱。天聪九年，禁徇私枉断。崇德五年肆赦。此我朝明刑弼教之始。

太祖乙卯年，令群臣举贤才；五年令贝勒大臣子弟就学，三年授举人、生员官阶，优免丁役。此我朝兴贤劝学之始。

天聪六年，行新定朝仪。崇德元年，行太庙荐新礼；三年谕礼部申明禁令；八年定内外相见礼。此我朝班朝肃庙之始。

太祖甲寅年，令国人屯田旷土。太宗天聪九年，禁滥役妨农。崇德元年，禁屯积米谷，令及时耕种；二年令各屯堡及时劝农。此我朝重农贵粟之始。

天聪元年，发帑赈饥；二年，发帑资民嫁娶，崇德二年，谕贷粟资民；六年，以岁歉谕行备荒事例。此我朝孚惠民生之始。

天命八年，勸群臣勤职；十一年，勸诸贝勒毋习逸乐。崇德二年，谕诸大臣勤修国政；七年，谕诸王贝勒勤修政事。此我朝诫谕臣工之始。

已上九则，均见《开国方略》。我祖宗一隅肇造，业业兢兢，当周绵商<鸟乙>之始基，已姚典姒谟之毕备。考其时，正明国未造，君暗臣炆，百度浸弛，无复纲纪兴亡之故。盖不待王师入关，真人定鼎，而早可了然。后有万年，殷鉴不远，圣子圣孙，作求世德。念之哉！戒之哉！

◎何文端进德之勇何文端公（按：《溢法考》无何文端者，雍正初礼尚何世基溢端简。何实出身翰林，而不得文字，故文端误记与）居京师时，一同年诣之，日晏未起，久之方出。客问曰：“尊夫人亦未起耶？”答曰：“然。”客曰：“日高如此，内外家长皆未起，一家奴仆，其为奸盗诈伪，何所不至耶？”公瞿然，自此至老不晏起。见桐城张文端《笃素堂集》。读此，可见何公进德之勇，并可见前辈处朋友间，规过责善，如是其严也。

◎鄂文端有古大臣风西林鄂文端公尔泰总督云贵时，云抚江阴杨文定公方获谴，新巡抚朱纲多方罗织，至欲用刑讯，兵民汹汹，为文定颂冤，谋群起击纲。公好言抚慰之，复厉声责纲曰：“过汤阴岳忠武庙，见铁人乎？”狱得解。高宗即位，首召文定。文定旋奏公处置苗疆非善策，公不以为忤。文定没，公经纪其丧，哭之哀。呜呼！可谓大臣矣。

◎鄂文端力保孙文定世宗时，合河孙文定公被诬有婪赃，据以入告者，亲王也。上询之鄂文端公，公曰：“孙嘉淦性或偏执，若操守，臣敢以百口保之

。”上意解，即命公弟讯问。事白，抵诬者罪。公弟名尔奇，时与文定同以少司空兼祭酒，亦贤者也。

◎雷翠亭持躬之正闽中自李文贞、蔡文勤二公重振龟山、考亭之绪，薪尽火传，理学大畅，继之者，宁化副宪雷翠亭先生年宏也。先生随计入都，寓文勤邸，朱高安方居比邻。文勤语先生曰：“高安素知子，子可一见。”先生以陆清献不见魏蔚州为比，后高安礼先焉，乃往见。又一日，孙文定过文勤，文勤语先生曰：“孙公实为子来，当一往以答其意。”先生曰：“不敢也，将有保举，恐近自媒。”文定终荐之，补国子监学正。

◎雷翠亭劾奏余栋夺情乾隆初元，宁化雷公以庶吉士蒙特召，侍阿哥书房讲读，严正恪勤，于中贵不假辞色。嗣丁忧编修余栋，以皇太子薨，入京，被命留侍诸皇子。公奏皇子侍奉之人，必明大义、笃伦理，方于学术、性情有助；余栋父丧未葬，若隐忍行走，则讲书至宰我问三年章，何以措口，于天下风化有关，于是编修得终制。按：公之学出自漳浦蔡文勤公，文勤则李文贞嫡传也。公劾奏夺情，侃侃如此，于安溪一脉，不能不谓之青冰（《鲒埼亭集。杨文定公行述》称余编修夺情时，文定力言其不可，上收还成命，文定亦安溪高第）。

◎顾琮之风节混同顾公琮，太师文端公名八代孙也。风骨挺劲，在满洲大臣中，与蝶园徐公并称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前徐后顾，刚亦不吐。”世宗初年，设会考府，公为主事，杖某亲王府吏，亲王初不悦，而后奇之。公尝持议，欲行限田法，以均贫富，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，无所挠挫。有文觉禅师者出都，声势匕赫，骑从如云，道出袁浦，兖、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属郊迎恐后。公方与前总漕魏公廷珍相交替，皆若弗闻也者。公在京师守制时，小车敝帷，人以为厮养。奉命治漕、治南北河，久享厚禄，老病罢归，至不能僦一廛以居。壁立千仞，清绝一尘，惟公实允蹈之。

◎罗台山逃儒入佛康祺少有知识，浏览近今古文家，测其旨趣，颇惜长洲彭绍升二林、瑞金罗有高台山之学，阳儒阴释，殊太决其篱樊。稍长，则闻前辈言台山游奉化雪窦，为逦者所获，疑为盗，赖吾邑邵侍郎洪得脱，吾以为谢康乐之为山贼也。顷读恽子居氏《大云山房集。台山外传》曰：“台山少好技击，兼治兵家言，嗣学于赣邓元昌，修儒者之业，于书无所不窥，精思入微，遂喜佛法。自京师归，忽登楼纵火自焚，救之得不死。遂狂走入山，服沙门服，不下发，跌坐，与人言孝弟，而歌泣无时。下扬子，渡钱塘，过甬东，多托迹佛寺中。奉化快手怪其服，合侪辈篡台山，台山徒手御之，不可近。因诣县，跌坐县庭，为禅语。同年生主事邵君洪，时家居，识台山，乃释之。遂游普陀，寓西湖，已复走京师，乃归而卒。”又论曰：“台山于伦甚修，所以处

之甚厚，不得已，乃至于如此，其诸无愧为圣贤之徒者欤。”按：恽氏此文，似台山之入墨，亦自有托而逃。譬如病榻呻吟，聊自缓其痛苦。彼彭二林者，又何所为而甘弃其饮酒食肉之身，昏瞽叫号，靡所胁驱而遽自沦溺耶？噫！

◎本朝沿袭奉圣夫人封号恽子居《大云山房杂记》载：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，特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朴氏为奉圣夫人，顶帽服饰，照公夫人例。嗣后多有乳母之封，外廷至不知其姓氏，本朝推恩之厚，家法之肃，具见矣。按：恽氏以封及乳母为恩厚，不降明旨为法肃，其言善矣。康祺窃谓本朝定鼎之初，宫府典章，多沿明代，以奉圣夫人封天子乳母，恐亦是胜国旧称。康、雍而后，纲纪聿新，保姆微劳，膺受渥赉，礼亦宜之，奉圣崇封，必已裁革，宜二百余年罕见纪述也。

◎礼烈亲王（二则）

和硕礼烈亲王，太祖高皇帝次子也，从征屡建大功，封大贝勒。太祖崩，王首倡议于朝，戴太宗为主。世祖嗣位，王次子硕托、孙阿达礼，谋立睿亲王，王发其谋，两人皆伏诛。昔泰伯让国，尚少披荆斩棘之奇勋；周公灭亲，究非离里属毛之继体。天祚圣清，笃生懿弼，忠贞神武，翼戴三朝，史册所书，少双寡二者也。

天聪五年，大清兵围大凌河城，生禽明监军道张春等。春见太宗不跪，太宗引弓怖之。礼烈亲王谏曰：“彼不惧死，射之何为。”乃舍之，春终不失节，以寿终。我文皇帝大度如天，从谏如流，固宜海内英豪，闻风景附，屋彼明社，有如拉朽摧枯也。

◎怡贤亲王和硕怡贤亲王，圣祖皇帝第十三子。雍正三年，疏请减东南浮赋，奉旨俞允。其年冬，总理水利营田事，浚畿甸河渠，辟荒地数千里，募民耕种，期年而有收。王屡承诏决大狱，多所宽释。因奏言：“听讼之道，求之辞色，以察情伪，设诚以待之，据理以折之，未有不得其实者。若概用刑求，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，此冤抑之所以难伸也。”世宗以其言颁示直省，有司刻木榜于堂。四年，御书“忠诚敬直，勤慎廉明”八字以赐。复条析王善行，宣布中外。比薨，诏奉天、直隶、江南、浙江各为王立祠，为天潢懿戚振古未有之荣。盖世宗之于王，恩谊隆稠，不啻布衣昆季，而王之谦畏寅恭，善承眷睐，亦殊足以上契圣心。吁！难已！盛已（按：贤王政迹，略见前编，顷读宗室王公传，尤得其详，补辑于此）！

◎郑献亲王和硕郑献亲王，为太祖皇帝弟之子。世祖嗣位，与睿亲王同辅政，功亦相埒。扈驾入关，封信义辅政叔王。十二年，上疏推述太祖、太宗遗烈，以为平治天下在信诏令、顺人心；前方降诏恤满洲官兵疾苦，已复令修乾清宫，诏令不信，何以服人。又请设起居注官，垂信万世。世祖善之。夏，薨

于位，遗言劝上以统一四海为念。上哀恻，诏图像宫中。

◎熔化内府金钟咸丰三年四月，命大臣监视熔化内府金钟，凡黄钟二、太簇一，皆乾隆五十五年所铸钟也。盖是时军饷方亟，库藏空虚，圣心焦劳甚矣。

◎翁文端两为祭酒翁文端公以大理寺少卿丁艰，服阙还京，补国子监祭酒。祭酒秩从四品，理少秩正四品，例不得补。时宣宗亟欲擢用，故有是命也。于是文端两为祭酒，儒者荣之。

◎文渊阁典守官乾隆间四库书成，度藏文渊阁，始置官典守，虽兼衔贴职，实为翰詹诸臣清要之任。朱文正公首直阁事，皇十一子成亲王刻石印赠之。嗣阮文达公继充是选，文正遂以印付之文达。

◎布衣胡文忠之死安徽布衣胡文忠，当贼破定远时，家毁于难，鬻其女，只身赴京师，谓林远村侍御之望曰：“督师者久无功，又骄纵好声色。皖名城多陷，苗沛霖跋扈，反形日露，督师者若不知，民无生望。使前督师者终不去皖，何至是（前督师者，袁甲三也）。若有言责，当入告。”侍御唯唯。胡不及待，遂自缢死。死犹怀书责林，语益激，林乃并书疏闻。未几，督师者以母丧，诏许来京，而复以前督师者往。见许宗衡《玉井山馆笔记》。

◎简仪亲王有志圣贤之学（二则）

本朝宗藩懿戚中，学术之正，政治之醇，莫如简仪亲王德沛。王为太祖皇帝弟济尔哈齐四世孙，早岁应袭父爵为镇国将军，让与从子，入西山读书。世宗以果亲王荐，召见，问所欲。曰：“愿侧身孔庙，分特豚之飧。”世宗大器之，授兵部侍郎。王益折节向学，立志希圣，一言一动，必由仁义。乾隆初，尝以吏部侍郎兼祭酒，每入学，摩挲俎豆，不忍决舍。尝集太学诸生，讲《大学》首章，圜桥门听者千余人，靡不悦服。独助教王之锐以为未尽，复陈说己意，王欣然下阶，三揖而谢。初甘肃地瘠，岁常歉，有司视为固然，无报灾成例。王始外任，即抚甘肃，两月不雨，立驰奏振之。高宗即位，迁湖广总督，调闽浙，再调江南，所至黜陟至公，尤重民事。乾隆七年，淮扬大水，王虑漕粟往，民不及炊，乃实麦饼千艘，蔽运河两岸，饥民贪声若流，菜色立变，命府县官放手开仓以振，宁滥毋隘。是役，奏动地丁、关税、盐课银一千万两。奏销时，属吏皆以为危。高宗弗问，盖信之有素矣。

简仪亲王督闽浙时，巡历诸郡，所至必先谒先师庙，即升明伦堂讲《易》。属吏列侍于后，诸生环立于前，函丈之间，雍雍肃肃。其驻节杭州时，于敷文书院绘河洛、方圜、羲文诸图，揭于屏间，王手执松枝，伫立指点，讲解移晷。纓笏塞巷，巾卷充庭，莫不倾听忘倦。金谓天潢节钺中古今一人。王在闽，有《鳌峰书院讲学录》行于世。所著复有《易图解》、《实践录》二书。康

祺敬按：本朝满洲儒臣，理学经济，代产巨人，尚未有膺孔庭从祀之荣者；如王及文定公徐元梦、文端公倭仁、文忠公文祥，亦无愧两庑人物，惜无人焉为之抗章乞请也（康祺以京官谒选时，自意依流平进，乌台豸斧，尚非妄希国家阙典，如此类者甚多，谬冀有所论列，私居削牍，撰著成编，兹则不宜复出矣）。

◎范文肃三大议巨清开国元辅，在汉臣中必首推范文肃公工程，其遭遇如汉之留侯、明之诚意，而建树宏远则过之。世传其三大议，尤足固根本。流贼破明燕京，吴三桂来乞师，睿亲王召公筹策。公曰：“贼恶稔矣，可一战破。惟好生者天之道，古未有嗜杀人而得天下者，国家欲统一方夏，非安百姓不可。”王用其言，入关，申严纪律，妄杀者罪，遂定京师；一大议也。明季赋额屡增，民不堪命，公廷对请用万历时额，从之，天下大悦；二大议也。闯、献乱后，土旷民稀，公条上军屯事宜，诏议行之，流亡渐集，裁兵不哗；三大议也。公以孔孟之学术，为伊旦之经纶，张、刘两文成，乌足语此。

◎盛京库之老熊皮盛京大库，有老熊皮一具，雄烈如生，我太宗文皇帝御枪所获也。历朝藏，以示服猛。

◎裘文达进呈欧阳文忠像欧阳文忠公像，在滁州官库，乾隆己卯，新建尚书裘文达公典试回京，进呈御览，题诗以为镇滁之宝。

◎嘉庆辛酉科诗题嘉庆辛酉，京师大水，科场改九月，诗题“百川赴巨海”，乃谢康乐拟建安七子陈思王一首，取天下归仁意，闱中罕得解。前十本将进呈，韩城王文端公以通场无知出处为憾。房考高侍读鸚搜遗卷，得定远陈黻卷，亟呈荐，遂得南元。他房落卷有略涉正意者，搜弃补荐，皆中式。

◎士大夫之谄媚乾隆间，某太史谄事豪贵。其妻某氏，始拜金坛于相国夫人为母，如古所称干阿奶者。嗣相国势衰，又往来钱唐梁尚书家，踪迹昵密。有朝士嘲以诗云：“昔年于府拜干娘，今日干爷又姓梁，赫奕门庭新吏部，凄清池馆旧中堂；郎如得志休忘妾，妾岂无颜只为郎，百八牟尼亲手挂，朝回犹带乳花香。”（时相传冬月严寒，梁尚书早朝，某妻辄先取朝珠温诸胸中，亲为悬挂。按：自来诸臣媚妾，悦人惟恐不工，事有甚于此者。然闺房隐秘，岂外人所与知。况尚书名臣，即某大史妻，亦不过热中趋附，何至为婢妾倡伎之所不为，殆传闻者过于轻薄，甚其词也。）又道光朝，一翰林夙出潍县陈文恝公官俊门下，文恝丧耦，翰林为文以祭之，有“丧我师母，如丧我妣”之句。翰林妻又尝为许文恪公乃普之义女，有诋之者，集成语作联，揭诸门外曰：“昔岁入陈，寝苦枕块；昭兹来许，抱衾与。”二事略同，一诗一联，皆为言官登白简，至今有余臭焉。余之纪此，将使十钻千拜之流，稍自顾其名节；而才士之笔端剽悍者，亦当稍留地步，勿谓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也。

◎朱文正奏免翰林即席赋诗嘉庆甲子，车驾幸翰林院，欲令与宴者即席为诗。朱文正公奏：诸翰林皆蒙赐酒观戏，恐心分不能立就。仁宗允之。公出，语诸翰林曰：“若是日即席为诗，诸君能不钻狗洞乎？”文正性喜诙谐，此其一节也。康祺按：乾、嘉文物，慎选清班，当时词苑中人，尚不至为应制一诗，遽穿狗窦，公特虑醉后失词耳。

◎朱文正清德朱文正公清德素修，为时宗仰，薨之日，卧处仅一布被布褥，其别舍则残书数篋而已，见者莫不悲感。仁宗亲赐奠，甫至门，即放声哭。且赐以挽诗，有“半生惟独宿，一世不言钱”之句。天章论定，公亦当含笑于九原。

◎滇省运铜差之苦累（二则）

乾末嘉初，滇省运铜，为最苦之差，一经派出，即身家不保。推原其故，凡全滇属员中，有亏短者，有才具短绌者，有年迈者，本管道府即具报，委令运铜。于承领运脚时，即禀明藩司，将所短各数扣留藩库，以至委员赤手动身，止有卖铜一法。所短过多，或报沉失，或交不足数，至参革而止，此数十年弊政也。自蒋砺堂相国攸任滇藩，查得铜厂内有提拉水泄一项，每年应发银二十万两，八成给发，扣存二成，得四万两；于四正运，每船津贴银八千两，副运减半，于起运时给发一半，船至湖北全给之。保举运员，须本管府道加考，以并无亏空、年力正强为合格。此法行至道光年，尚无更变，人不以为畏途矣。见崇庆杨袭侯国桢自定年谱，杨亦道光初藩€南者。今滇铜久不采运，旧章未必遵行，录此以为讲铜政者之一助。

杨袭侯在滇两署藩篆，其时各省采铜委员，率羁留至四五年。侯访知四川乌坡厂铜可以般运，遂陈请大宪，在乌坡采买铜二百万斤，五省委员咸获赉运。虽铜价略贵，而运脚节省，合计有盈无绌，此亦留心度支所当知者。

◎宋牧仲恩遇之隆《西陂类稿》中有恭纪苏抚任内迎銮盛事云：“某日，有内臣颁赐食品，并传谕云：宋荦是老臣，与众巡抚不同，著照将军、总督一样颁赐。计活羊四只、糟鸡八只、糟鹿尾八个、糟鹿舌六个、鹿肉干二十四束、鲟鳇鱼干四束、野鸡干一束。又传旨云：朕有日用豆腐一品，与寻常不同，因巡抚是有年纪的人，可令御厨太监，传授与巡抚厨子，为后半世受用”等语。此世俗深朋密戚之所希闻，而以万乘至尊，垂念人臣哺啜之需，乃至纤至悉如此，宜身受者举箸不忘也。

◎伍弥泰之子和 卜文端伯相伍弥泰，乾隆四十八年，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；明年七月，授东阁大学士。越二月，和 卜亦以冢宰拜参知矣。世多以伍相为和 卜外祖，以年辈论之，似不甚符，或文端女为和 卜继母耳。相传文端家有急需，公子辈贷二千金于 卜，公闻之，语诸公子云：既已向贷，退还不情，命

取田契价值相当者，署券归偿。卜力辞，使者三返，始勉受。卜之贪污，殆公所素嫉，故以之示意欤。

◎邹一桂以谨慎受知高宗在藩邸，邹宗伯一桂方以工画值内廷，令内侍持笈命画。宗伯以未奉谕旨，不敢应。高宗登极，赏其谨慎，擢用卿贰。

◎张清恪禁止馈送檄“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；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；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谁云交际之常，廉耻实伤；倘非不义之财，此物何来。”此仪封张清恪公任督抚时，禁止馈送檄也。质确如古谣词（按：又一本大同小异），一命已上，当奉为金绳铁矩。

◎圣祖留心书本之谕张清恪生长河内，熟谙水性，尝面奏河务事宜，圣祖偶有所诘问，公即袖出地图，口讲指画。兵部侍郎牛钮在侧，斥伯行书生，但据纸上陈言妄奏。上曰：“毕竟是他留心，即书本亦是他看过，尔等谁留心者？”康祺敬按：书本陈言，原有迂腐不适用处，洞达时势，方为有用之才。然傅古援今，究胜于空谈逞臆。况清恪之于河道，实有心得，并非借图书以缘饰乎？留心书本数语，圣谟洋洋，握敷奏功，庸之本矣。

◎阿文成之于岳大将军阿文成公在金川时，曾被岳大将军参劾获咎。嗣文成总督云贵，岳适降补南提督，心常惴惴。文成偶咏诗示岳云：“鸣镝一声山响答，长空飞鸟漫相疑。”岳始释然。

◎武臣以词赋受知武臣鲜以词赋受知者。徐侍郎湛恩，明功臣中山王后也。明季以关外都指挥家辽阳，入皇朝，隶正蓝旗汉军，由贡生应武科，中康熙四十四年武进士，授侍卫，执戟殿下，赋诗称旨，特改兵部郎中。后官至阁学，两出治河，以廉干称。至今羽林飞之班，稍通文墨者，犹艳述其遭遇云。

◎徐文穆题戏台联之寓意徐文穆相国本，予告归杭州，适里中社事正盛，昼夜相竞，立戏场数处，各以台上灯联求书。却之不可，乃大书曰：“防贼防奸防火烛，费钱费力费工夫。”复书一匾曰：“戏无益。”众喻其意，遂止。是真士大夫居乡之轨范也。

◎李卫不禁娼赌之用意李敏达卫长于治盗，所辖地方，不逐娼妓，不禁樗蒲，不扰茶坊酒肆，曰：“此盗线也，绝之，则盗难踪迹矣。”按：敏达与田端肃文镜，皆雄恣不驯，纯任权术，而皆立功名。雍正朝，凡二公旌麾所驻，盗贼为之潜踪，敏达之禁网阔疏，是或一道与。

◎蔡以台鬻妻养母闽中蔡殿撰以台，赤贫至孝，无以为养，将鬻妻，其夫人不忍拂，请行。抵富家，白其故，乞改执爨役。主人感动，遂如指。一日，召墨客入书斋，适遇夫人，相对泣。主人骇诘之，知客即蔡也，乃送还夫人。未几，蔡联捷会状，屡典文衡，激厉寒，现身说法，初不以此事为讳。见童通副师《过庭笔记》。康祺按：鬻妻养母，非遇大乱奇荒，万难两全之会，其

事不足为训。而出而教士，不讳其少岁之寒微，俾多士有以自壮，则可谓能举其职者也。

◎刘文恪清理甘肃库亏甘肃自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四年，司库亏帑至一百六十余万，案牍散佚，莫知所由。武进刘文恪公于义署总督，设法清厘，不籍一家，不笞一吏，而咸获归款，亦可见综核之才已。

◎邵二云幼时之逸事邵二云学士垂髫时，侍寝于乃祖。每丙夜，老人睡醒，辄持学士足，令背诵日间所读书，或举经史疑义、前贤故实相告，语不熟记，则摇之使不得畅眠。以是学士湔润家诰，卒成通儒。

●卷二◎太祖教训诸公主天命八年，太祖御八角殿训诸公主以妇道，毋陵侮其夫，恣意骄纵，违者罪之。按：唐南平行执笄盥馈之仪，宋荆国以宝带器币为寿，传之史册，久为嘉谈。我朝当戎衣戡伐之年，即已敕毖闺箴，修明阴教，夭桃李，此王化之所由基与。

◎蒋韶年之孝行乾隆丁巳长芦运使蒋国祥以事谪戍军台，其子韶年，屡求代父不得。壬戌五月，出塞省父，恸哭求台帅，帅怜之，为奏请，果获俞旨。其父归，寻卒，韶年旋亦放还。见汉阳沈郎中《秋曹日录》。记之以貽表独行，并使后世孝子顷孙，不幸遭罹家难者，知我先皇孝思锡类，曾有此旷荡之深恩也。

◎童臬司清理山东积案定例：京控案件，由步军统领、都察院、通政司上达者，率奉旨交督抚提案研讯，或令督同臬司。嘉庆二十四、五年，童通副师方以勤慎受天子知遇，上念山东积牍如山，清厘不易，遂以公调任东臬。每案辄奉特旨，专交审讯，定议后即单衔奏结。在任一年，二十余年积案千余起，无复留滞，释狱囚无罪者一千三百余人，并审结本任内案一千八百起。天心嘉悦，有“秉公办理，不避嫌怨”之褒。然公自此招中外忌嫉，睿庙以庚辰七月宾天，九月即调公湖北，十一月授通政使司副使。明年，被旧属诬讦，吏议降四级调用矣。

◎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客有藏《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》者，后附一小幅曰：后三女弟子图，前后凡二跋。其前跋云：“乾隆壬子三月，余寓西湖宝石山庄，一时吴会之弟子，各以诗来受业。旋属尤、江二君为写图布景，而余为志姓名于后，以当陶贞白真灵之图。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，湖楼主人孙令宜臬使之二女云凤、云鹤也。正坐抚琴者，乙卯经魁孙原湘之妻席佩兰也。其旁侧坐者，相国徐文穆公之女孙裕馨也。手折兰者，皖江巡抚汪又新之女纘祖也。执笔题芭蕉者，汪秋御明经之女申也。稚女倚其肩而立者，吴江李宁人臬使之外孙女严蕊珠也。凭几拈毫，若有所思者，松江廖明府之女云锦也。把卷对坐者，太仓孝子金瑚之室张玉珍也。隅坐于几旁者，虞山屈宛仙也。倚

竹而立者，蒋少司农戟门公之女孙心宝也。执团扇者，姓金名逸，字纤纤，吴下陈竹士秀才之妻也。持钓竿而山遮其身者，京江鲍雅堂郎中之妹，名之蕙，字芷香，张可斋诗人之室也。十三人外，侍老人侧而携其儿者，吾家侄妇戴兰英也，儿名恩官。诸人各有诗，现付梓人。嘉庆元年二月花朝，随园老人书，时年八十有一。”又一跋云：“乙卯春，余再到湖楼，重修诗会，不料徐、金二女都已仙去，为凄然者久之。幸问字者又来三人，前次画图不能彙入，乃托老友崔君，为补小幅于后，皆就其家写真而得。其手折桃花者，刘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。其飘带佩兰而立者，句曲女史骆绮兰也。披红而若与之言者，福建方伯沙先生之季女钱林也。皆工吟咏，绮兰有《听秋轩诗集》行世，余为之序。清明前三日，袁枚再书。”康祺以谓随园风流放诞，充隐梯荣，诗格极卑，碑版亦多不根之作；其著述，惟骈体文差强人意（骈文才气纵横，洵足自成一家，惟隶事多强古就我，若《刘霞裳诗序》、《上黄太保书》等篇，佻达荒唐，未免肆无忌惮）。余无足观。其攀附公卿，提倡骚雅，志不专在猎名。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，赵耘菘虎帐蛾眉之檄，同时隼彦，都已窥破此老心肝。惟生际承平，天假耆寿，文名盖代，福慧双修，殊为文人难得之遭遇。湖楼请业一图，香粉琴尊，丹青映，不可谓非湖山韵事也。

◎江南大营文武死事略江宁、杭州驻防营殉粤匪之难诸忠臣，余已纪之前笔矣，兹又得江南大营文武死事略于西人所刊《瀛环琐记》，爰表录之。湖北提督向荣，四川成都人，由行伍从杨遇春平滑县贼有声，积功至提督。粤西盗起，以宿将被命，与都统乌兰泰分统左右军，屡蹙屡起。咸丰三年，督师江南，始至，营钟山，遏贼东窜。时兵不满万，又分援扬州、东坝、徽宁等处，势益单。六年四月，镇江师溃，贼横溢不可制。敛营次丹阳，图后举，会病发，荐张国梁自代，卒谥忠武。署江宁将军苏布通阿，满洲人，隶向荣左翼长，从征江南，署江宁将军，卒于军，谥果勇。甘肃凉州镇总兵马龙，四川人，忠勇善战，隶向荣右翼长，日夜谋攻复，不克，愤殴血卒，谥刚愎。候补知府谢继超，广西人，倜傥任侠，随向荣征江南，总理营务。咸丰四年，粤人刘丽川踞上海，官兵攻之久不下，奉令招抚，被贼诱执，胁降，不屈死。江苏巡抚吉尔杭阿，满洲人，咸丰二年，由工部郎中奉旨以道员拣发江苏，署按察使。嘉定民人周立春，钩扇粤人刘丽川，连陷浦东西六厅县城。奉督府檄，率师复其五，授常镇通海道，旋擢布政使，驻上海剿贼。四年六月，授巡抚。断贼粮运，五年正月克之，赏一品服勇号，帮办向荣军务，移攻镇江。六年四月，伪东王杨秀清由金陵悉锐至，薄总兵虎嵩林垒甚急，闻报，轻骑突围入，贼绕之数匝，粮尽，手发火枪，洞胸卒，谥勇烈。候补道江宁府知府刘存厚，四川人（上元、江宁志作山东人），入赀为刑部学习主事。咸丰三年，以侍郎王

茂荫荐，奉命从军江南。八月，上海事起，率偏师克复青浦，功第一，以知府发江苏补用，赏瑚松额巴图鲁名号。军兴，文职锡勇号，自存厚始。旋补江宁府，留剿贼，上海平，以道员用，随征镇江。六年四月，吉尔杭阿既死难，护尸突围出，遇害。江宁将军和春，满洲镶黄旗人，深沉有将略，由湖南参将从广西军，升总兵官，与向荣分统满汉队。咸丰三年，奏派专攻镇江一路，寻奉命赴皖督师。六年向荣卒，由江南提督佩钦差大臣关防，视师句容。始至，荐张国梁可大用，俾总统诸军，壁垒一新，坚城迭拔。每报捷，推功让能，其下乐为用。七年，镇江既克，用张国梁计，会师捣金陵，圜城筑围，贼屡扑屡却，势窘甚。会浦口、黄池、溧水、宁国诸军失利，分兵往援，死伤略相当，士气稍弱。十年正月，贼间道陷杭州，寻由广德掠东坝而西，饷道中绝，外围坏，环营火起，与张国梁走镇江，冀收合余烬。未几，闻丹阳失守，总督何桂清弃常州逸，残军瓦解，愤甚，手火枪贯胁，未殊，行至浒关，仰药卒，谥忠壮。江南提督张国梁，广东高要人，起椎埋中（按：原本作以降贼受抚，非也），从剿两粤土寇，剿升都司。随向荣东征，先登陷阵，战功冠江南，名满天下，擢漳州镇总兵官。咸丰六年，向荣卒，中外交章论荐，命帮办军务，总统诸军，寻授湖南提督，改江南。会师金陵城下，以恢复自任。十年，师再溃，愤功业不竟，投丹阳尹公桥下，人马俱没。事闻，赐谥忠武，其事实详见碑记。浙江提督邓绍良，湖南人，由行伍起家。咸丰二年，守长沙城，功最。从征江南，分援皖南徽、宁诸郡，晋提督。九年，湾址失守，遇害，谥忠武。直隶通永镇总兵戴文英，广东人，同死难，谥武烈。湖南提督周天受，四川人，由行伍从征江南，派援宁国，累著战功，督办军务。咸丰十年，江、浙相继失守，宁国孤悬贼中，苦守数月，城陷遇害，谥忠壮。湖北提督周天培，四川人，天受弟，由行伍从军，累功至提督，驻守浦口。咸丰九年，师溃遇害，谥武壮。直隶通永镇总兵虎坤元，四川人，矫捷善战，轻财募死士，有名将风。咸丰六年，镇江下蜀街之役，以七百人走剧贼数万，擢总兵，年甫二十四。八年，攻溧水，中炮卒，谥忠壮。总兵熊天喜，湖南人，隶和春亲兵，存保至寿春镇总兵官。十年闰三月，贼攻丹阳，师溃，中炮卒，谥勤勇。广西提督张玉良，四川人，由行伍从征江南，晓畅军事，屡独将破贼，威名亚国梁，人以小张呼之。咸丰十年，杭州告急，率三千人驰援，至则城破已三日。鼓行先登，贼出不意，弃城走。既苏、常相继沦没，溃兵趋杭州，势汹汹几变。巡抚王有龄令玉良招合亡散，攻嘉兴不下，贼趋浙东，移师克严州城，进拔常山、江山二县。十一年五月，贼渠李世贤自江西东犯，江、常复陷，总兵李定太方统三衢军，弃浮石渡不守，贼掠龙游，破金华，窥诸暨，全浙大震。时巡抚主兵柄（有龄贪而骄，懦而愎，以市侩窃高位，贸然自谓知兵。虽仓猝遇害，而满

营诸忠，横被摧陷，两浙大局，全坏于一人之手。朝廷悯其死事，姑弗深求，而舆论至今唾骂，至有涂牛马矢于其专祠者），将军瑞昌拥总统虚号，唯诺受成。玉良以客将孤寄，提残卒不满五千，崎岖才耆拄，危苦万状，省中又时时之。玉良愤叹扼腕，意气弥厉，所至挟朝衣一袭自随，识者早知其必死。十月，杭州再被围，由桐庐浮江下，孤军深入，破贼垒十数，抵凤山门，遣人请兵出扎通饷道，不应。越宿，外围合。玉良驻师江岸，犹日夜问痍伤，勉忠义，往来部署。忽飞炮集右足，折股卒，杭人至今哀之，谥忠壮。内阁中书陈克家，元和人，工诗，得山谷神髓。甲辰举人，从军金陵，为张国梁掌书记，保中书舍人。十年，师溃遇害。山东直隶州州判吴士谔，沭阳人，己酉科拔贡生，以本班就职，分发山东，奉檄解江南军火，投效和春营，与陈克家同日被害。内阁中书马钊，长洲人，甲辰举人，习小学、勾股，喜谈兵。先以籍绅理刘存厚营饷，叙青浦功，保中书蓝翎。十年，从总兵熊天喜为幕客，死丹阳之难。

◎金陵问答篇《琐记》又载有思岷主人《金陵问答》一篇云：“密默子薄游金陵，有逆旅主人过而言曰：”自昭代龙兴，我江南沐浴生息，晏然不见兵革者二百有余载。剧寇压境，三辰失序，金陵遂沦为异域。合东南行省甲兵、财赋、将才、物力之盛，誓师城下，丧败相继，蠢尔么么，坐大。烦两朝之宵旰，竭生灵之膏血，自癸丑迄甲子，十有二年而始复。其失也，若陨箨之易得也，比摧山之艰。天不降康，民其何罪。吾子积劳兵间，熟悉情状，其能以金陵已事谗予乎？‘密默子曰：“不知而言不智，知而不言不忠。贼萌芽乎金田，咆哮乎永安，跳荡乎长沙，横决乎江汉，其间命将出师，兵事连岁不解，功罪之迹，利钝之机，传闻异词，请从盖阙。泊乎弃武昌，躡彭泽，掠皖城，趋采石，舳舻千里，直指石头，如飞蝗蔽天，莫敢仰视；猛兽出柙，市廛尽空。夫以江南惰窳偷玩之俗，脆薄柔靡之民，仓卒遇敌，应时崩摧，胜败之故，无待蓍龟矣。盖贼之覬金陵非一朝，取之以积威，而据之以全力，蹂京口，掠广陵，瞰中原，窥半壁。天赞庙算，先机谋帅，琦文勤邗上之捷，向忠武钟山之师，夹江而陈，控扼南北，贼自是不敢过苏、常、高、宝一步。吴越生民，惊魂复定者，又七八年。然金陵依山阻江，城高广甲天下，贼渠杨秀清以梟桀之姿，拥百万之众，据形胜之地，我兵初至，士气单弱，中旨敦迫，严责师期，坚城在前，芒刃久顿。贼得以其隙，凭陵楚皖，横溢江淮，羽翼四张，爪牙森布。虽朝命重臣，分路致讨，而往来有牵缀之惧，彼此无联属之权，畛域既分，事机屡舛。迨庚申、辛酉间，官军挠败，江浙沉沦，贼意骄气盈，酣豢淫纵，无复斗志。猾虏之贯已盈，元元之祸应革，冲圣当阳，畴咨方召，东南再造，悉畀元臣。于是乘建瓴之势，鼓行而东，荡涤江浒，直捣腹心

，而金陵始复为我有。传曰：多难兴邦，殷忧启圣。又曰：非常之功，必待非常之人。何其盛哉！’主人曰：”寇之颠末既闻命矣，抑吾闻之，向公宿将，和公亦身负重名，手握牙璋，龚行天罚，慨然各以平贼自任；而乃百计仰攻，一危得一危失，卒以囊底之智，受困潢池，覆辙相寻，其故安在？‘密默子曰：“向公受任危难之际，奉命颠蹶之余，方其下浔阳，趋建业，裹创疾驰，倍道追蹶，始至江南，兵不满万，累战累捷，拔钟山而守之。未几，贼由浦口分道北犯，浦东皖南，后先告警，羽书日数至，玺书谯让，趣令济师，良将劲兵，分援南北无虚日。丙辰春夏，扬、镇两军，相继覆败，贼盆涌不可遏，孤军中悬，肘腋单露，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锋。然且舆疾视师，屏蔽南服，帐中符印，付托得人，而公亦从此逝矣。兵法云：捣瑕则坚者破。又曰：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。和公初克润城，气吞江表，大建旗鼓，会于金陵。时我师在城下者裁五六万，而沿江数千里，贼踪延蔓，几十倍其数，首尾衔贯，隐然敌国。为和计者，连衡湘楚，力争上游，芟群凶，迎刃斯解，是为上策。重兵扼徽、宁，奇兵拔采石，水陆列戍，蹙贼使东，是为中策。全军孤注，并力攻坚，外扑内冲，冀博一当，是为下策。且夫古名将之用兵也，淬厉其志气，而劳苦其筋力，内形既充，百用不顿，而乃开堑筑围，星罗棋置，连营列栅，二百有余里。备多则力单，戍久则师老，器窳敝而无用，士醉饱而就嬉。当事者且谓捣穴擒渠，功在眉睫，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，而不知李秀成辈方日夜麇聚，谋所以覆其局也。执偏隅而昧全图，徇近功而忘远略，僨车负乘，又何责焉！’主人曰：”向公初薨，张高要名震天下，厥后庚申之蹶，论者谓高要督师必不至此。然则和、张之优劣，可得闻欤？‘密默子曰：“和公之初至江南也，高要已被总统之命，金陵将卒，皆其心膂，奉号令惟谨。和公深沉而机警，知三军皆为彼用，且高要方膺殊宠，负中外重望，遂一切委任之，推贤让能，欢洽无间。高要忠勇善战，轻财养死士，两军相角，当几制胜，一时罕有其侔。至于长驾远馭，深心大用，审缓急之序，而决成败之几，则两公皆不能无憾。’主人曰：”吾闻庚申之变，和公拥饷数十万，将士饥疲解体，东南半壁，遂以不支，信乎？‘密默子曰：“和公天姿刻深，自奉俭约，无声色裘马之嗜。甫拜命渡江，与制府约，将帅主兵事，地方筹军实，核计水陆军需，月五十万金，粮台籍其数上之督府，督府以授藩司覆核，犂金常州，依时散放，各营弁目，至丹阳关领，而行间实不名一钱。以若所闻，督师果拥厚贄，则当贼势披猖，饷道中绝，悬金募士，何敌不摧，又安至徒手叫呼，上下坐困，而卒为悍贼乘哉？太史公曰：要之死后然后是非乃定。夫受钺登坛，膺丈人长子之任，丧师失律，何所逃罪，乃悠悠之口，腾播无稽，一倡百和，几成冤狱。呜呼！亦可哀也已。’主人唯唯，遂摭问答之语，缀为是篇。”康祺按：余撰《

纪闻》，不载他人诗文全作，以此作叙事详核，立论亦平允不偏，铅版外无传本，故亟录之，以补近刻官书编纂之所未及，以备他时史乘功罪之所攸归（又按：曾文正《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》，于江南北大营分并胜败始末，叙次井然，简贵有法。惟意主退让，不涉褒贬，未若是作之词气抑扬，功咎灼见，盖文章各有体裁也）。

◎魏文毅之先见顺治末年，以滇、闽用兵，加天下练饷五百万。魏文毅公奏请敕部计军需，足用即止。诏除已派外并停止。康熙元年，€南平，上疏请撤满洲兵还驻荆襄，扼天下形胜，消奸宄之萌，为部议所沮。复请命湖广总督自武昌移驻荆州，从之。及吴三桂反，湖南州县俱陷，卒不得以只轮匹马躡及荆湘，人以是服公之先虑。康祺按：公自台垣至作相，先后二百疏，忠诚耿耿，上轶郑公，此三折尤有裨大计，孟子所谓社稷臣也。

◎圣祖呼李文襄为真御史武定李文襄公之芳为言官，侃侃谔谔，圣祖呼为真御史。出任封疆，勋绩尤著。当康亲王统师入闽，公方督两浙，移镇衢州，遣师平江西诸贼。民有陷贼来归者，为茅屋二千余间，别男女居之，给其食。有田者予以耕种具。又命属官于入闽通衢，设粥食饥民，凡五年，活民一百二十余万，视富郑公之振青州，有其过之（按：范《平闽纪事》，称公为蛮子佛，或其时满兵四出，满人呼汉人本有蛮子之称，或吾浙人呼山东人有称为山东蛮子者，以公籍山东而名之，均不可知。既称为佛，则公之慈祥恺悌，必有深入人心者，宜至今遗爱未沦也）。

◎熊文端为经筵讲官康熙十年二月，肇举经筵大典于保和殿，以孝感熊文端公为讲官，知经筵事。顷之，圣祖以春秋两讲为期阔疏，遂命公日进讲弘德殿。每诘旦进讲，圣祖有疑必问，公上陈道德，下道民隐，引申触类，竭尽表里，洵明良之庆也。

◎李文定之气象李文定公天馥，昔所称合肥相国者也。廉静宽和，尤慎刑辟，每预廷议，务持平。同官或厉辞色，公笑语之曰：“君何至是，凡事平其气而可也；吾初亦尔，后既熟，渐平也。”康祺按：宋韩魏公与范文正公同朝，偶论西事不合，文正拂袖欲出；魏公从其后呼之曰：“希文，事岂不容商量耶？”休休之度，公实同之。

◎李文定之乡望李文定以母丧归，结庐墓侧，有双白燕翔于舍前，久之不去。公性好施予，至是穷民归之，遂成聚落。岁旱，乡民忧怒，公为坛墓前，斋三日，祷于天；方蒲伏，雨立沛。及秋，飞蝗蔽天，众复强公出祷如前，而蝗尽去。比卒于位，乡人哭之，如丧所亲。夫瑞燕来巢，饥蝗避舍，及甘霖应候一事，祇几祥之感召，容或适然，而乡望允孚，必非幸致。士大夫发名成业，安得不从家庭里党间一言一动始哉？

◎徐公肃之风节国初昆山三徐，名位相埒，文学称健庵尚书，而风节操持，不能不首数公肃相国。公官修撰，世祖常召见讨论经义，赐鞍马御膳，恩如家人。章皇帝晏驾，公哀痛哭泣，羸瘠不胜。康熙十九年，从谒孝陵，犹悲恸不止。捐例初开，但令得官后三年称职，上官保举，否则罢。既又令输银免保举，即听迁转。公初为祭酒，即请免纳粟入监之例，及是又言国家大体所关，惟贤不肖之辨而已，若捐银得免保举，是金多者与称职同科也（按：此论与陆清献疏廉耻可捐之说，不谋而合），因坚请停止捐例。后事例既罢，而府部寺院笔帖式近三千人，复求开例出知州县，其以京察大计被议者，亦谋复官。廷议时，公争之三日，卒从其言。二十二年大计，一切馈遗无敢及门，其所弹劾，亦不避权贵，详见长洲彭绍升《测海集》。康祺按：郭华野参疏不及公肃，而康熙已后，诸名人诗文笔乘，于徐氏子弟之豪横，声气之舄奕，颇有微词，即亭林致诸甥书，亦屡以权势鼎盛为戒。然绍升，公乡人，其言殆可据也。

◎桐城张氏簪缨之盛桐城张氏父子继相，兄弟多登九列者。文和长军机时，其子姓宗族及姻党姚氏，占仕籍者至数十人，时为之语曰：“张、姚两姓，占却半部绅。”刘文正公统勋以闻，请量加裁抑，三年内停其升转，高宗从之。文正与文和故交，此奏可谓爱人以德（按：文正折中，并奏尚书公讷亲，以一人之身，兼理数处，任事过锐，非怀谦集益之道，请旨训示。上亦如所请，讷亦同领机务者）。

◎刘文正之持正刘文正累主会试及顺天乡试，门下宾友，往往以暗中被揆，人无怨言。所得士虽已列仕版，公多不识其面。康祺按：科场通榜，自问非宣公、昌黎，不容援古人以自解，盖无以别于因缘声利者也。若举主门生，谊同师弟，则唐、宋以来，积成风俗久矣，而持正如公，自不可及。

◎鄂文端佩三省总督印€南、贵州、广西三省群苗，雍正初屡次煽动。自鄂文端公任滇抚，奏言：欲保百年无事，非改土归流不可；欲改土归流，非大用兵不可。奏上，世宗大悦，亲诣养心殿，铸三省总督印授之，果成大功。

◎鄂文端之谦抑高宗登极，所布诏令，善政络绎，海宇睹闻，莫不蹈舞。或语鄂文端归功翊赞，公蹴然曰：“天生圣人，天下之福也，老臣何力之有？”盖公于是晚节弥慎矣。

◎李文贞之知人陈恪勤公鹏年官江宁知府，大著廉声，为总督阿山所诬，论死（按：阿山欲增地丁银耗羨充公费，为公所持，大恨之。以公尝逐群娼，建亭其地，与士民讲演圣谕，遂坐以大不敬）。一日，圣祖问李文贞公：阿山何如人？对曰：“臣尝与同僚，廉干果于任事，其失民心，独劾陈鹏年一事耳。”遂奉旨召恪勤入京。张清恪公抚江苏，与总督噶礼互纠，命使往谏，久不决。忽诏罢噶礼职，复清恪官，文贞亦与有力焉。

◎汪氏节母楼婺源之大畈汪氏，有节母楼。节母，程克家女，幼字汪鸿阶。鸿阶卒，节母年十五，未嫁也。欲身殉，父母泣戒之，则请诣夫家守贞。既归汪，屏妆饰楼居，居四十二年不一下。粤匪至，嗣子奉以避。今相国左公剿贼过皖，访得实，书“此楼千载”四大字，褒其门。康祺按：女子未嫁守义，归震川氏谓不合于礼经。近代文人，又多引据经传，与归氏相诘难。余谓朝廷有旌典（咸、同至今，以贞女蒙旌者，不下数千百人），士大夫即不得故作高论，议其过中，况如汪节母者，尤闺阁中管幼安、苏子卿也。录之，以告后世传列女者。

◎神童冯福基之杀贼冯福基，代州人，幼随父焯潜山县天堂巡检任，九岁解《周易》大义，众称神童。咸丰七年，贼犯潜山，福基年十四，匿母他所，藏利刃，奋身出。贼执之，思刃其首，弗得，随贼至黄梅，宿药肆，夜窃药置贼饭裹中，贼中毒死者十七人，惧事泄，吞余药而瞑。贼委去，越二日，福基苏，自度必不活，寓书诀父母及天堂诸父老。父老得书，遽弓兵故执役巡检署者，走访得之。福基猝见，益悲恸，创裂肠断。临死，犹握弓兵手厉齿曰：“我大清人，殁以大清服，勿敛贼为也。”弓兵舆尸行九日，达天堂，面如生。呜呼！是又一童汪矣。此与前一事俱见吴桐云年丈大廷《小酉腴山馆文集》，吴文详，余删润存之。

◎学政关心民瘼《江阴县志》载：乾隆三十三年秋旱成灾，乡民相率哄县堂，学使景福甫下车，出而抚慰，众即解散。越日，巡抚彰保统兵至，欲痛剿之，景与议不合，归即草疏陈饥民疾苦，悬赏赁急足，约七日至京师。比彰保折到，以民乱闻，上不直巡抚言，召前学政曹秀先问故。秀先具述灾状，盖天旱时曾率属祷雨者也。遂特旨置起事哄堂一二人于法，余皆罔治。考宁化雷副宪视浙学时，浙西被虫灾，无入告者，副宪致书巡抚，弗省，遂自以闻。奉旨振恤，巡抚得罪去。是学政虽职在典学，而荡节亲持，有轩采风之责，原不宜置民瘼吏疵于不问也。若其炫才沽誉，有意侵疆吏之权，则又不如噤若寒蝉矣。

◎魏敏果疏驳科臣之奏康熙十五年，科臣王光前请加练饷，十六年，科臣甘文焕请查漏丁，均经魏敏果公疏驳。

◎阮应商驾馭猾吏大河卫人阮给谏应商官户部郎，猾吏悚息。由其到任第一日，即以裘服逾制，挾从事二人。督治文案，惟令抱牍待判，不得出一语。威声所至，故€南一司，无不洗手奉令也（按：户部€南司，总辖仓储出纳，与山东司之司盐政，陋弊相同，莫可猝拔，至今犹然）。官吏科给事中，尤著风节。其时吏部选人，或违例压缺，改易文凭，驳选停放，除授不公，给谏上书极论，乡丽乡丽数百言，指斥无隐，铨曹多被议者，直声大震。一日，圣

祖御门，有所咨访，特指名命对，给谏从容敷奏，众皆属目。嗣是连次御门，辄垂问阮应商在否，盖知其廉办有节行，将大用之矣。以疾告归，遽卒，朝野惜之。

◎奏给白英子孙世职汶上老人白英，前代之有功黄河者也。立祠戴村，子孙荫袭顶带。自入国朝，未奉明旨，康熙间，河东河道总督汉军李公宏奏请，仍给八品世职，奉旨允行。嗣后每遇险工，益昭灵异。论者谓江西张道陵后人，以斗米遗孽，依托鬼神，更历年运，谬踞巍秩，核之典礼，则白氏子孙之受赏，不为忝窃也。

◎李侍御铁面冰心李侍御森先巡按下江，仇人王紫稼（按：吴梅村诗王郎曲，即赋其事）及三遮和尚，淫奢无状，皆杖毙之，台省贵人，咸为丧胆。李所书“铁面冰心”额，今犹悬陕西道署中。

◎伪朱三太子案伪朱三太子一案，在康熙初三藩叛正之时。其人实名杨起隆，令其党李株等，纠约满洲各官家奴，将于元旦起事。经监生郎廷枢上书告变，圣祖镇静如常时，密遣捕获株等二百余人诛之，讹言始息，起隆旋亦就获，处以极刑。飞虫湿生，忽集于盛阳之下，固宜殄不崇朝矣。

◎命妇荣遇乾隆三十五年，皇太后八旬万寿，凡六十以上齐眉命妇，均得邀彩缎珍品之赐。汉臣中同时受赏者，吏部尚书程景伊妻金氏，礼部尚书蔡新妻何氏，吏部侍郎曹秀先妻刘氏三人，闋阅闺闱，传为荣遇。

●卷三◎曹文恪疏请御制祭蝗蝻文乾隆十八年，近畿蝗，曹文恪公秀先为御史，疏请御制祭文，颁发有蝗郡县，饘黄祭告，并稽古典，举行蜡祭。手敕曰：“蝗蝻害稼，惟当实力扑灭，此人事所当尽。至于祈神报赛，礼亦宜之。若欲假文词以期感格，如韩愈之祭鳄鱼，其鳄鱼之远徙与否，究亦无可稽求，未必非好事者附会其说。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笔，似此好名无实之举，深所弗取，所请不必行。”按：文恪立朝端谨，是折固非迎合揣摩，纯皇帝宸断精严，犹必毅然谢绝。设有以封禅、讖纬之说进者，其能稍淆聪听乎？不问苍生问鬼神，贾长沙生不逢时耳。

◎皇帝老爷纯庙南巡，江浙耆老妇女，道旁瞻仰，有称皇帝老爷者。前驱卫士将执而治之，纯皇亦惊讶，询之尹文端公。公奏：“南方愚民，不明大体，往往呼天为天老爷，天神地祇，无不老爷者。”纯皇大笑，扈从诸臣，遂不复言。公奏对敏慧，为廷臣所交推，玩此数语，洵称得体。

◎鄂容安赐谥刚烈鄂襄勤伯容安，西林文端公长子也。家传方略，勇敢性成，连任疆圉，多所筹画。乾隆二十年，偕班第公驻守伊犁，值阿睦尔撒纳叛逆，力战自尽，上深轸悼。及阁臣议谥，以公由词苑起家，议文刚、文烈以进。高宗抹去二文字，取刚烈二字以赐，盖夙知其忠义果毅，不欲复以常例拘之

。 ◎于清端之廉俭国朝贤臣，必以于清端为清廉第一。罗城非人所居，即王愷、石崇到此，岂复能豪举。公之得力，在动心忍性，不必以俭德称也。自江防迁闽臬，舟将发，趣人买萝卜至数云。人笑曰：“贱物耳，何多为？”公曰：“我沿途供饷，赖此矣。”其自北直赴江宁也，与幼子赁驴车一辆，各袖钱数十文，投旅舍，未尝烦驿递公馆也。在制府署，日惟啖青菜，江南人或呼为“于青菜”。仆无从得茗，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，树为之秃。诸子冬衣褐，或木棉袍，未尝制一裘。官楚时，长公子将归，署中偶有腌鸭，剖半与之。民间有“于公豆腐量太狭，长公临行割半鸭”之谣。公卒之日，僚吏见床头敝笥中，惟绌袍一袭，靴带二事，瓦瓮中粗米数斛，盐豉数器而已。公之贤，不仅以廉俭见，特公之清操苦节，夷险一致，尤为人所难能。若夫身为大臣，但能却苞苴、安澹泊，于国计民生，坐视其窳败惰偷而绝无补救，然则植木偶于庭，并水不饮，不更愈于只饮杯水者乎？

◎陈恪勤任县宰时循绩陈恪勤公初知西安县，邑经耿逆变后，版籍残缺，豪强侵占，多至数十百顷而无税。其流亡归籍者，往往无田可耕，而转困追呼。公下车，即以清丈为急，务使税出于田，田归各户，民庆更生。于公生日，釀钱欢饮，号“陈公会”。邑有溺女之习，公惩劝兼施，浇俗顿革。民生女，半以陈名，或以湘名，以公湘潭人也。烈女徐氏含冤死，公为建祠以褒其节，邑人为演“铁塔冤传奇”。公忠清强直，为康熙朝有数名臣，百里报最之初，固应早著循绩也。

◎海兰察有殉节女伶阿芸，苏州女伶也，失其姓。超勇公海兰察平定台湾，还过吴，当道饯之虎丘画舫。芸出侑酒，公大钟爱，为脱籍挈之去，宠专房。公性粗躁，纵嗜欲，芸婉曲陈谏，多所保全。公子安禄尤不检，芸能裁抑之。公歿之日，芸不哭泣，独絮絮向安禄规劝，语以功臣子孙不易为，贵家门户不易守。安禄甚感其言，是夕，芸投缳殉矣。公喑鸣叱咤，气盖万夫，偏有此缠绵悱恻之贞姬，报公一死。英雄儿女，奇事奇人，惜无谱宫商以流传乐府者（按：公孙女未婚守节，曾蒙特旨旌奖，芸事独湮没，惜哉）！

◎圣祖称完颜给谏为大儒满洲完颜给谏阿什坦，通经学，笃于践履。顺治初，翻译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孝经》诸书，刊行之，以教旗人，皆出其手。时稗官小说盛行，满人多翻译。给谏上言：学者宜以圣贤为期，经史为导，此外无益杂书当屏绝。又请严旗人男女之别，定部院九品之制，俱报可。康熙初，退闲家居。鳌拜专政，欲令一见，终不往。嗣以荐起，圣祖尝召入便殿，问节用爱人。对曰：“节用莫要于寡欲，爱人莫先于用贤。”圣祖顾左右曰：“此我朝大儒也。”

◎于清端矜念饥民于清端罗田之治，备载政书，稍谙掌故者，耳熟能详矣。既贵而后，清操如故。康熙二十年，公方以兵部尚书总督江南、江西，在官日食粗粝，佐以菜把。年饥，屑糠杂米为粥，举家食之，客至亦以进，谓曰：“如法行之，可留余以振饥民也。”

◎于清端忧谗畏讥清端晚岁，或有以蜚语闻者，公心动。时熊文端罢相居江宁，一日，过文端舍，坐梧桐树下，语及之。文端曰：“公亦虑此耶？大丈夫勘得透时，虽生死不可易，何况其他？”公曰：“敬受教。”其明年，乞休弗许，再过文端，有忧色。文端厉声曰：“遂忘梧桐树下语耶？”未几，公卒于官。康祺按：本朝名臣踵接，康熙间尤众正盈庭。至清贞介特如于公，不可谓非铁汉，然忧谗畏讥，贤者不免，卒赖天子神圣，末路幸全，公亦可无憾已。熊文端梧桐树下数言，良臣蹇蹇，良友，全是一腔浩气。

◎郭胡煦之被诬即墨郭总宪诱，康熙间与莆田彭中丞并以直声震中外，世称“彭郭”。总宪镌职家居时，佛伦为山东巡抚，劾公父景昌原名尔标，曾入贼党伏法，并诬公私改父名，滥请封典。部议追夺，并夺公冠带，逮赴江宁勘治，议遣戍，得旨宽免。后再起督湖南（按：时湖南专设总督），入覲，具疏讼冤：臣父郭景昌，系县庠生。邑匪郭尔标，无妻室，安得有子，不知佛伦何所闻而诬蔑若此。佛时已入相，上亲诘问，以舛错对。命仍给诰轴，然已被诬十年矣（二十九年夺封，三十九年复给）。光山胡侍郎煦，亦康熙朝道学名臣，治《易》究图书之蕴，著《函书》数十万言。圣祖屡召见，问爻象疑义，命画图讲说，叹曰：“真苦心读书人也。”雍正九年，奏河南水灾，忤总督田文镜（按：时河南专设总督），文镜奏侍郎子胡基孟本异姓，不当冒官卷中式。诏斥基孟，侍郎亦落职。乾隆元年，事白入覲，复原官，并复基孟举人，然亦被诬六年矣。以圣祖、世宗之圣明，郭总宪、胡侍郎之气节学问，久邀知遇，而佛伦、田文镜亦尚非神奸巨慝，乃至家庭骨肉之间，横被倾诬，至十年、六年之久，不敢以一言早自白于君父；设使人寿不及待，则其含负奇屈于地下者，当复何如！吁，直道难行，仕途荆棘，可畏哉！可畏哉！

◎借马诗汤西崖少宰未遇时，与西溟先生同客都下，每出，则从西溟借马乘之。一日，西溟投以诗云：“我马瘠郎当，がテ瘦脊梁，终朝无限苦，驼水复驼汤。”一时传以为笑。按：西溟先生吾乡文雄，呼疲瘦为瘠，亦吾乡土语也。

◎西陲贡瓜云中鲍车《稗勺》载：“瓜以哈密为上，上常以之颁赐，皆西陲所贡者。每见邸钞，山右进献有榆次瓜，闽中腊月进瓜。”按：鲍，康、雍间人，今邸钞无进瓜事，罢贡不知始何时。

◎王渔洋前身为高丽国王《稗勺》述高南阜云：“渔洋先生前身为高丽国

王，将诞之夕，有人止村庙中，见途中羽葆鼓吹，仪卫甚盛，其人骇惧，询之从者，云高丽国王降生新城王家。其人素善封翁，急入城探访，先生已堕地矣。南阜与王氏交好，此说得之于其后嗣，非齐东野人之语也。”康祺按：本朝名臣张文端为王敦后身，裘文达有河神感梦，河间、湘乡两相国，亦相传灵物降生，此外见之纪载，不可枚举，风节文章如文简，固应生有自来。

◎粤东西两抚之齟齬昔有粤西抚军，假公事谒制府于粤东，东抚面诋其非，西抚不堪其辱，云：“公不可独为君子。”东抚答云：“哪个教汝做小人？”或谓东抚是佟青村法海。

◎虎入年大将军宅雍正三年八月，有虎夜逾城，入年大将军宅。是月，大将军被逮。右二则，亦见鲍氏《稗勺》。

◎赐藏佛纯皇帝朝，新安曹文敏公文埴，以大司农归养，特赐藏佛于其家，为父母寿，天下荣之。

◎宸萼集紫幢王孙所录天潢之诗为《宸萼集》，分上中下三卷，共二十八家，计诗三百七十六首，各著小传，自序一篇，撰于康熙庚辰岁。第一卷中，世庙与焉，盖潜邸之作也。

◎鸿博主试之被嘲鸿博科之初开，以议修《明史》始，自高等者授官过优，外间遂有“野翰林”之目。此举主司，为宝坻杜文端、高阳李文勤、益都冯文毅、昆山叶文敏四公，有以诗讽之者曰：“自古文章推李杜，而今李杜实堪嗤，叶公懵懂遭龙吓，冯妇痴呆被虎欺；宿构零耕璇玉赋，失拈落韵省耕诗（试题为璇玑玉衡赋、省耕诗），若教修史真羞死，胜国君臣也皱眉。”按：此必当时制科翰林所为者，妒宠争荣，甘为妾妇，于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，何损乎？

◎吴 [B16g] 次崇尚风雅吴 [B16g] 次守吴兴日，崇尚风雅，延致海内名士，山水游燕，极一时之盛。解组后，梅村赠以诗，有云：“官如残梦短，客比乱山多。”州人至今能诵。

◎诗帐诗枕施愚山先生尝制苕帐，题诗其上，远寄友人，一时文士多属和，名曰诗帐。徐蝶园相国尝创制诗枕，当世名流，亦多题咏。二事极新，为他日词赋家添一佳料。

◎苇间集之讽刺西溟先生《苇间集》中《苦热行》、《苦寒行》，颇寓讽刺。又有咏史《二疏事》一篇，注云：“龚芝麓司马欲告假，而其子尼之，余为此诗以讽。钱饮光持以示龚（按：饮光字澄之，桐城人，著有《田间集》），龚读之，谓是有心人；数日，遂以病告。”西溟是举，洵不愧古之友道矣。乃若芝麓，亦贤者也。

◎沈夫人佐守广信两江制军沈文肃公葆楨，以御史典郡。咸丰六年守广信

时，粤逆杨辅清由吉安长驱直入，所过辄陷，公激厉兵民，登陴死守，城卒获完，其受知大用，肇始于此。相传当围城岌岌时，林夫人撤内署金帛犒士，列巨锅于大堂，亲职炊爨，以饱饥疲。时公卧起睥睨间，督士卒守御，幕僚星散，军火刍薪，文檄判牍，咸出夫人手。士民感颂慈荫，与章贡长流。夫人，林文忠公女也，盖家教夙湫已（按：文肃夫妇守城事，曾文正公以之入告，亦归美于文忠家法）。

◎沈文肃之恩遇沈文肃公以知府告养，温旨慰留，擢吉南赣宁道。复申前请，许之。江皖军事棘，命赴曾文正营，未出境，特旨超擢江西巡抚。时明诏有云：“该抚虽系回籍养亲之员，第贼匪一日未平，则臣子之心，一日不得自安。况移孝作忠，古有明训。该抚家有老亲，因择江西毗连省份，授以疆寄（敬按：旨意以公籍福建，与江西毗邻也），风土不殊，迎养亦近。如此体恤，如此要任，谅不至再有渎请也。”公自此一出，累任封圻，创举船政，武功焯耀，吏事修明，威惠滂敷，中外翕服，卓然为东南柱石者二十年，即此见两朝简拔之真。

◎圣祖圣孙至德同揆（二则）

高宗生而神灵，天挺奇表，规度恢远。年十二，谒圣祖于圆明园之镂月开云，见即惊爱，命宫中养育，抚视周挚。其年秋，随侍避暑山庄，赐居万壑松风，读书其中。一日，望见御舟泊清碧亭畔，闻圣祖呼名，即趋岩壁而下。顾谓勿疾行，恐致蹉跌，爱护殊常。狮子林北，为世宗藩邸，扈蹕时赐园。圣祖幸园中进膳，特命孝敬宪皇后率孝圣宪皇后问安拜觐，天颜喜溢，连称有福之人，以生有圣德豫信也。木兰秋弥，入永安莽喀围场，高宗甫上马，熊突起，控辔自若。圣祖御枪殪之，事毕，入武帐，语温惠皇贵太妃曰：“是命贵重，福将过予。”厥后圣祖圣孙，至德同揆，大福亦复同符，三圣相承，非偶然也。

雍正元年次辛祈谷礼成，为世宗登极初次大祀之典，特召高宗入养心殿，赐食一脔，盖已为他日付托之本，仰告昊苍，故俾承福受祚也。是秋八月，即遵圣祖故事，御乾清宫密书纯皇帝名，緘存宝篋，召谕诸王大臣敬藏正大光明殿匾额上。

◎叶文敏之居乡叶文敏公夙著清操，家无余财，以斯文为己任。诗宗苏、陆，文宗眉山，生平服膺王阮亭诗、汪钝翁文，而公实兼有二家之长。予告归昆山，有密陈其居乡不法者，上命苏抚田雯察之。雯以乡评之实入奏，上曰：“朕固知叶方藹不如是也。”

◎王西樵激厉后生之语《筠廊偶笔》：王西樵常语子弟曰：“陈其年短而髯，不修边幅，吾对之只觉其妩媚可爱，以伊胸中有数千卷书耳。”按：此语

颇可激励后生，可见薰香傅粉，世所称翩翩佳公子者，倘扞腹唐虚，西樵见之，有不惊其丑怪与？

◎周氏一门风雅华亭周茂源釜山官秋部时，以恤刑驻节雪苑。有山人得罪别驾，欲加以刑，山人仓卒中托言秋部执友，冀缓其责，实未尝谋面也。别驾谒周问之，答曰：“此余好友，幸君相谅。”山人得无恙，一时推为长者。按釜山后守处州，有《鹤林》、《云岫》、《樵风》诸稿，诗名在施愚山、宋直方之间。有子名纶，字鹰垂，羈之年，尝诳客，以其诗杂釜山集中，客无以辨，由是著名，著有《芝石山堂稿》。纶子稚廉，少年作《钱唐观潮赋》，为时传钞，下笔千言，天才雄放，尝署门联云：“论家世如阁帖官窑，可称旧矣；问文章似谈笺顾绣（按：二物皆松江产），换得钱无？”其不羈若此。周氏三世清才逸韵，屡见于《居易录》、《池北偶谈》、《今世说》、《筠廊偶笔》诸书，可谓一门风雅矣。

◎秀水三李秀水三李，自以武曾为白眉。《说铃》称武曾善为古文，间作排俪体，脱稿辄弃去。客问其故，曰：“吾家伯季，并擅斯长，阿京未欲争胜耳。”阿京，武曾小字，其风趣殊不减魏晋间人。

◎王渔洋咏纪阿男诗纪伯紫，渔洋诗友。有妹映淮，字阿男，亦工诗，嫁莒州杜氏，早寡，年五十余，以节终。《池北偶谈》载昔在秦淮赋诗云：“十里清淮水蔚蓝，板桥斜日柳毵毵，栖鸦流水空萧瑟，不见题诗纪阿男。”伯紫见之殊不喜。康祺按：渔洋近体诗，先选词而后运意，意为词缚，亦随词转，词鲜妍而意掩抑，反在有意无意之间，即渔洋所谓西川织锦坊，及所谓神韵也。此绝只是舍不得纪阿男三字好诗料耳，秦淮板桥、栖鸦斜柳，宜凭吊寇白门、郑妥娘一流人，干白头孀妇何事，宜伯紫之见愠也。

◎朝鲜重翁覃溪诗鹤汀相国赛尚阿，道光朝尝出使朝鲜，携彼国申纬诗翰一册（按：申纬，字紫霞），归示朝士。笔墨娴雅，称覃溪先生曰翁文达公，盖东人私谥也。昔鸡林贾舶购白香山诗，此事尤为隽雅。

◎中兴将相多起家幕僚中兴人物，多由辟幕起家，其最著者如合肥二李之客曾文正，左、刘二公之客骆文忠，尤为表表。顷读祁文端公{宀隹}藻《<谷曼><谷九>亭集》，载文敏节相百龄督两江，林文忠及陈芝楣中丞銮，均为幕僚，文敏均许以封疆之才，后果不谬。陈中丞佐文敏时，居署西偏池上百八十竿精舍，尝作小篆榜于亭曰“个中乐”。及陈权两江督篆，复居此亭，旧同幕友顾蕙，为作《个中真意图》，僚属多有题咏。

◎柏却朝鲜王赠金静涛相公柏，以咸丰戊午科场事被戮，世皆知肃顺、端华修夙憾也。按：公尝于道光朝以少宰使朝鲜，朝鲜国王馈五千金，却之。请益坚，携归奏闻，请存礼部，还其使臣。清节如此，通榜受赂，良非信讫矣。

◎一百三岁老人应会试道光丙戌春闱，广东一百三岁老人陆云从应会试，恩赐国子监司业衔。同时朝臣，多以诗笔纪述盛事（按：陆，广州府三水县人，百岁始入学）。

◎本朝三元本朝三元，仅江苏钱、广西陈继昌两人。陈为桂林相国文恭公元孙，故嘉庆庚辰胪唱时，仁宗尤极嘉悦，御制诗有“大清百八载，景运两三元，旧相留遗泽，新英进正论”之句。

◎遂园耆年褰饮图昆山徐氏《遂园耆年褰饮图》，禹鸿胪笔也。图凡十二人：常熟钱陆灿、孙，昆山盛符升、徐乾学、徐秉义，长洲尤侗、何秉，太仓黄与坚，华亭王日藻、许纘曾，上海周金然，无锡秦松龄，通得年八百四十二岁。其修褰之日，则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三日也。

◎赐耆臣紫纒道光戊申正月二日，上以元日晴朗，年丰兆象，嘉奖耆臣，特赐大学士潘世恩太傅、紫纒，时年八十；赐大学士宝兴太保；尚书保昌、阿勒清阿、李振祜，左都御史成刚太子太保，年均七十以上。

◎澄怀八友澄怀八友，已纪之初笔矣。兹读《〈谷曼〉〈谷九〉亭诗注》，知绘图在乾隆丙子岁，越九年甲申，图中人惟无锡张公仍内直，其七人或迁或归。陆续入直，又得七人，则星斋陈公兆仑、海住金公牲、文园李公中简、抱经卢公文召、金圃谢公墉、敬堂倪公承宽、晓园汪公永锡也，因补识之。

◎翰林特简知府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迁道府。道光甲辰、乙巳间，召对词臣，特旨简用知府者：邓尔恒、恽光宸、刘源浚、徐之铭、胡正仁、祁宿藻，先后凡六人。盖宣宗晚年忧吏治之日偷，知承平之难恃，破格求才之举，不止此也。

◎南书房旧直庐南书房旧直庐在禁园东如意门外，乾隆年间翰林入直之所。嘉庆初，复于勤政殿东垣赐屋三楹，地逾清切，而旧直庐亦不废。道光初年，凡奉命交勘书画，辄留连累日，诸臣退直余暇，亦时憩此，有宫监守之。见祁文端《〈谷曼〉〈谷九〉亭集。直庐槐树诗注》。

◎国学东厢丁香花国学东厢，旧有丁香一株，明嘉靖二十一年司成龙石许公赋诗寄兴，张水南、王前峰诸公和韵镌石，传为掌故。国朝康熙五十七年，司业昆明谢公补栽数本，与司成花西坡、李南屏、登宣之诸公，并赋古诗，以继前轨。道光二十三年，松岑尚书花沙纳方官祭酒，复补植紫白二株，赋诗追和，并属翁玉泉孝浚图以纪之。诗画精妙，酬唱遍于群雅。许公初植时，岁在壬寅四月，相距三百年，岁月适符，亦一奇事。康祺按：尚书经画边事，致有桂花柏叶之谣，其政迹自有定论。若太学种花，绘图索句，不可谓非儒臣雅韵也（又按：吴桐云小酉腴山馆赠希将军诗注云：花文定师诗画之外，兼善鼓琴。将军，文定犹子也。可见文定平生，风流儒雅，但论承平黼黻，原无

愧乔木故家也)。

◎讷亲之功过讷亲以恃宠骄倨，复贻误金川军务，致罹重谴。闻其人操守颇廉介，当隆隆赫赫时，门无苞苴。部院司员以公事关白，必反复驳诘，见有才器出众者，荐引惟恐后人。讷赞枢垣时，武毅谋勇公兆惠、诚谋英勇公阿桂，均为庶僚，讷即密保二人内堪尚书、外堪督抚，无一知者。迨讷身后，高宗将原折发出，人始服其论荐之公。然则讷虽功名不终，其识量才猷，殊非拱默私禄者可比，宜高宗之异常眷倚也。

◎乾隆初年内监三姓乾隆初年，奏事太监系秦、赵、高三姓，盖高宗借以示儆也。秦太监为先帝旧仆，偶有过失，谴罚必严。后世臣民，皆以高宗为宽阔达之主，而谨小慎微乃如此，圣人之所以不可测与。

◎谕旨前军机署名之例军机处寄信直省将军、督抚，向例于恭录谕旨前一行，用满、汉居首大臣挂衔。嘉庆二年，阿文成公卒；九月，太上皇召见枢臣于万寿山，谕和卜曰：“阿桂宣力年久，且有功，汝随同列衔，事尚可行。今阿桂身故，单挂汝衔，外省无知，必疑事皆由汝，甚至称汝师相，汝自揣称否？”词色甚厉。嗣后遂止写军机大臣，不列姓名，著为例。可见高宗之于和卜，不过使贪使诈，如古之俳优弄臣，远不逮文成诸公，真倚为股肱心腹也。

◎潘德輿之学行山阳潘解元德輿所著《养一斋诗文集》，与李申耆集同名，其学行亦原本经术，负时令望。阮文达公及朱庄恪公桂桢、周文忠公天爵督漕运时，皆愿与纳交。文忠至，欲微服往郊外相访。潘以义无所居，徒骇流俗，力辞，文忠喟然有望尘之叹，世两贤之。

◎林文忠辞南中绅民赎醵之举林文忠戍西域时，南中绅民有赎醵之举，不期而会集白银至巨万。公闻之，邮书婉谢，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，遂不果行。未几，即赐环，且重膺节钺矣。是举在三吴士民，自出于中心感激之私，不暇权衡审度，而揆之大臣事君之义，身罹谪籍，方自咎辜恩溺职，贻误封疆，何敢冀君父垂怜，尚有生入玉关之一日。当公在伊江，即罄私家之财，足以自赎，度公亦必不为，况费出他人乎？公父子忠孝纯笃，能见其大，固非世俗所知。而宣宗皇帝之明圣，雷收电霁，廑念劳臣，卒有以慰中外喁喁之望。书之史策，千载一时已（按：宗侍御稷辰《躬耻斋文钞》，倡是举者，唐梦蝶、金眉生，而远近应之。公既命子苦辞，遂以金还诸其人）。

◎汤文端受知三朝汤文端公以公廉强正，受知三朝。宣宗在潜邸，夙敬礼公，登极后，言听计从，如石投水。屡被命驰传出使，七年九月使山右，明年使宣化，十月使四川，明年四月还至褒城，复奉命循汉而东，治狱于武昌，六月抵京师，十月又使闽中，英所屈，申枉锄强，不可殫纪。其奏疏最有裨国脉者，嘉庆间尚书英和请定州县陋规限制，道光初总督孙玉庭请南漕浮收不准过

八折，公皆痛陈流弊，其事获寢。世多称公为小睢州。公特无道学名耳，于睢州奚愧哉？

◎汤文端之治狱汤文端治川陕狱时，署按察使李廷锡、知涪州杨上容、知江津县郭彬图，皆公门下士，并吏议。公当官而行，无所阿茆，人称其平。康祺座主朱文端公凤标，公同县后进也，尝语康祺：“此案全卷吾尽见（按：系御史许球劾陕抚杨名溯职一事），公劾章适当其咎。不徇私谊而避重就轻，亦非沽虚誉而矫枉过正也。”康祺敬对曰：“此文端之所以为端。”公首肯。未半年，而吾师骑箕，易名之典，适符汤相，亦奇。

◎西选年选佟选吴三桂开邸滇云，擅选月官，时号“西选”。年羹尧在西域行营，引用私人，但咨吏部，不由奏请，谓之“年选”。隆科多长吏部时，所办铨选官员，皆自称为“佟选”，佟其姓也。三臣罪状，罄竹难书，昏制谬封，若合符。后三桂伏天诛，羹尧赐自尽，隆科多死于禁锢，不知当时依草附木之辈，忝列长名榜上者，作何面孔向人。

◎姚朱王之逸事姚姬传在京师，与辽东朱孝纯子颖、丹徒王文治梦楼，最称深友。一日，天寒微雪，偕过黑窑厂，置酒纵谈，咏歌击节，旁若无人。明日，盛传都下。既而王自南罢官旋里，朱为两淮运使，闻姬传归，三人者，相约复聚于扬州。朱特修书院梅花岭侧，一夕植梅五百株，延姬传主讲席，即梅花书院所自始（按：江阴亦有梅花书院，在君山顶）。

◎王次山之志节王次山侍御峻，常熟人，在台垣志气岳岳，到官三日，劾罢都御史彭维新，称其很忤无学术，时论向之。退归，修《苏州府志》。有明季大僚曾污伪命者，其子孙乞为之讳饰，侍御不可。赂千金不受，介要津求更一二字，终不许。刚耿如君，吾甚惜其归田之早也。

●卷四◎关忠节早定死志关忠节公天培，道光朝名将也。起行伍，拜专阍，官广东水师提督。时海警方萌芽，与林文忠经营十台，累战克捷。奏上，公卿相贺。嗣以和战聚讼，廷议蝸羹，孤军莫援，公卒身受数十创以殉，天下痛之。方公以海运入都，常从故人饮酒肆中，醉而言曰：“日者谓吾生当扬威，死当庙食，今吾年四十余，安有是哉！”夷难起，緘一匣寄家人，坚不可开。及后启视，则堕齿数杖，赐衣一袭而已，盖死志早定也。呜呼！庚、辛海上之变，文臣中可倚以御侮者，仅林文忠公一人，次则裕靖节耳。奈懿亲重臣，临戎丧胆，彻防媚敌，惟恐失欢，以致穷岛魍魉之徒，横行溟渤，择利而食。而一时筑室之议，反以开衅责文忠，以穷蹙而死谤靖节；亦舌烧城，天地易位，至今犹有拾唾余者。至于陈忠愍公之守吴淞，葛壮节、王刚节、郑忠节三公之守定海，及公之守虎门，皆以同舟匪夫，援绝鼓死，结纓免胄，颓我长城。余生庚子，世贯海东，采父老之传闻，睹近年之世变，濡笔纪此，愤气填膺

。恨不能起懦帅残魂，缕割寸，充死事诸忠臣祠庙牺牢之用。呜呼！亦何及已（按：关忠节在广，著《筹海集》，其奏疏亦俊伟光明，咸出公手，非假幕僚，倘生承平，亦彬彬儒将也）。

◎裕靖节为余步云所陷裕靖节公之殉节，中外亦多异论。以康祺所闻，公之死，提督余步云陷之，而公则从容就义者也。方道光辛丑七月，厦门失，公得报，集兵镇海，率文武僚属，刑牲酹酒，誓于众曰：“逆虏悖天寒盟，得气于广、闽不为备，罹兹<疒者>毒，今乃扬帆起碇，卷众北趋。镇军葛、镇军王、镇军郑，先帅偏师，急趋定海。幕府总统大兵，相机援应。且虏数和以要我，今日之事，有死靡他。幕府四世上公，勋烈不沫，受命专讨，义在必克。文武将佐，敢有异心受夷一纸书、去镇海一步者，明正典刑，幽遭神殛。”音词慷慨，闻者震奋。及三镇毕命，定海告陷，公知不济，叹曰：“昔先义烈公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死于难，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谦在此，命也夫！”谓其客曰：“明日将战，今先有言，凡军中谕旨奏疏，及他文簿置行馆中。”又曰：“余无子，可以德峻承祧。”又曰：“吾所草诸疏，藏之家祠，朝廷有所推问，以此进。”将战，又曰：“公等去城西数里外，观我破贼，急草露布。不者，与家人会于余姚，勿顾我。我死，提督必以我说于夷，夷虽得镇海，不能有也。朝廷复命大将断曹娥江而西，东南尚可为。勉之。”公浩气忠肝，成算夙定若此，岂犹夫智穷数极，一死塞责者比哉？而其时余步云守招宝，早怏怏怀二心。方事亟，公与约，分脸驻军，步云忽称疾。二十六日，公登城督战，亲援桴鼓，战方交，而步云单骑上城，有所谒，公不答。旋去复来，曰：“我死固当，如百口何？且步云有息女，今日嫁，何如哉？”公曰：“儿女情故不免，然忠义事大。”步云既归，招宝山提标兵即溃，公遂不能支矣，投身泮池，昏顿展转以死。步云虽终伏国法，而荒裔鬼獠，从此益轻中国。黄犬东门，朝衣西市，岂足蔽辜。

◎松文清受知宣宗蒙古文清公松筠，嘉庆十九年大拜，越二年，缘事罢官，仅赏一骁骑校，盖兵丁拔补之阶也。睿庙升遐，择日奉移观德殿，宣宗哭泣步送。王公大臣以下，俯伏甬道者，白袍如雪，几及万人。宣宗步行方半，忽趋至甬道边，扶一跪伏者之手，哀号失声，跪伏者亦抢地大恸。众远察之，则松公也。翌日，即有副都御史之命，公仍得左右赞襄矣。鱼水之契，殆非偶尔。

◎松文清之忠廉松文清公贵能食贫，老不怠事。出为伊犁将军，未挈眷属，一日，遣役至京，附银五十两，将以迎夫人也。役未行，而银已他用，即亦不复寄贖。公子少宰熙昌，竭力摒挡，始获就道。夫人既至，则置之别院中，日扃其门，供饌之外，月与钱十千，婢媪佣值均取给焉。其内召为冢宰也

，行抵涿州，借喇嘛一骑，连夜至圆明园，家人戚友远迎者，俱不及知。到园即具折，次日召见，即进讲《大学》首章治国平天下当自正心诚意始，晚仍宿园中。又次日入城，先赴吏部之任，日晡方归家。其妾迎于中门，公顾问谁家戚谊。公子曰：“此某姨娘也。”公始恍然。梁氏《归田琐记》载公逸事甚多，余节采其二，而公之忠勤廉正，略见一斑矣。

◎父子同时为督抚道光五年，杨忠武公遇春以固原提督署理陕甘总督。六年，公子国桢权河南抚篆，明年即真。又明年，公征讨叛回凯旋抵京，奉谕实授陕甘总督缺。公奏请假道豫省，与臣子杨国桢讲求营伍及操兵之法，并求于陕甘将弁对调一二员，赴豫教练。宣宗许可，令在豫多住几日，将平日得心应手处，详告尔子，使将来好为朕出力，亦可继尔家声。按：以武调文，及父子同时为督抚，皆为开国已还汉员所仅见。然忠武父子继世忠贞，毅然以国事为家事，亦差可仰酬异眷（按：忠武署督篆时，固原提督以公族子勤勇公芳调补。勤勇虽与公异籍，生平执子弟礼甚谨，实一家也）。

◎杨忠武歿后之恩谕杨忠武歿后，袭昭勇侯海梁抚军服阙入都，成皇帝召见，细询忠武染病原委，天颜惨怛。面谕云：“朕望尔父亲多活几年，如国家有事，他虽不能亲战陈，我问问他，也得主意。他勿时并无大病，这就算无疾而终。尔父亲忠勇，朕深信不疑，尔总要体贴尔父亲实心报国，他在地下，也喜欢的。”谕毕，呜咽者久之。我圣朝笃念勋旧，恩谊绸缪，几无异家人骨肉。貂蝉兜鍪之徒，尚不出心肝以图报效，真犬马不如矣。

◎顾栋高奏对质直无锡顾震沧先生栋高，举经学入都，荷蒙召见。面谕云：“看汝年衰，是以准令回籍颐养，将来朕巡幸江南，尚可见汝。”顾奏云：“皇上还要南巡吗？”高宗默然。旋赐国子监司业衔，放归。先生奏对质直，固不改经生醇朴之气，而圣天子优容宿学，度量与天地同符已。

◎前明后裔袭封之特旨雍正二年，特旨令前明后裔，世袭侯封，姬客虞宾，屏藩永守，此三代兴灭继绝之盛典也。惟当时谕旨，称于篋中检出圣祖遗诰，因而补发云云，岂世宗之归美先皇耶？抑康熙一朝，反侧未定，山隅海岛，往往借前朝名号，潜煽殷顽；故三恪之封，迟回有待欤？圣作圣述，权衡至精，管蠡浅见，乌足以知之。

◎谢济世劾田文镜田文镜抚河南，御史谢济世劾其贪赃坏法。适临川李侍郎入觐，于上前奏文镜举劾失平，世宗遂疑言官受指使，命王大臣严讯。侍御曰：“文镜之恶，中外皆知，济世读孔孟书，粗识大义，不忍视奸人罔上，故冒死以闻。必欲究指使者，乃独有孔子、孟子耳。”拷掠急，复大呼圣祖仁皇帝，王大臣皆瞿然起立，乃罢讯。入告曰：“是狂生，妄欲为忠臣，口刺刺称孔孟不休，终不言指使者。”世宗意亦解，曰：“是欲为忠臣，且令从军。”

”遂命往阿尔泰军前效力。乾隆朝复再起，再被劾，卒获超雪放归。生际圣明，直如弦者，固不至死道边也。

◎孙文定上封事之有胆雍正之初，兴县孙文定公以检讨上封事三：曰亲骨肉，曰停捐纳，曰罢西兵。世宗以其言戇，召掌院切责之，顾谓朱文端曰：“汝意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其言诚戇，臣服其胆。”世宗大笑曰：“朕亦不能不服其胆。”立命进对，授国子监司业。

◎周曾发请停造乾清宫顺治十年，恒雨为灾，给事中周曾发请停造乾清宫，以钱粮赈济军民，诏从其请。夫宫殿为临御臣民、循行典礼之所，非若离宫别馆，但备游观；大圣人从谏如流，爱民若子，乃不惜节土木丹青之费，嘉惠穷檐，开国规模，岂复三代后帝王所有。

◎施世纶政绩少时即闻乡里父老言施世纶为清官。入都后则闻院曲盲词，有演唱其政绩者。盖由小说中刻有《施公案》一书，比公为宋之包孝肃、明之海忠介，故俗口流传，至今不泯也。按：公当官，实廉强能恤下。初知江南泰州，值淮安下河被水，诏遣两大臣莅州督堤工，从者驿骚闾里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。湖广兵变，援剿官兵过境，沿途攘夺，公具刍粮以应，而令人各持一梃，列而待，有犯者治之，兵皆敛手去。守扬州、江宁，所至民怀，以父忧去（按公为靖海侯琅次子），乞留者万人，不得请，乃人投一文钱，建双亭于府衙前，名一文亭。累迁督漕运，奉命勘陕西灾。全陕积储多虚耗，而西安、凤翔为甚，将具疏，总督鄂海以公子知会宁也，微词要挟。公笑曰：“吾自入官，身且不顾，何有子？”卒劾之，鄂以失察罢。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鳏寡、不畏强御二语。盖二百年茅檐妇孺之口，不尽无凭也。

◎给事中封还红本康熙甲辰，有星孛于翼轸，抵降娄，占验者以为含誉星。杨侍郎雍建时官给事中，独疏请修省，圣祖优诏答之，遂赦天下。宣赦后，红本下，二狱囚当决，杨封还红本。有旨：三法司再议，二囚得不死。按：给谏本掌封驳，本朝名臣，亦间有行之者，惜寒蝉仗马中，孤凤皇不恒见耳。

◎蓝理开浚天津水田天津城南五里，有水田二百余顷，号曰蓝田，因田为康熙间总兵蓝理所开浚也。河渠圩岸，周数十里，蓝尝召闽、浙农人督课其间，土人称为小江南。

◎王西庄之涵养光禄王西庄先生鸣盛，家居时，有无赖子与人赌胜，醉骂王氏之门。门者不能忍，先生力止之。次日，无赖子酒醒，其母挈之诣先生家请罪。笑谢之曰：“昨汝酒醉，我却不怪，但以后醉了，若骂他人，恐致获咎。”无赖子惶恐而归，戒酒终身，卒无事。先生涵养如此，宜其瞽目复明，年跻大耋也。

◎王因请建储获谴本朝家法，不立储贰，然亦自乾、嘉已后，始明宣谕旨，奉为祖训，开国未尝有也。圣祖晚年储位未定，康熙五十卒后，太仓相国王公先后七上密疏，请早建国本。至六十年复申前请，适御史十三人合疏上陈，与公不谋而合，或疑公指使。圣祖怒，发公前后疏，手诏切责，命御史十三人及公之子奕清，以额外章京衔往军前效力，至乾隆初始召还。公虽以此举获谴，而老臣纳约之忠，天下后世，当共喻之。

◎魏青天魏青天者，广昌魏少宰定国，知湖广应城县时，楚民争称之者也。公善决狱，惠政入人心，邻县讼者咸赴诉，上官亦知之。云梦、孝感民为有司所虐，闭城罢市，大吏亲临不得入，檄公往。民望见衔牌，欢曰：“魏青天至矣。”皆罗拜，旋解散。嗣守杭州，豁浮粮，屏盗贼，戢旗兵，民感戴如在楚时。会巡抚黄叔琳获罪，或言叔琳弟叔敬为御史巡台湾，过杭扰民，民罢市。世宗命将军、总督会讯，讯日，观者如堵墙。叔敬囚服噤不语，将军呼三木胁之。公率钱塘令历阶上，抗声曰：“府县司地方，地方罢市，府县不知，请先劾府县。且阖城老弱，万千在庭，下辱将军一问，有无立剖，安用刑为？”将军目外望，诸百姓匍伏同声应曰：“如府君言。”叔敬遂得释。公后以陈臬畿辅，拷人致死，谪戍黑龙江。乾隆元年，与杨名时、魏廷珍同召见，出抚安徽，入贰吏部，终其身世称魏青天。

◎高文良政绩康熙五十九年，汉军高文良公抚粤西，邓横苗叛，公单骑入寨，宣布朝廷威德，苗众投刃拜马前，受约束而还。雍正初，迁云贵总督，西藏用兵，公遣兵迎剿，大小三十二战，平鲁魁茅洞诸寨，逆渠次第就擒。三年，调浙闽，福建饥，公入浙境，即发温、台仓谷以振，弛台湾米禁，闽人大安。平生番阿密氏之乱，捷闻，世宗喜曰：“卿在闽，朕无南顾之忧矣。”公为人渊深，勤于治事，胸摩文案，肉胼起。累任盘错，不喜功，不酿乱，奏刀砉然，关节开解。所至，人咸怀之。吾友小樵刺史文庚，公裔孙也，为余言家世，本徐姓。

◎尹文端不存私见尹文端晚年入相，与傅文忠意见未融。文忠奉命征缅甸。文端独抗奏傅恒硕德重望，军旅非所夙娴，况以首辅之尊，从戎边徼，万一奏凯稍迟，有关国体，再四谏沮，至于涕流。可见韩、范、文、富，断断廷争，原无一毫私见也。

◎齐召南之奏对天台、雁宕之胜，甲于东南，传之图志，高宗南巡，侍臣多称述及之者。一日，召见齐侍郎召南，询以两山古迹，侍郎以未经游览对。上问籍隶台州，因何不到？侍郎云：“山势Σ{山客}，溪流深险，臣有老母，孝子不登高、不临深，是以不敢往游。”上适奉孝圣皇后南来，闻侍郎言，遂不复巡幸浙东。

◎圣祖之远虑康熙三十二年，俄罗斯遣使进贡。仁皇帝谕曰：“外藩朝贡，虽属盛事，恐传至后世，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。总之，中国安宁，则外衅不作，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。”仁皇帝又云：“岛国互市广东，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。”圣明远虑，早洞见今日时势矣。

◎赵恭毅不畏强御康熙季年，优人徐采给事藩邸，嗾佣者杀人，事下九卿，议者欲脱采以佣抵。赵恭毅公独据刑部谏，论采主使、坐绞，已而采竟减死充边。及世宗即位，仍逮采于边，论如律，下诏褒公。一时豪强大猾，为之悚栗。

◎赵恭毅政绩赵恭毅起家牧令，刻苦自厉，清不近名。开藩吾浙，谓欲令州县无亏帑，当先革藩司陋规；故有钱粮加平，时节馈送，兵饷挂发，奏销部费，诸款一切禁绝，僚属凛凛奉法律。由浙抚调湖南，禁州县额外加派，裁软抬、硬驼、公费、脚价诸名色。时苦盐贵，公谕商人，尽革诸衙门陋规，自巡抚始，司道以下视之，毋得更高价累民。入长台垣，因万寿恩诏，请免官地民房新旧租税。奏使陕西，请蠲潼卫大同府本年应征米豆草束，皆报可。公生平政迹难缕指，其大旨不外损上益下，扶弱抑强，助圣天子培树国脉，盖古所谓社稷臣也。

◎蒋伊绘十二图进呈常熟蒋氏，再世名相，河南学道莘田先生遗泽也。公为文肃父，康熙十八年滇、闽方用兵，征调四出，又广开捐纳事例。公官御史，绘十二图以进（按：蒋氏世工画学，亦自公开之）：一曰《难民妻女图》，二曰《刑狱图》，三曰《寒窗读书图》，四曰《春耕夏耘图》，五曰《催科图》，六曰《鬻儿图》，七曰《水灾图》，八曰《旱灾图》，九曰《观榜图》，十曰《废书图》，十一曰《暴关图》，十二曰《疲驿图》。复为疏极言其状，圣祖动容嗟叹，置诸左右。又尝为五疏，论救荒之策，言切而哀。逾年，驾东巡，道多饥民，圣祖顾近臣曰：“此蒋伊所绘流民图也。”公为学道，以经术造士，屏绝干请，居乡，好施予，多所全活。详见公家传、行状，三槐驷马，益信古人之不欺。

◎金溶非阿附师门孙文定在楚督任内获谴，罚修顺义城。御史金溶奏：“以孙嘉淦之操守，不免议罚，恐天下督抚闻而自危，为他日地步。”金即文定所取士也，坐是落职。然以公之廉正，罚缓助工，力必不逮，有言责者，分应上陈，不得疑其阿附师门也。后卒起用，益见我朝举错之公。

◎德格勒奏劾明珠德格勒，镶蓝旗人，康熙朝官侍讲。李安溪尝荐其学行，屡召见，论经义德性。骨鲠不附权势，偶扈驾巡行，时相明珠见其将向用也，使人累千金为装，却不受。会天久不雨，圣祖命德格勒筮之，遇，曰：“泽上于天，将降矣，一阴居上，天屯其膏，决之即雨。”上愕然曰：“安有是

？”以明珠对，明珠闻而大恚。二十六年冬，坐私删起居注，论死，遇赦，以谪籍终。按：侍讲志节贞亮，芥视千金，因事效忠，志除奸慝。其敷陈经义，盖汉之刘更生，而非明之蓝道行，事虽不成，于荐主有光矣。爱贤如安溪，汲引于先，乃不能昭雪于后，岂亦畏明珠气焰，恐罹党祸，姑听怀忠抱恚之士，老死穷荒与！

◎吕孝子国朝名人集中，多纪述孝子遗迹，余屡拟撮录成书，以备他日传独行者之采择。既而思之，凡已受旌典者，其事实必已达部，即不然，而州郡志乘，亦当搜辑无遗，何待余为。顷读石氏《独学庐稿》，如苏州吕孝子西圃者，尤难能可贵已。孝子尝从父泛舟吴淞，父失足溺于水，孝子即跃入洪流中，负之而出。其平日实不谙水性也，狂风骇浪，竟获无恙。乡邻不戒于火，及吕氏庐，孝子突焰而入，负父出，才及门，所居室烬焉。陟险蹈危，若有神相，岂当时所及料与。

◎嵇文恭精于相士嵇文恭公精相士，吴县石琢堂太史以诸生入谒，公即语之曰：“子当以第一人及第。”嗣石六试不遇，公许之益坚。乾隆庚戌，石果大魁天下，而公适以是年恩赐重赴琼林。闻喜宴日，公掀髯对太史曰：“殿撰公，我岂妄哉！”同年九十七人，咸为齿粲。

◎顺治朝之大学士顺治一朝，汉大学士如范文肃公工程及应州鲍公承先（后改吏参），贻自先朝外，汉臣应枚卜之选者，凡二十三人。其中通籍前明，夹辅新运，如涿州冯铨、南安洪文襄公承畴、德州谢清义公升，皆万历年间进士；曲沃李建泰、商丘宋文康公权，皆天启乙丑进士；溧阳陈名夏，崇祯癸未探花；海盐陈之遴，崇祯丁丑榜眼；静海高文端公尔俨，崇祯庚辰探花；掖县张文安公端、大名成克巩，皆崇祯癸未进士；安丘刘正宗，崇祯进士；吴江金文通公之俊，万历进士；高邮王文通公永吉、宝鸡党崇雅，皆天启乙丑进士；井研胡世安、曲沃卫文清公周祚，皆崇祯进士；共十六人。至康熙初，尚有益都孙文定公廷铨、宝坻杜文端公立德，及正定梁清标，三人皆崇祯进士。盖天祚兴朝，气机鼓动，肤敏之士，不觉翩然来归，然释褐过早，身事两朝，则又诸公之阙憾也。

◎吴阶首发林清之变林清之变，吴曹州阶实为首功。嘉庆十八年七月，金乡县邪教萌卉，巡抚同公兴以吴可任大事，属往捕，遂由泰安权金乡。时八卦教潜煽曹、卫间数十州郡，密订变期，倡言八、九月有白阳大劫，诵八字诀可不死，愚民狂鹜恐后。金乡教首崔士俊，遥戴刘林为教主，刘林即林清也。逆情日恣，吴至，走讫其迹，以计获士俊并其徒党数十人，亟送省狱，悉斩之。大府始得以士俊等从林清谋逆内连宦竖状，飞章上变，并以逆党之隶直隶者驰告直督。贼由此惊惶，自乱其约，而凶渠林清阑入禁闼，首尾失应，遂得旦夕

歼灭。吴在金乡，运奇缚奸，完危城，保良弱，贼锋猝兴，累战皆靡，乡团助顺，缚贼送城下者，凡斩馘五十，断脛斫筋者八十有奇，而金乡以靖。明年，曹、卫悉平。仁宗著《天人交感说》，亦以吴之竭忠济<喜>，为足多也。论功，赐花翎，升署曹郡。入都，上急欲见之，询大臣曰：“吴阶来未？”大臣以告，特旨令即日入见。召对，询战守颠末，奖励优异。越三年，复朝京师，天颜霁和，重褒乃绩，深廑其病喉，慰谕至再。既而失察所属郟城、单县狱，部依法两议降调，仁宗始则优诏许留，继则召至阙下，予复秩。见喉音未愈，圣情，命善自养。每山东大吏述职，必咨询及之。吴虽未大显，而远臣之遇主至于如此，则亦足慰其劳也已。

◎薇垣五名士道光朝，内阁中书舍人多异材俊彦。龚自珍定盒以才，魏源默深以学，宗稷辰越岷以文，吴嵩梁兰雪以诗，端木国瑚鹤田以经术，时号薇垣五名士。考中书省地望清要，唐、宋以后，与翰林并称华选，本朝名臣名儒，亦多奋迹其中。自捐例推广，五贡及捐纳举人均可报捐，于是丝纶清切之地，筭滥滋多，文章无色矣。

◎前辈待通家子弟之严张文和与阿文勤最相得，文勤子文成公初在朝列，文和视之如子弟。一日，见文成疾趋，谕之曰：“汝远到之器，当持以凝重，君子不重则不威。”文成终身诵之。刘文正与兴县孙文定（本朝咸丰已上，孙文定有三人：一康熙朝大学士益都孙廷铨，一道光朝户部尚书济宁孙瑞珍，一即兴县相国，其最著者）亦最相得，文定子孝愉官秋曹，为文正属吏，文正待之尤严，曹事悉以委之，至废寝食。文定偶以为言，文正曰：“此姑息之爱也。”文定语塞。观此，见前辈公卿之交谊，不以科场通榜、馆阁派差为厚其通家子姓也。

◎傅文忠得纳海之道高宗尝谕傅文忠公恒：“佛法清净，于身心亦有裨益，公余宜研究内典。”公奏云：“佛法先戒贪嗔痴，皇上天聪明，尚有时嗔怒过节，如臣庸愚，恐学亦徒劳。”又一日进见，高宗偶论魏征敢谏。公云：“魏征每陈谏牍，唐太宗不但不怒，并有褒赏，魏征见是敢谏便宜，故不惮直言。”上颌之。伟哉！文忠得大臣纳海之道矣。

◎年羹尧之兵法年羹尧征青海日，营次，忽传令云：“明日进兵，人各携板一片、草一束。”军中不解其故。比次日，遇塌子沟（淤泥深坑也，国语云尔），令各将束草掷入，上铺板片，师行无阻。盖番人方倚此为险，不意大兵骤至也，遂破贼巢。又年征西藏时，一夜漏三下，忽闻疾风西来，俄顷即寂。年急呼某参将，领飞骑三百，往西南密林中搜贼，果尽歼焉。人问其故，年曰：“一霎而绝，非风也，是飞鸟振羽声也。夜半而鸟出，必有惊之者。此去西南十里，有丛林密树，宿鸟必多，意必贼来潜伏，故鸟群惊起也。”年虽跋扈

不臣，罹大谴，其兵法之灵变，实不愧一时名将之称。

◎岳威信之兵法岳威信公征青海，行至崇山，见野兽群奔，曰：“此前途有放卡贼。”蓐食速驱，果擒百余人。自此，探信贼断，得扫穴获丑，与年事略同。

◎桐城古文派之源流桐城派古文，望溪开之，海峰继之，至惜抱而其传始大，此天下之公言也。惜抱出于刘门，世几有青蓝冰水之喻。然惜抱之学，师法家法，殆兼有之。惜抱之世父姜坞编修范，博闻强识，诵法先儒，与海峰友善。诸子中，尤爱惜抱，每谈文必令侍侧。惜抱幼时，即喜亲海峰，客退，辄肖其衣冠谈笑为戏。故编修授以经学，而复使受古文法于海峰。

◎姚惜抱有儒者气象惜抱先生纂修秘书时，于文襄雅重之，欲一出其门，竟不往。书竣，当议迁官，刘文正公以御史荐，已记名矣，未授而公薨，先生遂决计去。既退归，梁阶平相国属所亲传语曰：“姚君若出，吾当特荐，可得殊擢。”先生婉谢之，集中所谓复张君书也。南康谢方伯启昆见先生，退而叹曰：“姚先生如醴泉芝草，使人尘俗都尽。”青浦王侍郎集海内诗，至先生曰：“姬传蔼然孝弟，践履醇笃，有儒者气象。”见石甫所作家状。按：先生每以义理、考订、文章并称，设非邃于义理，安能出处光明，万流仰镜若斯乎？

◎索氏之国恩家庆索绰络氏文庄公德保，任翰林学士，仅九日，晋内阁学士。后其子相国英和，任詹事亦仅十日，晋阁学。相国尝语人，以为国恩家庆，亘古希遭也。

●卷五◎高邮王氏传家忠孝高邮王氏，理学经学，代为儒宗，初笔述之矣。顷读宗侍御《躬耻斋文钞》，称文简公次子彦和守浚州，访知粤逆巢藪，请大府痛剿，不听。观察皖南，严治土匪，芟锄至数百人。自季弟殉节，痛念国愤家仇，约束部伍，志在荡决。奉命赴浙，委往徽州军营，中途以劳瘁死。文简季子忠介公寿同侍御，称其于韵学能契祖庭不宣之蕴，于小学、经学能补庭训未及之端。分辖汉黄，粤寇至，力战阵亡，仲子恩晋随殉，褒旌庙食，恤典极隆。一家父子兄弟，忠孝堂堂，树节奇伟，盖又不第仍世朴学之传，为足力振门绪也。

◎王东槐风节王观察东槐初入台，即以犯颜自任。以盐漕敞政，请参折中开中法，纳米麦以代盐课，兼可裁漕运；虽格不行，多韪其论。山东患盗，劾主名大小吏十余员，斥州县二十余案；密按皆实，因受宣庙知。道光二十八年，时议开矿益帑藏，已允行矣；公敬陈列圣封禁成训，谓开采者上非良吏，下非良民，请缓其令，事竟寝。任街道时，遇王府木器车横行中路，辄笞之。巡北城时，访得恶魁曹七为民害，迅禽治之，鞫下皆畏惮。庚戌正月，议陈先帝

朱谕郊配庙祀二条，让善至孝，裁义至精，不可沿例而掩显谟；疏上发还，夜半公为哭失声（敬按：宣宗遗命二条，曾文正长礼部时，亦有专折，议礼精确，立论微婉，足为儒臣言事之鹄，今存公集中）。后又陈初政阙失，事关禁密，未发。其时经费支绌，言利繁兴。公疏言：破患贫之见，而后治本可端，元气可培，人心可固。其正大之气，洵足为古之遗直矣。（按：《周礼·地官》有[A040]人。[A040]即今矿字。开矿之策，在今日似不能不行，而董督非人，未能无弊。公于咸丰初谏阻开采，不可谓非硕画忠谟。噫！三十年为一世，时势变迁，后先迥异，岂独此一事与！）

◎英文庄公辞婚仁宗皇帝一日召见英相国和，谕曰：“汝家事朕皆深悉，惟当日和卜如何欲与汝缔婚，汝父何言以谢？”对曰：“臣年八岁，和卜初为侍郎，至臣家，适遇臣于门外，但问臣年几何。及臣十一岁，臣父为聘故漕督阿思哈之女，越二年来归，此外别无所闻。迨臣父亡后，大学士公阿桂向臣言：当日和卜浼内务府大臣金简为其女作伐，臣父婉辞。”仁庙嗟叹久之，谕曰：“汝父生前受和卜之谤多矣。”相国因泣对：“不独生前受谤，身后遗折，尚为遏抑。”次日，蒙特恩追赐相国父前礼部尚书德保谥文庄，并文庄兄前礼部尚书观保谥文恭。

◎圣祖垂询孙赤崖孙修撰承恩大魁时，不肯欺君卖弟，事详前笔。其弟赤崖孝廉，实才人也，以科场狱谪戍边外，蒙恩放还。己卯，圣祖南巡至苏州，问孙在否。献诗行在，有“君王犹记小臣名”之句，为时传诵。夫以海隅下士，曾窜遐荒，汤网宏开，尧天重戴，已是再生莫大之恩；乃事隔数年，天语拳拳，犹齿及菰芦之姓氏。此则夜郎、儋耳，昔贤无此遭逢，想一时献赋迎銮，儒冠万顶，当无不感激涕零矣。

◎钱锦城乞钱朝鼎副宪作诗序常熟钱锦城，牧斋宗伯孙也。少承家学，以诗名，乞其家副宪朝鼎为之序。尝携集就正新城尚书，新城一见其序，即曰：“家有湘灵（按：湘灵名陆灿，著有《调运斋集》及《圆砚居士集》），舍之而求副宪，是欲以爵位传也。”掷去不观。噫！今之自刊诗文集求贵人作序，其难免新城一掷者多矣。

◎未过门守贞道光乙酉，成郡王子载钟病故，其妻关氏未过门，情愿守节，经宗人府奏闻，特旨旌表。金枝玉叶中，亦复有此霜松雪柏，足见圣朝风教之醇化，行自近也。

◎推恩寿母道光二十七年正月，兵部尚书金陵何恪慎公汝霖之太夫人，以年跻九旬，五世同堂，亲见七代，蒙恩赐寿。于是上命枢臣传询中外文武大臣，有老亲年届八十以上者，悉列以闻。时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公官俊，母寿九十；都统禄公普、浙江巡抚梁公宝常母，寿均八十以上，咸拜恩赐。工部尚

书滨州杜公受田，其尊人石樵侍郎致仕家居，年亦八十有四矣；两朝耆旧，三世清华，特荷良玉文绮之赏，锡赉尤为醇渥，并御书“教忠笃庆”四字匾额赐之。

◎南斋遗迹大内南书房后院壁，有世祖皇帝幼年习弹痕迹。又桐城张文端、静海励文恪二公，在南书房，每入直，于亢（按：亢、坑、炕三字，皆无床榻义，今北人习呼卧榻为亢，故鲍氏沿用之）边坐处，以辫发抵壁，久而发印渍纸，至今尚存（按此指康熙末、雍正初而言）。见长兴鲍氏《亚谷丛书》。

◎辇下十子汪蛟门懋麟、田纶霞雯、宋牧仲莘、曹颂嘉禾、丁幼华又旦、颜修来光敏、叶井叔封、曹升六贞吉、谢千仞重辉，同称诗辇下，时号十子，亦见《亚谷丛书》。

◎姜西溟典试获咎之冤姜西溟太史与其同年李修撰蟠，同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，获咎，是科鼎甲不利，已见前笔矣。时盖因士论沸腾，有“老姜全无辣气，小李大有甜头”之谣，风闻于上，以致被逮，姜竟卒于请室。第前辈多纪述此事，而不能定其关节之有无。昔读鲒埼亭先生墓表，称满朝臣僚，皆知先生之无罪，而王新城亦有“我为刑官，令西溟以非罪死，何以谢天下”之语。知同时公论，早以西溟之连染为冤。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：“小说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即记故相明珠家事。金钗十二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。宝钗影高澹人；妙玉即影西溟先生，妙为少女，姜亦妇之美称，如玉如英，义可通假。妙玉以看经入园，犹先生以借观藏书，就馆相府。以妙玉之孤洁，而横罹盗窟，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。以先生之贞廉，而瘐死圜扉，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。作者盖深痛之也。”徐先生言之甚详，惜余不尽记忆。此编网罗掌故，从不采传奇稗史，自污其书。惟《红楼梦》笔墨娴雅，屡见称于乾、嘉后名人诗文笔札，偶一援引，以白乡先生千载之诬，且先师遗训也。

◎国初江浙士大夫以立社自豪国朝初定江浙，士大夫犹沿明季遗习，方州大县，立社自豪。闻一知名之士，则彼此争阑入社，甚至挟兵刃弓矢以劫之。文酒翰墨之场，至效恶少椎埋，道途交哄，何其慎也。相传海宁有二社不相下，一社遍致三吴诸名流，推吴梅村为祭酒，舟楫络绎数千里。三月某日，方过嘉兴，将以次日大会，其泊舟处，质明，大书一联于野庙门外云：“鼎湖莫挽龙髯日，鸳水争持牛耳时。”盖是日乃明思陵殉国之日也，见者气沮而散。

◎陆建瀛为军兴第一罪魁咸丰三年金陵失守，中外舆论，咸归咎制府陆建瀛之债事，盖万口一词矣。时祁文端公弟文节公幼章方伯，以守城悲愤呕血殒命。文端哭弟诗云：“严严制府公，抵掌运才智。提兵扼九江，库藏悉罗致。神炮五百余，尽数充武备（原注：上海购炮六百尊，仅以四十尊留备守城）。京帑六十万，并取毋遗置（原注：部议三十万给军，三十万守城，督帅悉檄取

之)。遗之以危城，置之于死地。”又云：“疆帅控上游，初议岂不壮。舳舻亘千里，江皖赖保障。前茅甫遇贼，一战总戎丧。翩然乃退飞，踉跄弃兵仗。匿迹归白门，吾民复奚望。城中十万户，湍决各奔放。大府方闭阁，猜嫌仍未忘。”又云：“追思债事繇，后懦而前亢。若使谋乃进，据险审所当。纵退时犹纾，援军势可仰（原注：时向军门自湖北统兵追贼，已及九江）。严城民气固，内外力足抗（原注：弟借帑各关，储粮练勇，布置周密，民不惊徙。若前军徐退，小孤、东西梁山，重险不彻，则向军援至，胜负未可量也）。此错竟谁铸，此灾实无妄。”读公此诗，可见制府之贻误大局，实军兴第一罪魁。嗣以{廿后}黄巾，身膏乱刃，显皇帝悯其一死，即亦不复追咎封疆。此正圣朝体恤之深心，包涵之大量。康祺窃谓：郑祖琛、何桂清辈，本以试帖楷书进身，骏味空疏，存膺节钺，猝罹祸变，颠蹶何奇。沔阳制府平日宾礼贤士，研究儒书，迹所施为，尚不肯自居庸懦。不意临变失措，顿丧生平，以致东南门户，江皖藩篱，尽坏于九江之一著。较张浚符离之败，房陈陶之溃，殆有过之。士大夫与人家国，谋人军师，顾可不自审量，贸然一出与？

◎张石洲之植品平定张石洲先生穆，融贯经史，学穷九流，山右自阎征君后，勃群书，断推先生为眉目。客京师，与寿阳祁相国、歙县程侍郎，及何子贞、苗仙麓、何愿船、俞理初诸君子，以绝业相切磨。比年厂肆旧书，遇有石洲手校之本，靡不精审，康祺心窃向之。顷读《程侍郎遗集。送张石洲归里诗》云：“逸气凌参墟，清眇彻水镜。朱邸延不赴，书窟卧以咏。”注云：“惠邸慕君名，悬榻以侍者三年，卒辞不就。”更可见先生之植品矣（按：先生初名瀛暹）。

◎祁鹤皋荐刘澄斋祁文端公之先德鹤皋先生韵生，邃于舆地掌故之学，其所著《皇朝藩部要略》、《西陲要略》、《西域释地》诸书，纲领秩然，甄采有法，穆然见列圣绥养藩服，长驾远馭之规模，洵必传之作也。先生提调史馆，举介休刘澄斋锡五自代，总裁阿文成公问曰：“此非上书某公者耶？骨气如此，可胜提调任矣。”盖刘官翰林时，有文章巨公答拜稍倨，尝上书规切，先辈之取人以此。

◎霜帷课读图鹤皋先生于役西陲，文端方十三岁，太夫人课读冬夜，视参星西没为度。文端题朱兰坡学士《霜帷课读图》有云：“世间冰蘖何处无，我亦伤心读此图，朔风卷地参横屋，万里<门为>门夜读书。”令人诵之鸣悒。

◎青浦孔宅衢州孔氏，世称圣裔南宗，而江苏青浦县城北亦有孔宅。考孔宅志，孔子二十二代孙潜，字景微，先居梁国，为汉太子太傅，避地会稽，遂为郡人。至三十四代正，为苏州长史，隋末乱离，奉先圣衣冠宝玉，葬于大盈浦上，立家庙以祀，子孙家焉。又考邑志云：宋淳熙间，慧日院僧疏庙陝渠

，得宝玉六事，三璧、二环、一簪，藏县庠。或云瘞于墓侧，殆即长史所藏也。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巡幸江浙，途经青浦，贡监生员孙牟宏等吁请，御书匾云：“圣迹遗徽”；联云：“泽衍鲁邦，四海人均化育；裔分吴会，千秋世永蒸尝。”雍正十二年，诏立五代王祠。乾隆十一年，礼部题准奉祀生；四十四年，巡抚杨魁疏奏估修，嗣后多请帑重修，沿为故事。圣代崇儒，至矣极矣（康熙按：青浦之名县，以邑有青村，子游曾过此也。乃孔宅南迁，适当斯土，实足为山川志乘之荣）。

◎承平时宫禁之盛事（五则）

乾清宫每岁封宝后，工部内府进镫竿二，盘龙楠木柱，高与宫檐齐，上衔五色八角圆镫，树于东西墀中。又封宝日，宫中驾幸之所，以爆竹前导。

宫中门联，例用白绢，锦阑墨书，辉映朱门，色益鲜洁。联语翰林撰写。又腊日，内廷翰林题椒屏进上，谓之椒屏岁祝，皆桃符遗制也。

封宝前一日，例进门联。立春日，南斋翰林进春帖子词三章，五言一首，七言二首。用硬黄矮纸，小折细书，拜笔墨笺纸之赐。

御笔福字赐近臣，旧例也。道光初年，加赐寿字。

新正二日，重华宫茶宴联句。

已上五则，皆见祁文端公《<谷曼><谷九>亭集》。消寒四集分咏得桃符诗注；录之以纪承平岁时之盛。

◎义宁州之得名江西南昌府属之宁州，毗连楚壤，嘉庆三年，教匪潜入州境滋事，经乡团剿灭。六年春，特谕抚臣查在事出力者，分别赏给职衔，并以宁州士民急公向义，锡名义宁州。

◎万文恪督学江苏嘉庆丁卯，义宁州万文恪公承风，奉命充浙江乡试正考官，上于召见时谕之曰：“汝在书房年久，操守朕所素信，浙江大省，故令汝去。”又谕曰：“试官因有关防，地方事无从知悉，若学差则不然，当据实陈奏也。”后果于闾中拜督学江苏之命，盖陛辞时已微示意旨矣。

◎江阴学使署之燕喜堂江阴学使者署有“燕喜堂”，为彭文勤公侍母缪太夫人之所。檐联云“母福逮儿身，八岁辞家，七旬就养”，纪实也。堂内额“萱辉颐祉”四字，嘉庆九年，相国刘文清公母太夫人九旬时所赐。后义宁万文恪督学江苏，奉母抵署，亦居此堂。文恪《思不辱斋集》，有《燕喜堂诗》。

◎父子相继入上书房（二则）

程春海侍郎，为兰翘学士昌期晚年爱子。乾隆间，学士尝值上书房。比道光元年，侍郎亦以编修奉命在南书房行走。召谕曰：“汝父兰翘先生品学，朕昔年最敬，汝之声名，朕亦皆知，宜更守素行。”时祁文端方长户部，同蒙召

见，亲聆圣训，出语同朝，皆荣之。按侍郎后于十二年十二月，复被命入上书房，课惠亲王学。父子相继入上斋，亦罕觐事。

父子同值上书房，又有青阳王氏，其一家蒙眷之厚，尤为志乘所无。当文僖公懿修官礼部侍郎，莲府大司马宗诚已为侍讲学士，同扈蹕东巡。睿皇帝幸翰林苑，父子同席，赐宴和诗。纯皇帝实录成，尚书方以詹事为纂修，赐宴礼部。而文僖公适长春官，为首席。比文僖以年引退，尚书即相继入值上斋，奎章珍器，赏赐重叠。虽睿皇帝亦嘉叹其两世知遇，忠谨自将，时发天音而垂清问也。

◎程春海之博洽程侍郎为阮文达公再传弟子，例称门人。文达入相，与侍郎结邻，尚以暇相讲习。文达校《毛诗》“有椒其馨”，椒字讹馥字，其讹久在六朝，罕可相语者，持示侍郎。侍郎谓：《诗》“芬孝祀”，《韩诗》作“馥芬孝祀”，馥字毛韩两见，形声不谬，于六书为加一证。侍郎又谓近人治算，由九章通四元，可谓发明绝学，而仪器罕有传者；乃与郑君复光有修复古仪器之约。又尝深究《开元占经》，谓道光七年木火同度，当有火灾，果验。吉地案发，因水之故，曹文正问古有之乎？侍郎对：水啮王季墓，见棺之前和，见《吕览》。所撰《国策地名考》，谓孟津在河北，非今孟津县，亦非古河阳县；蒲反非舜都，乃卫蒲邑，以尝入秦仍归，故曰蒲反。其援据博洽如此，文达甚韪之。世盛称侍郎诗文。康祺谓侍郎亦汉儒实事求是之学，不坠师门家法者也。

◎上斋南斋故实余尝欲辑上斋、南斋故实，勒为专书，以志本朝右文之盛。既思官非清贵，学复鄙，扬厉铺张，嫌于非职，坐是中辍。前编曾记乐泉、食笋斋诸典，略存澄怀风景，苦于未详。顷读《<谷曼><谷九>亭诗》，及义宁王文恪公集、歙县程侍郎遗集，又得数事。乐泉为乾隆己卯岁张文恪公泰开直上书房时，得于园庐之东，爱其甘冽，以文石，绘图征诗，公遂自号乐泉老人。比嘉庆间，泉渐芜没，仅余涓滴。道光戊子，田季高嵩年募夫极力淘浚，深八九尺，石无恙，果有泉自西北石罅涌出，逾日，而清澈一泓，其光可镜，环植新柳，顿复旧观，同直咸有歌咏。又叶棣如阁学覲仪卜宅处，有一小阜，可望西山，阁学筑亭其上，名之曰叶亭。戴文节熙作画，沈文忠兆霖作记，时道光己酉，二公同直友也。又祁文端于道光辛卯，奉母入都，筮得井之上爻，已而被命重直南斋，并诏许就养园庐，因名直园屋后之井曰孚井。嗣徐少空士芬居之，制竹筒为恒升车，仿区田之法，试之有验。辛丑季秋，置酒邀孙文定瑞珍、杜文正受田、贾文端楨、张文毅芾、何制军桂清观刈稻，孙、杜诸公，亦当时两斋词臣也。又祁文端有食笋斋十咏。曰竹径：斋南竹三丛，当涂手植，遂以名斋。东南隅两丛，西北墙下一丛，文端所补也。春夏雨足，笋迸

地而出，交柯乱叶，款扉者披翠而乃入焉。曰老屋：循竹而西，过墙而南，老屋三间，榆柳之下，园庐昔毁于火，独此屋与近光楼岿然尚存。曰借春阴馆：馆当老屋之北，檐角海棠一枝，高三四丈，花时，与客饮酒赋诗其下，取放翁诗意名之。曰东峰：上有老榆，高出群木，下有乐泉，清冷如镜；峰在斋东，故名。曰月湖：门对南湖，水天一碧，园木蒙密，到此豁然开朗。曰影荷桥：石桥界南北两湖之间，荷花开时，紫红漾碧，如画舫然。曰见山台：桥东北水折处，突起一小冈，出馆之背，顶若平台，登之可见西山。曰药坡：冈自北而南，尾注于斋，奇石环之，高下杂植药草，桔梗数丛，挺秀可爱，花开如紫玉盏，野菊缘坡，入秋特盛。曰雨香讲：斋之后为北湖，锁以重冈，跨以横桥，林阴四匝，幽邃无尽。曰洗砚池：北湖之左，药坡之脚，爰有磐石，可濯可沿。此十景，皆文端命名也。又程侍郎直舍，在东峰下，有屋一区，侍郎题曰“乐泉西舫”。又食笋斋后土阜，有嘉树三，居者过者，皆罔识其名，程侍郎辨为丑，因著《丑赋》。以上俱澄怀掌故之琐琐者，暇日终当搜讨各书，分类编纪，为获侍承明者庆遭际也。

◎顾文端立朝之大节文端公顾八代，精韬略，善射，以摆牙喇从征€南，先后参镇南将军襄壮公莽依图、平南大将军襄毅公赖塔军。比有功， $\dot{\gamma}$ 存长礼部，列内臣班。顾公虽以武功起，居家好治经义，如诸生。居母丧，三日不食，三年不入内。立朝持大节，不附执政索额图，为所抑。居要地数十年，致仕，卒无以为殓。世宗在藩邸，遣王府官治其丧，乃克成礼。

◎范承勋奏除蒙番赋籍吴三桂开藩€南，尝割丽江边界地赂蒙番，赋籍尚留。尚书范公承勋督云贵，奏除之。

◎王阎罗汉军工部侍郎国安，康熙初抚吾浙，勤敏强记，所部吏民，贤不肖及奸宄姓名，各有记籍，摘伏如神。尝晨坐听事，官属以次晋谒，复延见乡里耆老，问疾苦。甫阖扉，遽微服行间，或单骑出入山谷，访诸不逞者，立擒至官，远近骇服。会朝议欲弃舟山，徙民内地，公上疏力言不可，乃止，即今之定海厅也。浙人呼公曰王阎罗。

◎格尔古德荐贤钮祜禄氏文清公格尔古德，继于清端抚直隶，疏荐卢龙令卫立鼎、灵寿令陆陇其，众论翕然。及诏举贤能，九卿交推公清廉莫及（按：是举登剡牍七人，已见初笔）。盖正己荐贤，惟廉吏能知廉吏也。公与于公溢法，皆以清字，昔之保障畿辅者，足为诸道表率如此。

◎卫卢龙之治行卫卢龙立鼎，山西阳城人，后行取，官郎中。令直隶时，治行与陆清献公相伯仲。圣祖尝命刑部尚书魏敏果、吏部侍郎科尔坤巡察畿内，至卢龙，治具不为食，啜茶一瓯曰：“令饮卢龙一杯水耳，吾亦饮令一杯水。”诸大狱悉以咨之，立鼎引经准律，敏果大称善。

◎文源阁藏书大内文源阁藏书六万卷，装潢经史子集，以异色别之，仿隋唐旧制也。每卷首各印文源阁宝，上加古稀天子圆玺。

◎禁科道风闻言事黄陂姚抚部缔虞，康熙十七年以礼科给事中主考江西，还，奏免江西逋赋二百十余万。以文字之职，而议及民瘼，竟邀旷典，故事未尝有也。初宪臣艾元征请禁科道风闻言事，进言者日少，抚部抗疏，请圣祖检阅世祖朝言官章奏，如何謇谔，今相率以软熟为风，恐平时无以作其敢言之气，临事必无肯为皇上尽忠者。顷之，圣祖御乾清门召谕曰：“朕亲政以来，诸臣何尝以言获罪？”对曰：“上即不谴言官，但有此处分条例，诸臣方畏罪，谁复肯发奸指佞者？”圣祖色霁，因曰：“人臣论事，当择其大者远者，如魏象枢弹程汝璞，亦是风闻。已而鞫问得实，本朝原未有风闻之禁也。”将退，诏以所言宣付史馆。寻出抚四川，请罢蜀中采木之役，仁言利溥，抚部之谓矣。

◎胡清恪敢言乾隆七年，诏求骨鲠质朴之士，如古马周、阳城者。九卿咸有荐辟，廷试策论，上亲取青浦胡清恪公宝泉第一。公时官中书舍人，用大学士查公荐也。后公官御史，有敢言之目；任封疆，能持大体，卒为名臣。相传公将生之夕，父教授君梦王文成遗以金轴曰：五十年后，烦送至吾乡。及高宗南巡至会稽，遣公赉御书“名世真儒”额及御祭文，祀文成，方悟前梦，因为题曰“三不朽”，悬诸祀堂。按：梦境渺茫，岂可据为典要，而硕辅真儒之魂魄，千载如生，丝纶俎豆之恩荣，九幽亦感，此则确然可信者也。

◎老吏论各省吏事之坏曩于东华门外酒家晤一老吏，自言作幕二十年，作官三十年，游历九行省，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，滔滔汨汨，口若翻澜。且云：“当时知府、知县，幸不甚知；知则劫富民，噬弱户，索土产，兴陋规，百姓更不堪命。巡抚、巡道，幸不常巡；巡则揽驿道，折夫马，斥供张，勒馈赆，属吏更不堪命，仍苦百姓耳。”其言殊太激切。天下之大，百官之众，小廉大法，岂么无人。钱唐袁枚令沭阳，南靖庄廉访亨阳以淮徐海道来巡，就馆，馈肴燕受之，止袁共饮。问沭水原委簿领利弊甚悉，旁及山经地志星象乐律甚辨。翼日，会诸生于学，讲《中庸》卒章，款款尽意，闻者色动。翼日，校丁壮发矢，矢旁决；火器，器闭。诸丁伏地请罪，袁亦起谢。廉访乃弛外衣，手弓而前，教如法，矢发，十八人无不当鹄者，火器亦如之。毕，就坐，笑谓袁曰：“而奚慊慊耶？专心治民，吾职在巡，年年来为子教之可也。”从苍头二人，僮一人，皆自饮其马。临去，犒以金，坚不受。后公卒于官，民为罢市号哭，赙以钱，一日至六千缗。呜呼！巡道如公，民方恐其来巡之暮也。

◎常州人才之盛亭林、董浦诸先生，白云吾不如某某，吾不如某某，余已

纪之《郎潜初笔》矣。顷读武进刘礼部逢禄集《岁暮怀人诗》小序有云：“敦行孝友，厉志贞白，吾不如庄传永。思通造化，学究皇坟，吾不如庄珍艺。精研《易》、《礼》，时雨润物，吾不如张皋文。文采斐然，左宜右有，吾不如孙渊如。议论激扬，聪明特达，吾不如恽子居。博综今古，若无若虚，吾不如李申耆。与物无忤，泛应曲当，吾不如陆劭闻。学有矩矱，词动魂魄，吾不如董晋卿。数穷天地，进未见止，吾不如董方立。心通仓籀，笔勒金石，吾不如吴山子。”可见宏闻一学之士，未有不＜勺躬＞＜勺躬＞{羽毛}{羽毛}，集思广益者。礼部所举，皆同时一州之人，宜曾文正荐举人才疏，称常州奎娄应度，人才辈生，洵不诬也。又张茗柯门人江承之安甫，受郑氏《礼》、虞氏《易》，通大义；礼部门人潘准彦甫，夙慧嗜学，通六书九畴，经纬文史，皆年十八卒。江，歙人，为常州之学；潘亦常州人，犹惜其秀而不实，未成通儒。

◎常州二申刘礼部为相国文定公孙，字申受，年二十五，学使赏其文，以廩生充拔贡。时与同邑李申耆先生齐名，号常州二申。

◎乾隆甲子科搜检之严乾隆甲子科前期，上闻士习不端，怀挟拟题之风日甚，思痛惩之，命亲王大臣严立搜检之法，得一人者赐军役一金。士子褫及褻衣，贡院内外，枷丑相属，比日晡，受卷入场者寥寥也。时士子多退归寓舍，将就寝矣，忽传旨尽放进。比钦命题下，曳白者乃至二千余人，下诏切责，并裁减各省中额有差。

●卷六◎乡试呈荐官卷之成例今各省乡试官生卷，什九呈荐，其事始于富阳董文恭公以官生应试时。乾隆庚辰秋，刘文定公与介野园少宰典京兆试，有同考官某，素识文恭名，得一卷呈介公，介公不取。某曰：“观其词采富丽，必董公子也。”（时文恪公邦达在朝）介公大怒曰：“科场法至严肃，果尔，即奏闻。”赖文定力为宽解，乃悉取官卷付介公去取，自此沿为成例，顺天乡试官生卷遂尽呈主考，而外省亦然矣。是科揭晓后，文恪公闻文定闺中排解事，退朝，即率文恭踵门谢，命称弟子，见文定《孙礼部集。记董文恭公遗事》。

◎和卜伎刻乾隆间，故相和卜屡奉派预文字之役，在纯皇帝圣意，不过欲其追从儒臣，练习文采耳。而卜伎刻特甚，凡得卷非其属意者，先视其笔误鞞补处抉去之；其无笔误，则妄摘瑕疵，以指甲深画之。南巡召试，数与梁文定、朱文正、董文恭诸公同阅试卷，或取或舍，卜辄专决，其谬妄可想，其气焰亦可想。

◎董文恭不愧为社稷臣董文恭公居太夫人忧，常徘徊一室，若有所甚忧，或执象笏击几，笏为之裂。人疑公与和卜同居枢密，必有所甚不得已者。嘉

庆初元，卜势益张，外而封疆大吏、领兵大员，内而掌铨选、理财赋、决狱讼、主谏议、持文柄之大小臣工，顺其意则立荣显，稍露风采，折挫随之。太傅朱文正公，以德行文学，受两朝知遇，扬历中外，垂五十年，时以内禅礼成，例得进册，卜多方遏之。既上，卜又指摘之。纯皇帝谕曰：“师傅之职，陈善纳诲，体制宜尔，非汝所知也。”旋召公以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仁宗作诗寄贺，属稿未竟，卜取以白上皇曰：“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耶？”上皇色动，顾董文恭公曰：“汝在军机、刑部之日久，是于律意云何？”公叩头曰：“圣主无过言。”上皇默然，良久曰：“卿大臣也，善为朕以礼辅导嗣皇帝。”乃降旨：“朱仍留两广总督之任。”旋又改巡抚安徽。是时直内廷者，无不色变震恐，文恭独从容谢过，书旨而退。右见《刘礼部集》。读此，见文恭之忠亮格天，深心调护，真有功宗社之大臣。亦由两朝圣人，善作善述，止孝止慈；训政者一时罔极之心，传祚者万世无疆之业，卒非金壬所能荧听也。

◎董文恭临变镇定嘉庆癸酉秋，林清、李文成等倡乱三省，上方谒东陵回，次白涧行宫。猝闻禁城盗警，扈蹕诸臣，多错愕不知所计，有欲奉驾之京东，调大兵成列而后进者。董文恭公曰：“是滋乱也，献俘者且至矣。”即日进次燕郊。适提督英和以所统兵焚横村及宋家庄、董家庄贼穴，并擒贼目，迎驾还宫，三日而定。论功，公与托公津、桂公芳、卢公荫溥、英公和皆第一，荫袭有差。众谓公之临变镇定，尤不可及云。

◎戇李高密李元直官御史八月，章数十上，最后语侵诸大臣尤切。世宗召元直及诸廷臣入，历举中外大臣有名迹者诘之，元直抗言无所避。上徐谓诸臣曰：“彼言虽野，心实无他。”翼日，复召入慰之，赐荔枝数枚出。于是都人呼为戇李。

◎史立庵之孝行吾邑入国朝来，史立庵先生大成，顺治乙未首魁天下，乡人至今艳称之，徒以其科第、官阶耳。按先生贰宗伯时，同人议裁孝子节妇廩给，曰：“彼分内事何与朝廷？”先生毅然曰：“为子不孝，为妇不贞，亦何与朝廷，必以法绳之耶？”议遂寝。先生性至孝，会其父思之，绘己容以寄，亦令先生绘己容寄父。先生闻命惊怵，晨夕不安。故事，京察六年俸满，方得请假归，先生仅四年，不合例。乃上疏自陈曰：“臣父思子不见，思见子之仪容，呼子不来，频呼子之名字。臣而忍此，不可以为人子，亦何以为人臣？”世祖览奏侧然，特许终养。及中途，而父凶问至，哀毁成疾，遂以养母家居（按：《今世说》注称：先生以母病乞养，为当事所格，曰：“吾岂以一官易一日之养乎？”遂家居十年，例应削籍，遇赦免；误也）。先生充讲官，主贡举，皆有建白。忠孝大节，彰彰如是，詎以一甲进士、二品京堂为轻重与？

◎李贞女捐产助学台州府太平县李氏女，许嫁于林，未嫁而夫死，女奔其

丧，奉舅姑以终。林故贫族，女以针黹营生，节衣缩食，有余即置田产，积十余年，有田六十亩。因无后可立，以其田呈请学使，每岁按试，取第一人者主之，计所入息分为四，以其三助文生之贫不能应省试者，而以其一助武生。知县事某，书其事入志乘，乾、嘉间事也。伟哉此女，亦贞孝，亦贤达，怀清峨峨，与天台比峻矣。

◎吴江令郭遽改前辙幼时闻人言，郭制军令吴江时，簋不饬，大吏将劾之。郭立誓痛改，令役担水洗县堂及内室，示民以更新，后果操行峻介，卒称直臣。以其事无稽，姑置之。偶读新城陈侍郎用光应诏言事折子，有云：“臣闻汤斌为江南巡抚时，将劾吴江县知县郭，请见，愿以治行自赎，斌许之，遂一变而为良吏，且致位卿贰，以名臣显，是人言不尽子虚矣。”康祺按：康熙二十五年，文正抚苏，尝荐居心冲澹，莅事精锐，宜行取。部以催征未完，议格，特旨允行，授御史。又三十八年春，圣祖南巡，至德州，见跪道旁，谕阁臣曰：“郭前令吴江，百姓至今感颂，其人有胆量，无朋比，可授湖广总督。”知郭制军之在吴江，其改辙以后，必有循良慈惠，深饜人心者。至于居台垣时，劾河臣靳辅治河无功，劾大学士明珠、余国柱结党营私，背公纳贿，少詹高士奇、都御史王鸿绪等招摇依附，一时方严抗直之声，几使辇下栗然，朝贵侧目（详见公所著《华野疏稿》）。其丰裁气骨，作令时必已不凡，特年少阔疏，人言偶惑，宜文正儆厉而奖掖之。不然，士大夫一命甫膺，甘为墨吏，素丝已<黑宛>，白璧难磨，尚何晚盖立功之可冀乎。命世如郭公，仍不能掩其生平之一节，有位君子，庶知惧焉。

◎姚姬传为袁简斋作墓志姚姬传先生主讲钟山时，袁简斋以诗号召后进，先生与异趋而往来无间。简斋尝以门人某属先生，愿执贽居门下，先生坚辞之。及简斋死，人多劝先生勿为作墓志，其人率皆生则依托取名，歿而穷极诟厉。先生曰：“设余康熙间为朱锡鬯、毛大可作志，君许之乎？”曰：“是固宜也。”先生曰：“随园正朱、毛一例耳，其文采风流有可取，亦何害于作志。”按：秀水、萧山二先生，其学问有根柢，其立身处世，亦未肯随波逐流，随园似微有不类，然而姚先生之言，公言也。

◎邵叔^六太史谦德邵叔^六太史齐焘，工东京六朝之文，其《玉芝堂集》，渊懿枪洋，鲸铿春丽，骈偶家奉为鸿宝。太史温温不自许，尝用陈思王语“仆尝好人讥弹其文”八字，镌诸小印，即此见前辈之虚心。

◎纪家诗试帖初兴，多尚典贍，纪文达公始变为意格运题，馆阁诸公，每呼此体为纪家诗，见公诗集自注。

◎刺史得与千叟宴千叟宴，外吏惟封疆大臣年齿及格者，或得恩旨召入，余皆弗预。嘉庆丙辰，奉新刘铁楼刺史适牧通州，获与京职一体入宴，人以

为荣；刘绘《恩宴胪欢图》，倡和成集。

◎胡煦因著作收入四库得谥光山胡文良公煦，著《周易函微》，推阐精微，穷搜象数，与洛、闽颇有异同。经河南抚臣于采书之役，续呈御览。公本无谥，因是书收入四库，始追赐焉。纪文达公有句云：“四代经神四胡氏（原注：宋胡瑗有《周易口义》，元胡一桂有《易本义》、《附录纂疏》、《易学启蒙》、《翼传》，明胡居仁有《易象钞》），两朝耆宿两文良。”（原注：雍正中，高公其倬先谥文良）可云典切。

◎黄烈女黄烈女楚人，许字同县李子，未嫁而李先逝，女誓死归守三载矣。一夕，梦李子来迎，次日，往与母诀，未及返而卒。女家执古礼，葬黄氏莹旁，其舅往哭之，女墓忽自裂，两家叹异，乃与李合葬焉。夫弟然山太史为之传，纪文达吊以七律二章，有云：“延陵挂剑心相许，属国吞毡志竟成，特与人间存大节，不关儿女有私情。”又云：“延津宝剑终双去，合浦明珠解自归，谁与重翻新乐府，古来曾唱华山畿。”直写出烈女心事。

◎陈宗伯之风义陈硕士宗伯为鲁山木先生九皋之甥，而姚郎中其本师也，故宗伯亦以古文名，坚守桐城、新城之家法。山木官夏县三年，不名一钱，没后，诸子奔走衣食，无恒产以自存。惜抱后人，亦鬻田他姓，无力以赎。宗伯于道光戊子奉命督闽学，乃出其养廉，买田五十余石，为舅氏祭产；复出八百金，为师门置田，俾姚氏诸子，祭扫之余，得粗给个粥。风义如许，足以激薄，亭浇矣。

◎进士即授四品官顺治六年己丑会试，中式四百人，阁臣七人典试，前代未有。时两广初定，二甲授参议，三甲授知府，进士释褐即官四品，亦奇遇也。

◎顺治丁酉湖广科运之盛顺治十四年丁酉湖广乡试，中式百六人，捷南宫者至六十四人，世称盛事，时典试者，检讨薛、给事中孙光祀也。

◎掌文衡者不必皆甲科出身国初掌文衡者，间用举人出身人员，不必皆甲科也。康熙二年癸卯，兵部主事蔡骏充南乡试正主考；五年丙午，户部主事曹首望充广西乡试正主考，皆以拔贡典试，尤为渥典。首望兄鼎望，是科以刑部外郎典试湖广。

◎父子同日对策河南鄢陵王鸣球，顺治庚子解元，康熙三年成进士，至六年丁未补应殿试，适其子曰温以是科捷南宫，父子同日对策大廷，时论称羨。

◎殿试进呈前十本之始殿试卷先拟十本进呈，恭候钦定名次，自康熙二十四年乙未会试始。

◎百岁观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，北闱有广东贡生黄章，年已百岁，入闱时大书“百岁观场”四字于灯，令其曾孙为之前导。以上六则，见《贡举考略》

。◎纪文达访获永乐大典朱竹官翰林时，寻访《永乐大典》不获，每太息曰：“被李自成衬马蹄矣。”不知三百余年埋藏灰尘中，卷帙实哀然无恙。纪文达公在翰林院署斋戒，始于敬一亭上得之（按：《鮚亭集》，谢山先生尝与临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《永乐大典》中秘帙，是物色此书，不始于文达。或秘阁清严，陈编繁冗，自二公后无问津者，故文达以为创获耳）。每直宿之暇，翻阅一过，已记诵大略。后纂辑四库书，经文达一手裁定，宜其溯源彻委，抉奥提纲，如驾轻车而就熟道也。见刘文恪公权之所作公遗集序。

◎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，间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，亦随即弃掷，未尝存稿。或以为言。公曰：“吾自校理秘书，纵观古今著述，知作者固已大备。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，要不出古人之范围，其自谓过之者，皆不知量之甚者也。”我辈薄植，偶作一二短书杂说，辄句句姝姝，有亟于表衽暴之心，读此能不颜厚。

◎百岁举人乾隆四十五年，高宗五巡江浙，三月初六日，谕赏福建百岁举人郭钟岳为进士，并赏赉耆儒陈应腾等御书、缎匹、荷包。时钟岳诸人，俱来浙迎銮也。

◎鲍桂星任事敢言鲍觉生侍郎桂星督学中州，当受代，闻林清之变，上书陈十事，疾驰至京。仁宗亟称之曰：“卿疏折已次第施行矣。”后以少空总裁武英殿，条陈殿事，劾提调及副管不职状。提调互讦之，遂落职。逾五年，复编修。宣宗即位，以编修奉独对。上语之曰：“汝所劾者，今朕褫其职矣。”于是隆隆屡迁，复至卿贰。世但目侍郎为文士耳，不知其任事敢言，练习大政，久为两朝所深知，故偶蹶而终显也。

◎皇子典学之礼乾隆元年正月，奉旨：“著大学士鄂尔泰、张廷玉、朱轼，左都御史福敏，侍郎徐元梦、邵基，为皇子师傅，著钦天监择日开学。”旋择得二十四日吉，是日清晨，皇长子、皇次子到学，总管太监传旨：“皇子应行拜师之礼。”诸臣固辞，遂长揖，赐赉文绮笔砚之属，与雍正元年同。少顷，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进见，面谕曰：“皇子年齿虽幼，然陶淑涵养之功，必自幼龄始，卿等可殚心教导之。倘不率教，卿等不妨过于严厉。从来设教之道，严有益而宽多损，将来皇子长成，自知之也。”上又谆谆谕皇子：师傅之教，当听受无遗。见张文和公自订《澄怀主人年谱》。我朝青宫毓德，家法之善，较之皋陶教胄，桓荣授经，又远过已。

◎程国仁之恩遇令甲：凡遇更换学政之期，吏部开列与考试差诸臣姓名，候上简派：间有服满、病痊，未与考差，而奉命视学者，众以为异数。道光年间，商城程侍郎国仁，方以御史巡漕江淮，舟抵通潞，奉督学粤东之命，尤

为特恩。而御史俸满，例可出守，公届其时，睿皇帝命部臣更例，凡任学政者，岁满注选，其端亦发于公。比由巡抚擢贰刑部，缘事左迁。宣宗登极，补刑部郎中，旋擢广东布政使，复内召为少司寇，仍出抚陕西、贵州。盖公受两朝恩遇，扬历中外，均不由阶资平进云。

◎戴羨门受知宣宗之原因丹徒戴羨门尚书以知县起家，政迹多可纪者。其知邳州时，州民黄子贤等啸聚亡命，约以州试日为乱。公侦之确，届期试士如平时，而密遣民壮潜赴聚谋处，捕获无漏网者，人尤服其静镇之度。受宣宗知，于是乎始。

◎李尧栋著述之富李中丞尧栋，嘉、道间贤大吏也。官川、滇最久，屡树边绩。其为人实恂恂儒者，任馆职时，雠校精核，为高宗所知。一日，代人撰《日下旧闻考》表文，高宗亟称善。尝为《€南山川地理图》二卷，《夷人图》二卷，图后各系以说。又尝创修《四川通志》，详实不芜。又尝购书以惠湖南岳麓书院之弟子。又于江宁建长干桥，缮莫愁湖而志以诗。又筑补梅亭于湖南节署，以志嗣美梁文定之名迹。宦辙云驰，风流四映，儒臣应如是矣。

◎杨炳之恩遇高士熙《湖北诗录》载：钟祥杨学士炳，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会元，卷呈御览，奉朱批：“卓识名言，不独优于诸卷，即近科亦不见。”殿试以第三人及第，即召入内廷，赐庐圆明园左侧，盖不世之遇也。

◎张文和朱文端主顺天乡试及会试雍正初元四月乡试（按，李调元《淡墨录》作二月，误），以张文和、朱文端两相国主考顺天。九月会试，仍命二公，并召谕不拘朕定进士一百八十名名数，不拘省份，不限额数，有可取佳卷，选出另行具奏，其信任至此。

◎朱高安之逸事（三则）

朱高安少好学，用志不纷，塾师尝会饮，公不与，读书不辍。师命爨夫遗以酒肉，置座间，若无睹也。每见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，辄笔记之。见余金《熙朝新语》。康祺读公年谱，此乃公年十八读书龙城寺事。

朱高安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领江西解，长洲宋太史大业拔之落卷中，评语嘉赏极至，末云：“旷世逸才，伯祥、大士之后，一人而已。”拔冠多士，以为振靡起衰之式。宋为大学士文恪公子，揭晓相见，叹曰：“河目海口，昔惟先公，今见吾子。”是太史又不仅文章巨眼矣。

高安抚浙，崇俭奖廉，谕民嫁娶之节，里党宾蜡燕会止五簋，俱有常品，浙人呼为“朱公席”。道见一妇人盛妆，问其夫卖菜者，命入署，至厨下，问谁为夫人。时夫人与女奴杂作，妇人莫之辨。公指示之曰：“此炊者，夫人也。”命留侍夫人午饭，饌惟蔬菜。食毕，命之出，自是浙俗一变（按：童通副师槐《过庭笔记》载：高安抚浙，见署前屠户妻艳饰倚门，召入署，至厅

屏后，指一织妇曰：此我之一品夫人，试观被服何如，所作何事。汝夫杀生命养家，骄侈乃尔，不速改，当杖惩。于是闻者悚然，益相勉以勤俭。盖同一事，而传闻互异也。又按：袁随园亦记此事，隐其名而大肆讪诋。随园亦通品，其非笑正人，得罪名教，真不知是何肺肝）。

◎无锡二裳杨蓉裳员外芳灿，与弟荔裳方伯揆，俱有美才，工俚体，人称无锡二裳（按：彭文勤公为江苏学政，以昔主试时失杨氏兄弟也，因以兄女妻揆）。蓉裳初令甘肃，屡膺烦剧，在伏羌时，值回民田五为乱，蓉裳先期募勇，招降人，登陴共守，阅五日夜解围。知灵州时，尝单骑谕散夺米饥民，请借口粮、设粥厂，以安众。平日坐堂皇，判事罢，即手一编，就几读，人以为书痴，而临变敏决若是，故阿文成诸公极器之。嗣入赀为户部郎，旋丁内艰，贫不能治丧，鬻书办装以归，遂不复出。世咸笑文士如珠玉组绣，不适于实用，观于君何如哉？

◎新城陈氏之义田自北宋范文正公已来，士大夫多仿为义庄，本朝崇尚风义，凡以义田义产敬宗收族上闻者，岁不下十百家。以康祺所闻，其一家父子兄弟赅续推衍，立法之善，及其后遗泽之长，莫如江右新城陈氏。陈据高赀已百年，自赠光禄大夫凝斋先生道始立义田二千石，其诸子金衢严道守诚、陈州府知府守诒、内阁中书守中、江苏按察使守训、内阁中书守誉，先后增益学田、祭田、小宗义田，至七千云。嘉庆二十九年，详具文簿，牒于县府行省，以达于部，得旨旌奖。时光禄之孙仓场侍郎观、礼部侍郎用光，曾孙工部侍郎希曾，均在朝列，具折入谢。睿皇帝召见，而垂询焉。而希曾兄浙江道御史希祖，用光侄翰林兰祥，及其他封胡羯末官、曹郎监司，取甲乙科者，期功房从中，多至数十人，可谓极盛。余素不谈报施之说，而易言福善，书载余庆，其理则皎然可信。如陈氏者，非其明征乎？先义行公尝倡议义庄于慈溪东乡田舍陈，以贍远族，孤寡残废有恒给，婚嫁丧葬有特，训稚有塾，聚族有祠，祀先有田，掩骼有山，规画周详，壹出公手（详见康祺所撰《先型录》）。惜不肖奔走南北，宦学无成，析薪负荷，远愧宗衮，记此为泫然者久之。

◎严绳孙难进易退初笔所载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，严绳孙方被荐，初贻书京师诸公曰：“闻荐举滥及贱名，某虽愚，自幼不希无妄之福，今行老矣，无论试而见黜，为不知者所姗笑，即不尔，去就当何从哉？窃谓尧舜在上，而欲全草泽之身，以没余齿，讵有不得，惟幸加保护。”时有司奉诏敦趣，引疾不许，既抵京，赴吏部自陈疾，不能应试，状至再四，终不允。御试之日，发题赋诗各一首，中允仅赋省耕诗一首而出，冀被放也。圣主素稔其姓字，谕阁臣曰：“史局不可无此人。”仍用翰林。在职五年，尝侍宴保和殿，和圣制升平嘉燕诗称旨，特命撤御前金盘枣脯以赐。又从容语左右，严某好人，中外皆知

。时论谓旦夕当大用，而中允拂袖遽归。此固圣天子知人之明，爱才之笃，而难进易退若中允，真不改布衣面目者矣。

◎严荪友恶伪道学圣祖朝，魏蔚州、李安溪诸公，皆以湛深理学，渥受宸眷，一时风气，遂不免以缘饰外貌，高谈性命为投时。严荪友在翰林，极厌薄之，尝于众中大声曰：“吾一生所见真道学，惟睢州汤潜庵先生一人。”座上莫不咋舌。

◎秦松龄因逋粮案罢官苍岷山人无锡秦谕德松龄，康熙己未词科人物也。先于顺治乙未入翰林，以逋粮案罢归，然其文集载上座主胡山阴书（按：胡名兆龙，乙未总裁），中有“某久在京师，素知功令，薄田五顷，输赋独先，本籍欠粮之册，绝无贱名，只以同族孀姑，远在邻邑，平日不相闻问，不知何人所使，诡将彼户滥注卑衔，逋赋三分，致干国宪，直俟檄提之日，方知受罪之由”云云。按：江南逋粮之狱，绅连染极多，叶文敏公方藹，仅欠丝毫，亦遭削夺，故时有“探花不值一文钱”之谣，余已纪之《郎潜初笔》矣。合观此事，想见国初宪典之严。闻之户部友人，近年吴中风气，变本加厉，苏松膏腴之壤，几什五不为朝廷有。有官守言责者，奈何不援成例以整齐之。

◎吴兴祚之治行康熙十五年冬，天子以闽海初定，思得文武兼济之臣以绥靖之，特擢吴兴祚为福建按察使。吴公籍山阴，时方知无锡县也。无锡当南北孔道，苦供亿，抵任时，前官亏帑金罢不得归者三人，役之在狱者三十余人，公慨然力为补苴请豁，官得归，役得出狱，佻曰：吴公生我。县田久不清丈，飞诡隐匿，弊百出，输役者至破家。公以入官田千余亩，卖为役费，民害遂除。康熙八、九年，水旱并存臻，公为分乡赈粥之法，全活无算。苏州驻防兵回旗，公请令箭于都统，单骑弹压，有取民一鸡者，立笞之，以故兵过而民不知。其他惠政多类此，宜圣祖破格登庸，以七品卑官，骤迁宪长也。公后抚闽，平台一役，厥功尤多（前笔所载，未详实政，故复笔此）。

◎吴兴祚之清贫吴督部兴祚仕宦四十余年，位一品，所得禄赐，尽以养战士，遗亲故，而居无一廛，囊无赢金。自两广还京师，与无锡秦谕德遇于瓜洲，脱粟枯鱼，酸寒相对。谕德曰：“公贫乃至此乎？”明日与别，公喜见眉宇，告谕德曰：“适有饷米数十石者，不忧馁矣。”见谕德所为公行状。从古天挺伟人，树立勋伐，固无不自清操峻节中来也。

◎世祖识秦车式书法顺治乙未会试榜发，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学，命取原卷进御，览之称善者数四。比廷试卷进呈，世祖阅至第三人卷，顾谓读卷官傅聊城以渐曰：“卿知此卷为谁？”傅公谢不知。世祖曰：“此会元秦车式作也，朕于其书法知之。”拆卷果然，世祖大悦，召见南海子，赐袍服，比第一人。

◎孙奇逢之气节容城孙征君奇逢，为汤文正所师事。当明天启中，周旋东林党人，以节概闻天下，后日益韬晦，其学宗阳明，而归本于慎独。先居五公山，既渡河，止苏门，入本朝，屡却征聘，率诸弟子躬耕，习三代之礼，人无贤愚，导以为善，盖孟子所谓天民也。近儒确守程朱者，诋先生渊源之不正，大非笃论。

◎杨<香必>之治行光禄寺少卿杨<香必>静山，康熙朝循吏也。知固安，预修永定河。故事，秋汛毕即兴工，时永定河道黄某赋役钱不均，迟延及冬，朝涉者股战，公意怜之，许日出后下。黄巡工，迟民之来，欲笞之，公力争不得，乃直前牵马至冻处曰：“公能往，民亦能往，此时日高春，公重裘尚瑟缩，乃责此赤胫者戴星来耶？”黄大恚，将缮牒劾。会巡抚李文贞过柳家口，闻其事，召谓曰：“汝年少能然，古之任延也。”劳以酒，解裘衣之，事得释。调宛平，圣祖巡畿南，固安老幼争乞留。圣祖曰：“别与汝固安一好官，何如？”一女子对曰：“何不别以好官与宛平耶？”圣祖大笑，以为诚，许食知州俸，仍令固安。寻迁€南丽江府，丽江故苗地，新归版籍，公乃召土官为典史，诸里魁以头目充，令人树榆一本，亩蓄水一沟，建文庙，定婚丧之制，期年岁熟，俗为一变。民饰庙以祀，号第一太守祠。累迁至四川巡抚。乾隆初，缘言事罢。再起，以光少告归。公奉天人，隶正黄旗籍。

◎大秦小秦无锡秦补念参政车式，及其族孙苍岷谕德松龄，同在翰林，时人呼之曰大秦小秦。大秦性方严，同馆三十余人，读书之暇，或聚而嬉，语涉谐谑，率相戒勿令大秦知。

●卷七◎郭尚书檄毁淫祠汤文正抚苏，奏毁上方山五通神庙，世以比之狄梁公、程明道，至今啧啧。考同时汉军郭尚书世隆督浙闽时，闽俗信鬼，多淫祠，黠者敛钱民间，辄数十万，尚书檄诸州县毁之。离省治八百里，有山奉五显神，庙貌壮丽甲闽中。一日，野火自起，烬无寸椽，火熄而檄适至。仁廉刚直之气，震慑淫昏，公是举可质文正矣。

◎汤萧山不为朝贵罗致汤萧山初入史馆，朝贵争罗致之，谢不往，而时时徒步从大兴朱文正公游，请业督过，如古圣贤相为师友。前后大庾戴公、铅山熊公延馆其家，虽居门下后进，诸国老大人，皆严惮之。

◎蔡文恭谓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漳浦蔡文恭公致仕家居，每遇巡检、典史，亦执礼甚恭。或以为过，公曰：“欲使乡民知位至宰相，必敬父母官，知父母官之尊，虽宰相必致敬，庶几常存不敢之心，而犯上作乱者或鲜矣。”故终公之世，漳浦民无滋事者，见梁€林中丞《归田琐记》。按：昔贤有以宰相居乡，闻县官过门，必起立拱手者；有在籍显官，道逢丞尉，遭呵斥不校者。前史多传为美德，公亦有所受之也。

◎先朝遗物盛京大库，藏一列代彝器，已详初笔矣。富郎中泰云：“太祖、太宗所御之甲储藏陪都者，长如今人一身有半，令今人极长者立交椅上比试，犹下与地齐也。”又先朝所御皮奚（满洲语呼为乌拉），长尺有二寸，可知神灵诞生，果有天日河岳之表。

◎安徽失陷之原因金陵之失，祁文端诗归狱沔阳，可谓允矣（见前卷）。顷观山阳鲁一同《通甫类稿。安徽巡抚蒋公神道碑》，复得安徽失陷之详。碑云：“当日陷败，由于寿春镇之去。自古以孤城当贼冲，未有不为犄角之势而能御敌者。寿春镇，公之手足，而皖省之肢体也。制府既夺公之手足，而断皖省之肢体矣。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，驻之城外。二千人皆客兵，王鹏飞又客将，其心已与抚标不一。彼见制府统大众，趋上游，耳目声息，皆视上游为进退。制府走，则二千人之心去；二千人去，则守城数千之兵，与城中数万之众之心俱去，虽有孙吴之法，墨翟之守，不能善其后矣。借令制府奏调之日，公上疏力争，以本镇不可调，新兵客将不足恃，贼至犹可一战。乃公旧为制府属吏，而制府矜而徧人也，而朝廷新向用制府，知恩镇之能便于自助，而不恤其他。恩镇有治军之长，用违其方，而卒见枉害。公有深远之虑，抑于统帅，孤立无援，而全局去矣。”又曰：“贼入湖南，公奏言安省库帑无余，请将司库续收地丁契杂，芜、凤两关征存，一并存留，以备军需。制府以为迹涉张皇，渐生异议。又奏调江苏兵三千，制府以江苏重地，靳不与。已而制府督师至皖城，公戎服出见，乞海防之舳板船，阳许之，又不与。”又曰：“三年正月，贼陷武昌而东出，与官军遇于九江。贼宗蔽江，建瀛大惧，寿春镇恩长败没，益惶惑不知为计，遽登轻舟东走，顺流达皖城。遣人报曰：贼众不可当，制府归守江东，已过矣。沿江守兵遂散，贼大至，公知事不可为，草遗疏向阙叩头，吞金不死，息仅属，为家人缚入肩舆，遇贼被害。”通甫所述，较文端诗尤详。一夫轻退，而两藩陆沈，沔阳殉死有余辜矣。康祺窃以蒋公之抑于统帅，孤立无援，碑文诚非曲护。然公自本藩开府，经营累年，巡抚为古连帅节度，苏皖中隔大江，不得以祁方伯之同城僚属相例。当全楚骚动之时，不能博访贤才，收罗名将，简军储饷，固我疆圉，而仅倚一寿春镇为长城。比狂寇突来，又不闻有画江一旅之师，婴城一日之守，苍黄引决，祸及东南，公在九原，当亦耿耿有遗憾，特其心可原耳。公名文庆，汉军人，追谥忠愍。

◎本朝大案汇记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，独至我朝一二大憝巨奸，无不及身诛殛，且必宣示罪状，与众弃之，此天下所以咸服也。如康熙初年之公爵内大臣鳌拜，则以专权自恣，擅作威福。与内大臣飞扬古有隙，坐以怨望弃市，并杀其子，籍其家。又与苏克萨哈论事齟齬，因苏克萨哈籍隶正白旗，遂欲以蓟州、遵化、迁安诸屯庄改拨镶黄旗，而别圈民地给正白旗，诏遣大学士苏纳海

与直督朱昌祚、巡抚王登联丈量酌易。经朱昌祚等勘明奏请停止，鳌拜即坐苏纳海拨地迟误，昌祚等纷更妄奏，均逮治弃市。又迁怒苏纳海族人英俄尔岱，令部臣尽削世职，并诬苏克萨哈怀奸蓄异，应磔死，圣祖不允，鳌拜攘臂强奏，私予绞决，并诛其族属。又尝请申禁言官，不得陈奏。时有窃鳌拜马者，捕斩之，并杀御马群牧长。又尝欲文武官尽出伊门下，与穆里玛等结成党与，凡事在家定议，然后施行，倚仗凶恶，毁弃国典。圣祖遂特降谕旨，革职籍没，鳌拜父子拘禁伏辜。康熙中年之总督噶礼，抚山西时，先经御史刘若鼐疏劾，贪婪无厌，虐吏害民，计赃数十万两。回奏，得辨释。复经平遥民郭明奇等，列款呈请御史台入奏：一、通省钱粮，每两索火耗银二钱，除分补大同诸处亏帑外，入己银四十余万两。一、指修庙宇，用印簿分给通省，勒捐入己。一、纵令汾州同知马遴，婪赃分润。一、令家伶赴平阳、汾州、潞安三府，勒取富民，馈送银两。一、因词讼索临汾、介休富户亢时鼎、梁湄银两。一、纳知县杜连登贿，许调缺，及杜以贪婪被揭，曲为庇护。一、隐匿平定州雹伤不报。旨又下噶礼回奏，得消弭。擢任两江，辛卯科场，与考官赵晋通同售卖关节，为巡抚张清恪公讦参，两遣大臣审讯，始得实，罢噶礼任。未几，其母叩阍，称噶礼种种忤逆，并与弟色勒奇、子干都置毒食物中，谋害母命，请正典刑。下刑部讯实，议凌迟，旨令自尽，妻子从死。至雍正初年之隆科多，为孝懿仁皇后父佟国维之子，袭公爵，官吏部尚书，加太保衔，并谕启奏处宜书写“舅舅隆科多”，上敬礼之如此。后以四十一款重罪应诛，五年狱成，奉旨免正法，于畅春门外造屋禁锢，死于禁所。其狱词云：“私抄玉牒，收藏在家，大不敬之罪一。将圣祖仁皇帝御书贴在厢房，视为玩具，大不敬之罪二。妄拟诸葛亮，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，即是死期已至之时，大不敬之罪三。盛京兵部主事玛岱之事，屡奉圣谕，隆科多明知干犯，复行妄奏，大不敬之罪四。皇上赏银三千两，令修理公主坟墓，隆科多迟至三年，竟不修理，大不敬之罪五。仁庙升遐之日，隆科多并未在御前，乃诡称曾带匕首，以防不测，欺罔之罪一。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，一呼可召二万兵，欺罔之罪二。时当太平盛世，隆科多故作有刺客之状，将坛庙桌下搜查，欺罔之罪三。妄奏被劾知县关陈原系好官，欺罔之罪四。皇上谒陵之日，妄奏诸王心变，紊乱朝政之罪一。妄奏调取年羹尧来，必生事端，紊乱朝政之罪二。妄奏举国之人，俱不可信，紊乱朝政之罪三。交结阿灵阿、揆叙，邀结人心，奸党之罪一。保奏大逆之查嗣庭，奸党之罪二。徇庇傅鼐、沈竹、戴铎、巴海，不行查参，奸党之罪三。比昵门下行走之蔡起俊，奸党之罪四。徇庇阿锡鼐、法敏，将仓场分赔之案，巧为袒护具奏，奸党之罪五。曲庇菩萨保，嘱托佛格免参，奸党之罪六。任吏部尚书，将所办铨选官员，自称佟选，不法之罪一。纵容家人，勒索招摇，肆行

无忌，不法之罪二。徇庇提督衙门笔帖式詹泰，嘱托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换成例，不法之罪三。发遣安西人犯应给口粮，并赤金等处应裁应补兵丁之处，故行推诿，欲以贻误公事，不法之罪四。捏造”惟有人冬耐岁寒“之语，自谓姓应图讖，不法之罪五。自知身犯重罪，豫将金银私寄菩萨保家，不法之罪六。挟势用强，恐吓内外人等，不法之罪七。索诈安图银三十八万两，贪婪之罪一。收受赵世显银一万二千两，贪婪之罪二。收受满保金三百两，贪婪之罪三。收受苏克济银三万六千余两，贪婪之罪四。收受甘国璧金五百两、银一千两，贪婪之罪五。收受程光珠银五千两，贪婪之罪六。收受六格猫睛映红宝石，贪婪之罪七。收受姚让银五百两，贪婪之罪八。收受张其仁银一千两，贪婪之罪九。收受王廷扬银二千两，贪婪之罪十。收受吴存礼银一万二千两，贪婪之罪十一。收受鄂海银一千五百两，贪婪之罪十二。收受佟国让银二千四百两，贪婪之罪十三。收受佟世禄银二千两，贪婪之罪十四。收受李树德银二万一千四百余两，贪婪之罪十五。收受菩萨保银五千两，贪婪之罪十六。“又太傅一等公大将军年羹尧，初以平西藏、平青海功，恩宠莫比，罪迹渐彰，中外交起弹劾。得旨：令王大臣、三法司、九卿会议。旋奏羹尧有大逆之罪五：二，与静一道人邹鲁等谋为不轨；一、奏缴朱批谕旨，故匿原折，诈称毁破，仿写进呈；一、见浙人汪景祺《西征随笔》诗词讥讪，及所作《功臣不可为论》，语多狂悖，不行劾奏；一、家藏锁子甲二十八，箭镞四千，又私贮铅子，皆军需禁物；一、伪造图讖妖言。其欺罔之罪九：一、擅调官兵，捕阳盐泉，致死良民八百余，奉旨查询，始奏并无伤损，后乃奏止伤六人；一、南坪筑城官弁，骚扰番民，不即劾奏；一、诡劾都统武格等镇海堡失律；一、西安解任时，私嘱咸宁令朱炯，贿奸民保留；一、纵令刘以堂诈冒已故保题武功令赵勋名姓赴任，知而不奏；一、将幕友张泰基等冒入军功，共十八案；一、家人魏之耀家产数十万金，羹尧妄奏毫无受贿；一、西宁效力者，实止六十二员，册报一百九员；一、退役王治奇，冒军功得授州判。其僭越之罪十六：一、出门黄土填道，官员补服净街；一、验看武官，用绿头牌引见；一、设座当龙牌正座；一、穿用四衩衣服，鹅黄佩刀荷囊；一、擅用黄袱；一、官员馈送曰恭进；一、纵子穿四团龙补服；一、与属员物件，令北面叩头；一、令总督李维钧、巡抚范时捷跪道迎送；一、令蒙古扎萨克郡王、额駙阿宝下跪；一、行文督抚，书官书名；一、进京沿途填道叠桥，市肆俱令闭户；一、馆舍墙壁，彩画四爪龙；一、辕门鼓厅画龙，鼓吹乐人蟒服；一、私造大将军令箭，将颁发令箭毁坏；一、赏赉动至千万，提镇叩头谢恩。其狂悖之罪十三：一、两次恩诏到陕，并不宣读张挂；一、奏折不穿公服拜送，只于私室启发；一、不许同城巡抚放炮；一、勒娶蒙古贝勒七信之女为妾；一、以侍卫前引后随，执鞭坠镫；一

、大将军印不肯交出；一、妄称大将军行事，俱循俗例；一、纵容家仆魏之耀等，朝服蟒衣，与司道、提督官同座；一、违旨逗遛仪征；一、勒令川北总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；一、要结邪党沈竹、戴铎等，怀欺惑众；一、袒庇私人马德仁，阻回甘抚石文焯参劾奏疏；一、本内引用朝乾夕惕，故作夕惕朝乾。其专擅之罪六：一、建筑阳城堡，不行题请，擅发银两；一、委侍卫李峻等署理守备，奉旨饬驳，仍不即行调回；一、擅用私票行盐；一、谕停捐俸，仍令照旧公捐；一、捕获私盐，擅行销案；一、守备何天宠患病，不照例填注军政，又嘱直督李维钧，勒清苑令陆篆接受前任王大猷亏项。其忌刻之罪六：一、凌虐现任职官，纵任私人夺缺；一、军前官兵支粮实册，不先咨晋抚诺岷，欲令迟误致罪；一、尚书绰奇自军营商办粮饷清字咨文，不交新任总督岳钟琪，欲令违误军需；一、捏参夔州知府程如丝贩卖私盐，杀伤多人；一、欲令李维钧为巡抚，曲陷原任巡抚赵之坦；一、遏抑中书阿炳安等军功。其残忍之罪四：一、阳盐梟案内，故勘良民无辜冯猪头至死；一、锁禁笔帖式戴苏；一、劾金南瑛等七员，急欲出缺与私人；一、不善安辑蒙古台吉齐克济扎卜等，致困苦失所。其贪黷之罪十八：一、收受题补官员银四十余万两；一、勒索捐纳人员银二十四万两；一、赵之坦罢职，发往军营，羹尧勒馈金珠等物，价值二十余万两；一、受乐户窦荣银两；一、收受宋师曾玉器及银万两；一、遍置私人私行盐茶；一、私占咸宁等盐窝十八处；一、收受鸿胪寺少卿郭继孔古玩；一、索属员傅泽坛贿，不据实劾亏帑；一、西安、甘肃、山西、四川四省效力人员，每员勒银四千两；一、受参革知府栾廷芳贿，奏随往陕省；一、掠各番衣服为己有；一、私征新抚各番租粮；一、擅取蒲州盘获私盐价银一万两；一、遣仆贩卖马匹；一、私贩马发各镇勒重价；一、遣庄浪县典史朱尚文，赴湖广江浙贩卖四川木植；一、令人卖茶，得银九万九千余两。其侵蚀之罪十五：一、冒销四川、西宁等军需入己；一、冒销军前运米费入己；一、侵用各员弁俸工凡五年，皆入己；一、筑布隆吉尔城，冒销工料入己；一、隐匿夔关税银，又加派粮规入己；一、盘获私茶，取罚赎银入己；一、侵用河东盐政盈余入己；一、西安米万石，未运至西宁，冒销运费入己；一、宁夏各卫贮仓谷，及留西宁养马银，并收入己；一、侵用城工余银入己；一、抄没搭儿寺硼砂茜草诸物，私变价银入己；一、侵用纪运韶等捐解银入己；一、斫桌子山木植入己，共计赃银三百五十余万两。罪凡九十二款，供状明白，律应大辟；其父及兄弟、子孙、伯叔、伯叔之子、兄弟之子，年十六以上，皆斩；十五以下，及母女、妻妾、姊妹，并子之妻妾，给功臣家为奴。奏上，恩予自裁；子富立斩，余十五岁以上之子，发极边；其父遐龄，兄广东巡抚希尧，革职免罪。嘉庆四年，大学士公和珅，经御史广兴、直督胡季堂疏发其罪，恩赐自裁，亦

将大罪二十，传示中外。其词曰：”当上册立为皇太子时，先期预呈如意，泄机密以为拥戴功，大罪一；圆明园骑马直入中左门，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，大罪二；肩舆出入神武门，坐椅轿直进大内，大罪三；取出宫女子为次妻，大罪四；川楚教匪滋事，各路军营文报，任意延搁不递，大罪五；纯庙圣躬不豫时，毫无忧戚，逢人谈笑自若，大罪六；纯庙力疾批章，间有未真之字，辄口称不如撕去另拟，大罪七；管理吏、户、刑三部，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，变更成法，不许部臣参议一字，大罪八；西宁报循贵贼番，聚众抢劫杀伤，将原折驳回，隐匿不办，大罪九；国服，曾有中旨，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，不必来京，乃故违谕旨，无论已未出痘，俱不令来，大罪十；大学士苏陵阿以姻亲匿其重听衰惫之状，侍郎吴省兰、李潢，大仆卿李光云，以曾在其家教导，俱保列卿阶，兼任学政，大罪十一；军机处记名人员，随意撤去，大罪十二；私盖楠木房屋，僭侈逾制，其多宝阁桶段，仿照宁寿宫式样，大罪十三；其坟莹设立飨殿，开置隧道，致居民有‘和陵’之称，大罪十四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串，较宫中多至数倍，并有大珠，较御用冠顶尤大，大罪十五；真宝石顶非所应戴，乃藏数十余颗，并有整块大宝石，为御府所无者，不计其数，大罪十六；家内银两衣饰等物，数逾千万，大罪十七，夹墙藏赤金二万六千余两，私库赤金六千余两，地窖埋银百余万，大罪十八；通、薊地方当铺、钱铺资本十余万，与民争利，大罪十九；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，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，大罪二十。“此皆本朝大案，类识之，为辜恩负国之徒垂炯戒焉。

◎王笃以默经试士王方伯笃，韩城文端公孙也。道光朝，以翰林继起，出视蜀学，以伦理课其行，以经史文韵考其艺，而尤重默经一试，士之熟习十三经者，皆得以自见。由是群用力于实学，盖源本文端督浙学时节目也。任满，宣宗召对，以无忝尔祖勛之，天下咸谓文端有后。

◎张澄斋之义行道光中，夷船入江，金陵戒严，兵民乏食。山阴人张澄斋（名同穆宗庙讳，应以字行）为白下侨旧，慨然发藏粟三千石，倾家财七万有奇，悉以供军糒、振民饥。城完寇退，口不言功，大府上其义行，有诏褒录，留江南，以知府用，并赏孔雀翎。是亦我朝一卜式矣。惜澄斋需次岁余，遽谢世，不及稍有所厝施也。

◎侍读学士出为知府文宗登极，求直言极谏，都御史王广荫荐给事中王东槐，忠鯁可大用，升内阁侍读学士。旋出守衡州。故事，给谏外用，多监司，阁读学更无用知府者。上面谕云：“以汝朴实，故任以外事。”盖楚南当李沅发乱后，文宗亟欲得粮二千石以拊循之也。后果擢武昌道，署臬事，以丁忧人员殉节。

◎沈廷芳礼贤爱民仁和沈观察廷芳，乾隆鸿博科人物也。为御史，号劲直

，督山东赈恤，寻拜登莱青道之命。以莱州老儒高凤起、法坤厚、毛贄，晦名乐道，有加礼焉。暇则屏驺从入村舍，巡视稼穡，问民疾苦。人识其所乘白马，见其马来，曰：“我使君也。”迁河南按察使，入覲，奏言母年九十，乞归养。高宗俞其请，并赐御书旌之。服除，陈臬山东，仍乞归老。其归也，数千人送至固山驿，皆曰：“使君前者去不数岁复来，今当以何时至邪？”慰之曰：“父老意良厚，其各训子弟，勉为善良，毋为系念矣。”流涕别去。观察历官中外，虽甚鞅掌，不废撰述，盖桐城方侍郎弟子云。

◎钱箠石侍郎（二则）

乾隆壬申会试在八月，秀水钱箠石侍郎载，是科进士也。题即二十年前雍正壬子公中副车题也，与韩退之《不贰过论》题事正相类（按：咸丰己未福建乡试，题为“大学之道”四字。明年会试，题适与之同。闽人朱君鸿灏，未申联捷，均中第六名，尤为巧遇）。

箠石侍郎襟情萧旷，豪饮健谈，每偕朱竹君、王石瞿诸公，过法祭酒，冬夜消寒，卷波浮白，必至街鼓三四下。竹君盛推戴东原经术，侍郎独有违言，论至学问得失处，颧发赤，聚讼纷拏，酒罢出门，犹噤噤不已，上车复下者数四。月苦霜凄，风沙蓬勃，余客拱手以俟，无不掩口笑者。

◎厉樊榭不修威仪厉樊榭征君意制拙率，不修威仪，尝曳步缓行，仰天摇首，虽在衢巷，时见吟咏意。市人望见，遥避之，呼为“诗魔”。

◎六诗三笔之誉建宁朱仕、仕兄弟，皆为教谕。仕名尤高，师事朱笥河，善为古文。仕工诗，为归愚尚书所契赏。闽中人士，有六诗三笔之誉。

◎法时帆诗龕乾、嘉间，满臣笃嗜风雅，爱友若渴者，莫如法时帆祭酒。尝集海内名流投赠诸作，储诸一室，号曰“诗龕”。又以所居积水潭为明李东阳故宅，因修其祠墓，为作年谱，其襟抱可想已。

◎朱笥河狷介笥河先生先主刘文正公家，文正大拜后，先生不复通刺往候。一日，文正遇先生于朝，戏之曰：“其忘我邪？”先生正色曰：“非公事，不敢过丞相门。”文正称为狷者狷者。

◎湖州三炳秀州二年浙西先辈，多称湖州三炳、秀州二年。二年，指李斯年、良年兄弟，浙士皆能举其文行。三炳，人知有东甫征士炳震耳。东甫所著《新旧唐书合抄》、《廿四史四谱》，固为史学津梁；其弟炳巽、绛旃，有《补正水经注》；炳谦幼牧，说五法九政，受知浙督程元章，亦举大科，盖皆无愧兄风者也。二陆三张，令人翘慕。

◎子孙乞谥唐宋名臣，多由子孙条上政迹，始得美谥。本朝则或出特恩，或付礼臣议定，无子孙请谥之例。前卷纪英相国和之先德文庄公，至嘉庆年追谥，盖仁宗夙知公被和卜屈抑，故特旨易名，非由相国自乞也。考康熙朝永

嘉县知县马殉难，因其子疏请，追谥忠勤。又六十一年十一月，西安副都统阿鲁疏奏，臣父济世哈因军前效力，擢用至正红旗都统、刑部尚书、三等男，于康熙元年病故，未蒙赐谥，伏乞皇上加恩。世宗允之，得谥勇壮。此旷世殊恩，后亦无敢援例者。

◎两淮盐员之廉节两淮都转，拥东南财赋之雄，此席得人，于库储鹺政，均有裨益。道光中叶，陶文毅整理淮纲，选江宁守平罗俞君德渊为运使。君初到扬，运库若洗，次年，遂有三百万之储。稍后，则高阳李廉访龠通，亦能一尘不染，诸务肃然；去任时，鹺商例有重赆，廉访力却之。陈臬两浙，卒后灵槎过邗，商家仍申前请，其妻子仍力却之，谓遗令然也。呜呼！脂膏之地，为守难廉，综核之才，公私易昧，若二君者，可以风矣。

◎梁章钜议论之无识道光二十二年六月，夷船入长江，镇江不守，屠戮甚惨。扬州官绅，令余东场盐大使颜崇礼，效郑商人弦高故事，始犒以羊酒鸡豚，继赂以金币（《丛谈》并有“头顶说帖，跪献江干”语），复许番银五十万，相约不入扬州城，卒以无事。梁_彥林中丞《浪迹丛谈》极称之，又特表但都转、周观察之主持，与阮文达之坐镇，至以汉末黄巾避郑公乡为比。噫！何其谬也！此举倘出自淮商，为捍卫牢盆，保全场灶起见，当时和战未定，或可行权。若都转、观察，则皆守土之大官，奈何买城以求活乎？文达老成持重，殆别有坚定之志，不肯以先去惑人。_彥林中丞当海警萌芽，连章乞病（时为江苏巡抚），已不能自顾其生平；及侨寓维扬，反若幸钱神之有灵，以媚敌为巧计，大书特书，归功当道，何其谬也！中丞贵而好学，卓然名卿，《丛谈》中是段及后二则议论，可谓无识。

◎宫僚雅集杯姓名《浪迹丛谈》记康熙朝士有宫僚雅集杯，盖其时十人，各制酒器十事，互相招邀。杯以白金为之，分别大小，如沓杯式，白质黑章，外界乌丝花草，内镌诸公姓字里居，旁镌“宫僚雅集”四字，以量之大小为次。首汤斌，字潜庵，河南睢州人；次沈荃，字绎堂，江南华亭人；次郭，字快圃，直隶清苑人；次王泽宏，字昊庐，湖北黄冈人；次耿介，字逸庵，河南登封人；次田喜{ }，字子湄，山西代州人；次张英，字敦复，安徽桐城人；次李录予，字山公，顺天大兴人；次朱阜，字即山，浙江山阴人；次王士禛，字阮亭，山东新城人。皆一时同官坊局讲读者，承平雅宴，耆俊遗风，百世下犹足鼓人清兴也。梁氏书中记是杯渊源綦详，饰润存之，为后来吉金录中增一故事（又按：钱唐汪远孙诗集，有《宫僚雅集酒器歌》，叙云：孙雨人表丈出以宴客，雨人颐谷予，是此杯后入仁和孙氏矣。汪诗又云：前杭后梁两敌，以一合十倾醍醐。自注：堇浦、谏庵两先生，皆善饮，能尽一套）。

◎小沧浪七友梁_彥林中丞章钜，获见宫僚雅集杯，屡思仿制。就养温州

，追溯开藩吴下时，有小沧浪七友之集，皆壬戌同岁生，曾绘成长卷，又勒石于沧浪亭，至是复铸成银杯，亦以酒户大小为序，镌名杯底。七友者：首安化陶文毅公澍，元和吴廷琛棣华次之，泾县朱存兰坡次之，中丞又次之，宝应朱文定公士彦次之，吴县顾菴南雅次之，华阳卓文端公秉恬殿焉。中丞复志以七古，亦见《丛谈》。

◎阮文达门联《浪迹丛谈》称阮文达退归后，初署门联曰：“三朝阁老，一代伟人”；下句盖敬录天语，非自夸也。然公终恐涉于炫耀，遂改对语为“九省疆臣”。康祺窃谓名德如文达，午桥绿野，谁不钦迟，自撰门联，仍嫌好事。

◎吴熊光致太平之奏对吴槐江督部熊光，由楚督调粤督，引对时，上曰：“教匪净尽，天下自此太平矣。”公奏曰：“督抚率郡县加意抚循，提镇率将弁加意训练，使百姓有恩可怀，有威可畏，太平自不难致。若稍形松懈，则戎伏于莽，吴起所谓舟中皆敌国也。”仁宗大韪之。

◎朱张议论治体之不同皋文先生七试礼部而后遇，散馆已以部属用，朱文正公特奏改授编修。文正屡进达之，而皋文以善相诤。文正言天子当以宽大得民；皋文言国家承平百余年，至仁涵育，远迈汉唐，吏民习于宽大，奸孽萌动，宜大伸罪罚，以肃内外之政。文正言天子当优容有过之大臣；皋文言庸猥之辈，幸致通显，复敢坏朝廷法纪，惜全之何益。文正喜进淹雅之士；皋文言当进内能治官府，外能治疆场。皆炎炎大言，救时药石，见恽子居《大云山房文稿》中。世以经生文士待先生，盖屈先生久矣。

◎宪皇帝台湾不必建城之谕台湾平后，雍正年间，有请建城垣者。宪圣谕云：“台湾非内地比，此次之易于收复，亦因贼无险可据，设有城垣，贼必负隅抗拒，更费兵力矣。”故至今台湾郡县，犹用刺竹。

●卷八◎和卜讦海兰察之短超勇公海兰察不检细行，和卜与之齟齬，一日，于纯圣前讦其在甘肃剿贼回京，收受皮张等物。纯圣谕云：“海兰察能杀贼，皮张收以御寒，何必诘责？汝等既不能杀贼，亦岂能谢绝人情乎？”和卜语塞。

◎京师官场之称谓前明王州《觚不觚录》云：“京师自内阁以至大少九卿，皆称老先生，门生称座主亦如之，盖称谓之最尊者也。外省则僉宪以上，悉以此称巡抚；若称按部使者，则止曰先生、大人而已。”阮亭《居易录》云：“京官沿明旧称，如内阁部堂彼此曰老先生，翰詹亦然，给事曰掌科，御史曰道长，吏部曰印君、曰长官，自国初以来皆然。余再入京师，则诸部郎官以下，无不称老先生者矣。”《柳南随笔》引此二条，而又申之曰：“阮亭所云康熙己巳年事，比州时风气已异，今则一登两榜，未有不老先生之者，盖三四

十年风气又为之一变。”康祺入都，在同治初，所谓掌科、道长、长官者，绝无如此称谓，惟印君则六部掌印者皆然，不独吏部。而老先生三字，则贵贱上下，满朝无一人称者（按：词林掌故，翰林前辈称后辈曰老先生，近亦不行）。闻曩时新进士称先达曰前辈，此称甚古，而今则惟内阁、翰林院、吏部、礼部、都察院及军机章京，以此相呼；盖由赞郎日多，仕途淆杂，惟此数衙门尚须正途出身，故相沿未改也。余谓内阁衙门，今亦有以捐纳得官者（或输饷赏举人，报捐中书，或以恩贡、岁贡遵例捐纳），六部主事，每科以进士、拔贡蒙上点用者，亦不绝。凡科甲中人，正宜循前辈、后辈之称，而不必兼及吟等。功名志业，稍自矜奇，事虽细微，而所关亦巨也。

◎吴退旃尚书四反吴退旃尚书椿，人言其生平有四反：体极羸弱，而豪饮之气，辟易万夫，一也；不喜谈文章，而屡司衡鉴，二也；家居极俭约，而推财济物，豪无所吝，三也；贰司空时，以不谙工作为歉，而督办浙江海塘，将数十年未修之工同时竣事，四也。

◎光禄卿典春官试退旃尚书，道光己丑以光禄寺卿被命典春官试。凡礼部题请会试考官，光禄卿例不列衔，此特恩也。

◎诗人遭际以沈归愚为最隆诗人遭际，自唐宋至本朝，以长洲沈尚书为第一，天下孤寒，几视为形求梦卜矣。当公进呈新诗时，中有“夜梦俞淑人”一首，未经删去。高宗见之，谓汝既悼亡，何不假归料理，因赐诗送行。还朝后，同内直诸臣恭和悼孝贤皇后挽章，中有儿字、亡字，难于措词，公独云：“普天俱洒泪，老耄似童儿。”又云：“海外三山杳，宫中一鉴亡。”命即写卷后，传示诸臣。又公告归，命大司马梁诗正奉御制十二本，令德潜逐日校阅，先缴进四本。上命之曰：“改几处，俱依汝。惟《大钟歌》中云‘道衍俨被荣将命’，汝改‘荣国’，因道衍封荣国公也。荣将本黄帝时铸钟人，汝偶然误会。然古书读不尽，有我知汝不知者，亦有汝知我不知者。余八本，尽心校阅，不必依违。”至于赐序私集，俯和原韵，称老名士、老诗翁、江浙大老，渥眷殊恩，几于略分，公亦何修得此乎。

◎吴中七子归愚尚书主吴下坛坫时，门下士王光禄鸣盛、钱詹事大昕、王少寇昶、曹侍讲仁虎、赵少卿文哲、吴舍人泰来、黄明府文莲，汇刻吴中七子诗，以文章气节重天下，谈宗派者，至今称颂。康祺以为就今日论之，师徒著述，强半流传，二王、钱、曹诸公，其才学实出归愚上，而在当时，则陶成奖借，尚书未必无功。世之身负达尊，有气力足以庇士者，其亦留心雅道，收桃李门墙之效哉（成就人才，挽回世运，是当今第一事业。一命已上，均有此责。但为史书附传、学案渊源起见，犹浅论也）。

◎阎百诗题柱语“一物不知，以为深耻”，陶宏景语也。“遭人而问，少

有宁日”，皇甫谧语也。百诗先生集以题柱，用自策勉，宜其邃学通经，积成儒硕与。

◎惠天牧幼慧惠天牧先生初生时，父梦东里杨文贞公来谒，遂名士奇。年十二，善为诗，有“柳未成阴夕照多”之句，为名流激赏。弱冠补诸生，人戏谓之：卿熟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试为我诵封禅文。即应声朗唱，终篇略无讹脱。康祺昔作《幼慧论》有云：韩昌黎送张童子序，称其生九年，自州县至礼部试，一举而进，又二年，复通二经，有司复上其事，由是拜卫兵曹之命。唐四百年科第之蚤，当无其偶，而新、旧《唐书》曾未一见姓名。宋时以神童解者，岁至数百人，而成大名者不多得。盖极言天质之不可恃，观于先生，虽生有宿根，恐亦赖濡染家学，潜心稽古之效也。不然，吴中惠氏三世经师，岂元龙、定宇两先生，皆为名臣转世？

◎余仲林古经解钩沉定宇先生之弟子最知名者，为江声叔坛、余萧客仲林。仲林撰《古经解钩沉》三十卷，书将成，适婴疾，无暇校正，遂有疵阙，然不能不谓之精博也。病愈，损其目，生徒求教，但以口授，时人称为盲先生。

◎江叔不书俗字叔征士爱古成癖，平生不肯为俗字，尺牍书疏，皆依《说文》。其写《尚书》，水，依《淮南》作廛；汝乃是不 [b194]，依《尔雅》义作孟，人颇怪之，遂不改也。内行甚修，对家属如宾客，交友不妄取。孙渊如以一缣赠，累书千言，却而后受。嘉庆元年，举孝廉方正，不仕，卒于家。征君常欲举经子古书，绳以《说文》，去其俗字，命曰“经史子字准绳”，此书若成，真不朽之业也。

◎乾隆朝举经学乾隆朝举经学，顾、陈、吴、梁四君，同授司业。顾、陈以老辞；吴迁讲学，降侍讲；梁擢至少詹事。然顾先生虽未一日立朝，而眷遇之隆，在三君上。先生尝成进士，与陈司业同；其补中书、举鸿博，则陈所未有，此犹浮荣也。当先生诣阙祝皇太后万寿时，数被引对，曲加恩礼。既辞去，将发，制七言诗二章美之。高宗幸江南，又赐御书，加二秩为祭酒。三十年，谕曰：“儒林亦史传所必及，果经明学粹，不论韦布，岂以品位拘，如近日顾栋高辈，终使淹没无闻邪？”嗣是史馆始立儒林传，先生之所曹，殆视包咸、桓荣，有过之已。

◎顾栋高笃好左氏无锡顾祭酒少治《春秋》，笃好左氏学，昼夜研诵，辄未暂辍。偶怀忿悒，家人以《左传》一卷置其几上，怡然诵之，不问他事。自壮至老，勤勤订述，常若不及。夏月闭户不见一客，卸衣解袜，据案玩索，膝摇动不止。每仰视屋梁而笑，人知其一通毕矣。

◎进呈著述介休梁詹事著有《易经揆一》，始被荐，即录上之，高宗嘉焉，敕将梁锡屿所著经学，翰林、中书，各誊写一部，纸札给于官。金匱吴侍讲

鼎所著《易例举要》、《东学案》，亦奉谕著录四库。我圣朝尊经重道，疏逸不遗，宜乾、嘉后朴学蔚兴，继四先生而起者，家许、马而人郑、孔也。

◎书院院长四先生中，荐而未出者，仅常熟陈先生一人。先生自雍正元年礼部中式，不与殿试，拂袖南归，僦廛华汇之上，执冲慕道，清静自养，求执业者裹粮相从，不肯出门候人。惟长洲沈德潜、宜兴储大文，尝一诣之，褰裳苇间，率尔休畅。尝谓人曰：“吾老是乡矣。”会诏天下遍设书院，大吏聘为苏州紫阳院长，移徐州之云龙，又换安庆之敬敷，扬州之安定，皆强而后可，不久辞去。人问其故，愀然曰：“士习未醇，师道不立，惧负朝廷、招物议也。又此席似宋时祠禄，仕而不遂，可以处焉。吾不求仕而久据之，人纵不言，吾自汗无厝矣。”乾隆十五年，公卿交荐经学，终不肯起，天子重之，即家拜为司业。观先生行事，觉东西京处士风流，去今未远。

◎召对赐坐凡王公大臣召对赐坐，故事：蒙谕宣赐，叩头即坐。自嘉庆初年，成哲亲王秉性谦温，谢而不坐，遂以为例。道光初，诸臣面奉谕旨，仍复旧制。

◎春官六座六师生嘉庆十八年，铁冶亭尚书保、王文僖公懿修为大宗伯，秀楚翘、胡西庚长龄、英相国和、汪文端公廷珍为少宗伯。铁出王门，胡、汪、英、秀前后均出铁门，时有“春官六座六师生”之语。

◎仁宗留心词赋嘉庆二十三年大考之次日，仁宗召英相国谕曰：“汝子奎照、奎耀试作，耀当在二等，照次之，今日阅卷，未尝宣露一字，俟拆封后看若何？”既而耀居二等，照列三等，仍为满洲第二名。越日，圣驾诣东岳庙，小黄门传谕云：“文章自有定评，日昨所断，竟不爽。”仁宗几暇留心词赋，当时操玉尺者，洵未易也。

◎年终赐福列圣每于年终御书福字，赐中外大臣及翰林之值两书房者，其兼赐福、寿字为异数，其召入亲瞻御书，即时受赏者，尤为异数。至于嘉平朔日，圣驾在重华宫，以康熙年间赐福苍生，笔书福字斗方十幅，则用以张贴宫庭，从不颁赐臣下。道光三年，宣宗御此笔，于十幅外别书福字一幅，交总管太监梁宝，传旨赏协办大学士英和，实出非常恩遇，前后俱未有云。

◎成均十器国学礼器，多贻自前朝。乾隆三十年，上复于大内尊彝中亲选十器，颁予成均，凡牺尊一、雷文壶一、子爵一、内言卣一、康侯鼎一、明簋一、雷纹觚一、召仲一、素洗一、牺首一，皆周以前法物，陈设于大成殿廷。同治壬申仲秋，康祺尝偕友盥祓瞻仰，典重扁，莫名其宝。归后拟分赋十器，辄以才薄呼奈何也（按：乾隆四年送阙里孔庙陈设祭器：爵一、十六、一、簋一、筩四、豆四，乃新制者）。

◎讲官设坐顺治乙未冬，召日讲官五人进讲。王文靖公熙讲《尚书》。尧典

》称旨，奉谕：嗣后讲官不必立讲，遂侍坐。讲官之设坐自文靖始。

◎典簿博雅康熙中修《四书讲义》，至《乡党》“羔裘玄冠不以吊”，玄字为圣祖讳，叶文敏公方蔼商之同僚，均未有以对。翰林典簿穆维乾曰：“大字当仍原字以尊经，小字改元字以避讳。”文敏问何所本？对曰：“《中庸》慎独乃原字，小注改慎为谨。”文敏从之，大加敬礼。或曰：康熙年间，翰林遴选博雅，何至令典簿有言？康祺以为文敏以院长之尊，督修书籍，不自断决，询及微僚，正前辈贵人风气也。

◎圣祖念林师康熙甲戌，特旨令礼部取霸州廩生林佳荫充内官学汉教习，谕廷臣曰：“是朕教书林师之孙，其家甚贫也。”时上御极已三十余年，佳荫方为诸生，林师何人，而圣祖乃尔，录此以谄熟于国故者（此事《文献征存录》、《海岛录》均纪之，均未详其出处）。

◎老胡笳歌回部噶尔丹叛，扰我喀尔喀各盟部，圣祖亲征凯旋，驻蹕归化城，大飨军士。俘囚有老胡者，善吹笳，口辩，通汉语。上赐之潼酒，使歌之，曰：“雪花如血洒战袍，夺取黄河当马槽，灭吾名王兮虏我使歌，我欲走兮无骆驼。呜呼！黄河以北奈若何？呜呼！北斗以南奈若何？”乃伏地谢，众大笑。老胡一歌，传之后世，盖亦天山敕勒之嗣音也。

◎圣祖悯三等人圣祖尝谕阁臣曰：“天下黎元，皆朕赤子，朕最悯念者有三等人：一读书寒士，一饥寒穷民，一无知犯法之人。”昔成汤之立贤无方，文王之哀无告，夏禹之泣罪人，我仁皇帝殆兼之矣。

◎史文靖为年羹尧所荐溧阳史文靖公貽直，与年羹尧为齐年，年败后，世宗问文靖曰：“汝亦年羹尧所荐乎？”公免冠对曰：“荐臣者羹尧，用臣者皇上也。”世宗意解。

◎革职知县即升知府漳浦蓝氏代产名将，独鹿洲太守鼎元博览前籍，有志经世，以循吏称。尝参从兄南澳总兵廷珍军事，经略台湾，多所筹画，闽中大吏如张清恪辈，咸倚信之。令广东普宁、潮阳，决狱平恕，治盗及讼师独严，民心大洽。忤惠潮道楼俨，诬以赃私。俨迁臬司，益周内成狱，总督鄂弥达知其冤，留之幕府，并具疏白受诬状。征诣阙廷，擢知广州府，赐赉褒异。初起废籍，即躐升阶，在圣朝自不屈一士。惜到官一月即卒，未及报世宗特达之知（按：鼎元以革职带罪知县，骤升知府，若依近年吏议，则第一次保免罪，二次保开复，三次保免缴捐复银两，四次保仍留本省以知县用，五次保免补本班以同知直隶州用，六次保补同知直隶州后以知府用，七次保免补同知直隶州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，八次保归入候补班。其间又有捐免保举、捐免引见之条，而所谓知府者，仍一听鼓应官之候补人员也。京外选补，大抵如此，有志之士，未免灰心。康祺人地卑微，何敢横生议论，窃见今日时势，部院行省

，皆苦官多，而临事辄有乏才之叹。愚意以谓英奇有用之才，越二三阶而岂为幸授；茸无能之辈，列八九品而亦是滥跻。文法限人，资格困士，谁秉国成，亦思变计乎）。

◎一榜三经师雍正元年，黄昆圃先生叔琳典江南乡试，填榜竣事，揖监临曰：“一榜三经师，可为朝廷得人庆矣。”盖谓荆溪任启运、常熟陈祖范、当涂徐文靖也。

◎丁氏藏书八九十年来，吾郡教授以博雅著闻者，必推前丁后冯，冯即柳东先生（见前笔），丁盖小疋先生杰也。归安人，少以清苦建志，家贫不能得书，日就书肆中读，自朝至晡以为常。肆主闵之，为具食，不食也。久之，博学多通，应乡试，以策问《大戴礼》所对独精，遂中式。入都，交朱竹君、卢召弓、戴东原、程易畴诸君子，学益进，聚书益多。通籍得县令，以亲老乞为儒官，始来吾郡。先生所藏书，皆审定其句，博稽他本同异，以纸反覆细书，下签其中。孙颐谷侍御志祖尝戏之云：“君书颇不易读，遇风纸辄四散，不可复詮次，奈何？”乡先辈相传先生最宝贵其书，每厚糲黏纸八九层为面叶、底叶，见者辄笑曰：“此丁氏藏书也。”康祺幼时，见吾家邻街有小西山房书肆者，其主人丁姓，每与之谐价购书，喜其朴呐，兵后不复见矣。嗣知小西山房即小疋先生集名，而书肆主人，姓又适合，岂即先生一家欤？憾当时鄙陋尤甚，不及就询先生遗著，思之歉然。

◎军机大臣穿绿牙缝靴军机大臣穿绿牙缝靴，自嘉庆二十一年特旨赏托津、卢荫溥始，并谕嗣后军机大臣俱准穿用。

◎夫以妻荣乾隆五十二年，军机章京给事中（按：近例科道无值军机者）刘谨之病故，其妻汤氏，夫亡殉节。事闻，赏谨之鸿胪寺卿衔，并赐银一百两治丧，汤氏特旨旌表，夫以妻荣，枢曹之异数也。

◎鹤楼三绝毕秋帆尚书开府武昌，幕下宾僚，多一时方雅之士。会重修黄鹤楼成，江都汪中为之铭，歙县程瑶田书石，嘉定钱坫篆额。过客登楼，叹为三绝。

◎刘端临之孝行宝应刘端临先生台拱，学宗康成，行仪紫阳，举乡试后两上公车，不复出，为丹阳训导。课士之暇，闭门著书。事继母至孝，常家信来，辄目先觉。一夕，忽心动，请急归视母，果病且剧，亟营医药以进。母爱之曰：“如吾子，不过所生耶？”连遭二亲丧，哀毁过情，蔬菲四年，人以为难。

◎淮海四士青浦王侍郎尝曰：“吾于淮海得四士焉：给事中王念孙及子引之，善《苍》、《雅》之学；汪中为杨、马之文，刘台拱有曾、闵之孝。”时谓“四士三美”，宜矣。

◎焦里堂邃于易学甘泉焦里堂孝廉循，乡举后仅一试礼部，遭母丧既免，病足，移居村舍，筑小楼数间，几榻之外，书研茶具而已。尝语人曰：“家虽贫，幸蔬米不乏，天之疾我，福我也，吾老于此矣。”孝廉为阮文达姻连，学邃于《易》，世多习之者。

◎汤文正之礼贤汤文正公抚苏，步访徐枋，世谓枋避而不见，余既于一笔辨之矣。公任潼关道副使时，朝邑雷子霖以理学显，公治事之暇，时造其庐，以志景慕。考后汉陈蕃守豫章，礼下徐稚；守乐安日，亦特设一榻，以待周缪。自来贤者莅官，固无不以访隐求贤为汲汲也。

◎汤文正遗事（三则）

汤文正赴岭北道任，雇一骡载补被出关去，及移疾受代，衣物了无所增。

汤文正之奏革淫祀，投五通神像于湖中，世多纪之。先是上方山民掘地得碑，其文曰：“肉山酒海，遇汤而败。”可知淫昏气焰，必待正人得位而始衰，亦早有定数也。

汤文正内召去苏，其夫人乘舆出，有败絮堕其舆前，老少见者为泣下。至京，贫益甚，赁居委巷，御寒只一羊裘。冬月入朝，卫士识与不识，咸目之曰：“此羊裘者，即汤尚书矣。”先义行公最喜谈于清端、陆清献及文正遗事，尝训康祺曰：“清俭非必皆名臣，名臣未有不清俭。”客曰：“倘家本殷富，入官必勉学寒素，亦似矫情。”先公曰：“フ衣珍食，声色狗马，其人本不宜官，若自奉厚薄，原可各行其素，但不可有意求精。盖于日用嗜好中多用一分心，必于民生国计上少用一分心，此即不肯清俭之病也。”不肖为外吏不远矣，世守先畴，势未能如掘门穷巷之夫，过自啬苦。惟于有意求精四字，庭诰在耳，岂忍背之，豫约妻孥，同遵彝训。

◎高顾两家子弟不坠家学（二则）

明季讲学诸家，入国朝后，东林高、顾两家子弟，颇能不隳其家学。攀龙从孙愈，世仍廉白，守静不苟，晚岁清窈至极，啜粥七日矣，方挈其子临城瞩眺，不改其乐。尝曰：“士求自立，当自不忘沟壑始。”人有仇忿，至愈前，辄自愧曰：“是可令紫超见乎？”乡人以道学相诋其，至于愈，金谓：“此醇备长者也。”同县顾栋高事愈谈经，诲诱不倦，栋高每叹曰：“便便之腹，真五经笥，但不为孝先之假卧耳。”仪封尚书抚吴，尝请主东林会讲，愈以疾辞。

愈从父世泰，亲受业攀龙，名尤高，学甚该究，晚葺道南祠、丽泽堂，以梁溪为讲习地。祁州刁包，闻声谒之，两人非同门学也，而更相切磋，学者以为美谈，由是“南梁北祁”之号起。陆清献、张清恪皆与友善，若孝感相国，则世泰之徒所成就者也。汪学圣讲学于歙，发挥圣道，颇杂玄言。既一至梁

溪，惘然自病。学圣里人汪知默、陈二典、胡 [C09A]、汪佑、吴慎、朱宏、施璜等，先于紫阳书院为文友之会，讲论闽学，因学圣至梁溪，遂各相从问道，奉书称弟子。二高先生含冲隐居，守先待后，他日有辑本朝学案者，当无得而遗焉。

◎卢抱经学士卢抱经学士少传父业（按：学士父存心，尝举鸿博科，未仕），敦笃玩古。妇翁桑调元，时之盛德，甚推器之，以为风韵似其外祖冯景，其湛深乃过景也。学士父藏景遗稿于家，有示学士诗云：“外祖冯山公，文章惊在宥，衣钵无后人，瓣香落汝手。”学士谨识之，晚乃出景《解春集》，请长洲彭绍升别择锓行。

◎抱铛图调元世称甫先生，著述宏整，为工部郎，忽弃官遍游五岳，人竞高之。先生父文侯，真孝子也。家贫，粥角黍于市，亲病关鬲，合羊脂和粥以进，终不痊，抱铛而哭，人为绘《抱铛图》。万征君光泰赠诗云：“羊脂数合米一，病父在床唯啖粥，父能啖粥子亦甘，粒米胜于五鼎肉。升屋皋某无归魂，束薪断火铛寡恩，床前呼父铛畔哭，抱铛三日铛犹温。恨身不作铛中米，临没犹能进一匕，谓铛不闻铛有耳。”丁卯冬初，康祺乘轮船北上，狂飙巨浪中，泪涔涔下，同舟以为性惮波涛，其实见有携铛煮粥者，偶触万诗也。是编鲜录寻常诗词，以此首音节哀恻，足发至性，登之。

◎何义门身后赠官何义门学士用李安溪荐，以一寒士赐举人，侍直南斋，再赐进士出身，改庶常，散馆入下等，仍留馆肄业，寻授编修，被参解官，仍令书局校书，圣祖之矜全极矣。然康、乾间，文士似此受知者尚多。惟义门歿后，奉旨赠侍讲学士。以被议七品官，卒于牖下，身后晋秩，特超坊局五阶，旷世之遭，义门果何德以堪此。

◎何义门行止不端何义门声望骇俗，其所著书，所谓《道古录》者，既云为人窃去；其校定《困学纪闻》，则前让阎征君，后愧全吉士，至以词科习气讥厚斋尚书。正不知义门于词科之学，有无梦见，居然屡发大言（按：《四库提要》及《简明目录》《困学纪闻》条，于焯之妄肆诋摘，大有微词；谢山作《纪闻》序，亦谓为批尾家当）。若世所传流之《读书记》，即义门弟子，亦早云真贋参半，不出焯手矣。我圣祖之破格优崇，本出安溪乞请，姑令厕之编纂，以示一技之不遗。至康熙季年（按：为焯以己女寄皇子允禔，抚养，及为潘耒之子夤缘），雍正初年（按：为钱名世事）则何焯之不识恩义，行止不端，遂明见之两朝谕旨矣。海内人士，幸勿以浮名而震之（按：谢山表墓，称义门少尝选坊社时文行世，薄海之内，五尺童子皆道之，而不知其为刘道原、洪野庐辈。余以为谢山此数语，天下自有当之者，而义门非其人也）。

◎程易畴先生言志程易畴先生瑶田，少入塾，师谓童子盍言尔志。曰

：“无志，穷达由天。穷为匹夫，不得曰非吾志而却之也；达为卿相，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。”坐者起曰：“是圣贤之志也。”先生曰：“读书不当师圣贤耶？”

◎程易畴为嘉定教谕易畴先生为嘉定教谕最久，斋规严整，踵法苏湖，士习为之一变。乞病归，邑人购忠烈名流手迹赠之，先生曰：“乡贤手迹，宜藏于乡也。”对曰：“先生不取吾邑一钱，岂破纸亦不受耶？”乃受之。王光禄诗曰：“官惟当湖陆，师则新安程。”康祺屡读《通艺录》，焯然知此语之不诬。

◎庄廷牟 龙明史祸与戴名世南山集祸（二则）

《鮚亭外集》记本朝江、浙两大狱，一为庄廷牟 龙史祸，一为戴名世《南山集》之祸，谈旧事者所当知也，录之。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，尝作《明史》，举大经大法者笔之，已刊行于世，未刊者为《列朝诸臣传》。国变后，朱氏家中落，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牟 龙。廷牟 龙家故富，因窜名已作刻之，补崇祯一朝事，中多指斥昭代语。岁癸卯，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，谋以告讦为功，借此作起复地，白其事于将军松魁，魁移巡抚朱昌祚，朱牒督学胡尚衡，廷牟 龙并纳重赂以免，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。之荣计不行，特购得初刊本上之法司，事闻，遣刑部侍郎出谳狱。时廷牟 龙已死，戮其尸，诛其弟廷钺。旧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，亦伏法，并及其四子。令哲幼子年十六，法司令其减供一岁，则得免死充军。对曰：“予见父兄死，不忍独生。”卒不易供而死。序中称旧史朱氏者，指文恪也。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，遂嫁祸，且指其姓名以证，并诛其五子。松魁及幕客程维藩，械赴京师。魁以八议仅削官，维藩戮于燕市。昌祚、尚衡贿谳狱者，委过于初申覆之学官，归安、乌程两学官并坐斩，而二人幸免。湖州太守谭希闵，莅官甫半月，事发，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至绞。浒墅关榷货主事李尚白，闻闾门书坊有是书，遣役购之，适书贾他出，役坐其邻一朱姓家少待，及书贾返，朱为判其价。时主事已入京，以购逆书立斩，书贾及役斩于杭，邻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，偕其妻发极边。归安茅元锡方为朝邑令，与吴之鏞、之铭兄弟尝预参校，悉被戮。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，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，惟海宁查继佐、仁和陆圻，当狱初起，先首告，谓廷牟 龙慕其名列之参校中，得脱罪（按：小说传奇，咸谓继佐由吴六奇得脱；渔洋文集亦云然，非也）。是狱也，死者七十余人，妇女并给边。盖浙之大吏及谳狱之侍郎，鉴于松魁，且畏之荣复有言，虽有冤者，不敢奏雪也。之荣卒以此起用，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，后仕至右佥都。

桐城方孝标，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，后以族人方猷于酉主江南试，与之有私，并去官遣戍，遇赦归，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，吴逆败，孝标先迎降，得

免死，因著《钝斋文集》、《滇黔纪闻》，极多悖逆语。戴名世见而喜之，所著《南山集》多采录孝标所纪事，尤云锸、方正玉为之捐贖刊行。云锸、正玉及同官汪灏、朱书、刘岩、余生、王源皆有序，板则寄藏于方苞家。都谏赵申乔奏其事，九卿会鞫，戴名世大逆，法至寸磔，族皆弃市，未及冠笄者发边；朱书、王源已故免议，尤云锸、方正玉、汪灏、刘岩、余生、方苞以谤论罪绞。时方孝标已死，以戴名世之罪罪之，子登峰、云旅，孙世樵并斩，方氏有服者皆坐死，且M孝标尸。尚书韩、侍郎赵士麟、御史刘灏、淮扬道王英谟、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，并别议降谪。疏奏，圣祖恻然，凡议绞者改编戍；汪灏以曾效力书局，赦出狱；方苞编旗下，尤云锸、方正玉免死，徙其家；方氏族属，止谪黑龙江；韩以下，平日与戴名世论文牵连者，俱免议。是案也，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，康熙辛卯、壬辰间事也（庄廷钺事，前笔记之未详，故补采全氏语）。

●卷九◎圣祖处台湾警报之法阿文成公云：“康熙间台湾蠢动，闽省警报（按：原作题报，恐误）到日，仁圣正率诸皇子在畅春园习射，谕令该部知道。旋报全台失陷，仍如前谕。诸皇子请宣旨指授机宜，仁圣不答。射毕回宫，始召诸皇子谕之曰：”闽省距京数千里，台湾复隔重洋，平日用督抚提镇，原为地方有事而设，伊等自能就近筹办。若降谕，旨，岂能悉合海外情形。督抚不遵是违旨，遵则误事。‘未几，全台收复矣。’见海虞吴督部熊光《伊江笔录》。录凡五卷，有关于掌故甚多，中有余所未见者，为删节登记是条，合下六则皆是。

◎孝贤皇后阿文成公云：“纯圣壮年，曾患疔，甫愈，医云：须养百日，元气可复。孝贤皇后闻知，每夕于上寝宫外居住奉侍，百日满后，始回宫。”

◎阿文勤不修刑部则例之用意阿文勤公克敦管理刑部时，诸曹司屡请纂修则例，文勤置不答。因浼公子文成公代请，仍不答。文成惶然，得间复以为言。文勤喟然曰：“汝何不晓事至此！近日刑名从重办理，乃一时权宜，辟以止辟之义。若纂为成例，则他日刑官援引，伤人必多，岂尚德缓刑之道乎？”文成每为司谏者述之。康祺敬按：世宗临几末命有云：“雍正一朝，凡刑部办案比傅重典者，悉令改从旧例。”可见圣君贤相，一德交孚，其猛以济宽，实万不得已而为此也。

◎阿里衮管理步军统领时之措置襄壮公阿里衮管理步军统领时，番役报单无不收阅，然随即废匿，从不示人。既稔知法和尚之奸，擒弊杖下，此外细故，不苛求一事，京城帖然。前后执金吾，罕有其比。

◎阿文成兵法阿文成征金川，一日安营已定，忽传令迁移。诸将以天晚力

阻，公随发令箭云：违者立斩。合营虽从之，而不免怨诽。迨昏夜大雨，前此营基，水深丈余，几可漂没，咸诧为神奇。公曰：“我有何异术，特见群蚁移穴，知地热将雨耳。”康祺按：文成此举，不难于先见，而难于实言；稍有权术者，必又以为遁甲奇门矣。健儿虽莽，肯受吾诳？

◎圣祖处置俄国贡使之法康熙间，俄罗斯贡使入京，仁圣令选善扑处有力者在馆伺候。凡俄国一使一役出外，必有一善扑者随之。俄人虽高大强壮，而两股用布束缚，举足不灵，偶出扰民，善扑者从其后踢之，辄仆地不能起，以此凛然守法。

◎钱侍郎规皇子不应叱辱大臣侍郎钱樾值上书房，适某皇子叱辱谮达麟宁过当，麟已拜参知，侍郎以皇子不应凌虐大臣，正词规劝，皇子亟谢过。后侍郎视学江苏，途次遇学艺处眷船，匕赫逾分，尝附折陈奏，绝无瞻顾。

◎梁山舟创笔饮文房佳供，以锡或磁为之，用以养笔者，世皆称为笔插，实笔饮也，倡自梁山舟学士。学士工书负重名，以毛颖染墨后，一经燥枯，便不适用，爰出新意，[A119]锡方二寸余，高如之，面设四穿，大小各二，以受卓笔。中容水数合，使得上润毛颖，不至渐濡而止，名曰笔饮。学士自造，铭以宠之。

◎赵征君赐锦堂赵谷林征君昱，家藏侧理纸，盖南越人以海苔为之，质坚而赋，世不轻有。高宗南巡，献之行在，拜赐宫锦四端。沈观察椒园以“赐锦”名其堂，梁观察瑶峰为之书，沈宗伯归愚记之，梁少师芑林书以勒云。

◎丁处士钱塘丁处士敬，韬伏荒江，兀傲自负，博物工诗，尤专门金石之学。方制府观承爱其铁笔，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，方通意指，而恶声殷墙屋，惊而逸去。江苑卿春，世所称鹤亭主人者，虽起家禹莢，而颇嗜风雅；慕处士诗，将之武林，以币贖，谢勿与通，江亦畏其锋，瑟缩不敢进。雍、乾之间，杭人金冬心、厉樊榭、张畏庐、奚铁生辈，咸以孤峭奥博著称，而处士尤为高绝。

◎髯金瘦厉樊榭先生之诗词，与金农冬心之书画，乡里齐名，人称“髯金瘦厉”。

◎金冬心感知己之言金冬心续集自序，多述其自少至七十所遇前辈诗老闻人，评诗赞美之语，文颇诡玮无绳幅，而感知己，真气在胸，节录数段，以存逸事。南山之南，吴庆伯征君隐居（按：名农祥），闭关却轨，著书比牛腰粗。隔月，舁软舆，过谈亦谥（按：亦谥，杭诗僧）禅窟，见予林逋墓上作，谓亦谥曰：“吾新营生圻，宜乞此子寒瘦诗，阿师为吾乞之，吾以高辛氏铜盘、太康玉辟邪相报。百载后，吾幽光借之不泯也。”丙戌渡罗刹江，访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。至会稽禹穴，观窆石，作九言诗，太史激赏，夸示宾坐曰：“吾

年逾耄耋，忽睹此郎君，紫豪一管，能颠狂耶。”读书吴中，秀水朱检讨在慧庆寺主东南诗盟，怀刺往谒。检讨出迎，笑曰：“子非秀水周林张高士宅，赋木莲花钱塘金二十六乎？吾齿虽衰脱，犹能记而歌也。”辛丑游扬州，谢秀才前羲（按：名遵王，江都人）驰誉江表，不可一世。见予《景申集》雕本，捶壁发颠曰：“吾目如炬，不轻让第一流，何来狂夫，夺吾赤帜。”予赴莱东，道经临淄，邂逅赵秋谷詹事，索予诗，哑哑抚掌曰：“子诗造诣，不盗寻常物，亦不屑效吾邻家鸡声（按：秋谷所谓邻鸡，殆指渔洋尚书，仍不忘谈龙旧隙也），自成孤调。”客泽州陈幼安学士四载，相国午亭，留咏殆遍，即中条、王屋，无处不放胆题诗。学士叹曰：“吾不幸，十六中进士，翱翔禁庭，十年罢归，不深读书，今夜镫相对，受益良多。君乡查翰林兔园挟策，吾最薄之。君诗如玉潭，如灵湫，绠汲不穷，非吾友，实吾师也。”从此执业称诗弟子矣。华亭张得天尚书（按：即文敏公名照），曾屏车骑访予樱桃斜街，云：“昨见君风氏园古松歌，病虎痴龙，造语险怪。君善八分，遐陬外域争购，极类建宁、光和笔法，曷不写《五经》，以继鸿都石刻，吾当言之曲阜上公。”予在新安，临川李侍郎来游黄山，乃云：“君刻集自称冬心先生。吾谪官时，曾诺君作记，记古人自称先生四十九家，今可偿夙愿矣。若君诗，凌颜辄谢，含任吐沉，久播人口，吾不复称说也。”原序甚长，未免近于自炫。冬心高士，所记必无虚词，亦足见前辈之礼遇孤寒，游扬雅道，非可望之今之据高位、席盛名者。噫！

◎刘文恪酒量刘文恪公权之，酒户极洪，官京朝时，非前门、勇金楼之酒不饮。罢相南归，门人史望之尚书致俨，核公饮数于楼肆，据公邸第自取者，五十年中不下二十余万钱，燕会馈遗不计也。

◎曹文正之谨慎曹文正公振鏞性谨慎，每奏事，手捧黄匣，必高于顶。屡典春官，终日危坐堂皇，尽心衡校。朝房待漏，坐而假寐，默诵经书，数十年如一日云。

◎纳木札勒之殉节义烈公纳木札勒，伊犁将军保文端公之父，乾隆间，叶尔羌殉烈，至今城门上时现公像。伊犁南门外龙王庙，相传龙神像似义烈公，或当时军士爱戴为之也。

◎帝师王佐鬼使神差比年京官冗杂，内阁、六部，多以输贖得官。即翰林衙门，亦因点用稍宽，散馆时又不甚改汰，院中人数，视嘉、道年间不啻倍加。以致翰林之望开坊，部曹、中书之望补缺，非别有差使保举者，几乎难于河清。一时戏言，遂有帝师、王佐、鬼使、神差名目，皆美授也。凡词臣奉旨在弘德殿、毓庆宫授读者，曰帝师；凡部曹中书充军机处及总理衙门章京者，以其襄佐恭邸（按：军机大臣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近年皆以恭亲王领班），故

曰王佐；若鬼使则出使外洋之员，以西人初入中国，人皆呼为鬼子也；神差指神机营差使，惟满臣得充之。四者升途较捷，得亦较难。京师多失意落之人，惯有此等轻隼口角，识之以见风尚之所趋。

◎老船张船山太守在都，沉酣诗酒，豪狂不可羁继。一时朝士，上至诸王公，识与不识，称为老船。

◎老查少查烟波钓徒查翰林，已纪初笔。考《鮚亭外集》称初白编修，先以泽州相国荐起，命直南书房。明年，始赐出身，由庶常授编修。时族子升，以宫坊久侍直，宫监无以别之，呼初白为老查，声山为少查。老查少查，与卷六之大秦小秦作对，直天然佳耦也。

◎左教谕重名节吾乡先进与修《明史》者，人知有万氏父子（季野先生，与兄子九沙太史经，五河太守言）及西溟耳。左教谕臣黄，亦尝从事秘书，并参明史馆务，详见谢山先生所作教谕墓幢铭。教谕古文有盛名，其为人，疏散任本色，最重名节。同县周贾山征君容，明遗民也，志行孤贞，皎然尘表，顾以名高，未绝酬应，教谕累讽之。一日，忽谐之曰：“商容易代，受武王表闾之宠，赴谢镐京，道逢伯夷，劝其改姓，信有之乎？”征君笑不答。康祺每诵此语，喜其敏妙诙奇，为晋宋后雅谑清谈所未有，尤难于微言讽谏，有爱人以德之心。宜谢山谓征君大节，不愧遗民，而先生不失为诤友，并可传也。

◎杨文定之操守江阴杨文定在词馆中，萧然如穷诸生。一日，圣祖问李文贞，朝臣操守，有如张鹏翮、赵申乔者乎？以公对，遂命提学直隶。直隶学臣，以检讨任，前后均未闻也。迁侍讲，丁艰服满，自河工还朝，未补官，有旨令主陕试，亦出特恩。雍正间，以云贵总督兼云抚时，于奏牍中言存诚主敬之学，世宗手批答之云：“吾君臣万里谈道，不亦乐乎？”两圣人之褒尚儒臣，诚非三代下帝王所可逮已。

◎汤西崖怀清堂集汤西崖少宰右曾，以诗名世者四十年。其《怀清堂集》未及手编，身后门下士王雪子收拾之，得二十卷，而汤氏后人陵替，是集为人赚而有之。黄昆圃先生方罢浙抚，侨吴中，闻之怅惋，为追理而仍归汤氏，并钞副本藏于家。初侍郎为掌科，视学中州，清介无匹，及回翔槐棘，声名顿减，歿后颇丛訾议。昆圃先生曰：“汤侍郎勋名操履，他年国史自有定论，吾辈可弗深求。但平情而论，谓非文苑之渠、词人之杰，谅不可得。则听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，詎非后死之愧？”坐客闻此言，皆为於邑久之。

◎高宗破格嘉惠耆臣梁芑林相国诗正为户部侍郎时，值封翁七十寿，高宗谕赐官诰，又赐以五言近体一首，又赐以“传经介祉”四大字。相国兄{廿设}林，方以庶常侍养家居，特旨免其散馆，授编修。及相国参大政，一日，上

忽语之曰：“汝父明年八十矣。”即日锡以阁部之封。逾年辛巳南巡，封翁迎驾于吴江，上停舟劳问，召见行幄，令二子扶掖上殿，称其多福，赐貂，赐币，赐饵，又赐以七言近体一首，又赐以“湖山养福”四大字。封翁既退，偕浙东西士大夫为太后祝厘于净慈寺，上复赐燕湖上。濒行，又赐相国“台阶爱日”四大字，又赐以白金三百两，为封翁颐养之资。高宗圣孝迈古，是岁适遇慈宁万寿，娥台姒幄，奉以时巡，故嘉惠耆臣，尤为破格。大君之锡类，臣子之显扬，至斯叹观止已。

◎李太夫人之胎教雍、乾朝士，主张陆学者二人：一临川侍郎，一南昌万学士承苍也。学士有贤母李氏，方孕时，每默祝于影堂曰：“不愿生儿为高官，但愿负荷先世之学统。”以万氏先祖如明刑部侍郎虞恺、光禄卿汝言，皆讲学于阳明、念庵之门，号为硕儒者也。学士少入塾，果喜读宋人讲学之书，论者谓得之胎教。

◎邵学址之清操吾邑邵学址先生基，为康雍乾三朝近臣，久以卿贰参匭司，先后侍直两书房，出抚江苏。方贵盛时，妻不衣帛，旁无姬侍，客至，鱼菽萧然，人多议其矫。及公卒，谕祭使者至门，隘巷不足容肩舆，则步以入。矮屋不足以容广筵，则毕事于檐溜之下。中外知交，始叹公贞操不可及。公子检讨铎，早卒；孙洪，官至礼部侍郎，克绳祖诰，清恐人知。

◎尹文端摄九印阮文达摄六印尹文端督两江时，常一月间兼摄将军、提督、巡抚、河、漕、盐政、上下两江学政，九印彪列，簿书填委，而公判决恢然，犹与诸生论文课诗，见袁枚所作公神道碑（按：袁文多夸诞，一月摄九印，恐无是事；或数月中，曾经遍摄，已绝无仅有之奇遇矣）。阮文达官粤时，以两广总督、两广盐政，摄广东巡抚、太平关税务、广东学政、粤海关税务，时公适生孙，因名六印，见《弟子记》及梁章钜《浪迹丛谈》。二公皆青年科第，白首耆英，儒雅风流，功勋赫奕，惟知人善任，用能厝施裕如也。

◎孙文定孝弟过人世多传孙文定少年尝报仇杀人，事迹未著，几视公为朱家、郭解一流人矣。康祺按：陈兆仑所撰公神道碑铭，称公伯兄桢淦无故为人所戕，公父不胜忿，手刃其仇，吏持之亟，公未弱冠，奔走呼吁，一昼夜行三百里，叩大府自承，代父罪，事竟得解。读此，知公之孝弟过人，知勇兼备，非贸然以血气自雄者（按：卢抱经作公传，称公伯兄为赵氏子所杀，既论抵，夤缘得脱。赠公愤不欲生，公时年十八，乘间刃赵氏子死，跳身出，一昼夜行三百里，至会城，别以事与人讼于县。令素知公，拒移逮者，谓杀人实非公，事遂解。《先正事略》亦云。然而他书并有云公仲兄鸿淦杀人，公代承之者。三说不同，其为不反兵之仇，则无异议也）。

◎京官升转之变迁今军机章京无以翰詹充补者。乾隆间，大庾戴文端公初

授修撰，典湖北试回，奉旨仍直军机。（按：公以举人应天津召试，钦赐内阁中书，即直枢府。）今军机章京外放后，无入都仍充章京者。乾隆间新建裘恭勤公行简，初以举人中书入直，守宁武、平阳数年，以母老请内用，补户部员外郎，仍直军机。今大学士无为巡抚者。乾、嘉间，嵇文恭公抚浙江，朱文正公抚安徽，均已入相。今两书房无以科道行走者。雍正间，吾邑邵学址中丞，以给事中直上斋。今部曹无得学政者（同治初偶一简用，词臣均以为破例）。乾、嘉已前，部郎视学，不可指数。风气迁变，未解何繇。

◎戴文端恤终典礼戴文端公薨于位，嘉庆十六年四月朔日也。翼日，既命荣亲王奠矣；越六日（世俗所谓首七之期），仁宗复亲临丧次，举哀奠爵者三。恤终典礼之隆，为近世辅臣所罕遇。

◎将帅和睦之效果川陕教匪之役，经略威勇公额勒登保，扼驻略阳，以五路带兵大臣位望相埒，尝引嫌上疏，请止举劾麾下功罪。时裘恭勤公方奉特旨犒军，奏谓五路将士，宜咸听经略节制，以一事权；并移书川督威勤侯勒保，为陈廉、藺相让之义。两帅大和，师比有功。世多恭勤论事，中机宜，得大体，然亦由威勇、威勤皆名将，故正言易入也。康祺按：咸丰间粤逆初起，永安州之围，势可聚歼。乌武壮公、向忠武二公，亦皆名将，积有齟齬，江忠烈在乌幕调和之，苦甚于恭勤，而向公盛气未平，故执围师阙隅之说，挠此事机。迨槛兽逸而河沙飞，东南不复可收拾，忠武寒臣，至今岂忍责备，或劫数使然欤？

◎董天弼之忠勇（二则）

乾隆四十一年，大小金川平，头人七图葛拉尔思甲布，传送行在，纯皇帝命军机大臣问为逆状，对甚悉。复言陷底木达时，四川提督董公天弼，将所部二百人，抽短兵力战，不可败；夜半，领兵头人以鸟枪数百干，环击杀之。先是在军诸大臣，劾董失守要隘，纯皇帝徙公之子联珏等伊犁；至是赦还，复联珏举人原资，赐内阁中书。古人询于刍蕘，圣天子乃察及俘虏，宜万里行军，咸在日月照临之下也。

董提督天弼性忠勇，貌魁奇，临阵常身先士卒，所向无前。随征金州，有哈萨克二赤骠马，极雄健，将军温福常索之。对曰：“天弼上阵，倚此二马，金川小丑必荡平，俟手梟二逆，并二马上将军。”后与将军同殉难，志竟不遂，然其言壮已。

◎鄞县史氏之科第吾乡甲第，南宋以来，推史氏第一。世所称史、赵丰、楼者，三家孙支均式微，独史氏入国朝，科名不绝，槐棘之间，世有令人。其尤异者，立庵先生大成，以顺治乙未大魁天下，历官至礼部侍郎，致仕；其从子慎斋先生在甲，亦由翰林九迁至礼部侍郎，亦未及年而乞休，适甲子一周也

。二公立朝贞亮，有信史在，不假乡邦后进之赞扬。即此遗荣勇退一端，昔二疏父子以同时，今二史父子以继起，亦足为高门仪矩矣。

◎任启运受两朝礼遇荆溪任钧台宗丞，以雍正癸丑通籍，年六十四矣。殿试之明日，以能通性理八人引见，世宗皇帝反覆下询，奏对详尽，蒙恩奖“人甚聪明”，即授检讨，上书房行走。逾年抱疾，上廑圣怀，赐药赐医，至于院使无员不出，日传天语之谆谆。越月趋谢，特谕绕廊而进，再四慰安，务自保爱，并命侍臣扶掖以出，凭御座遥望之。高宗登极，仍令直书房，充讲官，擢中允，由左佥都御史存升卿贰。偶遭倾跌，赐药赐金，服食寝兴，时降清问。而且官翰詹，则免其考试；佐宪职，不责以纠弹。迨乾隆己巳，宗丞弃世久矣，诏举经学士，圣谕犹举以为劝，有“故宗人府丞任启运，研究经学，敦朴可嘉”之褒。呜呼！两朝圣人，隆礼儒臣，一士之身，成全至此，理学经术如宗丞，亦自无负知遇。然绳枢瓮牖之士，有宗丞之学之才，而生不逢时，韬伏堙暖以没世者，岂少也哉！

◎天人感应之捷顺治朝，魏柏乡相国疏纠首辅刘正宗，世祖震怒，以公不早言，并下狱，然卒直公出之。时方久旱，公甫出狱，甘霖大沛。嘉庆朝，洪稚存太史上书成亲王、朱文正公，妄言时政，谪戍伊犁。明年，京师旱，上诣坛祈祷，减军流罪，不雨。诏赦直言获罪洪亮吉归，是日大雨，天人之感应捷矣。

◎任葵尊侍御风节（二则）

《池北偶谈》记同时御史敢言，惟荆元实、任葵尊二人。葵尊名宏嘉，钧台宗丞族兄也。钧台《清芬楼稿》称：康熙中叶，御史噤不言，人谓为荐解角。自公入台垣，而言路始振，章数十上，咸有益国计民生。巡视北城，亲王诸府，公侯第宅，多在辖下，骄悍尤难治。公偶出，有锦衣骏马突其前，公叱呵之，众不敢，曰：“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。”公大怒，身逐之，隶走卒奔，抵王府，坐其门呼，必得旦乃已。王曰：“是申申者何也，即出，敢若何？”旦出，公叱缚之，予杖四十。王大恚，入奏。天子曰：“非凌汝，行者吾法，汝庇优，亏吾法。”王赧觫稽颡出。马三爷者，戚畹某弟，登城私，公执而鞭之；告其兄，兄面谢过。已而谋公，公廷发其奸，某矫辨，天子命掌其颊三十。又声九门提督罪，诏立斥罢。公尝慨然流涕曰：“宏嘉之得保首领，天子赐也。”盖信而后谏，其遇不可及云（又渔洋诗：“翰林科道两衙门，齐脱貂裘狺猊，昨夜五更寒彻骨，满朝谁不怨葵尊。”此虽戏言，亦足见公风骨矣）。

任葵尊通政督学奉天，革生童纳金之陋习。上知之，戏示百官曰：“是蚩者，乃不识钱。”天语煌煌，荣于华袞。

◎郑环之理学武进宿儒郑先生环，乾嘉之际，以经学名字内，躬行峻洁

，志在经世。自以学成不得用，常与当路言民间疾苦，于兵政、海防、屯田尤详切。人或倦且厌，先生器器不已，盖冀其偶一听用也。嘉庆十一年，卒甘泉训导官署。客或往唁，见先生朝衣冠端坐，持笔疾书。客大惊，问先至者，则曰：先生以丑初疾革，浴毕，敛以公服，天始曙，忽起索纸笔曰：“吾注《易》有八卦未卒业，是以回光续成之。”客坐候至酉，先生始掷笔长叹而瞑，急舁上床，身已僵冷，而卦注毕矣。见包世臣慎伯《艺舟双楫》，慎伯即往唁之客之一也。康祺按：兹事奇诞骇闻，为讲学家所弗道，然慎伯非妄言者。且细思其故，儒者读书一生，时时以济人利物为志，当耄期进德，欲净理纯，其耿耿不昧之精灵，收摄片时，原可去来自主，此仍圣贤临深履薄之功，非二氏羽化涅之幻也。

◎钱坫之篆学竹汀詹事之家学，其兄子坫实为嫡传。坫字献之，邃经学、小学、金石之学，篆书尤空绝前后，然在家未尝学篆也。初入都省詹事，詹事授以李阳冰城隍庙碑，昼夜习之，三月不能成字。忽患病。医者诊之，脉无病，而手足厥冷，目矐视，鼻微有息而已。如是者七日，忽中夜跃起，濡墨作篆书乾卦象毕，不胜饿而寝。翼早，詹事来视病，君尚未寤。见案上篆，大惊，呼问病状，君答曰：“儿故无病，梦至石室，见唐巾老者，指授篆法七日夜，作成辄批抹，最后书乾卦象，老者曰可矣，儿遂觉。追忆笔势，中夜作此幅。”詹事细询梦中所见，盖即少温云。时都中能作篆者，唯翁学士方纲，闻是事，索君书叹绝，以为神授，君篆书遂名天下。殆所谓思之思之，神明通之欤？

◎康熙朝廷推之制查查浦翰林嗣栗，奉使典试粤东。午门宣旨，恭纪诗云：“敢谓九重亲试用，尚烦诸老更廷推。”自注：“是日命下，复令九卿公核贤否。”殆康熙间故制如此。

◎圣祖优礼陈廷敬圣祖南巡，泽州相国方扈从。既至杭州，公乞假游西湖一日，奉旨免朝。且云：“廷敬老臣，遇宫眷车不须避路。”洵承平盛事也，见《查查浦诗钞》。

◎雍正朝加恩士子之旷典雍正庚戌科会试，特命广额四百名。又会试之前，奉谕：凡雍正七年大臣子弟乡试失举者，采中十二名。又雍正壬子科各省乡试，奉旨：每额十名加中一名，有零者亦加一名。盖名场旷世之恩也。

◎雍正朝之神灵瑞应查查浦诗集，有恭纪神灵瑞应九章，自注甚详，皆符瑞志中史料也，别择登之。一、天台山民于雍正七年十一月，见神鸟飞鸣石梯儿沟，各臣民于八年正月，见凤皇翔集峰顶。一、景陵碑文初勒时，即有灵芝绕石之瑞，世宗（按：原注称今上）龙兴之始，孝陵著英屡见。一、雍正四年，黄河六省俱清，五星聚于奎壁。一、南掌贡象，生黎输丁，西边亦皆臣服。

一、四川抚臣奏，七年七月六日，犍为祥云捧日；山西抚臣奏，十二月保德州祥云绕日三环，临晋县庆云屡见；河东督臣奏：十二月登莱二府祥云互见；云贵督臣奏：七月至闰月，有五色云凡七次见，八月庆云六次见，九月新营亦叠见；又重建孔圣庙大成殿，上梁前二日，卿云见于阙里。上命亲诣文庙设奠，以申感庆。一、七年九月，€南白崖乡约等呈报地方少水，本年闰月平地涌出甘泉二股，一出仙女庄，一出虾蟆口。一、湖州府有万茧同功之瑞（按同功茧，事详见前笔）。一、磁州民拾遗金四十两、钱三千，悉俟原主还之。一、七年冬，奉天将军奏：小米一斗价三分，豆一斗价一分二厘。十一月，贵州抚臣绘瑞谷图进呈，一穗三茎以至一穗十五、六茎者不等。康祺敬按：列圣家法，惟知敬天勤民，从未尝侈言祥瑞。然雍正初元数年之间，卿云甘醴，凤集河清，嘉谷灵芝，神鸟瑞茧，凡古来祥符上庆，骈集于溥海内外者，至于史不胜数，三圣继兴，万叶巩祚，太和翔洽，事岂偶然？则亦载笔之士，所未宜阙略者也。

◎周系英之知遇湘潭周侍郎系英，嘉庆戊辰，以侍读学士奉命直南书房。保荐时，谕掌院曰：“朕意中止一周系英，可将其名列入荐牍。”未几，上书房出缺，例由掌院拟正陪，而入侍南斋者不列。侍郎复膺特简，且命之曰：“不但授读作诗文，须教阿哥为人居心以忠厚为要。”因奏：“书房例课八韵诗。臣愚以为宜令阿哥加读《资治通鉴》，以知今古治乱兴衰之故，悉民间之疾苦。”上是之。

●卷十◎海宁查氏兄弟海宁查慎行夏重、嗣栗查浦昆季，皆负隽才，少以诗文相靡可切。康熙庚辰，癸未，后先成进士，入词苑，同馆十年。夏重年六十四告归，又二年，查浦从顺天学使因病辞职，年适与同。夏重七十外刻诗，查浦继之，兄弟互相为序。天伦唱和之乐，坡、谷不如。余久遭原之痛者，读二查集，不觉黯然。

◎金冬心仁兼从各擅一艺冬心征士，以书画遨嬉名胜四十余年，所携仁兼从，亦各擅一艺。甬东朱龙善琢砚，新安张喜子界乌丝阑，会稽郑小邑儿工钞书，吴趋庄闰郎操缦能理琴曲，泾阳蔡春解歌元白新乐府。自征士僻好画竹，长幅矮卷，日竟十数。兰陵陈彭，亦学画竹，竟可乱真。庸保厮养，乃有如许雅材，征士之识趣可想。

◎圣祖识拔图文襄（二则）

图文襄公海初为中书舍人，世祖幸南苑，公负宝以从。上见其举止严重，立授内阁学士，不数年，存至大学士。及康熙初，西征授钺，果建大勋。

三藩之变，禁旅南征，宿卫尽空。及察哈尔叛，京师无兵可调，盈廷震愕。圣祖命选八旗家奴之健者，付图海北征。公赴得胜门外教场，阅毕，即日趣

行，不许信宿。所过州县村堡，骚掠者置不问。比出塞，至贼境，下令曰：“察哈尔元之后裔，数百年珍宝山积，尔等能破之，富且百倍。”众踊跃，无不一当百，胜于节制之师，遂破之。归而请豁所过租税，以恤边氓。盖以乌合之众，御方张之寇，非此无以得其死力；淮阴侯驱市人而战，知此术矣（按：魏源《圣武记》载此事，亦以淮阴为比，而深恐后人之借口，意甚深远）。

◎明亮文襄公明亮，少尚履亲王郡主。王母妃薨，奉移之东陵，道路积潦，舁夫惮行。公躬行泥淖向导，舁夫不从令者，以杖撻之，在道数日，队仗整肃如行军。王窃叹曰：“吾家快婿，国家大将材也。”公卒以金川、湖北军营立功。

◎海兰察之将略乾隆朝名将，以超勇公海兰察为冠，边功战略，炳旗常，无待述矣。其行军实由天授，有为自古名将所，未尝到者。自结发从戎，每临阵，微服率数十骑，绕出贼后，知何处有瑕可蹈，辄冲入贼队，左右疾射，使其阵乱，而我兵乘之。又能望云气，决贼势之盛衰、此战之胜负；察山川脉络，知安营汲水之宜；听地窖，识贼马之多寡；验马矢，料敌去之远近。即仓猝间，手弹弓弦，亦能预测利钝。以故进必歼敌，退亦全师，操纵神奇，不可殫述（按：望气之说，屡见史策，古名将皆能之。北齐时，斛律金行兵，用匈奴法，望尘知马步多少，嗅地知军远近。超勇蒙古人，或得秘传，不知今尚有传者否）。魏氏《圣武记》称天生海公，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。康祺谓是直天生李晟为社稷耳，岂独文襄一人福命致之哉？

◎胡思显佐额勒登保川、楚用兵，以忠毅公额勒登保为经略，奏带郎中胡思显代具奏稿，每有小衄，直陈不讳。仁宗嘉公不欺，并加胡思显三品卿衔。然后知名臣幕府，未可参佐非人。

◎阿文成之将略阿文成公立功绝域，将材相业，冠绝一朝。相传公在行营，每军务倥偬，帐中独坐，饮酒、吸淡巴菰，秉烛竟夜。或拍案大呼，或砉然长啸，拔剑起舞，则次日必有奇谋。尤善拔擢人材，每散僚卒伍，一二语即知其器识，辄登荐牍，故人乐为用。尝识兴奎于军校，奇其状貌，令攻某寨，即日授副将。海超勇权奇自负，同时无一当其意，独服公驱使，辱骂惟命；遇他帅虽礼下之，不乐为用，文成洵神人哉。

◎将才随地脉为转移国朝武功铄千古，而将才辈出，亦颇随地脉为转移。从龙诸佐，蔚起关外，及康熙平三藩后，则汉臣名将，西北为多，如提督侯爵张勇及其子云翼，提督男爵梁化凤及其子浙闽总督鼐，提督子爵王郡及其子总兵守乾，提督陈福及子提督大用，广东提督殷化行，贵州提督杨天纵，提督副将军董芳，皆陕西人。€南提督伯爵赵良栋及子广东总督宏灿、巡抚加总督衔

宏燮，提督将军王进宝及子总兵用予，提督岳升龙及弟提督超龙、子威信公大
将军钟琪，提督钟璜、孙巡抚浚，提督马际伯与弟提督见伯，总兵覲伯、副将
显伯，提督潘育龙与侄孙提督元善，提督韩良辅与子提督勋，总兵师帝宾与子
提督懿德，提督樊廷与子总兵经文，又兄弟总兵康泰、康海，总兵图形紫光阁
高天喜，皆甘肃人。及三省教匪靖，而蜀将竞兴；东南海贼横，而闽帅继起。
至于粤匪荡平，凡著名将帅，尽隶湖南；剿擒之役，参以皖将。二百余年来
，以一省人材，备五等封爵者，前惟四川（嘉庆中，十七省提镇，四川居十之
九），后惟福建，近年之湖南，所少者公爵耳。如曾文正、左相国封侯，曾中
丞国荃封伯，李忠壮公臣典、刘京卿锦棠封子，提督萧公孚泗、今长江提督黄
公翼升封男；而又有并骑都尉、云骑尉为子男之爵者数家，盖楚才独盛矣。总
观前事，地脉迁变，理或有之。然苟非一二命世大人，提倡忠义，物色英雄
，训练而羁縻之，恐穰、吴、颇；牧之材，沉沦草泽，或反桀骜为乡里患者
，岂少也哉？

◎曾燠之遭际南城曾抚部燠，今人犹称为曾都转，以公宦辙留扬州最久也。
红桥竹西，宾从文燕之盛，远踵韩、欧、刘、苏诸公，近接栢园、渔洋、雅
雨诸老辈，盖几几乎海内龙门矣。顾其遭际，亦自不可及。公由翰林散馆，授
户部主事，甫擢员外郎，即蒙高宗特简两淮运使。既存陟封圻矣，乞养事毕
，仁宗以淮鹺疲惫日甚，特命公以巡抚衔巡视两淮盐政。公先后莅扬，皆出意
表，江山胜区，文翰巨伯，人地契合，良有夙缘。

◎江南父子继相之多国家人惟求旧，汉臣中继世入相者凡七家：常熟蒋氏
，桐城张氏，漳浦蔡氏，武进、诸城两刘氏，无锡嵇氏，大庾戴氏。武进、大
庾皆叔侄，余则皆父子也。戴可亭相国世居江苏甘泉县，相国祖携子旅食大庾
，始著籍焉。然则七家之中，江南实居其五，可谓人杰地灵。

◎臧寿恭与严可均极不相能长兴臧寿恭眉卿、乌程严可均铁桥两先生者
，同籍湖州，同时号通经博学，顾极不相能。杨太守岷，臧先生高席弟子，亦
尝从严先生游。一日，太守自长兴归，舟泊城外，邻舟有命酒独酌者，视之严
也。诘何自，以实对，诧曰：“是村夫子，堪若师乎？”它日，太守叩臧先生
：“严某何如人？”曰：“粗能讽《三字经》。”《三字经》者，学童初入塾
试讽者也。文人相轻，不意经生亦然。

◎严可均之诡僻铁桥少负粮课，跳入京师，用宛平籍充乡举。明年会试
，主试者贵人得其卷，欲魁之，以诗失谐斥。或劝铁桥诣谢，贵人喜且慰之曰
：“君大博通，顾诗失谐何。”铁桥瞠目曰：“唐始以律诗取士，今所传失谐
者十九矣。”贵人失色罢。铁桥有一子，初堕地，自卜子六龄当孤，命曰六孤
。吁！何其诡也。

◎西江四戴大庾之戴，自文端公父太仆寺少卿第元，始以翰林起家。乾隆乙未，仆少弟可亭相国、子心亨同成进士，散馆皆授编修。戊戌，文端继之以大魁，除修撰。父子兄弟，并在词垣，而主试督学之差，星轺交驰，络绎道路，故其时阶皆未崇，天下翕然称西江四戴。

◎大庾戴氏之恩眷（二则）

故事：内外大臣亲属任科道者，对品回避。嘉庆朝，戴文端公在枢府，其季父可亭相国以学差还都，方官掌京畿道，例改六部员外郎，纯庙命以科道应升之鸿胪少卿候补。时当训政燕翼，谋至深远，见可亭相国才器堪大受，不欲使更滞郎署也。

可亭相国督南河，积劳遽，假归里门。时河工未葺，两江总督铁冶亭保请帑六百万，睿庙以斯事艰巨，命戴文端偕觉罗长文敏公麟赴工审度，并谕文端曰：“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，使事毕，卿可一归省卿叔父。”故文端纪恩诗，有“此去竹林勤问讯，亲传天语到柴门”之句。以朝夕夹辅之重臣，恩予往返四千余里，以慰其家庭骨肉之私，为史册纪载所未有。盖睿庙极重戴氏叔侄，欲并寄以股肱心膂，其储参大政之意，已于是乎定矣。

◎托戴二相之镇定嘉庆二十五年七月，满相托文定公津、汉相大庾戴公均元，扈滦阳围。甫驻蹕，圣躬骤有疾，不豫，变出仓猝，从官多皇遽失措。二公督内臣检御篋十数事，最后，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，锁固无钥。文定坏金锁，发盒得宝书，遂相偕奉宣宗即大位，率文武随瑞邸行礼，乃发丧，中外晏然，服二相之镇定（敬按：是则本包世臣大庾神道碑，与实录所纪稍异）。

◎汉臣总理内务府工程处可亭相国清慎恇诚，蒙仁宗破格恩，以汉臣总理内务府工程处，冀变积习。而公三督工程，皆获咎谴。初以监修吉地失察工弊，夺一官，褫宫衔、花翎。继以裕陵隆恩殿专金四柱，俱丈二围大木，而十五六年之顷，遽致蠹朽；公方由河督起病，坐是迁副都。及公既予告归，适宝华峪地宫渗水，被严旨与英相国和同逮，籍家产才值万余缗，宣宗意稍解，除名放还。包慎伯撰公墓碑，遂谓旧例内务府事务不使汉大臣参预，良有深意。康祺以为慎伯之言非也。内务府即秦汉已后之少府，在周官属之冢宰，满、汉大学士均得与闻；倘必防蜂蚕之螫人，听漏卮之旁决，大臣谋国，义不宜然。

◎可亭相国享年之永三代贤臣，享年最永者，以召公为第一，春秋则推蘧伯玉。本朝宰辅，颐耄引年，可亭相国其称首矣。公年九十有五，公长子户部郎中诗亨，侍养在籍，年将八十，依依膝下如婴儿，人呼为小菜子。

◎郎中骤擢侍郎索佳氏约斋侍郎额勒布，官户部郎中时，以管部王大臣密荐廉能第一，特旨擢本部侍郎，管钱法堂事务，异数也。

◎额勒布官两淮时之清廉乾嘉已前，淮纲繁富甲天下，视嗇使者，骄贵简

出，出则舆从华盛倍封圻，金钱挥霍，一斥巨万。额少农勒布官两淮，力矫积弊，常从二三骑，自策骡，穿街巷，祷雨甘泉山，辄步烈日中，往返三数十里。旧例：别库岁征几千万，乃鹺贾结交势要物，听使者主持，公壹不问。游客来谒，自馈肴蔬果饵数器而已，曰：“吾为扬州开一生面也。”嘉庆戊辰，被议入都，鹺贾送至王家营，环跪纳会子四纸，纸各镪十万。公诘何为？金曰：“大人节官费岁数十万，又奏增盐息至分半，岁溢且二百万，计大人按临六载，众商所受恩，且累千万，区区者诚不足言报称。”公曰：“我前节官费以为今日地，是攫寮き所应有也。请增盐息者，为岸猾持若短长耳，若等竟以作市价，是才孚民以益商，我负疚滋重，况分若肥耶？必不听者，以状上闻矣。”是年秋，公故当覲圣，例以珍玩为面贡。公阅实制备，仅值十六万，先期贮京第。及至都，部议当差热河，不得面，无用贡。公濒赴戍，遣使悉送还扬州，费脚价银六千，实己资也。呜呼！处脂不润如公，诚可质古人矣（按：公少时奔丧至山西，土人釀贖万金为贖，公一无所受。事闻，仁宗大嘉许。可知自古名臣，必于微贱时培养风节，百尔君子，盍共勉之）。

◎吴槐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吴槐江制军充军机章京久，阿文成公甚器之；大学士伯和卜同掌枢府，积不平。嘉庆初政，文成既薨，纯庙幸滦阳，训政忧勤，或午夜视事，一夕，以宣军机大臣不得，命召章京，唯吴公已上直，入对称旨。少顷卜至，上曰：“军机事日繁，傅森、吴熊光皆任事，可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以助若。”卜谓吴官才五品，不符体制，（按：公时官通政司参议。）上命加三品卿衔。卜又曰：“其家贫，大臣例开轿，恐力不办。”上命赏户部饭银一千两。又曰：“戴衢亨出身状头，官学士，已四品，在军机日久，与吴同，用吴不如用戴。”上曰：“此岂殿试耶？”卜语塞，乃承旨。然文端卒与公同加三品衔，拜命，而班次乃居公下。卜之奸诈如此，卜之能行其奸诈者，亦仅如此（按：傅公森任侍郎久，前一日召见，诘问甚厉，人共危之。及上直，乃知圣意疑公识度，或未胜大用，试而后授也）。

◎汉寿亭侯显灵嘉庆丙辰，川、楚军兴，贼氛逼荆州，州城岌岌无守炮。汉寿亭侯忽示梦于马厂，掘获炮九位，石子十万斤。奏闻，锡名曰神赐大炮。考荆州大庙，即当日幕府故址，宜祚顺佑民，威灵尤赫赫云。

◎凌晓楼贫而好学凌晓楼先生曙，嘉庆间江淮大儒也，治何氏《春秋》、郑氏《礼》尤精审。其少时读书之苦，有与牧豕负薪相仿佛者。先生以一孤童，贫而居市，十岁就塾，年余，读四子书未毕，即去香作，杂佣保。然停作辄默诵所已读书，苦不明诂解。邻之富人，为子弟延经义师，先生乘夜狙其轩外，听讲论。数月，其师觉之，乃闭外户不纳。先生愤甚，求得已离句之旧籍于市，私读之达旦，而日中佣作如故。年二十，乃弃旧业，集童子为塾师。童子

从君游，则书必熟，作字正楷。以故信从众，修脯入稍多，益市书，遂博通专壹，学以大成。先生甥仪征优贡生刘文淇，少贫似舅，先生爱其颖悟，不忍弃之逐末，自课之，且教且学，刘齿未壮，并成通儒。观凌氏舅甥，有志之士，其勿以孤寒自沮矣。

◎嘉道间汉学家流别包慎伯作甘泉薛传均子韵墓碑，叙述交友，多嘉、道间汉学之儒，颇有裨于纂学案、记师承者，为节录其大略，以贻学子。碑云：“子韵少与仪征刘文淇孟瞻、涇包慎言孟开、旌德姚配中仲虞，及予弟季怀（按：名世荣）五人者，相结为本原之学。孟瞻、孟开、季怀治《诗》攻毛、郑氏，治《易》攻虞氏；子韵治小学攻许氏，皆旁通群籍，而据所业为本，砥砺以有成。近世昌许氏者，推嘉定钱氏、金坛段氏，子韵究其得失，而右钱氏。”又云：“予弱冠，展侧江淮间，物色朴学，得阳湖黄乙生小仲，通郑氏《礼》，行不违其言；武进刘逢禄申受，通何氏《春秋》、虞氏《易》，虽情钟势曜，而读书如有嗜好；江都凌曙晓楼，治何氏《春秋》、郑氏《礼》，困学而不厌；同邑（按：谓涇县。）人胡世琦玉樵，墨守郑氏，有缀残补缺之勤；嘉定潘鸿诰望之，能错综许、郑，以适大义；丹徒柳兴宗宾叔，治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，能依雅训，以捍俗说；宝应刘宝楠楚楨，上世故崇汉学，能不坠其家法；仪征汪谷小城，覃精许、郑，尤长于地理；黟俞正燮理初，通郑氏《礼》、杜氏《春秋》；乌程凌厚堂，综汉义说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数十万言，与理初并长推步算术。吴越英隽，略备于斯，然必守许氏，以推原贾、马、郑、服训诂者，卒莫如子韵之善。”慎伯是作，于近时汉学家数，盖已什得八九矣。

◎桐城古文派源流曾文正公文钞《欧阳生文集序》云：“乾隆之末，桐城姚姬传先生鼐，善为古文辞，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，而受法刘君大魁，及其世父编修君范。三子既通儒硕望，姚先生治其术益精，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：”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？‘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，号桐城派，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。姚先生晚主钟山书院，讲席门下著籍者：上元有管同异之、梅曾亮伯言，桐城有方东树植之、姚莹石甫。四人者，称为高第弟子，各以所得传授徒友，往往不绝。在桐城者，有戴钧衡存庄，事植之已久，尤精力之过绝人，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，禅之后进，义无所让也。其不列弟子籍，同时服膺，有新城鲁仕骥非、宜兴吴德旋仲伦。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，硕士既师其舅，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，乡人化之，多好文章。硕士之群从，有陈学受艺叔、陈溥广敷，而南昌又有吴嘉宾子序，皆承非之风，私淑姚先生。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学。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，月沧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、龙启瑞翰臣，马平王锡振定甫，皆步趋于吴氏、吕氏，而益求广其术于梅

伯言。由是桐城宗派，流衍于广西矣。昔者，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，而吾乡出其门者，未闻以相从学文为事。既而巴陵吴敏树南屏，称述其术，笃好而不厌；而武陵杨彝珍性农，善化孙鼎臣芝房，湘阴郭嵩焘伯琛，溆浦舒焘伯鲁，亦以姚氏文家正轨，违此则又何求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，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，而受法于巴陵吴君、湘阴郭君，亦师事新城二陈，其渐染者多，其志趋嗜好，举天下之美，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。“读此，则古文家桐城一派，亦已什得八九（按：欧阳生名勋）。

◎鹧鸪米渔洋《居易录》云：“弋阳汪少伟，赴一中官请，设饭止半盂，而香滑迥异常米。问所从出，云是四川以岁例入贡者，其米生于鹧鸪尾，尾止二粒，取出放去，来年则更取之。”康祺按：米产鸟尾，事太不经，即有此贡，殆亦如燕衔海鱼、猿采山日，物以罕异见珍，故明代因以进御，然他处不见纪载（钱唐张云敖有鹧鸪米诗，亦据渔洋一言，初非实有闻见）。想幸值圣明，从前蜀帅，必已抗疏裁罢矣。

◎杨梦槎被祸无锡杨明府梦槎，乾隆间以孝廉令四川酆都，值金川酋逆命，调赴监制炮位，屡有功。癸巳六月，大军至木果木山，夜半贼劫炮局，遂拥之去。环叩用炮之法，明府阳教之而阴诡其制，反裂，殪贼无算。贼酋切齿，刳其尸如泥。事闻，诏赠兵备道，赐祭葬，荫一子如其官。呜呼！烈且智已。

◎嵇文恭清操嵇文恭公当国，其相业人共称之，其清操容有不甚知者。比公晚年予告，常膳至不能具兼味，歿未一载，懒眠胡同第宅即属他姓，中外感服，始叹公之清恐人知。公婿张云敖诗有云“老屋区区留不得，而今始识相公贫”，盖纪实云。

◎国初满洲武将得力于三国演义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，多取材于陈寿、习凿齿之书，不尽子虚乌有也。太宗崇德四年，命大学士达海译《孟子》、《通鉴》、《六韬》，兼及是书，未竣。顺治七年，《演义》告成，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，蒙赏鞍马银币有差。国初、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，类多得力于此。嘉庆间，忠毅公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海超勇公帐下，每战辄陷阵，超勇曰：“尔将材可造，须略识古兵法。”以翻清《三国演义》授之，卒为经略。三省教匪平，论功第一。盖超勇亦追溯旧闻也（明末李定国，初与孙可望并为贼，蜀人金公趾在军中，为说《三国演义》，每斥可望为董卓、曹操，而期定国以诸葛。定国大感曰：“孔明不敢望，关、张、伯约不敢不勉。”自是遂与可望左。及受明桂王封爵，自誓努力报国，洗去贼名，百折不回，殉身缅甸，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，则亦传习郢书之效矣）。

◎牛守备为民请命康熙三十八年，圣祖三次南巡，由浙回苏，驾幸洞庭东

山。有水东民人告菱湖坍田赔粮，收纸付巡抚。上问扈蹕守备牛斗云：“太湖广狭若干？”奏云：“八百里。”上云：“何以具区志止称五百里？”奏云：“积年风潮冲坍堤岸，故今有八百里。”上云：“去了许多地方，何不奏闻开除粮税乎？”奏云：“非但水东一处，即如乌程之湖楼、长兴之白茅嘴、宜兴之东塘、武进之新村、无锡之沙湾、敦口、长洲之贡湖、吴江之七里港，处处有之。”上云：“朕不到江南，民间疾苦利弊，焉得而知耶？”遂谕令查明奏免。康祺敬按：圣祖德量同天，六十年中，如此偏恩，岂胜枚数。惟牛守备以末弁前驱，忽邀清问，在他人当已乖常，而乃奏对从容，既历举夙所谙习之江浙水道地形，复毅然为民请命，其学识殆出儒臣上矣。

◎圣祖垂念寄畅园樟树无锡惠山寄畅园，有樟树一株，其大数抱，枝叶皆香，千年物也。圣祖南巡，每幸园，尝抚玩不置。第六次回銮后，犹忆及之，问无恙否。查慎行诗：“合抱凌云势不孤，名材得并豫章无，平安上报天颜喜，此树江南只一株。”迨圣祖宾天，此树遂枯，亦可异也。

◎考试精于书法之举监生员康熙乙酉五次南巡，至苏州，三月十八日谕江南上下两江举监生员等，有书法精熟，愿赴内廷供奉抄写者，著报名齐集江宁、苏州两处，俟回銮日，亲加考试。越一月，命掌院学士揆叙赴府学考试，进呈册页，取中汪泰来等五十一人，同前考过郭元年于等十人，俱赴行宫引见，各蒙赐御书石刻《孝经》一部。

◎何义门索还门生帖之异说常熟翁铁庵司寇受要人旨，劾汤文正而据其位，何义门请削门生籍，屡见前人纪载，余初笔亦述及之。唯《履园丛话》称即墨郭公令吴江时，前抚余国柱方掌纶扉，征贿巨万，不与，嗾人劾奏。虞山司寇从而和之，长洲贡生何焯在京考选，为司寇门生，遂登翁之门，攘骂不已，索还门生帖，否则改称，不认为师。义门由是知名，与他说稍异，未知孰是。

◎钱南园通政之敢言及清廉（四则）

乾隆四十六年，逆回犯兰州，而甘肃冒赈事发，狱已成矣，诛窜者几百人，而独不及陕西巡抚毕沅。昆明钱南园通政沅方为御史，奏言：“冒赈折捐，固皆由王望法营私，但查望为藩司，毕沅曾两署陕甘总督，近在同城，岂竟豪无闻见，诚使早发其奸，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，即陷于刑辟者，亦不至如此之多也。臣虽不敢必其利令智昏，甘受人饵，惟是瞻徇回护，不便举发，甚非大臣所以居心。”奏入，上是之，夺沅爵三级。先是科道衙门自李漱芳左迁后，无人敢言事者，自此疏出，而一时台阁凜然生风。

钱南园通政复有疏劾东抚国泰一事，甚有益当时大局。奏言：“山东吏治废弛，借纳贡名，贪婪无厌，官民苦之，所属州县，亏空累累，请旨按问。

”且言嗣后愿皇上勿受贡物，俾天下督抚无以借口。上览奏，即命军机处传讯。已而有旨，随同军机大臣和卜、刘墉、诺穆清等前往查讯。其时和卜柄国，而国泰素奔走其门下者，人皆为通政危。及抵境，和已授意国泰弥缝，辄以危言相恫喝。幸刘文清深知其弊，常与通政密商，比到省盘查，则和先扬言不用全数弹兑，抽查至数十封，无短绌，和遽起回馆舍。通政请封库，次日彻底拆封，则多系圆丝杂色银，盖借诸商贾以充数者。因诘库吏，得其实，遂出示召诸商贾来领，大呼曰：“迟来即入官。”于是商贾纷纷具领，库为一空，复往盘他府亦然，案遂定，和亦无如何也。于是国泰与藩司于易简，俱拿交刑部治罪。高宗嘉之，许为敢言。语云：批龙鳞易，捋虎须难。通政是举，若非圣君在御，贤相同舟，其不为卜所搏噬也几希！

钱南园视湖南学，不通干谒，不受苞苴，取士至公，士子莫不诚服。期满留任，适丁母忧，闻讣之日，星夜出城，宿于旅舍，即委员赍印交巡抚，次早启行。大吏已下，追送贖仪，皆拒不受。呜呼！举察廉孝者，身范当如是已。

钱南园重入谏垣（按：南园以督学湖南时，荆州水灾城圯，及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，不行查奏，部议革职留任。后复加恩，以主事用。考令甲：革留加恩，应改降留，不应以通副堂官，反降司员六品，再擢始仍官御史。事在乾隆末年，殆和卜与有力也），时军机大臣和卜与阿文成议论不和，办事不同一处，虑开朋党之祸。南园上疏曰：“军机大臣应同在公所办事，互相可否，此定例也。近惟阿桂在军机处，余或在内右门，或在南书房，或在造办处，一切咨事画稿，司员趋走多歧，恐生事端。况内右门近接养心殿，不能不与内监习狎，万有一如从前高云从之事，虽立正刑辟，而所纒圭已多。请饬诸大臣循照旧章，同止军机处。其圆明园办事，亦同一体，以昭画一之规。”高宗览奏，切责大臣，谓钱沅所奏甚是，即令在军机章京上行走。当时阿文成已下，咸称为南园先生，不以名也。惟和卜屡加究诘，欲穷以难处之事，卒不能屈。

●卷十一◎本朝状元总数及常熟科名之盛本朝状元，自顺治三年迄同治十三年，凡九十三人。江南一省，得四十五人。常熟一县，已得六人，盖顺治戊戌孙承恩，康熙己未归允肃，庚辰汪绎，戊戌汪应铨，咸丰丙辰翁同，同治癸亥翁曾源也。翁氏叔侄，八年中两得大魁，科第之盛，已无比俚（详初笔）。所尤奇者，道光丁未庞文恪公钟璐以第三人及第，翁文端弟子也；越庚戌一科至咸丰壬子，杨太常泗孙以第二人及第，亦文端弟子也；复越癸丑一科至丙辰，文端子适为第一人。天干一周，三鼎甲蝉联鹊起，同在一城，又同承文端公门墙堂构之遗，衣钵箕裘之绪，谈形胜者，谓虞山地脉使然，岂果专借地脉欤（按：三君在朝，并以文章政术见称，益见文端遗泽之远）？

◎毕秋帆发库银赈济镇洋制府抚河南，乾隆五十二年，湖北荆州府江水暴

涨，堤溃城决，淹没田庐，人民死者以数十万计。七月朔，得襄阳飞信，制府即日先发藩库银四十万两，星夜解楚赈济，一面奏闻。高宗大加奖赏。不数日，擢两湖总督。昔汲长孺之发仓，犹待矫诏，且所发粟数，史亦无征；制府此举，固由仰体圣慈，其识量亦不愧封疆矣。

◎毕秋帆寿和卜诗钱梅溪泳《履园丛话》耆旧一门，载毕秋帆督两湖时，值公相和卜年四十，自宰相已下，皆有币帛贺之，惟秋帆独赋诗十首，并检书画铜瓷数物，为公相寿。梅溪曰：“公将以此诗入《冰山录》中耶？”秋帆默然，乃大悟，终其身不交和相云云。康祺按：秋帆制府爱古怜才，人所共仰，其交和卜，慑于权势，未能泥而不滓，亦人所共知。梅溪，毕氏客，固宜讳莫如深，惟欲以拒绝权门，归功于一言之谏沮，其然，岂其然乎？

◎吴文节被害堵城吴文节公文之督两湖也，粤贼方由江西回窜，田家镇师溃，省城戒严，时咸丰三年九月，公受任甫三日也。巡抚崇纶惧欲逃，扬言督兵营城外，公策马往诘，则曰：“饷绌兵单，城岂能守？”公正色曰：“汝朝廷二品官，何出此语？此时吾辈舍城存与存、城亡与亡八字外，岂有他策！”抚臣曰：“公欲死节博美名耳。军兴，疆臣多并节，吾二人头颅倘再落么么手，如国体何？”公忿不能遏，拔佩刀斫几上曰：“谁再言出城者，污吾刃。”抚臣齿战面土色，惕惕然惊，不复能正视。公婴城固守，数十日，竟击退剧贼，城赖以完。抚臣则大憾，所筹画悉反公所为，檄饷征兵，百计。十一月，公遵旨督兵攻黄州贼，少有斩获。明年正月，移驻堵城（距城五十里），贼纵火焚营垒，士卒惊溃，公遂被害。公虽以同舟非人，赐履沦没，而建祠锡谥，恤典崇优。彼抚臣者，旋奉严旨逮问，徒以畏罪自尽，幸免秋官失律之诛，亦足见圣朝之彰瘡矣。士君子读圣贤书，食君父禄，时变仓卒，匡济无功，堂堂七尺之躯，奈何不以马革裹之，而几使欧刀饮血哉？

◎世乱见孝子家贫出忠臣咸丰间，发、捻纵横，英夷内扰，侍郎某某辈，屡驾锋镞，囊橐充刃，遂托词养亲乞退，计将为多牛翁老矣。转徙兵间，生事日迫，而同治初元，剧寇以次削平，还顾堂上，衰病无恙，则又款段入都，疏称大乱初已，时事艰难，臣受恩最深，臣亲尚康健，不敢不出云云。朝士诧异，有改成语以讥之者曰：“世乱见孝子，家贫出忠臣。”夫仕宦巧之习，后生轻薄之谈，不足污吾笔，姑录其事，为进退失据者戒也；讳其姓名，存忠厚也。

◎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之由近数十年，殿廷考试，专尚楷法，不复问策论之优劣，以致空疏浅陋，竟列清班，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，仍列鼎甲者。而读卷诸公，评鹭楷法，又苛求之点画之间；有一字古体帖体，依《说文》篆隶而不合时式者，即工楷亦置下等。康祺偶见厂肆有乾嘉年间殿试策，不尔也。

朱侍讲然云：其先德侍郎公及第时，不尔也。此风不知开自何时。后询之童少宰华云：“宣宗初登极，以每日披览奏本外，中外题本，蝇头细书，高可数尺，虽穷日夜之力，未能遍阅，若竟不置目，恐启欺蒙尝试之弊。尝问之曹文正公振鏞，公曰：”皇上几暇，但抽阅数本，见有点画谬误者，用朱笔抹出。发出后，臣下传观，知乙览所及，细微不遗，自不敢怠忽从事矣。‘上可其言，从之。于是一时廷臣，承望风旨，以为奏折且然，何况士子试卷，而变本加厉，遂至一画之长短，一点之肥瘦，无不寻瑕索垢，评第妍媸。以朝廷抡才大典，效贱工巧匠雕镂组织者之程材，而士子举笔偶差，关系毕生荣辱，末学滥进，豪杰灰心，波靡若斯，虽尧舜皋夔之圣贤，岂能逆料与？“文正晚年，颇以为悔，故少宰获闻之。康祺尝谓：今日科举望其得士，必自殿廷考试用誊录始，试质之有心者。

◎李卫兴浙江水利李敏达公卫为浙江总督时，疏言鄞县大嵩港灌民田数万亩，日久淤浅，且无支河蓄水，清疏通大嵩港，于港口建坝，分浚支河，于通海之横山头等处筑土塘并石闸六，又镇海之灵岩、太丘二乡，有浦口通流入海，闸已圯废，应筑塘修闸，以资蓄泄，并从之。吾郡僻处海东，距省会四百余里，大吏耳目所不及，寇乱已前，凡捐输抽厘之事，则以为商贾辐辏，土壤膏沃，所以扰民者无不至，而农田水利，及守土长吏之贪廉，大府无过而问者。敏达虽恃气骄傲，不纯用儒术，而泽及海隅，盖犹封疆中之佼佼者。

◎和卜有两大父前卷纪和卜为伍弥泰外孙，盖满洲人多云然，而吴督部熊光亦著之笔录者也。康祺谓伍公与和卜先后入相，或是卜继母之父，苦无确证。顷观包慎伯《中衢一勺。郭君传》云：嘉公谟为河库道，大学士忠襄伯和卜，其外孙也。卜少贫，每遣仆刘全，徒步往返五千里，求助，嘉公资以白金五十两。君方为河库道吏，与全饮而欢，语之曰：“子且贵，何为人仆从苦如此？‘亦资之如嘉公数。卜嗣以家累，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金，嘉公怒詈遣之。卜遂私出都诣嘉公，公怒甚，欲治以逃人之法。君从容语嘉公曰：”吏见和郎君贵当在大人上，大人毋薄其贫，且大父以三百两助外孙，事甚小，何苦怒如此。’嘉公曰：“汝善和郎君，何不自助之？‘君曰：”大人不助和郎君，吏不敢先。’嘉公乃出金授君曰：“即日为我遣之。‘君招至酒楼，握手曰：”郎君不日当大贵，贵后愿毋忘今日为天下穷黎乞命。’既为具鞍马，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装。其后卜以户部尚书为军机大臣，扈蹕下江南，至红花埠，遣全驰诣君，约相见于仲兴。君曰：“吾始谓若主济世才，今乃招权纳贿，为赃吏逋逃藪，毒流生民，吾恨尔时不怂恿治以逃旗外遣之罪。若主仆旦夕且无死所，毋累我。‘遂与绝，后卒如君言。嘉公后官漕运总督。”观此，则卜实有两外祖，且皆早识卜奸矣。郭君名大昌，山阳人，洞彻水性，穷极事变

，乾嘉之际，数十年凡奉特旨持节治河，及经制官河督以下，遇事谘决，倚为安危，盖振奇士也。

◎郭君治老坝工传又记郭君治老坝工一事，其卓识廉操，尤播人口。当嘉公擢总漕时，开郭君吏缺，为上客。淮阳道以河方多故，就嘉公乞君襄其事。郭既客河道署，忤南河总督吴嗣爵，遂赁居清江浦之五圣庙，时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也。是年八月望后，消溜切滩，南卧决，老坝口一夕塌，宽至百二十五丈，跌塘深五丈，全黄入运，版闸关署被冲，滨运之淮、阳、高、宝四城，官民皆乘屋，而山东逆匪王伦方滋事，相距才数百里。吴公卜匡惧无所措，昧爽至五圣庙，排闥敦延，君拒之。吴公再三谢罪，君曰：“大人成见若何？”吴公曰：“嗣爵有成见，即不烦先生。然嗣爵意此役必速举，钱粮五十万，限期五十日，何如？”君曰：“如此，则大人自为之，大昌不敢闻命。”吴公曰：“决口虽巨，然五十万不为少，五十日不为速，过此恐干圣怒，罪且不测。”君曰：“山东匪势豺皮猖，与江南接壤，塞决稍迟，恐灾民惶惑生他变。且圣上见兵水交至，未审虚实，必发重使，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烦使者耶？必欲大昌任此役者，期不得过廿日，帑不得过十万。”吴公再拜，请受事。君曰：“有一言不能从，不敢任也。调文武汛官各一，使得以冠盖刑杖，在工弹压，此外如有员弁到工者，大昌即辞事。”吴公敬诺。君又曰：“荡料皆在洪福庄，距工咫尺，宜听调取。仓猝办文稿不可得，大人出图章一，付大昌，饬库道见片纸即发帑。”吴公如约。至期，遂合龙，共用料土作支并现帑，合计十万二千两有奇。吴公缮折入告，又三日，钦使乃至浦。君故善河事，至是益知名，然终以省工费，拙言语，触众怒。嘉庆初，举丰工，工员欲请帑百二十万，河督议减其半，商于君，君曰：“再半之足矣。”河督有难色，君曰：“以十五万办工，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，尚以为少耶？”河督怫然。君自此遂绝意不复与南河事。康祺按：老坝工一役，吴公之信任君，不可谓不专且笃也。功成入告，何未闻端牍荐贤耶？丰工一议，吏役弁兵，众口交詈，意中事也。河督亦怫然，何为者耶？然则治河之事可知已。顾才如郭君，设稍假以尺寸之柄，前明潘季驯、本朝靳文襄，何足多耶？

◎邓完白书名百年来，谈篆隶汉分之学者，多首举完白山人邓石如（按：以字行）。山人少产僻乡，眇所闻见。游寿州，晤亳人梁，始究古法。至江宁，为梅文穆公季子客，获睹梅氏所藏秘府异珍，暨秦汉以来金石善本，笃志临摹，日尝味爽起，研墨盈盘，至夜分尽墨乃就寝，寒暑不辍，如是者八年，学益大进，顾知者犹罕也。一日，访黄山至歙，见篆于贾肆。张皋文编修方客授修撰金榜家，编修邃篆学，见山人书，归语修撰曰：“今日得见上蔡真迹。”修撰惊问，语以故，遂冒雨偕诣山人于荒寺。修撰即备礼延之，金氏家庙甚

壮丽，其楹皆贞石，而刻楹及悬额，修撰精心写作，盖百易而后定，谓莫能加于此也。及见山人书，即鸠匠斫其额，石楹既竖，不便磨冶，架屋而卧楹，请山人书之，刻成，乃重建，其倾服至此。山人既交两太史，遂辗转与曹文敏、刘文清，上海陆副宪、镇洋毕尚书相周旋，奉手而绝艺传矣。物登明堂，皇皇，士负不世才，岂不赖二三名公出气力以提挈之哉？

◎邓完白立品邓山人虽以一技名，其立品甚高洁。乾隆庚戌，曹文敏以祝入都，强山人同往。山人独戴草笠，屣芒鞋，策驴后文敏三日行。文敏輿从，以山东发水转后，与山人相值于开山。时巡抚以下命吏，郊迎文敏，山人策驴过辕门，门者呵止之。文敏坐堂上，望见山人，趋出延入，让上座，语诸公曰：“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，四体书皆国朝第一。”诸公大惊，为具车从。文敏曰：“吾屈先生甚，乃肯来都，卒不肯同行，愿诸公共成其志。”乃率诸公送之辕门外，上驴去。后入毕尚书两湖幕，吴中名士，多在节署，裘马都丽，山人独布衣徒步。居三年辞归，尚书留之不可，乃为置田宅为终老计，而觞山人之行，曰：“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，今行矣，甚为减色。”四座惭沮。当山人初入都，都中作篆分者，咸以覃溪学士为宗师，山人独不肯一谒，遂蒙诋其。归南中，则阳湖钱鲁斯、嘉定钱献之同负世誉，未免以私意相凌，山人不与校。然则书学虽小道，非有志节度量者，亦未能坐致千秋也。

◎陆朗夫中丞之镇静（二则）

吴江陆朗夫中丞官运河道时，寿张逆匪啸聚，距济宁州才二百里。良民生长太平，猝惊骇，公严禁诸官所，毋或远行，滋民疑。乡人争入城，虑良奸莫辨，议闭门。公曰：“贼未至，何示怯耶？且忍拒吾民，使散逸被贼害或胁诱耶？”洞开重，身坐其间，稽察容纳，民心以安。未几，而天兵歼贼。人皆重公镇静有方略，预识为封疆大器云。

陆中丞抚湖南，最饶政绩，劳悴卒官。其初莅长沙，梦吟七言长篇，记一联云：“能开衡岳千重云，但饮湘江一杯水。”被其泽者，挥涕诵之。

◎徐念祖通壬遁之术徐大令念祖，桐乡人，宰蒙阴，称神君慈父。诗文书法，力追古人，余事通壬遁之术。乾隆乙丑二月，翰林钱屿沙琦属课与分校卜。大令曰：“魁罡并到，喜气非凡，意元卷出公房乎？”会元蒋元益、状元钱维城，果皆出其门，后并官六卿。蒙阴狱逸囚，课之，当在治东三十里外，水草之交，为阴人所察。躬率役追捕，半日余不得，过小村落，令役具餐，自憩柳下。遥见一池中有丛草，回顾有老妪立檐间，注目向池，若意喻者。饬役入池，遂擒之。囚盖立水中央，手萦众草覆其顶。凡奇中多类此。

◎元旦恩锡筵宴乾隆十五年庚午元旦，恩锡大廷筵宴，王大臣九卿而下，翰詹科道得与，庶吉士亦得与。自次年辛未后，元旦多停止筵宴，于是曾与

斯盛者，益自幸荣遇躬膺，获饱饫尧尊舜卣也。

◎乾隆乙卯鹿鸣宴乾隆六十年乙卯，例举乡闈，海内重赴鹿鸣宴者四人：广东冯潜斋太史成修，湖北陈云仲太史中龙，江西李西华侍郎友棠，浙江冯孟亭侍御浩。自来重宴鹿鸣，从未有在一朝纪元之中者，以乾隆元年举人与乾隆六十年举人同宴，而四人者，又皆尝捷南宫，陟词苑（潜斋己未，陈壬戌，李乙丑，孟亭戊辰），潜斋最长，是年已几百岁矣。场屋美谈，朝廊鸿庆，旷不易逢。

◎冯景夏之爱士桐乡冯少寇景夏，藩江左时，届雍正壬子科秋试，总理场务，见贡院地势卑湿，捐俸三百金，于各号舍加厚板一块铺地，以防雨水灌浸，后遂相沿为例。越二纪，少寇孙孟亭浩典试江南，犹赋诗追纪之。冯氏子孙，累世贵显。康祺按：此虽小事，非热肠者不肯为，况一举而惠及万夫，政不得云煦仁子义也。

◎知州得蒙恩赐雍正五年，冯少寇以知州开复，蒙世庙超授庐州知府，并于请训之日，特赐貂裘锦绮、端砚法帖诸珍。五品微员，初起废籍，仰膺特达至此，中材以上，蔑不奋兴矣。

◎李文勤公掌度支三藩未变以前，仁皇帝偶思营建，时李文勤相国方掌邦计，上询有项可动否，公奏云：“户部无可动之项。”事遂止。未几，吴逆事起，上忧及帑项空虚，公奏云：“户部存项敷用。”上诘以前语，公正色云：“部帑原备缓急之需，若平日耗于土木，缓急将何支持？”上颌之。仰见开国名臣，经国大猷，去皋夔旦不远（或曰：马文穆公齐事。考文穆康熙八年始入官，十四年始官户部曹郎，安得于三逆未变之前，先有奏对，误）。

◎施愚山道学为词章所掩施愚山先生讲学白鹭书院，一日，讲“长幼有序”，因自言少年孤露，中鲜兄弟，至于啜泣。座中有阅墙者，为之悔感。愚山实儒者，其道学转为词章掩耳。

◎史阁部孙邓宗伯钟岳，以雍正初督学江左，有童子史姓，年四十余，其册籍书祖可法名，邓询之，则前明史阁部孙也。盖督师赴扬州，寄孥白下，有孕妾后生一子，因家焉，邓为录之邑庠。此与初笔所纪，湖北学政凌如焕，取明臣杨涟元孙充拔贡，部议降级，蒙世宗宽免一事，盖不啻重规叠矩云。

◎福康安周旋海兰察乾隆五十三年，台匪林爽文平，纯庙召见德少司空成，以福康安视阿桂何如询问。少空奏云：“阿桂能指海兰察，福康安则极力周旋之，方得海兰察之力，以此不如阿桂。”上云：“汝所言亦是，但阿桂出师西域，海兰察系末弁，夙感阿桂拂试之恩，故愿效驱策。海为金川参赞，福康安尚系领队，一旦骤临其上，不能不谦谦自下，倚为干城。两人境地不同，福善周旋，是以平贼。”圣天子于臣僚分量，洞若掌纹，宜授钺专征，无不肤功

迅奏也。

◎赵恭毅清节武进赵恭毅公贞操伟节，诸家纪述详矣。其令商丘时，白太夫人在养官署，寄家信购物，仅红头绳一两、胡粉一匣；见公家世守家书真迹。由偏沅巡抚迎驾清江，往返仅用白金五十两，见公所手治官书。公以大儒为名臣，此特其清介之一节。

◎阿文成之器量阿文成公持节堵青龙岗工，副将李荣吉以为进占得占，大工所深忌，宜缓之，得实而后进，以防陡蛰。文成斥其挠众，急趣之。既合龙，文武皆贺，惟荣吉不至。召之，则于坝上再拜使者曰：“为荣吉谢公相，坝实未稳固，荣吉不敢以贺公相故，离工致疏虞。”督土料追压，阅两日竟不守。文成中夜闻坝蛰，驰至，荣吉已挂缆落水。文成令曰：“能生之者，官擢三等，兵吏赏千金。”未几，舁荣吉至，文成垂涕，亲去其湿衣，以上赐黑狐端罩护之。良久乃苏，文成遂自劾，而荐荣吉。窃谓李副将胆识过人，不阿贵近，其才岂独可以任河工。而文成忠实勿欺，不肯屈人材以怙己过，震无咎者存乎悔，宗臣器量，洵乃可法可师。

◎阿文成之远虑乾隆朝，回疆奠平，廷臣有新开郡县之议。阿文成言：“回部性顽，难治以汉法，宜择酋建国，而驻大将军于乌鲁木齐，责其贡赋。不然，恐办事、领队大臣，或有嗜财好色，不过六十年后，终当有变。”及张格尔事起，适符其期。参赞大臣武公隆阿，因重进此说，上遂命直督那公驰往密议，始以除夕擒张逆于铁盖山。盖犬羊之性，骤未可以冠带治之，文成之虑远矣。

◎魏文毅借史事进谏魏文毅公尝侍直中和殿，泛论史鉴。世祖偶称唐太宗英主，对曰：“晚年无魏征苦谏，遂穷兵高丽，至貽后悔矣。”世祖颌之。

◎纪文达奏对之敏纪河间性坦易，喜滑稽，名言隽语，流播最多。相传其奏对之敏捷，亦为一时朝士所深佩。嘉庆初，实录馆请议叙，或言其过优，仁宗以问公。公不言可否，而对曰：“臣服官数十年，无敢以苞苴进者，惟戚友浼臣为其先人题主或铭墓，虽厚币辄受之矣。”上恍然曰：“然则朕为先帝推恩，何嫌其厚？”遂如所请行。此犹小事也。乾隆某年，考试差后，有宣布前列诗句者，台臣密以告，将兴狱矣。高宗召公问之，公顿首曰：“如臣即泄漏者。”问何故？曰：“书生习气，见佳作必吟哦，或记诵其句，欲访知为何人手笔，则无意中不免泄漏矣。”天颜大霁，遂寝其事。

◎高文恪结欢内侍高文恪在康熙朝，世亦称其对扬之敏妙。第闻文恪直南书房时，尝携金豆满荷囊，如上阅某书，近侍以告，则酬以一金豆，即抽某书涉猎之。偶天语垂问，无不能对大意者，以是益蒙嘉赏，以廷臣中博雅可与道古，莫士奇若也。又文恪贵盛后，颇通宾客。或谓士奇补被入都，今但问其家

费，可得贿状。一日，上问之，则曰：“督抚诸臣，以臣蒙主眷，多有馈遗。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，臣何能参预一字。在彼诚无益，在臣则寸丝粒粟，皆恩遇中来也。”上微笑，置不问。康祺按：文恪以单门白士，徒步游长安街，遭辰<Φ>时，平陟通显，仁皇帝数十年之矜全培护，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，奈词章而外，他事无闻。其结欢内侍，纳赂疆臣，无非为身家富贵之计，依恃宽大，巧言自文，不以墨败，幸也。视世之五谏从讽，片语回天者，辟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

◎宣宗节俭宣宗中年，尤崇节俭，尝有御用黑狐端罩，衬缎稍阔，令内侍将出四周添皮。内府呈册需银千两，乃谕勿添。明日，军机大臣入侍，谕及兹事，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风者，十有余年。

◎圣祖鉴魏敏果之无欺康熙十七年，魏敏果公以左都御史迁长刑部，上言：“臣忝司风纪，职多未尽，敢援汉汲黯自请为郎故事，乞辞新命而领旧秩。”圣祖鉴其无欺，乃加刑部尚书衔，仍留原任。一时百僚震慑，纲纪肃然。人以公为不负所言，克举其职。

◎韩文懿以时文受知圣祖自有制艺来，无以旧作时文受主知者。长洲韩文懿，康熙癸丑科会试、殿试，皆第一。撤闱后，上取墨卷览之，称主司得人。是年冬，召至起居注，命将平日窗稿进呈，遂以刻本五十篇进。复召至弘德殿，问平日所作必多，馆师熊文端公代奏曰：“尚有三十二篇，以题目小，不敢进呈。”上曰：“不妨都进来。”其三篇，即乡试墨卷也。康祺按：公学问经术，蔚然儒宗，其出处咸有轨法，原不独以制艺见长。而以是渥受恩荣，正足为潜心举业者劝益。可见右文天子，曲艺旁通，即时文小道，亦莫不洞知奥也。

◎宋牧仲求圣祖御书圣祖第二次南巡，以江苏巡抚宋尚书萃居官安静，深得大臣之体，手诏褒美，恩谊甚洽。公面奏：“宋臣范成大蒙孝宗赐石湖二字，后世传为美谈。孝宗偏安主，我皇上乃尧舜之君，相去霄壤。臣功业不及成大，遭逢之盛，自谓过之。臣家有别业在城西陂，乞赐书西陂二字。”上许之。时直幄诸臣，见上颜色蔼霁，竞进求书。公奏曰：“臣老矣，以齿当先赐臣。”上大笑，走笔书“西陂”二大字，立时颁赐。明良喜起之盛，熙熙一堂，直三古以还所未有也。

◎博学鸿词卷康熙朝，召试鸿博之次日，圣祖方幸霸州，携诸卷亲览。翼日，下三相国公阅，上忽问：“娲皇补天事信乎？”盖毛西河检讨卷中有此语也。冯文毅公溥奏：“《淮南子》有之。”上曰：“徒记事邪？则《楚辞》、《列子》早及之，何止《淮南》，第未知传信何如耳？”文毅曰：“赋主铺张，古籍宜可用。”于是西河列上卷，圣学渊博如此，圣心复详尽如此。昔陶士

行云：“大禹惜寸阴，我辈宜惜分阴。”科目庠序之士，幸生圣朝，其无自卜曷矣。

◎太宗宽宥石廷柱之戆直太宗尝与群臣论边事当以吕尚为法。忠勇公石廷柱对曰：“吕尚能专制阃外生杀，故所向有功。今臣等若有过，下所司逮讯，虽佐领以下，亦当与之比肩对簿，其何以堪。”大臣以其言过戆，请议处，上特宽宥。

◎嵇文恭公改避生日乾隆五十年，举行千叟宴，汉大臣与宴者以嵇文恭公领班。公年八十，与高宗同庚，生辰本在六月，值班口奏：“臣不敢先君，拟改期于万寿后。”上许为知礼，因代定八月十五日，遣侍卫为之称觞，时以为荣遇云。

◎李鸿藻恩遇高阳李尚书鸿藻，咸丰间以编修视河南学，按试未周，奉特旨召还，授穆宗毅皇帝读。毅皇帝登极后，弘德殿师傅之任，虽广延耆宿，而以尚书为甘盘旧学，两宫毗倚尤专，并已令参机务矣。同治五年丁太夫人艰，懿旨开户部侍郎缺，守孝百日，仍赴弘德殿及军机行走。尚书累疏陈情，乞归终制。吏部尚书王文忠公为之代奏，同时授读诸臣大学士倭文端公、徐尚书桐、翁侍郎同，亦代为乞恩，卒邀俞允。至光绪年，高阳已官正卿，遘本生太夫人终堂之戚，以本房主丧无人，具呈礼部请守制三年，亦经礼部议准。尚书之为入子，可谓守经尽礼，不愧儒臣。

●卷十二◎塔忠武之忠勇慈祥塔忠武公之战绩，载在琅书，诸葛大名垂宇宙矣。公性忠勇，亦最慈祥。统兵岳州，即于左臂涅“忠心报国”四字。洪山之捷，麾军逼贼于沙湖塘角间，贼争赴水死，中多幼孩，公见之大哭，传令拯救，得数百人，群贼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，诛其极悍者，余尽释之。一日力战归，左右以海燕窝进。公曰：“吾母夫人在都，不知能给朝夕否，忍甘此耶？”德化令进莞席，以士卒皆卧草土，却弗受。其笃孝贞廉，又如此。从古名将，秉气之纯，如公亦少觐也。

◎多龙鲍虎中兴名将，塔、罗、彭、杨四公，随曾文正创立楚军，实开果毅坚贞之风气。稍后则满臣惟忠勇公多隆阿，汉臣唯子爵提督鲍公超，骁勇敢战，与之齐名，军中呼为“多龙鲍虎”。

◎朱朵山六易官阶终于六品状元虽三年一人，而自唐宋重科目已来，凡廷试抡元，鲜有不存跻华显者。海盐朱朵山殿撰昌颐，平生六易官阶，终于六品，殆由数奇。初以选拔充小京官，升用主事，一也；道光丙戌成进士一甲一名，授翰林院修撰，二也；嗣升赞善，三也；缘事降谪，适得光禄寺署正，四也；由光署正捐主事，五也；升员外得御史矣，复干吏议镌级归，咸丰朝起废员，仍赏主事，命来京，六也。散秩浮湛，旋亦垂垂老矣。名场显晦，各有前

因，修撰乡望颇隆，蹭蹬终身，义可无闷。

◎福文襄拒南掌求炮福文襄王总制云贵，值南掌国贡驯象四，并言被交址诸国劫掠，无御敌器，以余象一求予巨炮。文襄檄谕，以国家法制森严，赏赉有节，兵火利器，不容妄求，还其象，不予之炮，上黜之。

◎福文襄被异数有十三福文襄屡出筹边，功在社稷，其生平所受恩宠，亦复空前旷后，冠绝百僚。初以领队大臣随征金川，攻克得楞山，赏嘉勇巴图鲁，后即以嘉勇二字，叠为封爵佳号，异数一也。索诺木就缚，金川平，封三等嘉勇男；班师，上幸良乡，行郊劳礼，赐御用鞍辔马一，旋御紫光阁饮，至诏图形阁中，上亲制赞，异数二也。甘肃逆回田五等滋事，授参赞大臣，擒贼首张文庆等，晋封嘉勇侯，异数三也。台湾逆贼林爽文围嘉义，诏以为将军，驰驿往剿，立解县围，捷闻，封一等嘉义公，赐宝石顶、四团龙服，异数四也。生擒林爽文，槛送京师，台湾平，赐金黄带、紫缰、金黄辮、珊瑚朝珠，又命于台湾郡城及嘉义县，各建生祠，再图形紫光阁，上制赞如初，异数五也。廓尔喀贼匪窜后藏，诏以为将军，叠克贼寨，奏入，御制志喜诗，书 Ψ 以赐，佐以御用佩囊，异数六也。甲尔古拉集寨之捷，酋惧乞降，诏许班师，晋大学士，加封忠锐嘉勇公，会十五功臣图像成，上复亲为制赞，时大学士阿文成以未临行阵，奏让首功，异数七也。寻赏一等轻车都尉，命照王公亲军校例，给六品蓝翎三缺，赏其仆从，异数八也。由川督移云贵，会黔苗石柳邓围大营、嗅脑营、松桃厅三城，楚苗石三保围永绥厅，逆渠吴半生附之，有旨命督师进剿，未匝月，立解三围，赏戴三眼花翎，异数九也。屡毁贼营，夺贼卡，降七十余寨，诏晋封贝子衔，仍带四字佳号，照宗室贝子例，给护卫，异数十也。吴半生降，赏公子德麟副都统衔，授御前侍卫，异数十一也。积功无可加，赏晋公父文忠公贝子爵，异数十二也。逮公薨，特旨赏郡王衔，赏库银万两治丧，并于家庙旁特建专祠，以时致祭。其父傅恒，追赠郡王衔，子德麟袭贝勒。丧入城，亲往赐奠，御制诗哭之，配飨太庙，并入祀贤良、昭忠二祠；复奉谕，德麟承袭贝勒后，其子袭贝子，孙镇国公罔替，异数十三也。其他封赠荫袭之稠，部院封圻之重，瑰珍玮宝之锡，云汉纶之褒，为寻常将相所罕有者，不胜缕述。异姓世臣，叨被至此，本朝第一人也。

◎汪文端公太夫人家教山阳汪文端公廷珍，年十二而孤，母程太夫人抚之成立。值岁凶，母子日一食，或终日不得食，太夫人终不肯使人知，曰：“吾非耻贫，耻言贫耳，言贫则疑有求于人，故不为也。”岁除无米，使仆索旧逋城外，抵暮归，无所得，各饮茗一瓯，尝盐菜数茎就卧。及公贵，风裁严峻，正色立朝，造次必于礼法，太夫人教也。

◎汪文端之相业汪文端之相业，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，其行谊文章，海内

识与不识，推为正人无异喙。仁宗知公深，故在内则长成均、直上斋， $\dot{\gamma}$ 存充总师傅；在外则安徽、江西、浙江连任学政，始终委寄，不外文学侍从之任。公为大司成，选刊《成均课士录》，教学者以义法。三省试牍，皆曰“立诚编”，犹前志也。又尝撰为《学约》五则以训士。一曰辨涂，谓喻义喻利，人心之分尽于此；为己为人，学术之分尽于此，有志者，当立辨乎豪厘千里之差。一曰端本，谓士者四民之首，天下事皆吾分内事也。自公卿至一命之吏，皆读书人为之，故贵通古今、达事变，相期为有体有用之学。一曰敬业，时文者古文之一体，犹之碑志、传记、表疏、论序云耳，以摹拟剽窃者之不足言文，乃并时文而小之，过矣。一曰裁伪，谓昌黎论文惟其是，吾论文惟其真，盖必能真而后是，非可得而论也。申韩庄列，异乎吾道者也，而朱子以为先有实而后托之文，非以其真耶。一曰自立，文之不能不变者，时也，挽其变而归之正，或因其变而愈益神明于正学者，事也。苟非克自树立，随风气为转移，取已陈之刍狗，沾沾然仿效之，庸有冀乎哉。其因文见道，大旨不出乎此。宣宗在青宫，公尽忱启迪，非法不道。登极后，献纳尤勤。道光三年，手敕称汪廷珍于师道臣道之义，二者兼备。然则公之辅翼圣聪，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，上与伊傅比美矣。相业黯澹，何足议之。

◎高宗不沙汰僧道高宗御制诗云：“有以沙汰僧道为请者，朕谓沙汰何难，即尽去之，不过一纸之颁，天下有不奉行者乎？但今之僧道，实不比昔日之横恣，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，盖彼教已式微已，且借以养民。分田授井之制，既不可行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、游手好闲之人，置之何处。故为诗以见意云：颓波日下岂能回，二氏于今亦可哀，何必辟邪犹泥古，留资画景与诗材。”真洋洋圣谟也。康祺少时，好发奇论，尝谓今之僧道，可编为士兵，县留一寺，额设若干人，半月诵经，半月习武。合一省一府，均其寺产，为养贍之资。才足馭百人千人者，别异其名目，或许酒肉，或许婚娶。有事则老弱留守，壮者听调出军，有功，许蓄发出籍为武弁。人咸诡之。既又曰：僧尼宜因田设额，仍其旧产，县留二所，以别男女；非鳏寡孤独暗聋跛蹙者，不得滥给度牒。人亦以为不能行。敬绎圣制，盖亦借绀宇红墙，为安置穷民之藪泽，刍蕘之言，似后一说，犹堪备采也。

◎赵秋谷不满意王渔洋之论诗渔洋晚年寄宋商丘云：“尚书北阙霜侵鬓，开府江南雪满头，谁识朱颜两年少，王扬州与宋黄州。”读者多未测其旨，后始知为赵秋谷发也。盖秋谷罢馆职后，益修憾渔洋，薄游吴中，屡语人曰：“迩日论诗，惟位尊而年高者，斯称巨手耳。”时商丘方巡抚吴门，闻是语，遂述于渔洋，故答诗云尔。阮吾山《茶余客话》谓：“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夸耳，其实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议中也。”康祺按：商丘风雅，不减渔洋，吾山

斯言，未免锲薄。

◎进呈名画康熙朝刻耕织图，系焦秉贞画；万寿盛典，冷枚画。秉贞济宁人，钦天监五官正。冷枚胶州人。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，内务府司库沈喻画，见《茶余客话》。

◎强记之法张稷若先生云：“强记之法，每读一书，遇意所好，即录之，录讫乃朗诵十余遍，黏之壁间。每日必三十余段，少亦六七段，掩卷辄就壁间观所黏录，日三五次以为常，务期精熟，一字不遗。黏壁既满，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投笥中，俟再读有所录，补黏其处，随收随补，岁无旷日，一年之内，约得千段，数年之后，腹笥自富。”康祺按：他书记此法，黏壁之后，尚有分为二笥者，一虚一实。今日探左笥所储，逐条温览，投之右笥，明日探右笥亦然，其功尤为精密。余性嗜古书，记性最劣，偶有撰述，辄须寻检，率尔下笔，难免舛讹。憾年少在塾，不依此法行之，泛览健忘，致成枵腹，后生志古，尚其鉴诸。

◎水晶眼镜今水晶眼镜遍天下，市井狙侏且用之矣。此物兴于国初，珍贵逾珠玉。康熙癸未，赐少宗伯孙岳颁晶镜。时蒋文肃以庶常值内廷，奏臣母曹氏，年老眼昏，上亦赐之，当世以为殊荣。

◎大挑原始举人大挑，始于乾隆丙戌科，吏部新议选法，一等用知县者，又借补府经历，直隶州州同、州判，属州州同、州判，县丞，盐大使，藩库大使，凡九班；二等以学正、教谕用，借补训导，凡三班。时谓之九流三教。按：此语僂巧不足录，借以纪大挑缘始，及当时铨补章程耳。

◎蒋文肃之恩遇蒋文肃官庶常，即蒙圣祖赐第西华门右，御题匾曰“揖翠堂”。雍正戊申大拜后，复赐新第于得胜门。旧例，年终赏大臣福字，皆用红笺。丁未冬，世宗以公母曹夫人服未除，特书金笺福字以赐。壬子，赐人参至十二斤，皆人臣不世之恩遇。

◎南薰殿列代帝后图像记恭读纯庙圣制文《南薰殿奉藏图像记》，知列代帝后图像，传自胜国，典在有司，历有年所。自纯庙几暇省阅内库，偶得展观，遂命工重加装池，袭以绀锦，尊藏于紫禁西南之南薰殿。复令王公大臣，详定位置，谨具籍识，次第甲乙。又以明诸帝玉册今贮工部外库，虑其散轶，因附藏殿之西室，俾虔视焉。既竣事，亲洒宸翰，勒石前荣，以示永久。盖纘承帝统，嘉惠前朝，圣人之用心，若是其诚且笃也。其图像轴数，法祭酒式善《陶庐杂录》尝纪之云：“南薰殿藏古帝后像，凡轴七十有五。宓牺氏像一，帝尧像一，禹王像一，商汤王像一，周武王像一，梁武帝像一，唐高祖像一，太宗像三，后唐庄宗像一，宋宣祖像二，太祖像四，太宗像一，真宗像二，仁宗像一，英宗像一，神宗像二，哲宗像一，徽宗像二，钦宗像二，高宗像一，孝

宗像一，光宗像一，宁宗像一，理宗像一，度宗像一，明太祖像十二，成祖像一，仁宗像一，宣宗像三，英宗像一，宪宗像一，孝宗像一，武宗像一，兴献王像二，世宗像一，穆宗像一，神宗像一，光宗像二，熹宗像二，宋宣祖后像一，真宗后像一，仁宗后像一，英宗后像一，神宗后像一，哲宗后像一，徽宗后像一，钦宗后像一，高宗后像一，光宗后像一，宁宗后像一，明孝慈高皇后像一。凡册十五：历代帝王像一册，自伏羲氏起，至宋宁宗止，凡十六叶，每叶像二；圣君贤臣像一册，自伏羲氏起，至韩信止，凡二十三叶；宋朝帝像一册，自宣祖起，至度宗止，凡十六叶；元朝帝像一册，自太祖起，至宁宗止，凡八叶；宋后像一册，自宣祖后起，至宁宗后止，凡十二叶；元后像一册，自世祖后起，至后纳罕止，凡八叶，末四条无标题；元后妃太子像一册，自仁宗后起，至后纳罕止，六叶，第二三像无标题，末附太子像二；明帝后像二册，上册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帝止，凡九叶，下册自世宗起至熹宗止，凡八叶；尚有历代圣贤像一册，孔子世家像一册，至圣先贤像一册。历代圣贤名人像一册，皆藏于殿中。”

◎缅甸进平定回疆贺表道光九年十月，缅甸国王遣人进金叶表，因奉天朝平定回疆，生俘首逆，恭进皇太后徽号之诏，畏服欢喜而来贺。此为向来缅王所无之事，故云贵总督代为奏进。

◎曹学士为国初理学名臣黄冈曹学士本荣，为国初理学名臣。其学初从阳明入，直悟心原，继加以践履笃实之功，著《五大儒语录》及《周张精义》、《王罗择编》、《居要录》、《切问录》诸书。其论次五大儒，以程、朱、薛与陆、王并行。尝应诏上疏，请举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及《通鉴》中有裨身心要务、治平大业者，朝夕讨论，从此设诚致行，自能祈天永命云云，优旨嘉纳。官司业，刊白鹿洞学规，以教诸生。日侍讲幄，论辨经义，问无不对，对无不尽。同年生谭凤祯歿于京师，学士为之治丧。谭妾生子，令室中婢乳之，后成立，魏敏果为赋古人交行。学士既卒，苏门孙征君恻惜之，谓商周之际，道在箕子，宋元之际，道在许子，明清之际，道在曹子，世以其言为不可易。康祺于道学家言，了无所得，亦不知程朱、陆王之所以异同。如学士者，其视箕子果何如？视鲁斋先生又何如？征君所言，无能别其然否。惟观学士之事君待友，爵然不欺，为词臣菜食布袍，求尽职业，恐即此便是道学，不必高语商周宋元，定与古人鼎足也。

◎朱伯韩力保张忠武桂林朱伯韩观察居谏垣，与苏廷魁、陈庆镛齐声，号称三直（见前笔）。又从倭文端、唐确慎、李文清诸公游，与闻道学之统。其经术、考据，则与曾文正公、何子贞、张石洲诸君相切磨。其工诗古文，与梅伯言、邵位西、张端甫、吴子序、余小颇、陈艺叔、刘椒云、冯鲁川六七君

子，及其乡人龙翰臣、王少鹤，同时各成一家，盖道光朝魁伟振异人也。粤西贼起，方在籍办团练（按：独秀峰题壁诗，诋毁观察甚烈，康祺遍考他书，非事实也。且题壁诗本浅俗，不知世人何故传诵），张忠武公之来归也，官吏多疑之，观察独谓忠果可任事，毅然以十口保其无他，忠武卒为名将荐臣。论者谓李白之识郭汾阳，殆逊之矣（按：收降张忠武事，诸说互歧。《平定粤匪纪略》属之铜山制府，冯氏桂芬、李氏元度集，属之劳文毅公）。朱后以道员游吾浙，浙抚王有龄不知兵，假筹饷名，恣苛敛；观察每有言，嫌其迂阔。贼既围城，观察守清波门，督士卒守御甚力，食将尽，偶得米，犹分数斗饷举人伊乐尧。乐尧经生，观察道义交也；城陷，骂贼死。观察忠孝大节，炳若日星，而力保张忠武公，功绩尤伟；其围城馈粟一事，亦见平生风义云。

◎李文恭深虑粤逆之不易制李文恭公星沅由翰林外简郡守，不十年至两江总督，所至百废具举，棱棱有风骨。既以母老乞病归，文宗御极召用，恳请终养。会粤逆渐肆，而林文忠公道卒，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，讫以钦差大臣关防畀之，而公又殁。方公抵粤西，忧贼甚，寝食失常度，每谓人曰：“此贼非眼前诸公可了。”时周文忠、向忠武、乌武壮，皆与共事，意不谓然。公曰：“后当思吾言耳。”公疾革，以关防送文忠，而遗表荐乌、向可任。其后三公皆殄身军事，粤逆奔突遍天下，征讨十余载，糜饷万万，逆氛始洗荡无遗。公殆见洪、杨初起，势剽悍骁剧不易摧，思得当郑重一战，岂懦帅畏事比哉？

◎海昌三异海昌三异者，安阳许侍郎三礼宰海宁时，浙人传为瑞应者也。时白燕来巢，朱露降于庭柏，海潮当至而不至，舆论美之，故云。然侍郎作令日，每夕焚香告天，如赵清猷故事。创立书院，延梨洲先生主皋比，招高才生雅歌释奠，而亲受先生《易》学，称弟子焉。行取御史，疏请定武臣守制之例。迁理少，讲河图、洛书甚有条理，圣祖嘉美。自庶僚至卿贰，每岁必贻书梨洲问学，然也。康祺按：侍郎少执业于孙征君，他日有编夏峰、南雷学案者，当两收之。

◎陈编修力辞荐举南雷讲学，吾州相从问学者，以吾宗为最夥，而怡庭编修锡嘏，其卫道至力者也。康熙十七年，诏征博学鸿儒，掌院叶文敏公将特荐，寄之以诗，从臾就道。南雷答诗，勉其承庄渠魏氏之绝学，而告以不出之意。文敏以编修为黄氏高业，属其敦劝出山，编修惊曰：“是将使先生为叠山九灵之丧躯也，不如其已也。”再三往辞，文敏乃止。编修论格物之学，于师门不甚合，然梨洲屈指门下，必首推其笃行。

◎仁宗信任李忠毅嘉庆初，李忠毅公长庚剿除洋匪，屡败蔡牵于浙洋，以闽师掣肘，牵尚游弋海上。上闻，逮治督臣，而代者入闽中文武之譖，疏参忠毅逗留，捏报斩获。谕密询浙抚清安泰公，赖公力陈忠毅剿贼之勇，海战情形

之难，仁宗委任忠毅，由是益笃。当时贼中谣，有“不怕千万兵，只怕李长庚”之语，亦达天听。

◎柴虎臣之学行仁和柴虎臣先生绍炳，明遗民也。少有至性，生计清寒，父亡于官，求商人附载东去，迎棺归葬，躬自负土成丘，时节祭奠，涕泪迸涌，松草为之萎绝。里中有避父笞出亡者，先生遇之，问得其故，大悲曰：“尔有父笞非苦，我无父笞乃苦耳。”为赋游子遇、孤儿行，其人垂泣自恨，卒为孝子。偷儿夜入先生室，觉其为邻人也，默不言。拊扞及衣被，徐曰：“独不能留此，为吾御寒邪？”偷儿惊而止，遂劝其改行，检枕畔百钱予之，及案上铜器一二具，令持出，其人呜咽去。入国朝，居南屏山，贫甚，屏绝馈饷，卖药自给。先生于象纬、律历、舆地、礼制、农田、水利、戎兵、赋役，莫不研讲。康熙八年，敕举山林隐逸之士，浙抚范忠贞公亲诣之，请以应诏，固辞，卓卓乎东京人物也。

◎无锡秦氏多寿乾隆辛未，圣驾南巡，幸无锡秦文恭公家寄畅园，秦氏子姓迎銮者：孝然年九十，实然年八十七，敬然年八十五，荣然年七十，寿然年六十九，芝田年七十六，瑞熙年六十一，莘田年六十，东田年六十二，九人得六百余岁，皆近房也。汉碑云“国有仁泽，民多世寿”，信夫！

◎蜈蚣八字墙雍正中，太常寺卿吴隆元奏修天坛折内，有蜈蚣八字墙语，上命交部严议，以其不敬也。坛庙大典，襄事者可不慎诸。

◎齐召南敏悟天台齐侍郎敏悟强识，观书目十行下，一览则终身不忘。其应征北上时，谒某邑宰，留宿署中，见架上有异书八册，请借观，主人曰诺。次日，将登程，主人奉书以出，侍郎曰：“已阅讫矣。”主人未之信，抽一二册询之，探喉而出，不讹一字。

◎潘孝子桐城诸生潘天成锡畴，世称潘孝子。幼与父母避仇相失，天成乞食求之，往来休宁山中，跳走哭泣，每至聚，持一鼗鼓，大声为乡语，观者从之而笑，莫测其意也。行至江西界，其母从巷中出，颇疑天成非丐者，详问所由，相持而悲。因又询知父所在，迎之归里。天成论学，祖姚江，又从荆溪汤之，受东林之学，后事宣城梅文鼎，略涉历算，狷洁长贫，老以饿死。

◎方侍郎古文本朝古文家，必推桐城方侍郎为正宗矣。其裁成而引掖之者，实赖吾乡一二先哲。侍郎少游京师，下笔为古文辄工，季野先生奇之，告之曰：“勿读无益之书，勿为无益之文。”侍郎终身诵之，遂一心穷经。后读徐氏所雕九经解三过，为文益峻洁。西溟编修方以古文伏天下，扬于众曰：“后来之秀也。”侍郎名遂大起。

◎吴征君生有宿根吴征君农祥，学长于史，兼工词赋。乳哺时，哑哑私语，皆建文逊国时事。过十岁方不言，盖生有宿根云（按：征君与吴任臣生同里

，年少皆博综能文，时呼为虎林二吴）。

◎梁山舟逸事（二则）

梁侍讲幼时，其父文庄相国犹未达也。居凤皇山麓，夫人夜织，儿嬉于旁，虎突入户，夫人惊绝，侍讲戏如故。问之，曰：“有大兽来，四顾而去。”

山舟侍讲书名压一代，性独孤僻，作书喜用许虚白纸，夏岐山、潘岳南笔，刻石必陈云杓、陈如冈、冯鸣和。后虚白斋纸盛行，冯、潘、夏、陈，因以致富。

◎姚启圣平台湾之谣讖台湾开于郑芝龙，顺治初，其子成功复往据之，时出没江海为大患。厦门民掘地得一碑，文云：“生女灭鸡，十亿相倚。”见者莫能测。后郑氏为姚尚书启圣所殄灭，乃知十亿，兆也，加女，姚也；郑从西，鸡也，灭鸡，灭郑也。郑氏初起海上，尚书始生，传四世六十年，而公适为闽督，遂平台湾，执郑克爽以归。此谣讖之有验者，然亦我圣清之威德震铄，师武臣力，有以应之。

◎本朝文臣改武之始会稽姚尚书平定台湾，袁枚作公神道碑，谓大功为施琅所攘，谢山、鹿洲亦云然。康祺按之官书及他纪载，知枚言不甚有征。顾尚书长子仪，亦英物也，仪雄伟与公肖，尝驱驷马驾奔车，自后掣之，马前却不自由，挽强弓，百步外可洞四札。闽人望见前锋曰：“此姚公子旗也。”以功存擢开封府知府，谕以京堂用，自请效力从戎，改€南总兵。本朝文臣自请改武，自此始（按：仪著有《忧畏轩遗集》）。

◎两大诗家泽州相国在直庐，圣祖皇帝尝传问今之诗人为谁，相国以周起渭、史申义对，时有两大诗家之目。相国予告陛辞，圣祖问将来谁可代者，相国复举周名以对。惜起渭甫进宫坊，未肩大任，仅以诗集传耳。

◎黎吉云疏陈兵事之先见黎侍御吉云，以翰林入台垣。道光中，英吉利船窥津门海口，侍御独上疏言：“岛夷不可纵，和议不足恃。”条用兵事甚悉，弹主款大僚，言词切直。比款议决，遂引疾归。咸丰改元，广西军事急，御史方家居，忽办装诣京师补官，劾湖广总督程采庸怯误事，纵贼深入湘中，将为天下患。已而贼果围长沙，破武汉，连陷江南，躏及畿辅，都城戒严。侍御奉命驻东城，一日语守者曰：“城上宜多积砖云。”守者谬诺之，督责益急，谓明日不具，将治尔。守者惧获罪，走诉诸大僚，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将至也。大僚闻于朝，以框扰降，时论惜之。康祺谓：明日寇至，固守者之甚其词，第被命守城，而不作寇至之想，守何事矣。粤匪之变，所以狼奔鼠窜，天下无完城者，大抵皆明日必不寇至之念误之也。呜呼！粤匪平矣，明日顾可恃哉。

◎黄辅辰贫不废学贵筑黄观察辅辰，官考功郎时，遇事侃侃，持正不阿

，屡忤尚书恩桂，又与侍郎张公争易州牧贪墨事，抗论再三。同官或目之硬黄，镌石以赠。观察少奇困，尝屑糠和麦麸为粥，又不给，则就邻生撷园中桃实生啖之，意充然不废学。盖所蕴实深，不第以风骨标异者。

◎批斥姚祖同存心刻薄嘉庆二十三年万寿恩诏，普免天下积欠钱粮，各省欢腾，争造册送户部。安徽民欠三百万，凤阳一府尤多，巡抚康公绍镛阅册已定，未及奏，迁去。继之者姚公祖同，疑民欠不实，行令诸道府，大为核减。属吏震公威，勒令诸州县减造十分之四，以其欠数虚报存库，州县苦之，势汹汹将上闻。姚先奏以为官吏欺侵，造册不实，请展限核减。朱批云：“损上益下，朕之愿也；存心刻薄，有伤政体。”姚大惭，六百里行文，以原册上。大哉王言，古称荡荡如天，何以加焉。

●卷十三◎圣祖至德纯孝圣祖皇帝八岁，世祖宾天；十一岁，慈和皇太后崩逝。当时呼抢哭踊，尽礼尽哀，圣孝纯诚，已为薄海传诵。比康熙二十六年，值太皇太后违豫，上躬侍寝榻，废餐辍寐，衣不解带者至一月余；复自宫中步祷南郊，亲制祝文，词义恳笃。太常宣读之际，涕泗交颐，文武从官，靡不感泣（以上略见前笔）。既遭慈宁大丧，三日以内，悲号无间，勺粥水浆，不入于口，居庐席地，毁瘠过甚，至于昏晕呕血。梓宫启攒之夕，攀慕不胜，左右大臣固请升辇，上坚不就驾，断去车引，恸哭步送，刻无绝声。每舁校更番，辄长跪伏泣，直至郊园殡宫，颜悴足疲，凄感衢陌。又传旨回宫之日，仍居幕次乾清门外，并定志服三年丧，不忍以日易月。经王大臣等屡疏乞既葬除服，祇行心丧，台省诸臣，引经据古，切谏过中。太学诸生，咸以节哀顺礼为请。上骨立长号，勉释衰经，而有触辄痛，忧悴惨损之容，阅三年不改。圣祖之至德纯孝，洵虞舜后一人已，详见昆山徐尚书《卮詹园集》，尚书盖其时襄理葬仪者。

◎李惺长髯之荣遇乾隆辛丑进士李惺，以钱唐令起家，存升顺庆守，告养。起复，年七十余矣。长髯髟髟，华采铄，陛辞日，上甚赏叹，令赴政事堂共观之，同时以为异遇，见陈太仆兆仑《紫竹山房诗》。荣哉此髯，真可谓绝伦超群矣。

◎算学启蒙重入中国前卷纪朝鲜士人私谥翁覃溪为文达，以为艺林佳话。兹诵张石洲《[C064]斋集》为朝鲜贡使题画诗，知贡使之师金正喜前充贡使时，慕中朝仪征相公之学，别署阮堂。阮堂为彼国通儒，性喜古籍，朱氏《算学启蒙》中国久佚，阮堂于其国得之，携以来京，展转入仪征手，爰属罗君次球校算付梓。道光朝士，多与阮堂师弟纳交，石洲亦尝以仪征所著诗书古训及自撰亭林年谱邮赠，诗之所云“敬以老阮书，用慰阮堂情”是也。近贤自苏斋而后，江号郑堂，李字无咎斋，各自明其瓣香所在，不图此俗沿及东瀛。

◎张石洲之狂放平定张石洲穆，以优行贡成均，道光己亥应顺天乡试，携瓶酒入，监搜者呵曰：“去酒。”石州辄饮尽，而挥弃其余沥。监者怒，命悉索之，破笔砚，毁衣被，无所得。石州扞腹曰：“是中便便经笥，若辈岂能搜耶。”监者益忿，乃掀笔囊中片纸有字一行，谩曰：“此怀挟也。”送刑部，谳白其枉，然竟坐摈斥。石州渊博无涯，世以东京崔、蔡目之，微眚见黜，固由赋命之奇，然亦太使气已。

◎罗壮节不愧循吏罗壮节公遵殿抚吾浙，坐席未暖，遽为狂寇所乘，省城被陷，公以身殉，妇稚相随尽节，吾浙人犹以公短将略訾之。康祺窃谓：公循吏也，由牧令擢封圻，所至大著名绩。官湖北时，佐胡文忠公整饬吏治，筹画储胥，文忠倚为心腹。外任三十年，身后止薄田四十亩，土屋十余间，亮节清风，为近代疆臣所未有。以视后此失守之巡抚，拥赀百万，贪虐昏愚，彻衢严之门户，塞明越之咽喉，象齿焚身，祸延南纪，其污廉仁暴，岂复可同日语欤？

◎王渔洋深以开捐为非张石洲跋渔洋草稿内一札云：“佐计部七年，无所短长，徒以区区冰檠之操，受知九重，擢总台宪。”石洲谓与渔洋年谱所称，时捐纳方开，多相缘为奸利，山人一无所豫，戒司官，凡捐纳事勿以一呈一稿至前。在户部七年，爵然如白圭振鹭，举朝皆能谅之云云，如出一吻。康祺按：今部寺堂上官，遇事不概心者，必别折陈奏，始免会同画押。渔洋当时，即以开捐为非，而身为少农七年之久，凡涉捐务，竟能不置一词，不画一诺，亦可见国初令甲之宽，公卿中力持清议者，居然得行其志也。

◎卓文端充兼尹之久本朝定制：凡以尚书协办大学士者，不开尚书缺，既大拜，或仍预部务，则曰管理某部，不复系尚书原衔。亦有以大学士、尚书管理顺天府者，曰兼尹。兼尹一职，较管部尤繁冗，易招过，差未久，辄更代，惴惴以无事为福。独华阳卓文端公，自宪长汜登揆席，充兼尹者几二十年，群僚肃然，百废具举，无纤毫干吏议，人以为难。

◎太祖躬行节俭太祖尝出猎，雪初霁，恐草上浮雪沾濡，撝衣而行。侍卫辈私语曰：“上何所不有，而惜一衣耶？”太祖闻之，笑曰：“吾岂无衣而惜之，吾常以衣赐汝等，与其被雪沾濡，何如鲜洁为愈。躬行节俭，汝等正当效法耳。”自是八旗臣民，无敢以侈衣华服从事者。

◎乾清宫先朝战图乾清宫敬藏《太宗实录》，中有战图八册，乃盛京旧本。高宗以尊藏之帙，子孙不能尽见，因于辛丑春，命依式重摹二本，以一本藏上书房，一本恭送盛京藏，示不忘先朝桓烈之勋也。

◎国初八旗兵善以少击众本朝八旗劲兵，善以少击众，盖家法也。太祖以十三甲破尼堪外兰；萨尔浒之战，太宗以三十精骑败明兵四十万，载在琅书

，千古无对矣。顷读《开国方略》，太祖丙戌四月，破哲陈部诸路兵于界藩南山，乃以四人而败八百人之众，尤为神武迈伦。四人者：太祖与弟穆尔哈齐，及近侍延布禄、乌凌阿也。

◎林文忠公创设信炮江南人文甲天下，每乡试，合江宁、江苏、安徽三布政司所属士子，恒万六七千人。入锁院时，唱名授卷，竭一昼夜之力，未能竣事，有拥挤颠仆者。林文忠公为监临，创设信炮，立灯牌，阴以兵法部勒之，日晡而毕。世谓文忠当官，无一事不尽心，故无一事无良法，诚然。

◎林文忠办理河工之精核河工为国家漏卮二百年矣，道光十一年，林文忠公擢东河总督，奏言秸料乃河工第一弊端，其门垛、滩垛、并垛诸名目，非抽拔拆视，难知底里，遂将南北十五厅各垛逐查，有弊者察治，所属懍然，岁省度支无算。得旨：“向来河臣，从未有如此精核者。”

◎郑夫人对门下士之言林文忠公以粤事议戍，有门下士官陕迎谒公，微露不平，见公谈笑自若，不敢尽其言。退谒郑夫人曰：“甚矣此行也。”夫人曰：“子毋然，朝廷以汝师能，举天下大局付之。今决裂若此，得保首领，天恩厚矣。臣子自负国耳，敢惮行乎？”按：前卷纪沈文肃公困守广信，卒完危局，并述及林夫人内助之功。文肃，文忠快婿也，然则文肃夫人微特大义素闻，抑非是母不生是女已。

◎请增至圣诞辰祭祀乾隆中，大庾戴Y圃仆少请增至圣诞辰祭祀，高宗谕曰：“国家尊师重道，备极优崇，自有常制，援据礼经，实不同于寻常庙祀。戴第元乃欲于彝典之外，轻增一祀，转为褻越，不足以昭隆礼。士不通经，所奏宜摈，原折发还。”

◎琉球臣服本朝之恭顺故事：琉球国间岁一贡，道光十九年，诏改每四年遣使朝贡。是岁中山国王尚育咨达闽抚，谓“琉球地滨海，最患多风，惟朝贡以时，则风雨和顺，每遇贡年，岁必大熟。又贡舶出入闽疆，岁颁时宪书，得以因时趋事，庶务合宜。又琉球不产药材，赖贡舶载回应用，至航海针法，全赖随时学习，番休更替。若四年一朝，则丰歉不齐，人时莫授，药品缺乏，针盘荒疏，请奏复旧制。”时抚闽使者为吴文节公文，疏闻，手敕报曰：“据奏情辞真挚，如所请行，并允令陪臣子弟随同贡使，入监读书。”按：琉球臣服大朝，最称恭顺，在我国家八荒亭毒，原望其承麻衍绪，永为瀛海维屏也。

◎多隆阿之将略（二则）

中兴名将帅世隶旗籍者，必首数塔忠武及今将军都兴阿公，天下无异词。其骁果任战，叠树大勋，与兵事相始终，尤以忠勇公多隆阿为八旗劲旅中功第一。顾世犹谓公突将耳，乃其料敌审机，出奇不测，虽韩淮阴、魏武帝不复过之。咸丰八年冬，公偕提督鲍超御安庆援贼，一日，贼犯鲍军急，来请援，公

辞不赴，特张乐宴诸将，酣呼达旦。贼侦知无备，遽舍霆营，乘夜来袭。公预伏兵要隘，贼至，大败之。十一年七月，贼由英、霍趋太湖，连营数十里，公命佯败以诱之，称病甚不能督军。贼至，偃旗息鼓，闭关不出。贼大詈，如弗闻也者，如是数日夕，贼终疑之。寻获我间谍，谓公实大病，遂来犯。公预伏二十营于左右路，贼至夹击，皆弃械奔桐城。嗣是追逐截击，捷报日闻。一夕，公登巢车远眺曰：“贼众十倍我，连战皆挫，今知吾所在，夜必来劫营。”乃潜徙其军，贼夜至，得空营，大惊，自相践踏，死无数，引去。安庆之克，公功最多。盖天授将略，其神勇尤出塔公、都公上云。

多忠勇公治军二十年，所得廉俸，悉以赏健士、恤伤亡。官文忠公知公贫，邮寄三千金贍其家，公知之，驰卒追取，为战士购征袍。方公受创时，上发内府珍药敷治，并命黑龙江将军传知其子双全，驰驿往视。而忠勇无家，其子絮衣葛屨，寄食亲串，将军资以行装，始得上道。忠勇遗疏有云：“不使家有长物，身有余财。”确非虚语。

◎陈岱云之气节长沙陈岱云太守源究，生平以气节自高，与曾文正公为密友，卒殉咸丰三年庐州之难。官编修时，分校礼闈，首辅穆彰阿有子与试，分试十八人，皆其门下士也。十七人者，争觅公子卷，冀得一当，独惮太守方正。卷适在太守房，以艺劣未呈荐。同事物色之，且以情告，太守亟加批抹焉，穆相无如何也。

◎昆山徐司寇乡居怙势徐司寇被议放归，欲延潘次耕于家，而亭林书尼之，其词甚激，至云：“彼之官弥贵，客弥多，使佞者留，刚正者去，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，以盖其群丑，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。吾以六十四之舅氏，主于其家，见陂蝇营蚁附之流，骇人耳目，至于征声发色而拒之，仅得自完。”读此，知当日昆山兄弟，乡居怙势，招致宾游，兰艾梟鸾，杂然并进，其气焰实不可近，故亭林痛嫉之也。

◎李学士应制诗之得体李学士中简，值上书房最久，诸皇子皆服其品学。乾隆乙酉秋，上偶以鸠唤雨命题，试内庭诸翰林。学士诗最先成，中一联云：“愆阳犹可挽，拙性本无他。”即小喻大，时皆称其得体。

◎汪容甫少时之狂放（二则）

汪容甫少狂放，肄业安定书院，每一山长至，辄挟经史疑难数事请质，或不能对，即大笑出。孙编修志祖、蒋编修士铨，皆为所窘。时侨居扬州者，程太史晋芳、任礼部大椿、顾明经九苞，皆以读书该博负盛名。容甫众中语人：“扬州一府，通者三人，不通三人。通者高邮王念孙、宝应刘台拱与己是也。”不通者即指程、任诸人。适有荐绅家居者，请容甫月旦，容甫大言曰：“君不在不通之列。”其人喜过望，容甫徐曰：“君再读三十年书，可以望

不通矣。”其诙谐皆此类。

稚存太史、容甫明经，同肄业扬州书院。一日，偕至院门外，各跨一石狻猊，谈徐氏《读礼通考》得失。忽一商人，冠服贵倨，肩舆访山长。甫投刺，适院中某生，趋出足恭，揖商人述连日趋谒状，商人微颌不答。容甫愤甚，潜往拍商人项大声曰：“汝识我乎？”商人逡巡曰：“不识。”“识向之趋揖者乎？”曰：“亦不识也。”曰：“我汪先生，趋揖者某先生。汝后识之乎？”曰：“识之矣。”曰：“汝识之，即速去，毋溷吾事。”商人大懊丧，登舆去。夫商人谒山长，某生之趋出足恭，自取辱也。于石狻猊上谈《读礼通考》者何与？讲学家闻之，必以容甫为诞率。然今日讲学家，一遇冠服贵倨之商人，吾甚憾其不诞率也。盖汪先生一，某先生者百也。

◎汤文端小节必谨萧山汤文端相国金钊，每遇奏事日，前一夕宿澄怀园，必静数更筹，频问晷刻。偶假寐，辄乍矍然起坐，自咎失时，其小节必谨如此。

◎世祖称赏万古愁曲《万古愁》曲子，沉郁诡瑰，于自古圣贤君相，信笔诋诃，而独痛哭流涕于桑海之际，盖明遗民归庄元恭所作，魏叔子元恭寿序及之。沈绎堂詹事荃谓：“世祖章皇帝尝见此曲，大加称赏，命乐工歌以侑食。”黍离麦秀之歌，乃获播于兴朝之钟吕，亦异事也（按：元恭与亭林齐名，即前笔所称“归奇顾怪”者）。

◎陶紫笥之志节陶紫笥进士元淳昆山、常熟两尚书之乡里也。年少入都，能文章，尚志节，季野、百诗皆忘年交之。昆山领史局，季野为之任考索，而颇委紫笥以文。已而为忌者所排，与昆山绝。紫笥甫通籍，一日在翁邸，翁之子妄人也，辱何义门于众中，紫笥愤甚，请翁出以正谊责之。翁护其子，甚不直紫笥，紫笥长揖出。且谓之曰：“明公之力，不过使陶生不为翰林，请从此辞。”已而果不与馆选，出令粤之昌化，有惠政。呜呼！紫笥设当时稍依违其间，骥尾青云，宜可旦夕致通显。然而冰山一颓，西江莫濯，安得复与万、阎诸老宿，追逐于文苑、儒林二传中哉？

◎沈端恪儒释之奏对仁和沈端恪公，少时尝在灵隐寺中为僧。世宗夙耽禅悦，一日，公独对，上问之曰：“汝于宗门必多精诣，试言之。”公对曰：“臣少年潦倒，偶逃于此，幸得通籍，方留心经世之学，以报国家，日惧不给，不复更念及此。亦知皇上圣明天纵，早悟大乘，然万几为重。臣愿陛下为尧舜，不愿陛下为释迦。臣即有所记，安敢妄言，以分睿虑。”上改容颌之，公真受孔子戒者矣（按：临川李侍郎在朝，世宗尝问：“汝于书无所不读，则二氏谅所尽通。”侍郎对曰：“主臣向于藏经亦谛观之，然无补于天下国家。”上笑曰：“汝言良是。”二公奏对若合符节，前笔未详，爰附纪之）。

◎曾文正公愿法林文忠曾文正公致其弟威毅伯书云：“闻林文忠三子分家，各得六千串。督抚二十年，家私如此，真不可及，吾辈当以为法。”读此，见文忠之清操，亦见文正兄弟之志趣。

◎宣宗勤政道光二十九年，圣躬不豫，自夏徂冬，犹力疾视事，不趋简便。三十年正月十四日，皇四子（敬按：即文宗显皇帝），始代阅章奏，召见大臣，事甫毕，而宣宗龙驭上宾。盖以七十天子，笃疾半载，其不躬亲庶政者，仅弥留之顷也。见曾文正公日记（按：是则与初笔引季文敏所纪，互有详略，谨补录之）。

◎张忠武逸事（二则）

高要张忠武公年十五，贾广西贵县，为土豪所辱，怒率众毁其家，官名捕，亡命江海。伺奸商墨吏，夺其货，羁孤旅客，戒其曹不得辄犯。人为之语曰：“济弱锄强张嘉祥。”嘉祥，公原名也。

张忠武公驻师金陵，大小数百战，未尝挫衄。一日，偶伤指，向忠武以闻。文宗軫念，驰赐御用药散，公深感焉。自向公卒，和帅骄悞忌公功，遇事。公度不济，誓以身殉，挟一指寄家，示无还意。盖是指即用御药医痊，不欲使落贼手也。

◎董文恪力变川省华侈之风以翰林入直军机者，上元董文恪公教增其一也（按：公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）。出为外吏，强毅不阿。任川藩时，俗尚华侈，公力矫之，务为俭约。每公宴，诫不用优伶。总督勒公以春酒召，公至门，已通刺矣，闻音乐声，即返去。勒公为之撤乐，乃复至，饮尽欢，风尚为一变，蜀人两贤之。

◎何子贞手钞东华录不载之事何子贞太史在国史馆，每日手钞十页，录《东华录》所不载，而事有关系者，约五十字。曾文正日记谓为敏而好学。太史所钞，不知今尚存否。

◎人肉价值同治三、四年，皖南到处食人，人肉始买三十文一斤，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，句容、二溧，八十文一斤，惨矣。今兵事大定，年谷屡丰，愿有位者无忘在莒也。

◎同治间奏裁南河官缺同治间，奏裁南河各官，计裁去河督一缺、河厅十缺、佐杂六十四缺、武员七十六缺。新添总兵一缺，改二十四营为十营，留旧操防兵二千七百余，以修防改为操兵五千九百余。每年省工程银一百四十万两，省廉俸三万余两。曾文正谓近来大政，此事最有条理。噫，承平二百年，国家崇尚宽大，不复校及细微，自海上多故，军谟地险，时有迁改，冗兵赘吏，独南河也欤哉！

◎积古斋钟鼎款识阮文达精心金石文字，能以彝觶簋鼎诸器，通仓籀之学

。其所辑《积古斋钟鼎款识》，离奇炫耀，贯串坟典，嗜古者家置一编矣。顾是书虽由文达审定，而编释属稿，实出平湖朱侍郎为弼。侍郎，文达弟子也。其初稿尚世守，先署己名，后改题文达著。路慎庄、独山莫友芝，咸有跋。路、莫，亦文达门下士，言当不诬。康祺按：是书考义释文，远驾欧、薛，文达与侍郎皆当代荐臣硕学，虽不必以之为重轻，而拥清尘，功不可没也。

◎林文忠封翁饲鹤图林文忠公服官中外，常以封翁谷先生《饲鹤图》珍袭行，遍索题咏，一时作手，阐述其先德甚详。此举寻常不足录，而齐东之言，有谓文忠本徐姓，育于封翁，通籍后每自郁陶者，可灼然辨其谬矣。

◎举人擢用翰林上海顾少詹，以举人擢用翰林，官至三品，其遇甚奇。雍正七年闰月，世宗查阅蔡嵩寓中笔札，见有举人顾成天《皇城草》诗一首，寄情寓意，似有查嗣庭、吕留良诸人感愤讥刺之心，因传旨询问蔡嵩、顾成天平日有无诗文著作。于是续查出顾成天所刻诗一册，中有圣祖仁皇帝挽词六章，词意悲切，上览之凄然堕泪，谕称以未登仕籍之人，怀感恩戴德之诚悃，则其秉性善良，居心忠厚可知。《皇城草》一诗，乃别有寄托，为不如己意之人而作。因行文江南督抚，将顾成天送部引见，听候录用。成天遂仰蒙眷顾，存陟清班，先圣皇之庆赏刑威，不设成心如此。

◎李文勤之权变乾隆三十七年，木果木之变，李恭勤公世杰方以蜀臬总理登春沟粮台。值黑夜，降番猝发，大学士温公战死，粮台在促，浸者百无一存。公闻变，集夫役择险踞守，遥望隔山贼众如蚁，风驰电卷而来，四无援兵，审势不敌，因下令曰：“事亟矣，弃此不保，是资寇也，粮宜亟焚，帑则任尔曹取之，不尔罪。”既以一炬罄储胥，夫役咸携白镩遁还内地。公退保老营（今隶抚边屯，距美诺三十里），飞檄日隆关官属，凡逃兵入关，置第善款之，检搜腰缠，而薄贖其行旅，帑藏竟得无缺。是役也，粮不被掠，帑仍运回，夫役不亡失一名，录功最懋，恩赏孔雀翎。公饶权术，而有毅然任事之略，肫然爱民之诚，其由流外至兼圻，非幸也，宜也。

◎张亮基却河弁馈金铜山张督部亮基，初以中书从王文恪公治河工，适林文忠谪襄河务，独契公。时公尝却河弁馈金三千，文忠密识诸简，未以告人也。逮公为永昌守，文忠方由西域赐环，授滇督，公道谒焉。文忠欢甚，出手籍记却金日月，公怵双然异之，盖不复省记矣。公之清恐人知，文忠之求贤若渴，殆未易于今人中求之（按：文忠尝疏荐公云“其才胜臣十倍”，宣宗始知公可大用。文忠之识公，实基于却金一事）。

◎杀贼改为抚贼百文敏公督两广，以海盗方张，锐意灭贼。过皖，贻皖抚董文恪教曾诗，有云：“岭南一事君应羨，杀贼归来啖荔支。”及盗魁张保就抚，文恪遗书曰：“昔蒙赠诗，当更一字为‘抚贼归来’也。”文敏报书引咎

。 ◎仁宗赐百文敏子名札拉芬百文敏壮年官京师，有子不育，屡荷仁宗垂厪。嘉庆十六年九月万寿之辰，枢臣面奏公得子，上喜甚，下诏曰：“百龄年逾六旬，望子甚切，连年任事，有裨封疆，故得上蒙天佑，老年生子，朕甚为欣悦，可锡名札拉芬。”（敬按：国语长寿也）公奏谢，手诏优答，有“天赐麟儿”语。堂廉一德，父子家人之谊，不是过矣。

◎黄翼升始任长江水师提督同治三年粤匪平，长江奏设经制水师，以一提督节制五镇官兵，首被命膺此选者，三等男长沙黄公翼升也。公起家材官，隶曾文正戏下，久任军事，力济巨<喜>，功与彭、杨埒。初隶水军，方监造战船，有龙降其舟，色正青，长五六寸，隐见倏忽。或曰：此黄河庙中常示现者也。文正偕幕僚往观之信。嗣是公每战，龙见则必捷。戊辰秋，官军蹙捻寇于燕齐接壤之运河，时河水浅，跃马可渡，公虑贼之潜遁也，祷于龙神庙，祷毕，龙复见，水不雨而涨，贼突围不济，遂尽歼焉。公忠忱耿耿，战绩，训士则以匈奴未灭为激昂，论功则以雍齿且侯为慰藉，其厚得神助，有繇来矣。

◎黄翼升识拔鲍超今长江提督黄公，初从曾文正游。夔州鲍军门超夫妇来长沙，以贫故，谋生计不就，久之资罄，存钱止数百，鲍故烈士，以钱市酒肴置鸩，将与其夫人饱饫以死。邻姬知之以告公，公亟往叩门，则户键矣。毁门入，鲍夫妇方对案举箸，公问何为；以实对。公曰：“壮士奈何效匹夫匹妇死沟渎？”鲍曰：“奈绝食何！”公曰：“子主我，隶名军籍中，岂惟不死，且可图进取，王侯将相庸有种耶？”鲍泣拜，公遂挈以归，进之曾文正。不数年，鲍由步卒起，战比有功，官浙江提督，封一等子，与公对树旌节，列爵苴茅，海内识与不识，争以郭、李、韩、岳相比拟。然则鲍固人杰，公亦巨眼矣哉。

。 ◎曾威毅抚晋之政绩威毅伯曾公之抚晋也，值山右大，赤地千里，前抚噤不以闻，公下车即飞章请命，于是公私赈贷，集金粟至亡算，晋民始苏。龙山典史朱克敬笔记，称公初次祷雨，未即应，下令诫所部官吏毕至坛，绅士自廩生以上皆集，积薪塞庙门，誓次日不雨，即自燔，雨果应时至。晋父老感涕讴歌，乃家尸而户祝之。论者谓公此举，视昔年攻拔金陵，平积年僭号之贼功相等。盖一则夺数百万生灵于豺豕封豕之吻，一则活数百万生灵于沟渎饿殍之余，前古勋臣，未有斡回元化，大任叠肩，建立如斯其伟者也。

◎吴文节逸事（二则）

吴文节公文，自道光十八年奉命查办安徽、浙江、江宁、东河各事件，副萧山汤相国以行。回京，即授福建巡抚，调湖北，复调江西，调浙江，擢云贵总督，调浙闽，复调湖广，遂殉粤匪之难。前后十有七年，自出国门，每旦必

焚香北向跪拜，虽邮程戎幕亦然，见公年谱。

楚人好鬼，越人好禘几，自古而然。云贵僻处天西，其崇信鬼神，乃复不亚中土。省城旧有华光寺，城内外与之同名者凡数十处，俗称某天子庙，又曰某天坛、某天台。住持僧道，创设无稽神像，诈言祸福，惑民渔利。道光间，督部吴文节公、抚部铜山张公深恶之，檄属亲督兵役，将各州县所供奉不经之土木偶像，投之浊流，并将庙宇分别毁拆，或改为善堂义塾，或改祀正神，淫祀遂革。

◎花杰诬劾戴文节及状元洪莹嘉庆十四年殿试后两月，给事中花杰诬劾戴文端公营私舞弊各款，并连及状元洪莹，谓与戴衢亨交结情密，故援引为一甲一名。一仁宗特派满洲军机章京，将洪由福园门带至上书房，命二阿哥监看，令其默写试策，核与原卷相符，上称为真才实学。并以洪横被诋诬，赏纱二件，以示奖异。花杰所劾文端他事，经诸大臣会讯，均系子虚，交部议罪（按：文端贤相，洪亦宿学之士，花杰乃欲以青蝇贝锦之伎俩，欺蔽圣明，洵自贻伊戚矣）。

◎仙鹤龄因贺表获咎嘉庆十三年，以诞育皇长孙，中外大臣具折陈贺，侈陈吉祥，叠奉严谕斥责。提督仙鹤龄折中，至有“诞降重熙，承华少海，玉质龙姿，前星拱极，本支百世，派衍东宫”诸语。上益震怒，将仙鹤龄及拟稿之营书郭裕昆，改拟之幕友石先几，先后降旨褫职，治罪有差。

◎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乾隆二年五月，特旨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。

◎圣祖决计亲征准夷康熙中，准夷入寇，圣祖命大学士李文贞公著之，遇复之上六，文贞变色。上笑曰：“逆虏犯顺，自蹈迷复之凶，我战必克矣。”遂下诏亲征，果大捷。经生家之拘文牵义，终不如圣天子之应天顺人也。

●卷十四◎纪列圣御世诸大政平江李元度编次《国朝先正事略》，搜罗宏富，其业伟矣。顷读其文集《国朝先正事略自序》，发皇祖德，扬诩神功，荟最列圣御世诸大政，提纲举要，以类相从，足为研讨掌故者之一助，敬节录之。“三代下得天下者，以汉、明为正，然亭长也、僧也，于前代究有君臣之谊。我朝龙兴东土，与前明为敌国，明运告终，中原无主，吴三桂迎请入关定鼎。葬庄烈帝以礼，令臣民服丧三日，于揖让征诛外，别开一局。得国之正，此其一。圣祖御宇六十一年，高祖御宇六十年，为太上皇又四年，各以一朝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而复过之，自殷中宗后，无能企及者。享国之永，此其一。中国既大一统，又合以东三省、内外蒙古、前后藏，及雍正中滇、黔、川、楚、粤改土归流诸郡县，乾隆中，复荡平准部、回部，拓土二万里，为开辟以来所创见。疆圉之广，此其一。国初平大小金川，平台湾，平西藏，平新疆；其在内地则平甘回，平湖、贵苗，平川、楚教匪，平粤寇、捻寇及黔之苗匪

、教匪，滇及陕之回匪，皆若炳炎火以燎枯蓬。武功之盛，此其一。自康熙三十年至乾隆六十年，诏普免天下钱粮凡八次，蠲免七省漕粮凡二次，其余因恩诏、因军务、因水旱偏灾，蠲豁民欠者，不可以亿兆京垓计。蠲恤之优，此其一。康熙中减地丁银四十万，雍正初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，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，乾隆二年减江浙地丁银二十万，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。举南宋前明之苛政，以次除之。减赋之仁，此其一。自古有了即有役，康熙五十二年特诏：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；雍正四年诏：摊丁于地，别无力役之征。宫中有大工役，发帑雇工，给佣值如平人。乾隆十一年，停妇女编审；二十七年，并停编审，民间益相安于无事。力役之宽，此其一。功令，死刑分二等：曰情实，曰缓决，又有虽情实而不勾决者。勾囚之日，皇帝赐大学士坐，一一商榷之，讲官科道侍。先时，繇部核定爰书，加以九卿会议，法司签商。盖自有司定讞，至予勾决，更心目以数十计。凡肉刑及夷三族、廷杖、下镇抚司狱、妻女发乐籍诸条，一概革除。刑狱之平，此其一。自古宦官、女祸，至汉唐而极。汉之十常侍，唐之门生天子，明之九千岁，及吕、武、韦诸后覆辙，不可枚数。我朝宫闈肃穆，内官不过六品，斜封、墨敕诸敝政，一扫而空之。家法之善，此其一。前代人主，率耽安逸，明神宗二十八年不见大臣。我朝列圣宵衣旰食，无日不召见臣工，文自知县，武自守备以上，一一寓目，虽在万里外，纤悉必闻。政治之勤，此其一。凡兴朝于胜国诸忠义，多仇视之，国初甫入关，即褒恤崇祯殉难诸臣，钦定《通鉴辑览》，命附纪唐、桂二王事迹；钦定《胜国殉节诸臣录》，凡明季抗王师殉节，及建文朝殉难诸忠，并予专谥、通谥，所以维万世纲常也。忠义之崇，此其一。凡降将宣力兴朝，殷士裸将周京，皆缔造时所不废，然臣节当为之坊，乾隆中，特命国史馆编立《明季贰臣传》，得谥者追夺之，虽有功不贷；又命《贰臣传》分甲、乙二编，俾人品仍有区别，以示万世之公。袞钺之严，此其一。至若圣学渊深，天章美富，圣祖御制诗文集百七十六卷，世宗御制诗文集三十卷，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，高宗御制诗文集五百余卷，合诗文四万二千余篇，古今儒生，穷年著述，无希其万一者。仁宗、宣宗、文宗圣制奎章，后先辉映，并能超轶三五。御集之富，此其一。经史子集各门，皆有列圣钦定之书，发凡起例，悉衷圣训。至四库馆启，存书三千四百六十种，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，建七阁储之，以嘉惠士林，为《中经新簿》所未有。右文之化，此其一。”（按：李氏此作，可谓煌煌大文，昔曾文正保折称其下笔千言，有兼人之才，非阿好也。）

◎劳文毅公胆识劳文毅公崇光，宣力中外，练达坚贞，其开府滇、粤，尤为盘根错节之遇。先是，泰西人扰粤海，番舶逼五羊城，前督叶名琛被劫，泐典忍依回，惜一死，粤东大乱。西人入居节署及民廛，文武官避居佛山镇

，会城空无人。公闻命，兼程抵广州，从者请缓。公叱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”属吏叩马谏，公曰：“吾奉天子命，来为督抚，不入城，将焉往？”遂单骑疾驱入，西人亦骇愕，遂与营弁列队郊迎。洋酋请见，公见之若无事者。及论事，则折以理，不为少屈。明日，商民复业者数千家。西人莫测公所为，气夺，因退去。其督云贵也，云南汉、回民方互斗，黠者煽为乱，自署督潘忠毅铎殉难后，会城为回所踞，守土大吏徐之铭辈，浸与为缘。公自勘黔案，拜总督之命，驰抵昆明，僚属徘徊俟进止，或尼其出入。公曰：“吾尝单骑入广东，岛夷万计，视之蔑如也，岂慑叛回哉？”遂入城，回、汉军民并郊迎，如抵粤时。既至，语属吏曰：“汉、回仇杀，乃械斗案，非军务也。”益开诚心，安反仄，武员中有持两端者，感公忠荃，皆革面以功名自奋，滇事始可收拾，贼乃渐平。公尝佩小印文曰“忠信笃敬”，至是人益服其可行蛮貊云。

◎以父举子康熙初，陕西提督王进宝保奏其子王用予材武可胜副将。嗣大军进恢汉中，进宝遣用予前驱，绕出武关后，与大军夹攻，夺险而前，所向无敌，遂抵保宁，擒渠歼敌，诏擢用予松潘镇总兵，父子同建节钺。雍正元年，南总兵赵坤擢贵州提督，陛辞日，请以其子候补参将赵秉铎补贵州提标参将，上允所请。三年冬，调湖广提督。四年二月，复特命坤子秉铎调湖广提标参将。此固由两圣人度外用人，推心置腹，而进宝、坤以一介武夫，公忠质慤，俨有祁奚举子之风，宜其起家卒伍，卓立边功也。

◎以兄举弟孙文定公官祭酒时，尝举其弟扬淦为国子监学正；同时，侍郎陈树萱奏保族弟盐大使陈大芳，大为高宗譴责。可知圣朝彰瘝无私，内举不避之名，亦非巧诈者所能假托也。

◎以子举父以父举子，以兄举弟，前既详之，而又有以子举父一事。雍正六年，上命内外诸臣各保举一人，衡永郴桂道汪时保举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，学问优裕，政事练达，忠爱之性，出于至诚。奉旨：“汪补授四川叙州府知府。”圣朝之立贤无方，洵书史所未闻者。

◎赵襄壮公操守平滇之役，赵襄壮公良栋实为首功，而操守尤不可及。城破时，诸将争取子女玉帛，公独戒所部营城外，秋毫无所犯。又访得吴逆司管库之人，以藩宫簿籍进呈，于是诸将所干没尽发觉。而三桂宠姬二人，一归将军穆占，一归总督蔡毓荣者，事亦上闻。公独以廉洁蒙圣祖褒奖，盖公虽武夫，居然有曹武惠下江南气象矣。

◎杨忠武公福将自军营火器之利兴，凡百战名将，躬亲矢石，无不受创遍体，其临戎日久，仅伤一二处者，盖幸事也。独本朝杨忠武公结发从军，大小数百战，皆陷阵冲锋，身先士卒，冠翎屡碎，袍屡穿，而公身从未受豪发之挫。公晚年，仁宗询及，叹为真福将。

◎吴文节公却鹾商羨余吴文节公抚浙时，鹾商献羨余八千金，却之。及殉难湖北，家无余贄，商人感公清德，欲以此为贖。公子养源曰：“若义也，光公早受之矣。先公却而某受之，是堕先公之德也，敢辞。”强之，卒不受，是不愧清白吏子孙矣。

◎邓廉访守南昌咸丰癸丑，粤贼由武汉蔽江下，九江不守，江西巡抚司道皆帅师出防，会城岌岌，市肆昼闭。邓廉访仁方守南昌，揭示曰：“太守料贼犯金陵，志不在我。不然，敢以八旬老母为孤注乎？尔军民其安堵无恐。”示出，市立开，贼果不至，而设备益严。当时江右文吏号知兵者，邓君名几与广信太守沈文肃埒。

◎邹侍御劾黄县相国夺情咸丰间，黄县相国遭母丧，有诏夺情。浏阳邹侍御正杰疏劾之，文宗手谕褒答云：“持论甚正，已令其开缺，即日扶柩回籍矣。”前代罗伦劾邓州，吴、赵诸人劾江陵，朝拜疏而夕几死于杖下，以今视昔，非君明臣直，乌能转圜如斯哉？

◎本朝特种得人之盛本朝特科，得人最盛。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，得彭少宰孙等五十人。乾隆丙辰再试鸿博，得刘文定纶等十五人。乾隆辛未诏举经学，得吴司业鼎等四人。又康熙朝两次南巡江浙，召试诸生，得吴文恪士玉等七十三人；乾隆六巡江浙，得王司寇昶等八十五人；三巡山东，得初尚书彭龄等十七人；四巡天津，得姚文僖文田等十六人；巡幸五台，得龙殿撰汝言等九人。他若蓝太守鼎元，雍正初以特荐召试；严方伯如翌，嘉庆初以孝廉方正召试；并称旨，授知县，皆为名臣。而乾隆十七年，桐城黄太守良栋，以国子监生肄业期满，奏留，亦奉特旨亲试，立授赤城令，尤为奇遇，后亦以循吏称。设国家自康、雍以来，拘守秋乡春会三年一试之成例，彼特科登进诸贤，恐槁项黄馘，老死蓬衡，霾姓名于狐貉之口也久矣，噫！

◎刘忠壮公誓为厉鬼杀贼湘乡刘忠壮公松山，从征粤逆、捻逆，功俱在诸将上。入秦剿回匪，纵横扫荡，威震西陲。自结发从戎，转战十四行省，殊庸茂绩，有国史在，无庸赘矣。当公力攻金积堡，炮中左乳，创甚，张目语诸将曰：“我受国恩未报，即死，毋遽归我丧，当为厉鬼助君等杀贼。”及官军平金积堡，讯俘，称公尽节后，夜辄闻戈马声，如怒潮涌至。贼疑官军来袭，莫敢解衣卧。左侯相驻军平凉时，一夕闻大声呜呜震山谷，察之了无所见，疑必有异，未几捷音至。是日，马化隆就擒矣。化隆者，公所誓不与俱生之贼魁也。见公敕建祠碑，忠义之气，生英死灵，纪此事者，殆非神奇其说。

◎翰林须留心诏敕一乾隆初年，上谕：“古来制诰，多出词臣之手，必学问淹雅，识见明通，始称华国之选，有裨于政事。今翰詹官员甚多，于诗赋外，当留心诏敕。掌院学士以下，编检以上，可各以己意拟写上谕一道，陆续封

呈朕览。倘有切于吏治民生者，朕亦即颁发，见诸施行。则词曹非徒章句之虚文，而国家亦收文章之实用矣。庶吉士散馆后，即照此例行。”（敬按：高宗是谕，实足以培植儒臣，俾各储经邦济世之略，设永永遵守，则西清东观，必无复有空疏不学，谬玷华资者矣。）

◎孝贤皇后贤淑乾隆十三年三月，孝贤皇后侍奉东巡，崩于德州水程。上深痛悼，亲制挽诗，有“圣慈深忆孝，宫壶尽称贤”之句，因即以孝贤二字为谥。越月，复谕：“乾隆九年蚕坛成，皇后率妃嫔行亲蚕礼，求桑献茧，效绩公宫，数年来新丝告登，命官染织御衣，以朝以祭，皆其所供也。章采犹新，ネ韦遽渺，继自今纁盆余缕，安可复得耶。爰命藏诸文笥，传示永久，以志遗徽。世世子孙，其保守之。”钦哉圣心，眷念至此，则二十二年中，淑顺贤明内佐之徽音可想矣。

◎禁用宽永钱宽永为日本纪年，其钱文曰“宽永通宝”。乾隆间，以沿海地方行使宽永钱甚多，疑为私铸，谕令江苏、浙、闽各督抚，穷治开炉造卖之人。经两江督臣尹继善、江苏抚臣庄有恭疏奏：此种钱文，乃东洋倭人所铸，由商船带回，漏入中土，因定严禁商舶携带倭钱，及零星散布者，官为收买之例。当时原疏引朱竹集内载有《吾妻镜》一书，有宽永三年序；又徐编修葆光《中山传信录》内载，市中皆行宽永通宝为据。事载《高宗实录》。按：汪大令辉祖《梦痕录》，称朱、徐二书为某馆某县时所考得，尹文端公大加褒赏，遂有“宰相须用读书人，作官作幕尤不能不用读书人”之语（康祺又按：尹、庄二公，博雅爱士，朱集及《中山传信录》尚非僻书，不应专恃龙庄之考核。且读书宰相一语，出《宋书·窦仪传》，仪实未尝读书，无论王蜀去宋未远，纪元非细事，镜文之识，甚不足奇。考唐初辅公僭号，亦称乾德，仪既读书，何竟不能举及耶。详见余贻《精庐笔记》）。

◎西域地名沿革乾隆初年，大兵西征，鄂刚烈、刘文正诸公尝奉命考西域地名沿革，以戎马倥偬，未能就绪。事平，开西域图志馆，始知伊犁为乌孙，喀什噶尔为疏勒，叶尔羌为莎车，乌鲁木齐为车师，库车为龟兹，辟展为鄯善、楼兰，塔尔巴哈台近哈萨克，即康居境，谈地理者，不可不知。

◎赛尚阿劾骆文忠咸同中兴，楚材蔚起，其识拔而奖成之，展转推挽，以应名世之期者，骆文忠公也。公镇楚、蜀，经画储胥，论者以萧何关中、寇恂河内为比。以湖南复湖北，以湖南北复东南诸行省，虽勋望不逮曾、胡之赫赫，而功亦伟矣。当旧辅赛尚阿之授钺也，军过湖湘，供张独薄，赛因奏湘抚吏治废弛，公遂奉命内召。时粤逆已躡及辖境，暂留筹防，嗣以力完危城，文宗益知公可倚任，仍畀封圻，有益于时局者甚大。设当日楚疆不警，文忠被劾入都，非列闲曹，即沦废籍，二三豪俊，未必尽出风尘，旧辅一言，不几长城自

坏欤！故大臣任事，冗庸暗之患轻，伎刻骄奢之祸大。

◎世臣诗稿之谬高宗驻蹕盛京，祇谒陵寝，以祭器潦草错误，革盛京礼部侍郎世臣职。又以世臣诗稿有“霜侵鬓朽叹途穷”之句，谕谓：“卿贰崇阶，有何途穷之叹？彼自拟苏轼之谪黄州，以彼其才其学，与轼执鞭，将唾而之。”世臣诗又有云“秋色招人懒上朝”，谕谓：“寅清重秩，自应夙夜靖共，乃以疏懒鸣高，何以为庶寮表率？”诗又云“半轮明月西沉夜，应照长安尔我家”，谕以“盛京为丰沛旧乡，世臣不应忘却”。严旨斥责，即令满员官盛京者，各书一通，悬之公署。

◎吕陈钦佩张石州之学行旌德吕文节公尝云：“为文不经石州诃斥订正，未可示人。”又言：“石州研经似贾长头，考史似刘子元，谭地理似酈善长、王伯厚，论治体似陆敬輿、白居易，行谊卓绝，文词瑰伟，则又似萧颖士、徐仲车。”晋江陈给事庆镛，直声震天下，独俯首石州曰：“令斯人著獬豸冠，树立过吾辈远甚。”石州，即前卷所纪平定张先生也。

◎搜求古砖乾嘉巨卿魁士，相率为形声、训诂之学，几乎人肆篆籀，家耽苍雅矣。诂经榷史而外，或考尊彝，或访碑碣，又渐而搜及古砖，谓可以印证朴学也。于是苗先路得君子馆砖于河间，李申耆得廉颇墓砖于寿州，仪征太傅及桐城吴廷康所得尤夥。而阳湖吕尧仙抚部《古砖文拓本》，著录者至二百五十三砖；嘉兴冯柳东著《浙江砖录》，编为四卷。其散见近贤诗文集者，几不可殫述，亦一时风气然已（近闻太仓陆莘农年丈、归安陆存斋观察，所得古砖尤富，惜尚未见其拓本也）。

◎莫侍郎耿直莫宝斋侍郎任仓场时，因常州武弁旗丁与州县互控，牵涉多人，满侍郎润祥议交刑部审讯，公议咨交两江总督就近鞫之。润祥持不可，公不为屈，遂各执奏，陈辨上前，仁宗卒从公议。今通州仓场署，满、汉两寮，各榜“和衷报国”四字，仁宗纶音为公立也。公视学江苏，劾署藩司鄂云布玩公护短。道光二年，以通场盘米事，与户部互讦，连拜三疏，措词峻激，至以“糊涂昏愆，不通文义”诋部臣，而以“洞悉仓务，无逾于臣”自诩。时户部满、汉两尚书皆军机大臣，方向用，朝士肾为公危，上竟不之罪。谕称莫晋所论，皆属因公，惟负气辩论，失敬事之道，仅令降一级为内阁学士。公谢疏有云：“主圣则臣自直，仰钦厉世摩钝之精心；恩深而命转轻，弥坚报国忘身之素志。”朝野诵之（康祺案：户部覆奏时，右侍郎汤文端公独自行检举，盖信莫公素学，必不妄相纠弹，故深自引咎也。忠实如两公，足为吾越人重矣）。

◎俞正燮久困公车黜俞君正燮，宏达渊涵，愷深经术，嘉道间一通儒也。公车久不遇，道光癸巳，仪征太傅主会试命下，诸巨公辄相与贺曰：“理初入

毅矣。”榜发报罢，已而知卷在王菽原礼部房，礼部固力荐，而新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，捆束置高阁，仪征竟未见也。后十年，为人述此事，犹扼腕太息。礼部既得君，则大喜，延入邸中，索观所著书，为醵金付雕，即今所传《癸巳类稿》也。爱士若两公，士虽不遇，不足喟矣（按：俞又有《癸巳存稿》，刊灵石杨氏丛中）。

◎齐勇毅公威名嘉道名将，杨忠武而外，必推新野齐勇毅公为一时瑜、普矣。回部之役，回人二公威名，称忠武曰哈萨谙班，而称公曰咬龙谙班。哈萨，华言美须髯；咬龙，华言虎也。忠武请老，天子从容问：“异日如有军务，武臣中谁可继卿者？”忠武奏：“齐慎材任将帅。”公自征川楚教匪，征浚滑，征关陇，征逆回，均与忠武俱，枕戈蓐马，不啻百战，勇名闻天下。粤海事起，命公为奕山参赞，徒以将将匪人，束手而无所用其武。然抚夷之议，独不会衔，公虽武臣，不诚凛然须眉丈夫哉？

◎齐勇毅公不为军士请赏齐勇毅公之为参赞大臣也，事在道光二十二年。公闻命，即率亲兵驰赴广东，比抚夷议成，他将多以军士积劳呈请奖励，公独自憾无功，不为麾下请一钱赏。公之得勇号也，御笔亲改为谦勇巴图鲁，世以为谦字尤不愧云。

◎苏侍御请罢黜穆彰阿道光二十三年春，有白气自天西南隅，绝九州殊域，直扫参旗，经五六十日不灭。御史高要苏公廷魁抗疏数千言，大旨以时政乖迕，归过枢相穆彰阿辈，立请罢黜，而劝上下罪己之诏，开直谏之门。语切至，多所指斥，宣宗览奏动容，特旨嘉奖。公即前笔所纪谏垣三直之一。

◎赵学彭不逾家法东河县丞赵君学彭，武进恭毅公五世孙也。兰阳之役，姚亮甫中丞夜出视工员勤惰，见君悴且寒，慰之曰：“才不可恃，此为腥膻地，有才者尤当慎。”君对曰：“学彭先恭毅裔，职虽卑，家法不敢逾。”中丞解衣衣之曰：“李制军世杰，即由丞起家，君勉之矣。”康祺窃谓上官如姚公，下吏如君，皆足为今之从政者法。

◎祁恭恪公精于谳狱本朝钦恤民命，慎重刑章，大少司寇多以出身刑部司员者任之。高平祁恭恪公，其尤著也。公自为司员，屡乘传随堂上官，谳山西、直隶、湖南、广西诸省狱。道光五年武康徐蔡氏案，臬司至自引决，特命公往鞫之，得其旁证，果雪奇冤。相传公内召为侍郎时，有挟怨烧杀一家数命者，司员以误遗火种、风烈延烧为词。公不答，徐取日记小册示之曰：“某日之夕，星斗灿明，无风。君为囚地，独不为一家数命地邪？”卒拟抵，自是司员不敢欺。

◎阎百诗孝行百诗先生遭母丧，疏食三年。服既阕，哀其母，不忍其父之独处也，不入内，而卧起于父侧者又一年，父谕之十百不肯去。世但知先生博

学耳，乃其内行敦竺若此，此之谓经师、人师。

◎休宁二江江筠、江声兄弟，并学问浩博，精诣古人，时有“休宁二江，无双有双”之誉（按：二江籍吴县，曰休宁者，其祖贯也）。声字良庭，尤负绝质。时又援何山大小之例，称曰小江。

◎胡稚威临歿语胡稚威蹭蹬不遇，晚依蒲州田侍郎懋，以太原志属焉。偶攫疾，太守周西鲸来视，稚威已撤帐，盛服奄碟，举手曰别矣。既瞑，气蒸蒸若腾烟，须臾，复张目曰：“不能不再生人间，为南人乎，北人乎？”周泣下曰：“南人归南。”曰：“然。”遂气绝。

◎陈太仆书法陈句山太仆兆仑，书法兰亭，取意简远。侍讲梁山舟曰：“本朝不以书名而书必传者，陈文简元龙及太仆也。”

◎谢山先生碎乡贤祠木主吾邑名宦乡贤祠，明降臣张军门杰、谢太仆三宾，亦滥列焉。当时不知何人，谬为陈请。谢山先生年十四，补诸生，例谒学宫，见二人木主，大怒曰：“此反覆卖主之乱贼，奈何污宫墙也！”亟掣取捶碎之，投之泮池。乳虎初生，已具食牛之气，信然。

◎当阳县白莲教乾隆末年，白莲教初起，蔓沔极广。当刘之协之徒张正谟、聂人杰辈，聚众倡乱于枝江县，时当阳县令闻变，坐听事传集书役语之曰：“白莲教已反，贼踞枝江之灌湾脑，与本邑界连，邑中习教者，宜先名捕，以防内讧。”书役齐声曰：“我等即白莲教也，更谁捕？”令拍案怒骂：“汝辈反乎？”曰：“反即反耳，何怒为！”令拂袖起，群役争先拉杀之，遂啸聚据当阳县城。呜呼！世教不明，邪说蜂舞，星星之火，坐视燎原。一命食禄，与有责焉，可不祇惧哉？

◎阎百诗荣遇杭堇浦、赵饴山为百诗先生作传志，俱称先生晚年名动九重，世宗在潜邸，手书延请，后至京师，执手赐坐，呼先生而不名，凡饮食、药饵、衣服及几研陈设诸物，罔不精腆。先生偶感疾，命太医院朝夕视。既病剧，求移馆，世宗固留不可，则命以大床为舆，上施青纱帐，二十人舆之，至城外十五里，如卧床，不觉其行也。歿后，亲撰文以祭，并赐挽章。先生子咏作行述，亦云然。惟礼亲王昭连《啸亭杂录》，则谓延接先生，乃安郡王玛尔浑，非雍邸事。宪皇龙潜，谨介尊严，不与外人相见；因安王邸俗呼四王府，故致讹传。及张石洲纂先生年谱，援据极精，始知啸亭之说不足信。盖玛尔浑为岳乐世子，何敢擅冒皇子。今挽章尚存，明称皇四子多罗贝勒，则非玛尔浑明矣。

◎营谋荐鸿博科（二则）

康熙丁巳、戊午间，入贡得官者甚众。继复荐举博学鸿儒，于是隐逸之士，亦争趋鞶毂，惟恐不与。西溟先生有句云：“北阙已除输粟尉，西山犹贡采

薇人。”时以为实录。

康熙己未试鸿博科时，有进“三不如”之说于上前，以毁百四十三征士者（按：《施愚山年谱》作一百七十五人，《竹年谱》作一百九十余人，王氏《池北偶谈》、方渭仁《松窗笔乘》及《鹤征录》引李武曾所记，均作一百八十六人。此则引张石洲《阎百诗年谱》，仍其原文）。上意浸衰，一时哗然，以为与李林甫表贺野无遗贤无异，见阎百诗《与陆翼王书》（或曰：进三不如说者，高江村也）。

◎却金亭休宁汪舟次方伯楫，以诸生召试一等，授检讨。寻奉命册封琉球，为其国撰孔子庙碑，馈赆极丰腆，力却不受，国人为建却金亭，嘉道间，犹岿然翼然，丹青无恙。按：册封一役，以王人之贵，惠临下邦，但求其文采风流，不辱使命耳。耀燕公四裔之版，瞻陆生南粤之装，取岂伤廉，辞尤得体。清节若方伯，宜东人瓣香祝之。若夫关海互市之日，金元交聘之年，存国体于衣冠，寄王灵于旄节。片言必慎，妙选四方专对之长，一介宜严，无忘六计弊廉之义。

●卷十五◎太祖敷教明刑太祖高皇帝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后，益勤劳国政，靡间昼夜。每五日一视朝，焚香告天，宣读古来嘉言懿行，及成败兴废所由，训诫国人。以议政五大臣参决机密，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务。国人有诉讼，先由理事大臣听断，仍告之议政大臣，覆加审问，然后言于诸贝勒。众议既定，犹恐或有冤抑，令讼者跪上前，更详问之，明核是非。故臣下不敢欺隐，民情皆得上达，国内大治。盖敷教明刑，其难其慎，早具帝者规模矣。

◎叶赫贝勒识太祖为非常人初叶赫贝勒扬吉弩识太祖为非常人，言我有幼女，俟其长，当奉侍。太祖曰：“汝欲缔姻盟，盍以年长者妻我？”扬吉弩曰：“我非惜长女不予，恐未足称嘉耦。幼女容仪端重，举止不凡，堪为聪睿贝勒配耳。”太祖因聘焉，是为孝慈高皇后，诞生太宗文皇帝。尧门轩渚，代绪遥遥，圣女来归，实启万年灵长之祚，盖非吕公、窦毅辈，仅识英物者，所能等观已。

◎太祖设四关与明互市太祖朝，环境诸国，均已削平，境内所产东珠、人参、紫貂、黑狐、猓猓獬诸珍异之物，足备服用。明国亦遣使通好，岁以珍币聘问，爰于抚顺、清河、宽甸、阳设四关口互市，以通商贾。而长白山之鸭绿江路，尚有抗阻，太祖乃遣兵招抚之，尽收其众，时辛卯年春正月也。

◎太祖击败叶赫哈达（二则）

太祖击败叶赫哈达等于古山一役，九部合兵，分三路来侵。上遣武理堪往侦，由东路行百里许，度岭，群鸦竞噪，若阻其行者，欲还，鸦乃散。再行，鸦复噪，飞鸣扑面，几不能前。武理堪异之，驰归以告。太祖命由札喀路向

浑河部侦之，亟驰往，果见敌兵。

太祖闻叶赫兵来，时已夜半，恐我军昏夜出，致惊国人，传语诸将，旦日启行，遂就寝甚酣。妃富察氏呼上觉，谓曰：“九国兵来攻，何反酣寝耶？岂方寸乱耶？惧之耶？”太祖曰：“我果惧，安能酣寝？吾若负彼，天必厌之，安得不惧？今我顺天命，安疆土，彼不我悦，纠九国之兵，以戕害无咎，天必不佑也。”安寝如故。次日，祝告堂子以行，果获大捷，斩级四千，获马三千匹，铠甲千副。正正堂堂，以整以暇，而破九部二万之众，自此军威大震，远迩慑服矣。

◎王壮武公不愧儒将王壮武公珍，由湘乡团练起，剿贼楚、粤、江西，纪律整严，机神敏妙，屡建大功，贼众骇惧，至有“出队莫逢王老虎”之谣。公幼英毅，自隶罗忠节门下，始折节读书，治军以训练为急。所部壮丁，习刀矛火器之暇，以《孝经》、《四书》转相传诵，每营门夜扃，书声琅琅出壕外，不知者疑为村塾也。军麾所至，辄以忠义风动其民，能使顽懦感悟。江西抚、建各属士民，称为恩人，呼为青天。临战，则自相纠集，负戈裹粮，候公指，盖儒将之效至此。嗣公以积劳卒于乐安军中，年仅三十三，天下痛之。

◎以诸葛武侯相比今相国左公，与抚部刘公蓉，先后参骆文忠幕府，赞画军谋，料事切中，人皆称为诸葛。刘公后任蜀藩，绵州之捷，贼中亦有赛诸葛之称。壬戌八月，贼渠李泳和窜踞犍为之龙{穴孔}场，楚军围攻，累月未克。骆文忠檄公亲往视师，至军四日，克之，缚逆魁，俘其党五千余人，皆聚歼焉。当公初至，贼即自相惊曰：“赛诸葛又至矣。”遂无战志（按：公在秦《答左相国书》，详论时事，谓武侯所遇，尚未若今日之不幸。篇末并有“蒙以武侯一席相让，所不敢当，谨以奉璧”之语。知二公亦尝以诸葛互推矣，详见公《养晦堂集》）。

◎台湾镇道得奏事旧制：台湾镇道得奏事。台湾镇为挂印总兵，王命在焉，每决囚，道至镇署会鞫，行刑奏事，列衔道居镇后，决囚坐次如之。上元叶抚部世倬为台湾道，谓坐次不合，力争；奏事亦由道主稿，他镇武臣悉听之。都统音登额为台湾镇时，兼娴吏治，阅道中稿，尝有商改，遂为叶所衔。道光初年，叶公方大用，陛见，奏公有微词，上犹念公功，第改镇天津而已，见姚石甫《识小录》。康祺按：本朝定制，司道本可奏事，不特台湾道为然。镇、道皆二三品大员，坐次列衔，分应先文后武，且武臣专阃，未必皆如音公娴雅，奏折主稿，亦自以道员为宜。此制不知今若何。友人张奎垣军门方镇台湾，惜客岁入都，未一询之。

◎额威勇公将略威勇公额勒登保讨白莲教时，继福文襄为经略，贼甚畏之。每战，张左右翼，以降贼居左，张红旗，乡勇居右，张白旗，皆为前锋。贼

望见红白二旗，则群相惊曰：额爷兵至矣，皆奔。公既善用兵，尤喜以身先士卒，临阵，辄以两人肩竹兜乘之，铙炮矢石，常从肩耳过，左右失色，公不少避，督战益力。尤严操守，赏士不惜万金，而不以一钱自奉。督抚馈遗，一无所受。用兵岁久，诸将无不蓄货财，凯旋过芦沟桥，虽名将如德侯，亦辎重累累。公独萧然行李，一骑负一补被而已。

◎额威勇无子额威勇初有一子为侍卫，卒，公方治军，得书不言，亦无戚容，中夜归帐、乃哀，明日治事如故。回京后，复生一子，上赐之名，甫数月而公薨，上亲临奠，取公子置诸膝，即命袭封，逾岁亦卒。康祺窃谓：仁宗之于公，恩谊绸缪，直不啻家庭骨肉，公歿无子，未免益九閤之轸悼。然以公忠贞果毅，诚贯天人，清庙分配飨之荣，专祠有遣官之祭，岂若马医夏畦之鬼，必待子孙荐食哉？或曰公久在行间，诛戮太过，其然，岂其然乎？

◎愚民惑于邪说额经略征教匪时，获贼男女，付有司讯供，由翼长过堂，开单呈经略。初分三等定罪：贼目以上凌迟，持械拒敌官军者斩，被掳者释遣。而愚民被胁者，大抵尝拒敌居多，经略悉诛之不赦。诸将屡哀之，始下令：从贼不及三月免死，遂多全活。然亦有曲为开谕，而自甘就戮者不少，盖为邪说所中，竟无术活之也。其顽可愤，其愚抑可悯已。

◎议考试废制义雍正中，有议变取士法、废制义者。上问张文和，对曰：“若废制义，恐无人读四子书，讲求义理者矣。”遂罢其议。康祺按：公言良是。但不知宋、元以前，制义未兴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何以久列《礼记》中；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二书，何以不废。且宋、元诸儒，讲求义理至精，皆在制义取士以前，而四子书无人不读。

◎俄人求内附乾隆四十八年，有俄罗斯人四十余户，由科布多投诚，求内附。奉谕抚慰，按户赐予口粮，令其回国。今边界居民，乃有愿隶俄籍者。俄虽外夷，亦当追念天朝之宽大也。

◎陈总河杖留梦炎像姚石甫《识小录》云：“衢州人言，陈总河鹏年，始为西安令，行乡征粮，至徐忠庄公（徽）言祠。徐氏子孙张公像，陈为之避坐。更至留氏祠，留氏亦张梦炎像，陈见之大怒，仆像于地，杖之二十。先是留氏子孙犹盛，多兴者，自杖后，留氏遂败，乃无入庠者。”按：恪勤此举，未见他纪载，其嫉邪崇正，足为士民劝惩，墨绶翩翩，已绰有名臣风范矣。

◎李星来善易数德州李源星来，顺治丙戌进士，授河间令，有能称，罢归。为人和易谦退，好读书，至老不倦，于古今河渠、漕屯、兵农诸事，讨论尤精。《济南府志》称源归里后，筑退庵，因以自号，植花竹，购图书，善谈易数。昆山顾先生闻而叹曰：“今之管辂也。”（按：亭林称源为北李家）

◎罗壮勇公少时逸事罗壮勇思举初征白莲教，后平永州苗，为嘉、道两朝

赫赫然名大将。籍四川之东乡，少亡赖，数行窃，令捕之，杖毙，弃诸野，中夜而苏，匍匐至一老姬家，周之，乃改行投身军营，骁勇冠绝侪辈，遂历保至专阃，锡封子爵。当赵金龙之乱，罗受命与总督卢公坤往平之，贼已困将擒矣。时宣宗以尚书宗室禧恩来督军，未至，诸公议待禧至。罗曰：“围久师怠，贼必遁，糜帑可惜。”遂违众一战，歼贼且尽。禧公为亲信重臣，督抚以下，皆降屈为礼，怒罗之不待也，盛气陵之。罗不为屈，且面折之曰：“诸公贵人，多顾忌，罗思举一亡赖耳，受国厚恩至提督，惟以死报，不知其他。”禧甚怒，而无如之何。罗每对人言生平作贼事，不少讳，并请文人历叙其事，洵奇男子也（按：魏氏《圣武记》云：“思举忠孝人也，其始军中莫知所自来，及为副将，自檄川、陕、湖北各州县销积案数十，云所捕剧流罗某，今已为国宣力，其毋复株连。世始知其前事。”与此少异）。

◎罗壮勇公鬻妻罗壮勇改行后，始娶妻，忽患奇疾，百方不治。一道人过门曰：“有方可救，但得钱三十千，乃能配药。”罗自念贫窶，安得三十千钱，语其妻曰：“吾病且死，汝亦饿死耳，苟鬻汝得钱买药，则两活矣。”妻不可，强之再三，泣而从之，病果瘳。罗既官游击，乃遣人访其妻，以重金赎还，为夫妇如初，报其鬻身救夫之义也。此事不足训，然以视少共艰苦，既贵而厌弃其糟糠者，其厚薄之区，殆不可以道里计。天生豪杰，磊磊落落，安得以道学家之律绳之。

◎青田一鹤处州青田故有鹤，而山以鹤名。端木舍人国瑚产是邑，生而神貌肖之，其大父取《易》乾、中孚两“九二”之义，字之曰鹤田。舍人晚岁乃自号太鹤山人，海内外知者，多称太鹤先生。当阮文达轩两浙，得舍人，以夸示同朝曰：“吾得青田一鹤矣。”由是声闻天下。及嘉庆戊午，登贤书。明年，文达佐朱文正主会试，闱中相期以得鹤为至幸，鹤竟不翔。后三十余年，君已官于朝，文达适自滇、黔觐京师，遇君郊外，与之酌酒文正墓，犹言畴昔闱后文正以失鹤为兼，惘惘者至数月也。是年癸巳三月，文达方陞辞，宣宗留之入会闱，录异才三数人，君始在选。朝士惊咤曰：“不啻老鹤，尚能高飞耶！”君邃于《易》，汪文端、曹文正曾交荐之。又尝召相吉地，赐中书，加六品秩。俸未满，即求去。生平辞县令至再，杜门著书，谈《易》而外，无他嗜好。矫首云路，敛翮山阿，皓质清姿，饮啄不苟，若君者，可谓自爱其羽毛矣。

◎梦中预识座师嘉庆十一年，黄勤敏公充湖北乡试正考官，榜首刘学澍，试前梦至一处，有古衣冠者上坐，旁一人指谓曰：“此汝师也。”问上坐者为谁，曰郑康成。醒而异之，既获解，谒勤敏，与梦中所见，面貌无异，因自述其异。是科第二名徐跃，元日所梦亦同。二人一孝感，一薪水，相隔数百里

，异事也。

◎梦应三元嘉庆二十五年会试，当涂尚书充正总裁，入闱时，梦两广总督阮公元来拜，并赠貂裘一领。及传牒后，始悟阮公字伯元，以姓与名字合之，恰为三元；而阮字偏旁又为陈姓之半，阮督两广，三元隶广西，貂裘则翰林所著也。又陈中解元时，本名守<睿圣>，会试前梦报已中二十二名名陈继昌，二十四名则陆名沅，报者云，二十四名亦系汝，醒而悟其祥，因改名。及入场，至号舍，所坐乃二十二号，问二十四号，果陆沅也。榜发，俱中式，陈竟得三元。始悟沅字水旁三笔，为三元兆，陆字亦得陈姓之半也。此与前一则均采勤敏年谱。按：名场吉兆，屡见世俗因果之书；即梦中豫识，座师纪文达笔记中，亦有是事。可见崇科美第，在鬼神亦殊异其遭逢，特人不知自重科名，事业文章，绝无表见，则亦草亡木卒已耳。

◎萧尺木画国初高士，芜湖萧云从尺木，工画山水人物，具有北宋人遗轨，闭门著述，品格亦复高峻。乾隆甲午，四库全书馆进尺木所画《离骚图》，高宗命馆臣为补《天问》以下，盖尺木所未图也。又题其山水长卷诗云：“四库呈览《离骚图》，始识云从其人也。群称国初善画人，二王（、原祁）、恽（寿平）、黄（鼎）伯仲者。二王、恽、黄手迹多，石渠所藏屡吟把。萧则石渠无一藏，侍臣因献其所写。”诗凡二十六句，仰见圣人爱惜人才，虽荒江野老，一艺之长，身后犹蒙甄录，著之天章，尺木可不朽矣。自尺木画邀宸赏，江南大吏好事者，遂访其萧家巷老屋，遗址犹存，其所著《易存》、《杜律细》若干卷，亦收四库存目中。惜后人仅一担水夫，老病不足自活，唏！

◎却献白雉嘉庆十年岁在乙丑十一月，黑龙江将军观明献白雉一笼，表请宣付史馆，以昭瑞应。睿皇帝谦德不居，诏以时和年丰，民安物阜为瑞，仅敕令内廷诸臣赋诗纪之。（按：《孝经援神契》、《春秋感精符》，咸以白雉来翔，为祥征庆贶，自越裳进献而后，汉唐旧史，亦复侈陈。至哉圣人，直轶周成而过之，无论后世矣）。

◎进白鹰海东青嘉庆五年冬，卓里克图亲王拉旺进白鹰，科尔沁达尔汉亲王丹怎旺布进海东青，上召画工各绘为图，命供奉内廷翰林分赋。

◎陈恪勤公风雅陈恪勤公守江宁，为总督阿山所，将入狱，神色然。自忆未了事曰：“杜茶村未葬，某僧求书未与，布衣王安节缺为面别。”从容料量，承锁而行，其镇定如此。公宦迹所至，尝表东海孝妇庙，建狄梁公祠，立陆绩廉石，复刘十后人租徭。在苏，舁郁林石于郡学。游焦山，遣人泅水出瘞鹤铭，为亭覆之。世知公苾忱直节，理学儒臣，而不知其风雅复如此。

◎逆旅主人馈陈恪勤公米陈恪勤之被逮入都也，除夕，市米潞河，主人问客何来？曰：“陈太守。”“是湘潭陈公邪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是廉吏

，安用钱为？”反其值，问寓何所。次日，门外车槛槛，馈米十石，书一函，称“天子必再用公，公宜以一节终始，毋失天下望”，纸尾不署姓名。问担夫，曰：“其人姓魏。”访之，则闭户他出矣。盖隐君子也。

◎赐砚彭文勤公之先德补堂宫赞廷训，尝拜圣庙御铭松花石砚之赐。及文勤值南书房，高宗复以松花石砚赐之，亦经圣庙御铭者，时谓之双砚合璧。公因画《赐砚图》，以庆遭遇。公在乾隆朝，所受岁时例赏，文房珍物，与众共被者，不可殫计。其被特恩专赐，亦有二砚：一为进重排千文所赐凤沼澄泥砚，本秀水朱氏物；一为编类千叟宴诗册所赐仿宋梁苑雕龙端石砚，文勤尤珍袭之，与合璧二砚同度，以诒后人。至公孙邦畴，继美为词臣，理可得砚，然以遗命世世传大宗，遂归砚于湖南知县邦畴。国恩门绪，永戴光荣，片石弋然，与彝鼎宝等贵矣。

◎宣宗慰黄勤敏公悼亡道光元年六月，黄勤敏公悼亡，越二日，宣宗即命军机章京户部郎中赵光禄赍朱笔宣慰谕云：“伉俪之情，自难强抑，然卿已逾七旬，气质非十分强壮者可比，矧天时暑热，只可于无可如何之中，节之以礼，切勿有过哀伤。总之，国事为重，倚任方深，务加意自重，永保康强，佐朕以襄上理。”勤敏北乡顿首，感极涕零。次日即入朝，内直如故。康祺每诵列圣谕旨，于二三耆旧，室家忧乐之私，略分言情，体恤微至，实有平交亲串所不逮者。泰交一德之契，靡复加兹已。

◎桂廉访临歿时驰书左恪靖左恪靖侯请以桂廉访超万政迹宣付史馆，初笔已述之矣。廉访晚年，以避寇至闽，徐清惠公树人檄署福建按察使，盖谕其方廉强直，破格举之也。廉访任事后，纲纪大张，百僚畏慑，惜年已笃老，遽以疾终。方大渐，亲起握笔，驰书恪靖严州营次，滔滔千百言，皆吏治兵事之要。并云：“军中疾疫繁兴，当请于上帝，誓为神荼，啖食厉鬼。”其遗书字体端劲，无一笔懈怠。而讣至之日，果阴霾烈风，山鸣潮立，隐隐若有大冠绛衣，乘云气而东走，僉曰廉访桂公之灵也。盖义胆忠肝，英魂毅魄，正气所聚，神明不沦。是说也，世之谈良能者，或谓以为诞，康祺愚陋，则固深信而无疑。

◎李愨肃殉难武昌咸丰三年六月，武昌不守，署按察使粮道唐县李愨肃公卿谷，随藩司刚介公岳兴阿、臬司曹公懋坚殉难。李公之死，自缢于寓馆之后楼，属官仆从数辈亦同死。贼目踞其室，每欲登楼，必有异香袭人，顷刻头痛欲裂，遂封闭之。公子武愨公孟群，时由广西即用知县，积功至道员，闻变后，尝胆枕戈，誓不与此贼同戴日月。自湖南剿贼至湖北，从胡文忠公克复省城，武愨先缢而入，匍匐寻父尸，至寓楼，见髑髅白骨，纵横布楼上，独愨肃尸面色如生，豪发无损，泣血殡之。陷贼居民，复争述其灵异如此，文忠以入告

焉。后武愍署皖抚，殉庐州之难，营破，犹持矛屹立围墙，厉声高骂，手刃悍贼数名，力竭死。一门大节，青史长留，祠庙巍峨，楚、皖士民，椎牛雪涕以祭者，至今不绝（又按：《庸闲斋笔记》称：武愍有妹名素贞，知书，工骑射。熟孙吴兵法，于天文占验之学，靡不穷究，父兄皆奇之。武愍讨贼楚北，女在军中，戎装画策，累建奇功。武愍尝被围十余重，他将不能救，女怒马独出，于枪林炮雨中，突围杀贼，护其兄以归，甲裳均赤，贼众惊为天神。后胡文忠攻汉阳，城坚不下，女与武愍谋夜袭之，孤军深入，中伏血战死，年二十余耳。此事虽不见他书，当非一无依据。忠孝家风，湔被闺阁，红颜碧血，允宜食崇祠）。

◎裕庄毅公用法之严他塔喇氏庄毅公裕泰，扬历大圻六七行省，锄强去，匪丑必禽，所捕邪徒、梟贩、奸宄、重囚，岁以数百计，崇阳逆民钟人杰、新宁逆民李沅发，即公督湖广时所剿平也。初公由藩臬入佐两京刑部，持法宽平，世颇疑公擢封疆后，稍更其素。康祺按：公为督抚，政道光季年，承平日久，纲纪阔疏，内地乱民已萌蘖，公盖亟思以法令整齐之。而不意其身之遽没，而群盗亦遂蜂起也。

◎裕庄毅少时之贫裕庄毅公髫年即补官学生，考取乡 番绎中书。家贫也，日趋内阁，必徒步。李太夫人与钱买小食，每归，多不用，其清俭为世所罕。故既贵显，于民生之困苦，莫不洞知，而自奉菲薄，澹然如老书生。

◎上元县刘公殉难军兴，以州县殉节者不可枚数，而上元县刘公同纓，烈声最著。公初权吴县，善捕盗，移治上元两年，尤得士民心。咸丰二年，闻武昌警，尝上防江策于总督，不能用。自九江师溃，总督丧气归，布政祁公忧愤疾笃，公罗掘得五千金、谷二千石，为民倡储粟运石，修火械，召义民，登陴力捍。三年正月至二月，守十余昼夜不稍懈。地雷陷城，突入贼数百人，公挥众戮之，城复完。贼缘梯而上，如蚁集，众寡远不敌，守者惊散，公还署，杀二妾，朝服坐堂皇。贼望见颜色惶然，皆叹曰：“若好官，吾侪勿相害也。”公大骂，跃入署后潭中以死。后潭旁每夜见神镫旗，贼甚怖之。相传公智深勇沉，志节远大，骂贼而贼不忍害，贼且知公好官矣，而奈何防江策之不见用也。

◎文与也耿介长洲之文，累世儒雅，待诏之书法，三桥之篆刻，世宝贵若球璜。至文肃公震孟，复以经纶气节，领袖东林，事载前史，无庸赘矣。入国朝，文肃之孙处士君点，又负盛名，诗古文辞、书画金石，咸不失高曾矩法。执亲丧三年，止酒彻肉，昼夜居庐，服除，祀事惟谨。朔望肃衣冠，拜宗祠，遇祭日，虽风雨必返祭。仲父乘授命，家产破落，君乃怡然依墓田以居。兄然，为逋赋所累，君转贷亲懿，输之官。薄游京师，有贵人欲以国子博士荐

，君力辞引去。富人子具兼金求画，期以三日走取，君恚曰：“仆非画工，安得受促迫。”掷金于地。其人再请，不顾。尝舍莲泾慧庆寺，汤文正公抚苏，屏骑访之，问为政之要。君曰：“爱民先务在去其害，如虎丘采茶，府县吏络绎征办，积弊有年，公能除之，即善政矣。”文正乃伐其树。公尝语君曰：“闻先生存田三亩，何以给个粥？”君对曰：“贫者，士之幸也。”公称善。一亭户拥厚货，以千金为君寿，请通姓名于文正。君曰：“汤公以道义交我，我岂负之。若既伤惠，吾复伤廉，奚取为？”亭户惭而退。康祺按：世多重君翰墨，谓衡山、三桥子孙耳。君所不愧为文氏子孙者，独翰墨也欤哉！君字与也。

◎佳山堂六子康熙十七年，仿唐制开博学宏词科，四方之士，待诏金马门下，率为二三耆臣礼罗延致。其客益都相国冯公邸第者，尤极九等上上之选，都人称为佳山堂六子，盖钱塘吴君农祥、仁和王君嗣槐、海宁徐君林鸿、仁和吴君任臣、萧山毛君奇龄、宜兴陈君维崧也。时益都预读卷，卷不弥封，人谓六子者且并录。及命下，奇龄、维崧入史馆，而四子者皆见遗，惟嗣槐因年老赏内阁中书，乃叹冯公之无私，尤服诸君不肯干进也。

◎徐征士善鉴赏徐征士林鸿，善鉴赏，别书画伪真，兼善饮。尝过颜御史豹文别业，御史知其大户，出尊贮酒，容一斗，宾客多避席，征士连举者三。御史曰：“此何年制也？”征士笑曰：“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晋阳宫所作也。”验其下款识，果然。

◎汪尧峰以古文自矜汪钝翁编修居尧峰，以古文自矜异，少可多怪，见俗子议文章者，恒面斥之。同时尤西堂以检讨告归家居，距尧峰不百里，延接后进，以诗文缣素请者盈庭户，有求必满其意，年少略能弄翰，奖饰不倦。故人咸畏缩尧峰，而乐西堂之和易也，然而尧峰之道尊矣。

◎严荪友善绘事无锡严荪友官允《秋水集》诗文，与竹、次耕辈埒名。书法亦入晋唐之室，善绘山水、仙佛、花木、虫鱼，靡不曲肖。尤精画凤，翔舞竦峙，五色射目，观者叹美，以为古画家所无。

◎达情铎《庸吏庸言》、《蜀僚问答》、《读律心得》诸书，为南丰刘观察衡，庆、光之际，任四川牧令时所作。观察政声茂著，言行相符，近已奉谕入史馆循吏传中（按：四川、广东均请以衡入祀名宦祠，允之；其事迹宣付史馆，则由同治中四川学政杨秉璋疏请）。其历官任内，于大堂旁悬铎一面，号“达情铎”，令有冤抑者击之，即出坐堂皇，立为听治，民用是感之尤深。到今“刘大铎”之名，西川父老，犹传念不置于口。

◎胡フ明蒙赐御书康熙四十三年，圣祖仁皇帝南巡，德清胡フ明先生渭撰《平成颂》，并所著《禹贡锥指》，献诸行在。有诏嘉奖，召至南书房直庐

，赐饌，御书“耆年笃学”四大字赐之，儒者皆以为荣。后阎潜丘垂老入都，谆谆以求御书为言，盖深羨之明之遇也。

◎文宗止决湖水灌扬州之议咸丰四年，粤贼据扬州，诸将帅围攻之，贼守坚，不能下，乃奏请决湖水以灌之。文宗皇帝手诏答曰：“扬州可缓取，无并伤吾百姓也。”后扬州亦卒复，圣人之爱民深矣。

◎圣祖恶吃烟圣祖不饮酒，尤恶吃烟。溧阳史文靖、海宁陈文简两公，酷嗜淡巴菰，不能释手。圣祖南巡，驻蹕德州，闻二公之嗜也，赐以水晶烟管。偶呼吸，火焰上升，爆及唇际，二公惧而不敢用。遂传旨禁天下吃烟。蒋学士陈锡诗云：“碧碗琼浆潏滟开，肆筵先已戒深杯，瑶池宴罢云屏敞，不许人间烟火来。”即纪此事。

◎鄞县藏书家吾鄞文献世家，宋、元之世，如攻鬼楼氏、清容袁氏，藏书之富，冠绝一朝。明代储藏家，则天一阁范氏，至今犹甲天下，而四香居陈氏、南轩陆氏次之。本朝继范氏而起者，首推卢氏青崖先生址，诗礼旧门，自少博雅嗜古，尤善聚书，遇善本不惜重价购之，闻朋旧得异书，宛转借钞，晨夕雠校。搜罗三十年，得书十万卷，摹天一阁为楼以贮之，名之曰抱经，盖取昌黎赠玉川子诗语也。同时越中有召弓学士，里居不远，与青崖同宗同嗜好，亦号抱经，于是浙中有东西抱经之目（按：抱经楼书，粤匪乱后，为商人杨某所得，先叔父鱼门太守劝还故主，今已自南村归北村矣。卢氏后人，岁于晒书日祀杨，以酬楚弓赵璧之惠，可云古道）。

◎严冬友侍读友慧江宁严冬友侍读长明，幼读书十行并下。年十一，临川李阁学典试江南，闻其早慧，欲见之，因介熊编修本往谒。阁学举“子夏”二字令对，即应声曰：“亥唐。”阁学大奇之，谓方侍郎及杨编修绳武曰：“此将来国器也，公等善视之。”遂执经二人之门，学以大成。

●卷十六◎王白田性情之介澹王白田先生编辑《朱子年谱》，去取精审，于年月先后，尤。少壮精力，专注一书，世称先生为紫阳功臣，不诬也。先生性介澹，尝谓友人曰：“老屋三间，破书万卷，平生志愿，于斯足矣。”后虽以荐起，特授编修，侍值华要，而先生五日不以山林为志。既丁母忧，蒙世宗皇帝赐内府白金丧葬，逾年入都谢恩，遂以老病辞，时年仅五十余耳。归田后，杜门著书，当路贵人，皆前时禁廷宿侣，未尝以竿牍及之。即故人天上偶落双鱼，亦未尝以寸笺答覆也。先生名懋，宝应人。

◎欢喜老人欢喜老人生海宁，居海盐，留心浙江海塘，垂五六十年，捍御修培，坚守古法，当事极倚重之。老人陈氏名|，字言扬，尝官温州府学教授。年八十时，第三子存斋方伯世榘，以河南按察使入觐，蒙世宗垂询年齿、履历，御书“松柏堂”匾额，并赏人参、貂皮、宁乡由诸品，俾归遗其亲。谕云

：“尔父有德有寿，给他老人家欢喜。”老人感激圣恩，遂有是号。

◎仁宗尊师念旧仁宗之于朱文正，礼数逾涯，恩荣终始，前辈纪之详矣。公歿后数年，公侄锡爵方为山东藩司，而山东学政黄勤敏公亦文正昔所特荐也。仁宗批勤敏谢恩折云：“朱锡爵才胜于德，汝应念石君师傅之旧恩，时加训戒，毋忽。”并令转谕知锡爵，令其回奏。御笔于石君二字上空一格，圣天子之尊师念旧，历久不渝，有谕教之责者，宜何如扞心自效与？

◎黄勤敏蒙三次赐寿黄勤敏公自道光六年七十七岁，蒙恩予告，十八年戊戌，犹特赐人参八两，飭公子祠祭司员外郎富民赴枢廷祇领，并奉手谕云：“江湖阻隔，倏尔数年矣。想精力自必如常，知卿原不假参苓之力，聊伸眷念耳。转瞬明秋，特颁庆赐，卿其善自静摄，朕欣待之也。”盖次年八月，为勤敏九十生辰，圣心已先计及之。公跪读祇领，感泣至不能起立（康祺按：勤敏年七十时，在都，蒙仁宗赐额，赐铜佛、玉如意及珍玩大缎诸品。公致仕后，遇八十、九十，均蒙宣宗赐御笔匾联及诸珍物，令其予祇领寄家。三次赐诗，耆臣罕有之荣也）。

◎六安州进茶之扰民旧例：礼部主客司岁额，六安州霍山县进芽茶七百斤，计四百袋，袋重一斤十二两，由安徽布政司解部。其奉檄榷茶者，则六安州学正也。闻是役在昔颇为民累。窃惟京华人海，百物充初，圣人爱民如子，他日封疆贤大吏，必有奏请免进，以苏民困者。

◎臧在东经学武进臧镛堂在东，经师玉林孙也，受业于卢召弓学士，经史小学，精审不苟，殆过其师。每岁除夕，陈所读书，肃衣冠而拜之，故又字曰拜经，盖慕其远祖荣绪庚子陈经之故事也。其弟礼堂，学亦深邃，持父丧，白衣冠而处，不与人见。

◎郭频伽万梅花拥一柴门图郭频伽名麟，吴江才人。尝以《水村图》索人题咏，同县女士汪玉軫题之云：“深闺未识诗人宅，昨夜分明梦水村，却与图中浑不似，万梅花拥一柴门。”频伽乃倩奚铁生补为《万梅花拥一柴门图》，以代前轴，亦可谓风流好事矣。

◎阮文达爱才（二则）

乾嘉间，元和三蒋：伯莘于野，仲征蔚蒋山，季夔希甫，皆工诗，人各一集，几乎王谢家风矣。蒋山尤渊博，治经史小学，兼通象纬，著述甚精，诗文才力雄富，无所不有。弱冠游浙江，阮文达公一见倾倒，留之学使署，约为兄弟之交。公复序其《经学斋诗》，谓研精覃思，梦见孔、郑、贾、许时，不失颜、谢山水怀抱也。

阮文达视学浙西，赏石门吴曾之才，为易名曾贯。吴善五言长律，时修表忠观新仁成，命之赋诗，吴用八庚全韵，为五排，不遗一字，于工稳中，时露

神韵。公因称之曰吴八庚。试杭州时，新制团扇适成，纨素画笔，颇极雅丽，遂以仿宋画院制团扇命题诗，佳者许以扇赠。钱唐陈云伯大令文杰，才为诸生，赋诗最佳，即以扇与之，人称为陈团扇。文达久官吾浙，其识拔寒，怜才雅举，不胜书，此二事绝相似，且并纪《定香亭笔谈》，爰类次之。

◎嘉庆纪元之孝廉方正（二则）

陈方伯奉兹，负人伦鉴，于海内文儒老学，莫不识其姓字而知其所长。嘉庆纪元，诏举孝廉方正之士，直省名单至，方伯与友人书曰：“皇衢大亨，贤人道长，特科妙选，竟得三君，东南人望，尽于此矣。”三君，谓江苏钱大昭可庐，安徽胡虔雒君，浙江陈鳧仲鱼也。或曰：“安徽当以程瑶田易畴为第一，而胡君亚之。”知言哉。

是年，吾郡举孝廉方正六人。鄞袁钧陶轩，工诗古文，专治郑学，于乡邦故实，尤多掌录，立品方严，为时仪表。慈溪郑勋简香，博核多藏书，门法儒雅。定海李巽占，有孝行，授徒某姓，不食馆餐，盖其家贫，归侍母同食番薯，不忍独饱稻肉也。又尝受富家课子聘，知友人方谋夺，力辞之，终受馆谷之贱者，他行类是。是年举主，阮文达也。可见上有贤大吏，下有贤守令，堂堂纪元特科，何至不能得士。

◎康熙朝试鸿博之宽康熙朝鸿博科，读卷诸臣，照前代制科分等第、进士科分甲乙例，判作四等。拆卷日，上问：“有不完卷者，何以列在中卷？”盖严绳孙仅作一诗也。众对曰：“以其文词可取也。”上又问：“上二卷内，有验于天者不必验于人语，无碍否？”盖彭孙卷也。众对曰：“虽意圆语滞，无碍。”上又问：“赋首有或问于予曰，中有唯唯否否语，岂以或指朕、予自指耶？”盖汪琬卷也。众对曰：“赋体本有子虚亡是之称，大抵皆寓言，似不必有实指也。”（以上见《制科杂录》。）上问：“诗中有云‘杏花香似火，菖叶小于钗’，菖叶安得似钗？”盖朱彝尊卷也。众对曰：“此句不甚佳。”上曰：“斯人固老名士，姑略之。”（以上见《词科摭言》）。上又曰：“诗赋韵亦学问中要事，赋韵且不论，即诗韵在取中卷者，亦多出入，有以冬韵出宫字者（潘耒卷），有以东韵出逢、浓字者（李来泰卷），有以支韵之旗误作微韵之者（施闰章卷），此何说也？”众曰：“此缘功令久废，诗赋非家弦户诵，所以有此，然亦大醇之一疵也，今但取其大焉者耳。”上是之（以上亦见《杂录》）。可见当时法律之宽，圣心爱贤之笃。

◎集议国政大臣见诸王不得长跪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，诸王大臣议礼永康左门。诸王以次环坐，内阁、九卿、科道议毕，阁臣白其议，向诸王长跪移时，武定李相国之芳年老踣地，华亭高太常层云时官给谏，抗章弹奏云：“天潢贵胄，礼当致敬，独集议国政，无不列坐，况永康左门，乃天子禁门

，非大臣致敬诸王之地。大学士辅弼大臣，当自重，诸王宜加以礼接。”疏入，交宗人府吏、礼二部议：凡会议时，大臣见诸王，不得引身长跪，著为令（按：《东华录》纪康熙二十七年，有给事中高层云，疏参大学士王熙向康亲王杰书等跪语，王俱坐受一折，与此则引《鹤征录》者少异，未知同事异传，抑别一事也）。

◎先授编修后选庶常之奇遇选庶吉士改编修，同在一年者，世已罕见，乃竟有先授编修，后选庶常，在数月中者。仁和沈筠开平、上海钱金甫越江，康熙大科，既膺荐举，又同中戊午、己未乡会试，三月御试，授为编修，五月选庶吉士，复并列其名。三阅月中，再入词曹，士林以为绝无仅有之遇。

◎刘正宗修怨于施愚山施愚山分守江西，政声藉甚，时论以为不日当开府，忽遭束阁。盖安丘刘相国正宗，当愚山持节山左时，有所干请不遂，至是修怨焉，然益见愚山之不畏强御矣。

◎毛西河拒奔女毛西河少与兄万并知名，人呼小毛子。性恢奇，负才任达，善诗歌乐府填词，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，以写其骚激之意，缠绵绮丽，按节而歌，使人凄悦。又能吹箫度曲，游靖江，当垆冯氏者，悦其词，欲私就之，西河谢曰：“彼美不知我，直以我为狂夫也。”径去，见施愚山所作《毛子传》。康祺按：西河少年落拓江湖，无复绳幅，《鮚外集》痛诋之，他书亦多訾议。是举拒奔女于旅肆，尚不失为君子之行，特蒙难出亡，对酒家妇吹箫按节，其人去狂且几何。况既知引避，又复以彼美之姓氏里居播告朋辈，则仍西河之所以为西河也。

◎张鹏翼笃信程朱国初儒者，连城张先生鹏翼，笃信程朱，锐意问学，自治甚严整，终日端坐，跬步不苟，盛暑不袒裼，事亲养志无违，居丧蔬食，三年不外游，不内寝，动必以礼。尝曰：“考亭易箦之年，乃我下帷之始，盖俯焉日有孳孳，不知其老且耄也。”所居乡曰新泉，男女往来分二桥，道不拾遗，市中交易，先让外客，皆服先生之教也。漳浦蔡文勤公书“醇学”二字表其闾（按：先生与林赤章、童玉铉、李锜峰、董若水四君友善，号曰四愚，构“四愚亭”于冠豸山中。先生独结屋居山之深邃处，晚年与长江黄{龙}阳声游，其及门则黄建中、刘伟克传其业。耿逆伪将军刘应麟，闻先生谙琴律，劫至郡，强使鼓之。先生白衣抱琴，不弹。应麟知其难屈，卒释归。凡此渊源事迹，亦它日纂新泉学案所必及者，爰附录之）。

◎赐大挑举人葛纱嘉庆六年辛酉，例举大挑。时仁宗以畿辅久旱，盼雨甚殷，挑日适甘雨应时，上喜极，传谕赏本日挑取一等举人葛纱各一匹。

◎杭堇浦怨全谢山之由后鸿博科，吾浙方闻博学之士，浙东推谢山，浙西推堇浦，犹康熙大科之有秀水、萧山也。康祺少时，则闻堇浦负谢山于死后

，而未得其详。顷读先师徐先生《烟屿楼文集》，有记杭堇浦一篇，谨节录之曰：“始二人以才学相投契，最为昵密，客京师、维扬，无一日不相见，谈笑辩论，相服相称叹，数十年无间言也。既而谢山膺东粤制府之聘，往主端溪书院，堇浦同时为粤秀书院山长。谢山自束外，一介不取，虽弟子饷时物，亦峻拒之；而堇浦则捆载湖州笔数百万，乞粤中大吏函致其僚属，用重价强卖与之。谢山贻书规戒，谓此非为人师所宜，不听。谢山归，以告扬州马氏兄弟。他日堇浦至，马氏秋玉昆季甚诘责堇浦，堇浦不敢辨，而怨谢山切骨，而谢山不知也。谢山既卒，其弟子如蒋樗庵、董小钝诸君，念其师执友莫堇浦若，乞之铭墓。堇浦使来索遗集，与之，久无报章，屡索还遗集，终不报，而堇浦《道古堂文集》雕本出矣。诸君视其目，有《鲒亭集序》，忻然检读，则若誉若嘲，莫解所谓。细绎之，又似谢山有败行者，皆大惊怪（世有以徐先生言为太过者，试一考全、杭交谊，并取此序阅之）。又遍观其他文，则窜谢山文为己作者六七篇，于是知堇浦卖死友，而不知其卖之之故。既而有自维扬来者，道其详于樗庵，始恍然大悟。”其后樗庵弟子，有抄《鲒亭集》而以杭序冠首者，樗庵见之大怒，乃手记堇浦负谢山始末于序后，而此书后归徐先生，故先生详述之如此。樗庵固不妄语，徐先生亦不轻诋前辈者。且堇浦《粤游集》，每有以湖笔馈某官诗，其文集中考据论辩之作，颇与鲒相出入，然则才如堇浦，竟有文无行至此，亦可唏矣（按：他书称堇浦性嗜博，夏月袒小衣，入茶肆，与里少年游，呼叫拍张，各不相识。适学使者舆过，偶见之，颌而去。众惊，则曰：“我衙门中后辈也。”同博者始知为堇浦。观此，则堇浦之行检通悦，本与谢山异趋；爱其才而与之比，仍谢山之过也）。

◎栗恭勤殫心治河河工之筑坝护堤，以砖代石，自栗恭勤公始。是后每有大役，碎石秸埽，工用大减，数年省官银百三四十万两，而工益坚。自奏为定例，省费更不可訾算矣。然公于河，实殫竭心力，体验入微。平居河势曲折，高下向背，皆在其隐度中。或报水涨堤将坏，公曰：“无妨。”或堤去水远，公曰：“水将至矣，急备之。”果如公言，众乃大服。任事五年，河不为患，官吏皆庆为天幸。然前公任三年，河决祥符，公卒一年，南岸决，逾年又决。然则岂非人事哉？

◎吴人祭酒之遗泽钱唐吴清皋、清鹏，人祭酒第六、第七子也。兄弟孛生（按：以先生者为兄，从质家言），清才雅趣，得笔得文。清皋以孝廉授中书，晋阶侍读，考御史第一，未及补，擢守江西之抚州。宣宗召见曰：“汝师傅吴人之子耶？汝学问乃不得进士也。”世以为且大用，乃自抚州调南昌，仅一摄吉南赣宁道，再摄盐法道事，卓异入都，道卒。清鹏以高第，历职清旷，自放于诗酒，终顺天府府丞。所遇闲剧不同，而官皆至四品，再世仍隶仕籍。人

遂谓以生年月日推富贵寿夭，其说果不甚诬，而不知祭酒之遗泽远矣。

◎汤海秋著浮丘子道光朝士，无不知湖南有海秋汤鹏者。海秋二十成进士，三十补御史，意气蹈厉，勇言事，未逾月，三上章，最后以言宗室尚书□□叱辱满司官事，在已奉旨处分后，罢御史，回户部原官。时英夷扰海疆，求通市，海秋愤不得言事，犹条上尚书转奏，策夷务善后三十事。嗣西夷求改关市约，有君奏中不可许者数条，人以是服其精。浮湛部曹，不得志，退而著《浮丘子》一书，大抵言军国利病、吏治要最、人事情伪、开设形势、寻掇要眇，凡九十篇，四十余万言。每遇人辄曰：“能过我一读《浮丘子》乎？”其自喜如此。年仅四十余卒。康祺按：海秋生胡文忠同县，曾文正官京朝时，尝与海秋为深友，中有违言，文正颇自咎。设天假海秋以中寿，人事磨炼，才学器识当益醇。粤逆事起，戎幕需材，展转汲引，未必不跻中兴勋辅之列。年少气豪，锐意世用，一蹶不自克，卒摧颓郁塞以死，悲哉！

◎吴兆骞有名士习气吴江吴兆骞汉槎，尝与二三朋好，同出县东门，意气岸然，不屑中路。忽顾汪钝翁述袁淑语曰：“江东无我，卿当独秀。”傍人为之侧目，此所谓名士习气也。康祺忆戊辰春闱后，从先叔父兵部公散步虎坊桥，适某相乘轿过，车马杂沓，飞埃滚滚，咫尺迷，余举扇自障曰：“元规尘起污人。”先叔父回首斥之云：“名士习气，切不可学。”因汉槎事，枵触先训，敬志之以自箴。

◎宣宗识拔陈硕士陈硕士侍郎家本素封，以诸父辈仕宦中落。侍郎自御史回翰林原衙门，贫益甚，人劝其出游。公曰：“吾近臣矣，又为人客，奈何？”一日有贷于友人，至则弈棋赋诗，尽日暮忘所事而返。后骤迁至阁学，宣宗谕之曰：“汝非有保举人，朕知汝静退有操守，进汝官。”天褒五字，可为侍郎一生定评矣。

◎宣南话旧图道光十五年，江宁邓督部廷楨受命总制两广，自安徽入覲。时公同乡官京师者，公子子久编修外，几二十人。未明入朝，出答宾客之造请，及暮归寓馆，与乡人述故老逸事，商论文史，辨训诂音声于三百五篇诗，刺取声韵、双叠者，左右逢原，如取物筐篋中，人皆神开意新，日闻所未闻。临别，乡人为绘《宣南夜话图》，张之以诗。此虽小事，然作宦数十年，以耄耆老宿，与后生分席谈经，非记诵博洽者不能。作客十余日，以封圻贵官，与乡里通宵话旧，非神气闲定者亦不能。

◎李文定荐举人才合肥前相国李文定公，在位数十年，尤笃于人物。如李太史因笃、赵参政进美、秦检讨松龄诸君，公为学士时，荐以应博学鸿词科者也。陆清献公、邵参议嗣尧、彭巡抚鹏，公为吏部时所荐，以存至大官为名臣者也。下至单门寒，闻声相思，惟恐其不登用。盖公生平汲汲于以人事君

，其所荐引，非有乡里姻戚、年家故旧之私，非有竿牍苞苴、揣摩迎合之弊，盖谋国之忠，知人之哲，如合肥前相国者，则诚不负圣明矣。

◎梅村十子诗序《梅村集·太仓十子诗序》：琅邪、太原两王公而后，雅道澌灭，吾党出，相率通经学古为高，然或不屑屑于声律。又二十年，十子者，乃以所为诗问海内。十子为周肇子仁、王揆端士、许旭九日、黄与坚庭表、王撰异公、王昊惟夏、王忭恠民、王曜升次谷、顾湄伊人、王攄虹友。自子仁以下，皆与云间、西泠诸子上下其可否，端士、惟夏兄弟，则为两王子孙。

◎崔黄叶王黄叶国初诗人崔不雕，渔洋房考门人也。居太仓之直塘，性孤洁寡合，吴梅村祭酒目为直塘一崔。《居易录》称崔华诗清异出尘，有句云：“丹枫江冷人初去，黄叶声多酒不辞。”人目为“崔黄叶”。又历城王进士莘，能诗，尝有句云：“乱泉声里才通屐，黄叶林间自著书。”又云：“黄叶下时牛背晚，青山缺处酒人行。”渔洋亦目之为“王黄叶”。考自来谢胡蝶、郑鹧鸪、袁白燕、鲍夕阳、红杏尚书、三影郎中之类，多以诗词断句，骤博高名，即渔洋赋“郎似桐花，妾似桐花凤”一词，亦有“王桐花”之号。然文人标榜，数见不鲜，风雅如渔洋，抑何未脱白窠乎？

◎圣祖称陈汝咸为好官吾邑陈莘学先生汝咸，随父讲学证人社中，专力于慎独之旨。梨洲尝谓人曰：“此程门之杨迪，朱门之蔡沈也。”康熙三十年成进士（按：《国朝先正事略》称：汝咸会试第一，误；是科会元乃张瑗），座主李文贞，方以讲学招来后进，或邀之往，先生谢不与。散馆改知县，宰漳浦十三年，循绩惠政，不可殫纪。调南靖，浦人相率赴会城吁留，不可，归收田器塞县门，昼夜环守。去之日，民扶老携幼，环跪街巷泣曰：“公毋去，活我百姓。”拥肩舆不得行。先生下舆，步入李太学家，夜半，假城守二骑，作巡逻者，间道从北门逸去。民追思不已，即于北门构月湖书院，塑先生像瞻拜。月湖，吾邑城中湖，世称月湖先生也。在南靖，善治盗，任未期月，犬不吠夜，颂声大作。内召，由主事擢御史，疏言闽海挂号之弊，圣祖嘉纳，赏赉食物。时海贼陈尚义乞降。先生自请入海抚之，陛辞，温谕曰：“汝乃近御之臣，风涛不测，不必亲下海。”后随行之千总，果遇飓风，事竣复命，圣祖又谕曰：“汝若同入海，不受惊耶？”五十二年，奉使至湖广祭告诸陵，兼赉驻防士卒。先生出入红苗界，默筹久远之策。峒长官有出迎者，歌其土音，先生为竹枝词，宣布太平威德之盛，使习之。明年，陕西甘属报荒，复奉使出抚，临行，圣祖谕曰：“穷边恐不得食，彼所出肉苁蓉、土参，朕亦尝之，颇美，可啖也。”先生顿首谢。入境，见野有饿莩，即不复御酒肉，抚慰饥民，步行一日，逾九岭至平凉，发贮谷，并移镇原仓米赈之。以劳卒于固原，地方有司检视其囊，衣一袭、钱一缗而已。讣闻，圣祖悯悼，连称好官可惜。先生官

不过理少，而当时主眷之隆，已以重臣相待，盖闽中作令之政声，早达聪听也。

◎陈紫芝在台垣之风节康熙间，吾乡前辈有声台垣者二人，而均出吾宗：一理少，一则非园先生紫芝也。先生初官词曹，即不受外僚书帕之敬，入台尤持风纪，尝疏请裁屯卫、颁礼书，除南城大猾邓二，皆允行。时疆臣多由阁部保举，湖广巡抚张沂，大学士明珠所私也，恃势贪暴，廷臣不敢纠。先生具疏劾，且请罪其保举之人。奏入，上语之曰：“满朝为所贿属，尔小御史，乃尔敢言。”翌日，面谕九卿，即与内升四品卿（按：蒋学镛《樗庵存稿》谓：原保大僚十余人，因之降黜；新修《鄞县志》从之，非事实也。康熙二十七年，明珠革职，上谕尚以保举张官员，未经议罪，责塞楞额之庇护，见《明珠传》）。先生益感激思报称，一日，于朝房值明珠，延坐进茗，饮之，归寓暴卒（按：明珠延坐一事，见《莱州府志·郭传》）。在明相黷货揽权，势居骑虎，固不避妨贤害正之丑声；惜济济盈廷，无一人为之举发者，而先生之方刚见惮，峭直寡援益见矣。

◎阮文达重建曝书亭秀水朱氏曝书亭，久废为桑田，南北种桑皆满，亭址无片甃存，独严藕渔太史所书匾无恙。而荷锄犯此地者，其人辄病，或竹先生魂魄犹恋此土耶？嘉庆间，阮仪征视学按临，醮赀重建。

◎江郑堂在儒林文苑游侠之间甘泉江郑堂藩，淹贯经史，博通群书，旁及九流二氏之学，无不综览，诗古文豪迈雄俊，才气无双。尝作河赋，以匹郭景纯、木元虚江海二作。受业惠氏弟子余仲林，尽得其传，诸经多有发明。其为人，则权奇倜傥，能走马夺槊，狂歌豪饮，好游好客，至贫其家。儒林、文苑、游侠三传，令后世难于位置。

◎阮文达推重经学萧山毛西河、德清胡丌明所著书，初时鲜过问者。自阮文达来督浙学，为作序推重之，坊间遂多流传。时苏州书贾语人：“许氏《说文》贩脱，皆向浙江去矣。”文达闻之，谓幕中友人曰：“此好消息也。”

◎谢金圃识拔汪容甫前笔纪谢金圃少宰之礼卞汪蓉甫，叹为今人所难。顷见焦里堂撰少宰遗事一篇，言乾隆丁酉值选拔岁，所拔如汪容甫中、顾文子九苞、陈理堂燮、程中之赞和、郭职民均、江秋史德量、刘又徐玉麟、宋首端绵初，皆一时通经能文之士。时谤容甫者甚多，少宰违众论，特拔之。容甫恶闻炮，每来谒，则戒司炮者，俟其行远而后发声。又尝荐容甫于鹺使者，容甫偶不合，艷然去，少宰为之谢罪云云。一片热肠，爱才如命，爰补录之，以告居大位者。康祺独怪容甫受少宰旷代之知，复得仪征相国、镇洋制府送抱推襟，殷殷以国士相期待，乃其集中如《自序》、《吊黄祖》、《吊马湘兰》、《颂狐父之盗》诸篇，愤郁牢骚，几若失职辱身，举世欲杀，块然无一人可伍者

。不知世有容甫之学之才，并无容甫当日之遇，荒山破屋，头白无闻，其斫地问天，又当如何也？

◎吴 次奉诏谱杨继盛传奇 吴 次以顺治九年拔贡生授中书舍人，夙负才望，尤以词曲名。奉诏谱杨继盛传奇，谱成称旨，即以杨继盛之官官之，时以为奇荣雅遇。商次有《入署拜椒山杨先生祠时奉命谱椒山传奇》诗。或曰：“今昆曲有《鸣凤记》院本，演椒山劾严嵩事，殆即 [B16g] 次所撰进，后遂遍传教坊也。”第考梨洲先生太夫人，尝有寿日见演《鸣凤记》因之恸哭一事，见梨洲子百家跋子刘子所作寿序后，是《鸣凤记》明末已行，[B16g] 次所撰，当别一本，试谗之识曲者。

◎段秀林精于骑射承平将帅，专尚骑射，段提督秀林官古北口时，扈从热河，高宗召见，问：“尔年逾七十，尚能射否？”对曰：“骑射，武臣职也，臣虽老，尚能跨鞍弯弧，为将士先。”一日，上在宫门，悬鹄命秀林射。秀林一发中侯心，上甚喜，赐穿黄褂。

◎陈厚耀以算学受知圣祖泰州陈谕德厚耀，与梅文穆公同直内廷，蒙圣祖指授算法，已详一笔矣。当文穆初入见，上尝语之曰：“汝知陈厚耀否？他算法近日精进，向曾受教于汝祖，今汝祖若在，尚将就正于彼矣。”谕德侍从多年，蒙赐书籍、文具、锦绮、瓜果之类，尚为近臣所恒有；其颁赐仪器，畴人家诧为未见。一日，又赐热河光木，供之几案，光皎如月，谕曰：“以助汝钩稽布算之勤也。”谕德有《奉敕赋夜亮木诗》，懿戚勋旧，咸羨其遇。

◎王应辰以骄抗贾祸常州王君应辰，以嘉庆辛酉进士，选四川新繁县知县。到官，颇得士民心，而县素号饶邑，君绝苞苴之私，不能饰厨传称过客，故上游及同列皆不喜。戊辰冬举计典，有日者素识君，而往来于藩司之门，自省中遗君书云：“方伯将以计典黜君矣，得金若干乃可免。”缄其书，以方伯印封发之。君得书笑曰：“鬼蜮乃敢白昼见！”藏其书，而以其事白制府。制府以为胁持也，怒以“才力不及”填计典入奏，立委员掇印署理。委员至，君拒不见，委员噪于庭，君乃出，索其委牌。而委员以制府促督，不及待司文，无以应。君笑曰：“此亦可诈耶！”呼驺械之，委员恐，驰去，诉制府，谓某敢抗制府命，且辱之。制府大怒，命中军提兵，随成都府知府往捕，围其署大索，获日者所致书，毁之，捆君归于省，置诸狱，以抗不交印奏，祸且不测。于是四川诸州县大哗，腾谤书遍于道路，顷之闻于朝，御史或摭以入告。奉旨查办，然后出君于狱，放之归，而以病风覆奏焉。以饮食馈赠之微，酿成如许大案，固知仕途之险叵。然世有谄事上官，厚结寮佐，下至胥徒臧获之辈，靡不各履其私，冀弥缝于纤琐，而事出意外，终亦罢去，或反以亏帑累身家者，又当如何而后可。曰：事上以敬，不凌不挫；交友以诚，不骄不惰。礼无不及

，情无太过，无脂韦以徼福，无矫激以贾祸。升沉得失，天焉者司之，而何预于我。

◎康绍镛专心掌故兴县康光禄绍镛，值军机时，勤于趋职，专心掌故，以周知当世之务为急。大枢董文恭、戴文端、卢文肃诸公，咸倚如左右手。嘉庆十八年，林清倡乱畿南，山东、河南响应，公方随扈，即以各省应行防堵之处，及将弁姓名，曾否经历行阵，所辖兵数多寡，作一小册以自随。会上询问各要隘将弁，当轴即以其册进。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，遂擢鸿胪卿，扬历封疆，于此兆矣。按：此举颇足为士大夫法，我辈既读书筮仕，即官非枢密，时非军务，凡海内人才，中边地势，及水陆兵额多寡强弱之数，孰不当随处留心与。

◎钟怀之谦抑甘泉钟明经怀文选楼所刻《考古录》，其所著也，撰述通慧制行，动中礼法。嘉庆甲子，督学刘文清公举为优贡生，君入谒，抑抑若不自胜，自谓愆咎殊多，不称此目，家庭朋友闲言屡及之。呜呼！朝廷设科取士，使与其选者，尽如君之顾名思义也，科目洵足重矣。

◎刘文清勛焦循改习经学刘文清按部扬州，江都焦孝廉循时年十七，应童子试，取入学，覆试日，公问：“诗中用‘一’字者谁也？”孝廉起应之。问二字何所本？以《文蔚。桃花赋》对，且述其音义。公喜曰：“学经乎？”孝廉对曰：“未也。”公曰：“不学经，何以足用，尔盍以学赋者学经？”明日复谒，公复呼孝廉至前曰：“识之，不学经，无以为生员也。”孝廉归，乃屏他学而学经，卒成经师。孝廉尝作《感大人赋》，以识知己之恩，今冠《雕菰楼集》首。康熙年十七为秀才，长沙周侍郎亦于众中谬加褒赏，谓他日当以文章名，赠以书籍笺笔，及京师佩用之物。越二年，京江张文贞公继公视学，岁科九试，每出入场屋，必召至案前，谆谆以名世寿世相勛。今年将四十，羁继冷官，学问无成，修名不立，以视孝廉五经纷纶，著述盈笥，不负文清之知遇者，辟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回首师门，惭惶无地。

◎以佐杂至大官本朝汉臣以佐杂至大官者，雍正间之李卫、田文镜，嘉庆间之李世杰，最有声望。乾隆朝，扬州杨公景素，以一县丞，注存跻开府，总督两广、浙闽、直隶，亦未易才也。初投效直隶河工，以精敏为河道忌嫉，将笞之，公跃马驰去，投河帅诉曰：“景素功臣后（按：敏壮公捷为公曾祖），有罪宜杀，不可辱。”且陈河渠利病，帅奇之，遂_注存保至大用。巡台湾，值汉民与熟番构衅，生番亦乘间焚杀汉民。公案界掘深沟，筑土牛以为之限，请令熟番发留辮，以别于生番，永杜假冒。官直隶布政司时，山东贼王伦方煽变，公奉命防河西，贼众兵寡，抚回人子弟而用之，得二千人，勇气百倍，_注捕堵御，以底于平。其他历官政迹，亦多可述者。盖科第中人按格推排

，岁擢年迁，或以庸庸据高位；若起家杂流，忽膺异眷，无问其治术之醇疵，进身之邪正，而其人必有出众之干局，无疑义也。

◎小李将军嘉庆间平闽、浙海盗，李壮烈伯实为首功。太平参将李成隆，亦有劳焉。龙王堂松门之役，成隆妇新产，风雨破其屋，惊死，不顾，立率师往剿。安南夷匪及凤尾帮盗，皆以此举就禽，时亦称成隆小李将军。